



Two Wolves luohuacha  
katydid / rzn by Xanthe

# 双狼

# Two Wolves

作者: Xanthe

翻译: 纺织娘

插图: luohuacha

衍生: NCIS

配对: Gibbs/DiNozzo

分级: NC-17

关键词: 虐心, 浪漫, 伤痛/安慰, 戏剧

警告: 鞭笞, 暴力, 强奸/和奸, 残忍

原文链接: <http://xanthestories.livejournal.com/74034.html>

授权:



**Xanthe 的话:** 这个故事的某些地方弥漫着黑暗和暴力。然而我必须强调其中并非伙伴间的背叛。Gibbs 和 Tony 及其周围的人遭遇了残忍之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对待彼此。这个故事最终表达了一种救赎。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关于强奸或者强奸之后恢复之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关于 Gibbs 和 Tony 怎样共同面对一种可怕的境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走到一起的。

**梗概:** 在调查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失踪事件时，Gibbs 被绑架并卖掉了，然后被强迫进行一场残酷的比赛，胜利的代价几乎和失败同样高昂，死亡时刻窥伺在侧。经过五个月的挫折，Tony 终于制定了一个绝地逢生的计划营救 Gibbs，却发现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逃出去，Tony 必须让 Gibbs 想起自己是谁，并且唤醒了他内心沉睡的一匹狼。可是，被所经历痛苦和被强迫做下的事情所纠缠着的 Gibbs，还能还能找到回头之路吗？

# 第一章 孤 狼

木屑是他被推进等候栏时闻到的第一种味道。他将第二个出场，而他的胃因为期待而揪紧了，浑身热血沸腾。他等不及出场开始搏斗。

他们强迫他在每次搏斗前接受的药物正在他体内奔流，让他愤怒、饥渴，绝望地想要用双拳猛击未曾谋面的对手面孔。

等候栏里还有人和他在一起——排在他前面搏斗的小伙子。他赤身露体，只有头上套着黑色的头套，用锁链固定着。Gibbs 发出一声叹息。新丁，新丁第一次搏斗前总是戴着头套。

等候栏的门打开了，那小伙子的守卫俯下身，用赶牛棒戳了一下他的肩膀。那小伙子发出一声带着喘息的惊叫，向前奔进搏斗场。

裁判拿走小伙子的头套，解说员介绍新来者的时候，人群发出赞许的鼓噪。他有着棕色的头发，柔软的身体和苍白的皮肤，他看起来就像他本身——待宰的羔羊。

等候栏的门被用力关上了，Gibbs 透过栅栏看着那小伙子在场子里蹒跚，一副呆样。可怜的家伙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

场子的对面，另一个拳手从等候栏里被放了出来，晃动着身体，高手吼叫着给自己鼓劲。Gibbs 认出这是一个经历过多次搏斗的老手。他是个高个，瘦削，带着伤疤的男人，浑身都是刺青，喜欢讨好观众，让他们支持自己。Gibbs 哼了一声；这不是场了不起的搏斗。很快就会轮到他了。

他们用来铺场地的木屑的味道总是让他进入战斗模式，让他的肾上腺素上升，渴望出去大干一场。当他等待的时候，他也吸入了搏斗之夜的其它熟悉的气息；他能闻到熟肉，在看台上观战的病态混蛋们嚼着汉堡和热狗。接着是汗水、令人作呕的油脂，那是他准备搏斗时抹在身上的，让他的对手难以抓住他。他还能闻到鲜血；有很多血，和场子里的木屑混合在一起。

观战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喧嚣，新丁被打倒了，起不来了。有刺青的家伙沿着场子的边缘奔跑着，冲着人们胜利地击掌、声嘶力竭地吼叫，给人群的狂暴火上加油。他们也冲着他吼叫，享受他的表演。

Gibbs 看着人群开始收集赌注。围绕着这些搏斗有很多很多钱在流动——赌博是这个晚

间娱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说到娱乐，接下来的……

胜利者完成了他绕场一周的胜利之舞，转身面对新丁，他正拼命挣扎着逃开，手指无力地曲张着，寻找可以抓手的地方。Gibbs 冷漠地看着。那小伙子最好就此放弃、接受它；反正这总要发生的，而另一个选择要糟糕得多。

人群中响起一阵期待的嗡嗡声，胜利者回去索取胜利奖品时，他们开始尖叫。观战席上响起了有节奏的鼓噪“操他！操他！操他！”，胜利者咧开了嘴——服从了。

小伙子张开嘴发出一声掺杂着不相信的痛苦嚎叫。作为一个新丁，这是他对失败意味着什么的第一次体验。有刺青的家伙操人的时候和他搏斗时一样爱作秀，他用老二贯穿了那小伙子，不慌不忙地享受着他的奖赏。人群的鼓噪渐渐平息，Gibbs 能够看到他们用一种病态的专注看着那小伙子被操进木屑里。没有润滑，没有扩展，没有安全套，和搏斗一样粗暴原始，只是交媾。就在几个月前，这还令他作呕，可现在他对此已经司空见惯，波澜不兴。

接着，它结束了。有刺青的家伙大吼一声泄了，人群鼓噪着回应他，然后金发小子被拖过木屑，扔进场子对面的等候栏。现在他是胜利者主人的财产了，此人已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营拳手。那小伙子被打的很惨，鼻梁似乎被打断了，但是 Gibbs 确信他会活下来，有朝一日再次出战。也许下一次，他会打得更凶，因为现在他知道了失败的感觉。

在他身后，Gibbs 听到他后面的拳手被推进了等候栏。他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来自他主人的训练营——一个二十出头的瘦子，名叫 Steve——平庸的拳手，缺乏杀手的本能。Gibbs 草草地瞥了他一眼，随即将目光转回场内。

地上撒上了新鲜的木屑，Gibbs 集中精神为自己的战斗做好准备。他从等候栏的槽子里最后掬了一捧油脂，揉到身上。他能看到场地对面等候栏里的对手。他是个大个子——块头比他大一——可这还从来没让 Gibbs 对一个对手害怕过。Gibbs 看着他给自己身上涂油，在进入场地前抹上最后一层，就像 Gibbs 刚做的一样。Gibbs 仔细研究着他——当他看到自己正在寻觅的迹象时，他微微一笑。

“你为啥在微笑？” Steve 问。Gibbs 瞪了他一眼。他不喜欢搏斗前和人说话；他需要专注。

“因为他刚输了比赛，就刚才。” Gibbs 厉声说，抓起一把木屑在手里揉搓着，吸掉掌中残余的油脂。

“怎么会？” Steve 看着他，表情既敬畏又害怕。他们都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战斗比他记得的还要多，而他每一次都赢了。他的胜利让他主人的训练营塞满了新拳手，让那混蛋发了一笔小财。

“他给他的屁眼抹油了。这表明，在他脑子里，他有可能会输。” Gibbs 耸了耸肩。

“真的。你从来不给屁眼抹油吗？” Steve 震惊地问，声音几不可闻。

“从不。” Gibbs 笔直地注视着前方。

“可要是你输了……”

“那么我最好确保我不会输。” Gibbs 转身对着另一个男人愤怒地咆哮。

Steve 畏缩地退到等候栏的栅栏上，Gibbs 控制住一拳砸向他面门的冲动。他转身面对场地，强迫自己集中精神。

场地已经准备好了，人群回到座位上。时间到了。

周围安静了下来，通向他的等候栏的门打开了。他主人的一个手下透过栅栏缝隙伸进赶牛棒，强迫他出去，可他闪开了，大步走进了场子。他有自己的主张。他们也许迫使他进行这种变态的把戏，可他不会给他们多于必须的控制权。

人群鼓噪着迎接他。过去几个月里他变得臭名昭著，他们很喜欢看他搏斗。他从来不注意他们。他不像有些人那样营造气氛。他不迎合他们，不朝他们吼叫。他不试图让他们涌到场边，不去赢取他们的支持。他们对他们不理不睬。他们似乎喜欢他这样，享受他们对他们彻底的蔑视。

他知道他们很喜欢看他赢，但是他还知道他们更喜欢看他输。他们想看他倒下，跪倒，威风扫地。他们渴望他被打得血肉模糊，然后被对手操进木屑里。他们想看他因为他的蔑视而受到惩罚，即使他们为此而热爱他。

这不会发生。当这一切开始时，他给了自己一个承诺，而他会坚守这个承诺。他情愿去死，也不会为了他们的乐趣而被人操。

没有武器。只有他和对手。他们都赤身裸体，都抹了油，身体里都充满了主人强迫他们摄取的药物。

Gibbs 用他战斗前一贯的方法衡量着对手。他不看这人的特征。他不能把他看作一个个体；他只是将被征服的某个人。

他的对手大概六英尺一或者六英尺二。肩膀宽阔，手臂上肌肉发达，双腿粗壮有力。他看起来像 Gibbs 遇到过的比较厉害的对手。他也许是军人，或者以前是；这个邪恶联赛里最好的拳手大多是。他显然是个有经验的战斗者——他的皮肤上分布着疤痕和淤青，很大一部分是新的，也许是在场子里得来的。Gibbs 的皮肤也一样——在所有的旧伤疤之间，现在纵横交错着过去几个月里得到的新伤痕。

没有规则。你搏斗，直到有人跌倒，爬不起来。没人不在乎公平或者干净的比赛。见鬼，这里的观众非常喜欢一些卑鄙的动作。这是他们喜爱他的另一个理由；他从来不怕给对方的小腹来上一拳，或者用指甲和牙齿赢得比赛。他知道自己战斗中伤害、重创对方；他认为自己还没杀死过对方；他从来不让自己走那么远。然而有可能跟他搏斗的某些人之后因伤而死。他不让自己去想这些。

Gibbs 忘记了观众。他忘记了一切，只有面前的对手。他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感到血液在自己的血管里涌动，战斗的力量从里面升腾起来。

他警惕地绕着对手转圈，脑子中筹划出这家伙可能的弱点和力量。另一个男人稍微向左倾斜着，也许是由于扭到了脚腕，或者小腿肌肉拉伤。他弥补地很好，但是如果他用正确的角度出击，也许会让失去平衡。

他们第一次把 Gibbs 扔进搏斗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会在首战中惨败。他比遇到过的绝大多数对手都要老很多，可他的年纪和经验给了他优势。当然不仅仅是这样——还有他彻底的决心。不像刚才的 Steve，他有杀手的本能。他一直有。这让他陆战队里成为一个如此优秀的狙击手。他能杀人，他杀过人，他准备再次杀人。就这么简单。

他深深地，平稳地呼吸着，忘记了一切，只留下现在的对手。他冷静、镇定，但是在外表下面，他想着每个经历过的旧伤，需要在现在重新感觉它们，用它们给他的胜利提供燃料。

他只杀死过 Pedro Hernandez 一次，可自那以后，他在脑海中重新杀死过他无数次。这次也不例外。Gibbs 想起了死去的妻女，她们是如何被用怯懦的暴力从他身边夺走，摧毁了他的生活，粉碎了他的未来。他想起了自己对于 Hernandez 的仇恨和愤怒，他把它们收集起来，引导过来，当对手朝他逼近时，他爆发了。

他快速猛烈地击打了几下对手的下巴，然后灵活地退到他够不着的地方，趁机给了他肋部一记侧拳。他的对手大声咆哮着，试图鼓励自己去战斗，可 Gibbs 保持沉默。他的右肩仍然因为上周的搏斗而酸痛，可他从未显露出来。他不能泄露任何东西——不能有一丝弱点，或者任何给予对手希望的东西。

他们又向前移动，交换了几下拳脚。Gibbs 不断地侦探对方的弱点，给出几下重击，确认了自己的怀疑，对手的左腿是他的薄弱环节。

他们向后退，Gibbs 控制住自己的呼吸，不让自己显得被刚才肚子挨的一拳打得喘不过气来。他不去理会从眼睛上方的一道口子里滴到脸颊上的鲜血。没有弱点，没有弱点，没有弱点。他想起了以前在陆战队里训练过的一长串充满朝气的小伙儿；他在把他教给他们的所有课程付诸实践。他也想起了当初 NCIS 里的拳击场，和另一个年轻男人，他训练他怎样搏斗……他把那个思绪推到一边。他的注意力不能有片刻的松懈。

他盯着对手，直视着他的眼睛，看到了那里的一丝畏惧。于是他知道自己赢了。他名声在外。他的持续胜利给了他不可战胜的光环，让他有了优势。战斗的一半总是在心理上展开的；Gibbs 知道自己能赢；可他的对手对自己有怀疑，而那个怀疑会让他倒下。

他的对手仍然注视着他，试图在他的盔甲上找到裂缝。他找不到。Gibbs 快速发起攻击，佯攻侧身，然后膝盖撞向男人的裆部——狠狠的。他的对手呻吟一声后退几步，可 Gibbs 没有给他恢复的时间，追了上去。他打出一拳，脚踢向有软弱的左踝，给了那人一击扫堂腿。他的对手砰的一声倒在木屑上，Gibbs 立刻扑了上去，一拳又一拳落在他身上。

拳头碾进皮肉的感觉让他满意，他快速用力地击打着，想以对双方损害最小的方式来结束比赛。他能感觉到对手的勃起戳着自己的大腿，但这在比赛中很平常。上帝知道这些药对他们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化学作用，Gibbs有一半的时间想揍人，一半的时间想操人，并且经常同时想着这两件事。其他拳手没什么两样。

对手失去抵抗力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但是仍然保持警惕；装死是个常用的策略，他不想在离胜利一步之遥的时候被放倒。

比赛裁判第一次介入了——他的作用仅仅是宣布比赛是否结束——并且要是拳手们拒绝比赛或者过于消极的时候用赶牛棒戳他们。

低头看着对手的绿眼睛，Gibbs看出他肯定失败了。他的某些地方很熟悉，某些地方让Gibbs觉得自己应该认得出来，但是在被药物和搏斗兴奋起来的状态下，他想不出来。Gibbs退后几步，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对手。裁判朝他的方向摆了摆手，确认了他的胜利，人群欢呼起来。

“狼人！狼人！狼人！”呼喝越来越响。这个超现实版的职业摔跤比赛里，每个选手都有一个愚蠢的名字：碎骨机、洞穴人、大棒槌……他叫狼人。也许是因为他在场子里像狼一样追逐猎物，然后沉默地对付他们每一个，或者也许是因为他修剪过的灰发让他看起来像头灰狼。他不知道原因，也压根儿不在乎。

他回头看了看被击败的对手。接下来的，像搏斗一样，是他别无选择的事情。这是他几个月前被抛入的，噩梦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必须忍受。

第一次他试图拒绝，却被告知没有拒绝这个选项。要么他操失败对手，要么吠叫的暴民决定是由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支付他拒绝的最终代价。

不管什么时候管理这个噩梦般地狱比赛的人威胁他，他都相信他们；他知道拒绝的代价。他有一次在等候栏的栅栏后面看着前一场的胜利者没有办法勃起。他看见暴民们尖叫出他们的裁决，然后看台上一个衣着考究的男子做了最终决定。他见证了裁判很快地一枪击中失败者的头颅，就像给一匹马实施安乐死，之后是突如其来的震惊的沉寂。他记得流进木屑的长长的鲜血，他们把可怜的死人拖出场地的样子，只在他死的地方留下一滩愤怒的红色痕迹。

Gibbs总是能够勃起。他要感激药物，因为他非常肯定地发现被他在场子里击败的可怜混蛋那血淋淋、汗津津的身体一点也不动人。他知道他们和他一样对这个淫秽竞技场里的搏斗别无选择，一旦比赛结束，他就没法痛恨他们。他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它没有痛苦地很快结束。

对手失神的眼睛盯在他身上，带着无助的顺从。Gibbs没说一句话。他只是把他翻过来，让他趴在地上，用一下快速有力的冲刺进入了她。

他既高兴自己的身体有反应，又痛恨它有反应。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可他的身体还是感觉到了欢愉，而他需要这种感觉来完成工作。

NCIS 探员 Leroy Jethro Gibbs 对他的所作所为惊骇莫名，可他的黑暗面攫住了这个时刻，从他的胜利果实里汲取快乐，醉心于能够索取胜利的奖品。他知道自己无法奢侈地拥有所有这些矛盾的情感，所以他就像刚才搏斗时一样，把它们无情的封闭起来。

他一条胳膊搂住那男人的腰，把他拉起来，向后靠在自己身上，快速有力地操他。在这个家伙的身体里平息一些性的挫败感很不错。药物让他总是想着性——当他不想着战斗的时候。

接着他做完了，低吼一声射了。他允许自己只用了一小会儿品味这个时刻，然后退出来，发开紧握着的战败拳手的身体。那人倒在地上，脸朝下趴在木屑里，重重地喘息着。

Gibbs 站起来，大步走向自己的等候栏。Steve 等在那里，对着回来的 Gibbs 微笑鼓掌。

“哇哦，你真的把他打倒了！他也是个傻瓜！妈的，你有几下真厉害。”

“你到底在干吗？”Gibbs 对着他咆哮，Steve 跌到笼子的栅栏上。“准备好你自己该死的战斗。集中在那上面！”

Steve 的眼睛瞪大了，接着点点头，转过身。战斗的血色迷雾散尽了，现在 Gibbs 记起了他。他和他打过——赢了他——在几星期前；所以 Steve 来到了他主人的训练营。

“你一刻也不能失去注意力。”Gibbs 气冲冲地说，接着他被 McGuire——他主人的一个手下——赶出了等候栏，被枪顶着送回了卡车。McGuire 开始用熟悉的锁链绕上他的手腕和双腿，而 Ellis 用枪指着他的头，很快他被绑好了。

他的主人走了过来，大大地微笑着。他五十多岁，秃头，顶着个松软的大肚子。他的名字是 James Scott，某种程度上算个商人。他是那种你可以相像去看歌剧或者芭蕾的人。不知怎么的，他看起来和这个环境不太协调，可这项运动似乎吸引了各种人，根据 Gibbs 曾经为之表演的观众来看。

“精彩的搏斗，Leroy。”Scott 说：“打得好！他也是个厉害的对手——整个赛季都在比赛，大部分都赢了。这是又一场伟大的胜利！”

“狗屁胜利。我还是被铐着——跟平时一样。”Gibbs 在镣铐里挣了挣头。

Scott 没理他的抱怨。“我买你的时候没想到你会被证明是这么好的一项投资！照这个赛季这样下去，我最终可以有足够的本钱雇些好手。你是通向成功的通行证，Leroy！”

“好极了。”Gibbs，语气刺耳平板。

“为了你的胜利，我会给你一杯最好的波旁酒，Leroy。”Scott 对他说，拍了拍他的胳膊，就好像他是一匹得奖的赛马。也许他是的。

McGuire 把他铐在卡车里，等着送回训练营。卡车里没有窗，他的锁链系在车壁上，让他不能动。总是这样——一个非常流畅的管理流程，从来没有那怕最小的机会逃跑。不管是谁在管理这个恶心的联赛，他们有钱，有关系。Gibbs 看到锃亮的豪华轿车开进开出，他来的训练营和比赛场都很昂贵。

他看到过两个他怀疑是沙特王子的人，还有一些富有的德州石油商。你必须是个富人，才养得起拳手。他自己的最初的价格只是几千美元，可现在他知道他对 Scott 值 25 万美元。他是个胜利者，每次比赛胜利后，胜利者的价格就会上升。不是说 Scott 会卖掉他。Scott 在训练他赢得整个赛季，以此从组织里得到某种权力和影响。他对此如此渴望，Gibbs 几乎都能闻到。

Gibbs 在卡车里待了好像一个到两个小时，外面的晚间娱乐继续着。他能听到人群偶尔的吼叫。他仍然赤裸着，不过他已经开始习惯了。他们不让他们穿衣服，也许是因为这样他们逃起来更困难，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任何能帮助他们自杀的东西；没有皮带，没有鞋带，没有任何可以结成绳套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们想让拳手们明白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结束了，在拳场外，他们没有身份。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按照指示战斗、性交来娱乐观众，给他们的主人带来荣耀。其他东西对他们而言不存在。

他累了——药性开始退去，再加上肾上腺素的作用开始消失，让他突然感到精疲力竭。他对此如此厌倦，如果他有太多时间思考，黑暗情绪就会冒出来。他不能去想刚刚做过的事情，不能去想自己变成了什么。他不能让自己做任何事，除了活下去。

卡车门打开了，一个男人被扔了进来。Gibbs 认出是今晚被自己打败的对手。他是 Scott 的奖励——他的胜利品——他训练营的新成员，是 Gibbs 的技巧和无情为他从拳击场中赢来的。

新来的人也被锁着，头懒洋洋地靠在车壁上。他皮肤看起来几乎是灰色的，而 Gibbs 希望他没有伤得太厉害。当他们回到训练营，进行常规的赛后检查时，Scott 的医生会给他检查。

他研究着那人的脸，之前困扰他的熟悉感突然击中了他。

“Hurrel? Sam Hurrel 中尉？”

那人的一只眼睛轻颤着睁开了，另一个因为浮肿而闭着。“是的。”他喃喃地说。“你怎么……？”

Gibbs 讥诮地微微一笑。“你是我在这儿的原因。你的妻子对我说你不是逃兵，我相信她。”

Hurrell 没受伤的眼睛在黑暗的车厢里闪着光，接着那光芒悲伤地消失了，代之以一波羞耻。Gibbs 几乎希望自己没有提到那人的妻子。

“Jan 好吗？”Hurrel 嗓音沙哑地问。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很好，可她在担心你。她让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擅离职守，所以我来找你。”

“你……？”

“Gibbs 探员。NCIS。”或者起码他曾经是。现在他不那么确定了。

“哦，妈的。”Hurrel 灰色的皮肤染上一层红晕。“对不起，我把你拖进这里面，Gibbs。他们抓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出去喝酒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作了证词。”

“在我回家的路上……走路……那些混蛋肯定跟踪了我。就这么抓了我。”

“你好像消失在了空气里。我们调查了——什么也没找到。可我肯定在错误的地方问了正确的问题，因为……”他耸了耸肩。

一分钟前他还在自己的地下室一边喝酒一边干活，一分钟后他就昏了过去。他们放在他波旁酒里的东西太厉害了，他很快就倒了，昏迷了几个小时。他一直仁慈地昏迷着经历了整个让人羞辱的买卖，Scott——这个组织的一个中级成员买了他。这个组织经验着这些人类斗鸡，或者照 Scott 喜欢的冠冕堂皇的话‘现代角斗士竞技’。

“对不起，”Hurrel 再次低着头说。

“不要道歉，软弱的标志。”Gibbs 不假思索地厉声说道。

Hurrel 仍然勃起着。他的脸又红了，抬头看着 Gibbs。“妈的，比赛前他们给我们打的那些狗屁玩意里到底有什么？”

“伟哥。睾酮。”Gibbs 耸耸肩。“谁知道还有什么。”他暗想着现在 Abby 用她的显微镜观察他的血液会找到些什么。

“他妈的混蛋。”

“嗯。”

接着，突然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Gibbs 认为他会感觉到什么，某种和使得他在这里的男人之间的联系，可他没有。他什么也没感觉到。就好像 Gibbs 是别的什么人。这种感觉和 Shannon 和 Kelly 死后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生活和她们一起死去了。现在他曾经有过的 NCIS 探员的生活也消失了。他再也不是那个人了。

自从他被抓以来，他被强迫每周一次在不同的场地上搏斗。每次战斗之后他回到 Scott 的训练营，被迫进行体能训练和每日的格斗训练，准备下一场比赛。这是残酷的，这成为他的生活已经这么久，现在他觉得很难想起他曾经是谁。不是说这有什么关系；他无法奢侈地

回忆过去，如果他必须抓住每个机会才能活在当下的话。

Hurrell 清了清喉咙，Gibbs 在他没开口之前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那有没有……什么机会……？”Hurrell 看起来几乎害怕问这个问题，而 Gibbs 理解他的困境。他想知道有没有机会获救，可同时他不希望心中怀有的任何微小希望被夺走。

“没有。”Gibbs 简短地回答，干脆利落地消灭了希望，就像他在场子里搏斗，操人时一样。

Gibbs 闭上眼睛，头靠到车壁上。他被抓已经五个月了，在他更阴暗的时刻，他忍不住要想他的小组到底是不是还在寻找他。

~\*~

“Vance 主任。”Tony 朝主任点点头，在他办公室里的会议桌前坐下，进行他们惯常的每周通报会。

“DiNozzo 探员。”Vance 简单地回了个点头。

Tony 把鼓鼓囊囊的文件夹放到面前的桌上打开。Vance 往椅背上靠了靠，Tony 注意到了他指间的牙签。这不太妙。过去几个月里他开始成为观察 Vance 的专家，牙签的出现从来不是个好兆头。

Tony 投入到情况更新中，很快地说着，注意到自己并没有得到对方全部的注意力。Vance 翘起二郎腿，不耐烦地用牙签敲着桌面。

“那么，你是在说，DiNozzo 探员，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相比，你没有进展？”Vance 打断他。

“这并不完全正确……”

“而我最好的小组正在办一件很快要变成悬案的案子。”

Tony 猛地抬起头。“这不是悬案，主任。我们还有线索。我们会找到 Gibbs 探员。”

“而在此期间，这个机构的破案率急转直下，因为你和你的小组在忙别的事情。”

Tony 一抖手腕合上文件夹。“要是我们能得到一些合作，会有助于破案。可我提出的每个搜查令都被驳回了，我调查的每个线索都走进了死胡同。我的电话没人回，不管我到哪里，当地的警察都给我设置障碍。我怎么能找到 Gibbs？有道沉默的墙围着这个案子，连我的徽章和这个机构的名字也打不破它。”

Vance 把牙签塞进嘴里，沉默地注视着他。

“这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长官？” Tony 讽刺地强调了最后一个词。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Vance 说。可 Tony 从他几乎神秘莫测的棕色眼睛里看到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海军部长在关心我们的破案率。我不能让一个小组无休止地办一个案子。你花了五个月。某个时候我们必须做个了断，DiNozzo。”

Tony 往椅背上靠了靠。“我们到了断的时候了么，主任？这是你在告诉我的吗？”

Vance 还至少看起来有点不安。“是的。”

“你真的在叫我们放弃一个我们自己的人？放弃 Gibbs？” Tony 没有提高声音，但是他觉得自己炽热的怒火仍然清楚地传达了出来。

Vance 重重地叹了口气。“这让我痛苦，DiNozzo 探员，可你已经够努力，也努力得够久了——你应该受到赞扬，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可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该往前看了。过去五个月里你一直在领导重大罪案反应小组，所以我准备让它正式化，给你这个头衔，并相应地提高你的工资。”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现在你是主管的特别探员了，DiNozzo。祝贺你升职。”

Tony 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哦，我的上帝，我的耳朵肯定出问题了！”他夸张地用手掌拍了拍两个耳朵。“因为我会发誓说我听到你在试图收买我！这是我听到的吗，主任？”

Vance 磨着牙。“当然不是。我只是在说——你该得到正确的回报了。过去几个月里你领导了这个小组，而且领导得很好。接受升职和提工资，DiNozzo。这是你挣来的。”

Tony 摇摇头。“你要不要脸，Owens 主任？”

听到 Tony 叫了那个特别的名字，Vance 一楞，坐直了身体。“到底怎么……”

“我想是时候停止假装了。” Tony 打断他。“你的真名是 Tyler Keith Owens，而且不像真正的 Leon Vance，你从来没当过海陆。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Vance 的眼睛愤怒地闪动着。“你在玩火，DiNozzo。”

“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如果你当过海陆，你永远不会落下一个人。‘永远忠诚’，记得吗？如果你失踪了，如果你被抓了，我能毫不怀疑地告诉你，Gibbs 永远不会放弃你，主任。他是个海陆，你永远不是。”

“你怎么……”

“过去几个月里，我把 Gibbs 碰过的每样东西都用篋子篋过了。他藏起来的東西真让人吃惊。” Tony 耸了耸肩。

“妈的，DiNozzo——阻止调查的不是我！”Vance 的眼中有一丝负疚，Tony 知道自己击中了目标。“我们都要听命令，Tony。”Vance 轻声补了一句。

原来如此。海军部长在幕后；是他在阻止调查。Tony 并不吃惊；过去五个月里，他开始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调查受到来自最高层的阻碍。

“你必须明白……”Vance 开始说。

“哦，我明白，长官。”Tony 微微笑了笑。“你只是在服从命令。我对此非常明白。”他的声音充满讽刺。

Vance 捶了一下桌子。“我根本不在乎你以为你明白了什么，DiNozzo。只要你明白‘这个’。现在你对 Hurrell 中尉和 Gibbs 探员失踪案的调查结束了。这个案子没你事了。”

Tony 慢慢地点点头，接着站了起来。他计划这样；见鬼，他在盼望这样。“我相信我积了六个星期的假，长官。我要立刻开始休假。”

Vance 叹了口气。“好吧。敬酒不吃吃罚酒，DiNozzo。你可以休假六周，可等假期结束，我期望你回到你的位子上，办‘我’给你的案子。”

Tony 拿起鼓鼓囊囊的文件夹，挺直身子走向门边。

“还有，DiNozzo？休假时不要用你的徽章。如果我听到你在你自己的私人调查中用这个处的名义……”

Tony 转过身，有那么一刻，他平时的面具滑了下来，于是他看到自己的表情让 Vance 明显地畏缩了一下。接着他控制住自己，迫使面具回到脸上。

“那样很好。给——我把它交给你妥善保管。反正这些日子里我戴着它感觉并不自豪。”

他走回桌前，从皮带上解下徽章，故意带着鄙视把它放到 Vance 面前。

Vance 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别傻了，DiNozzo。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远不是你管得了的事。”

Tony 大笑起来，Vance 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对不起……”Tony 在笑声的间歇中说。“瞧，我能接受被人当做傻瓜，主任。见鬼，我习惯这样！这不会让我晚上睡不着的！”他猛地停下笑声，凑了过去。“我不能接受的是抛弃朋友的想法。而这个，主任，真的会让我晚上睡不着。也许你找到了让自己接受的办法，可我知道我要是那么做了，我永远不能接受。”

Vance 摇摇头。“瞧，DiNozzo，我知道你对 Gibbs 的感觉……”

Tony 楞了一下，把胳膊从 Vance 手里挣出来。“不。真的。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我们不会有这场谈话。”接着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 Vance 的办公室。

~\*~

他们回来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上午了，可在训练营里他们按不同的时间表作息。外面是白天的时候，里面是黑夜，这样可以给拳手身体内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在晚上搏斗。

搏斗的场地定期变化；有时候和训练营很近，有时候要开很长的路。这一个要开几个小时，可 Gibbs 不知道训练营或者比赛地点的位置，因为卡车没有窗户。

卡车直接开进了训练营，拳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多人押送着下车。这是一个长而慢的过程，大部分时间里 Gibbs 在打瞌睡。终于，轮到他了。

他知道惯例。他先被带去洗澡，那里他的镣铐会被去掉。武装警卫看着他洗澡，接着他被沿着走廊押送到医生办公室。

Tanner 医生是个年轻的瘦子，有着一头红发和布满雀斑的皮肤。他领 Scott 的工资，而 Gibbs 早就停止勾起这人善良天性的努力了。当 Gibbs 刚刚到来的时候，他花了一点时间试图把医生争取过来，可 Tanner 很软弱，并且太喜欢定期收到他的高额工资了。他还有赌博问题，而且很喜欢搏斗给他带来的兴奋。

Gibbs 希望 Tanner 赢了今晚的赌注。医生赢钱的时候，他会飘飘然地做比赛后的医疗检查，大家都好过地多。他输钱的时候……那这个混蛋对他的病人会很残忍。

显然他今晚赢了。他咧着嘴给 Gibbs 检查的时候，看了他的手指和肋骨，评估损伤。

“看到你这儿挨了一拳。“他说，用力按了按 Gibbs 的肋骨。Gibbs 低吼着吸了口气。”没有断——只是软组织挫伤。你下周比赛不会有问题。”

他脱下乳胶手套，伸手拿过写字夹板，在 Gibbs 的病历上填了一些细节。

“我在提高你的用药量。从现在开始比赛只会越来越激烈，Leroy。得保证让你在最佳状态。”他轻声地咯咯笑了起来。这个好医生还有吸毒的习惯，Gibbs 看得出来他今晚放纵了自己；搏斗之夜他一般都这样。

“就靠提高你打进我身体，灌下我喉咙的那些狗屎的分量？”Gibbs 气冲冲地说。

Tanner 耸了耸肩，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突然严肃起来。“你想赢，对吗？”

Gibbs 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微微点了点头。他的确想赢。那是他在第一次搏斗时就给自己许下的诺言，而他打算坚守这个诺言。

“那么相信我。”Tanner 又咯咯笑了起来。“目前为止我的剂量一直是对的。我会让你状态良好，当你走进场子的时候愤怒、发情。我在你身体里加了所有能让你赢的东西，Leroy！让你保持精神抖擞符合我的最大利益。”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Gibbs 嘲讽地说，可这对 Tanner 没有作用。“那些药物还合法吗，Tanner？”

Tanner 耸耸肩。“有的是。”

Gibbs 甚至都不愿去想会有什么长期的副作用——如果他能活到那些副作用产生的时候。

医生把药调到装在一个塑料杯里的水中，然后递给 Gibbs。口服的时候，这些药总是被溶解在液体里；从来没有机会让你假装吞了下去但其实含在嘴里。“喝吧。”

Gibbs 接过杯子，厌恶地盯着它。他的警卫动了动，手放到了插在腰里的鞭子上，他的意思非常明显。有一次 Gibbs 曾经试过逃避服药，结果因为他的反抗挨了顿鞭子，所以他知道拒绝毫无意义。他两口喝完液体，强忍住讨厌的味道引起的恶心。医生递给他一杯清水，他也很快喝了下去，洗去药物留在嘴巴里的不愉快味道。

医生放了他，警卫用枪押着他回到牢房。那是个狭窄的金属笼子，角落里有个马桶，地上有只床垫，上面有一只枕头和一张毯子。可今天有些不同。地上多了个床垫，里面多了个人：Hurrell 中尉。

“出去，”Gibbs 厉声说。

Hurrell 坐了起来，看上去搞糊涂了。“可他们说我要睡在这儿……”

“我们地方不够了，因为你一直给我们赢拳手回来。”McGuire 笑嘻嘻地对 Gibbs 说。

“我说了，滚出去。我不和任何人同住。”Gibbs 咆哮起来。

“别着急。也许你想有人陪。”McGuire 冲着他耳语。“你的药量刚刚提高。你会一直发情……你会想有个人泄泄火，否则它会把你逼疯的。要是你不喜欢这样的，那么那个 Steve 小子怎么样？”

Gibbs 没有回答，他只是慢慢转过身，怒视着 McGuire。他们能逼他搏斗，他们能逼他在场子里操被他击败的对手，可他们无法逼他仅仅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泄泄火’而去操任何人。

McGuire 耸了耸肩。“你的选择。我只是以为你会喜欢有个床伴。等到你的老二硬上一个晚上的时候，你就会改主意了。你会想把它连卵蛋一起埋到一个屁股里，就为了不要让它痛得要命。我以前看到过这种事。”

看守摆了下头，Hurrell 抓起薄薄的床垫和被褥，匆忙出了牢房。

McGuire 把 Gibbs 推进去，在他身后锁上了门。Gibbs 躺到床垫上，仰视着天花板，松了一口气——终于一个人了。

不过有人陪伴也许并不坏。也许这样会帮他赶走有时候半夜里会冒出来的黑暗想法。

“一个人比较好。”他气哼哼地说，压下想要陪伴、想要谈话、想要人类联系的欲望。这是他眼下负担不起的弱点

“一个人真的比较好吗？”一个声音在他脑中低语。“还是你只是害怕诱惑？也许你害怕醒过来发现你自己抱着那个可怜的混蛋，在他紧致的小穴里抽插……”

这个想法让他的老二又硬又痛，新的药物让一波又一波的性能量冲过他的身体。他无助地打着手枪，甚至在他射精之后，他的老二还是半硬着。

~\*~

Tony 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终于下了车，强迫自己走进星巴克。他对这次见面并不期待。

Jan Hurrell 是个优雅的小个子女人，梳着一个光滑的深棕色发髻。她抬起头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个带着希望的悲伤的笑容。他勉强回以一个微笑——一个他那种大大的，灿烂的，从不到达眼里的微笑——同时走向桌子。她朝等着他的咖啡做了个手势。

“我希望那是你喜欢的口味。我想它是的。”她说。“我看到你这样点咖啡够多了！”

他喝了一口，发现这正是他喜欢的。他点点头，用微笑表示他的感谢，另一个那种大大的，灿烂的笑容。

“你有坏消息。”她说，要么是他的笑容不够大，不够灿烂，要么是那个勇敢耐心的女人在过去五个月里学了太多怎样看懂他的办法。

“是的。”他总是诚实地对待她；现在他也不打算停止这么做。“对不起，Jan，可从今天下午开始这个案子的调查停止了。我被禁止办这个案子了。”

“Sam……？”

“被正式定为擅离职守。一个逃兵。案子结了。”

“Gibbs 呢？”

“失踪人员。”Tony 耸了耸肩。“没有找到过他们失踪之间的联系。除了这个大大的巧合：他们相隔一个月都毫无痕迹地消失了，没人再听说过他们。”他苦涩地说。“还有 Gibbs 是在调查你丈夫失踪时失踪的这个事实。”

“那这就完了？我是说，没有救援了？我们找不到人帮忙了？我们没办法让他们改主意了？”

“没有。” Tony 摇摇头。“说老实话，这个结果没有让我吃惊， Jan。最近我跟你说过几次情况有多困难。我做的每件事，走的每条路，最后都没有结果。开始我以为我不够努力。现在我认识到这是故意的。有人要掩藏什么事情；大事情。”

Jan 的脸上满是强忍的痛苦。“谁？”

“我希望我知道。”

“我不明白。他们认为我们会把他们丢下不管吗？认为我们能就这样活下去，忘记 Sam 和 Gibbs 吗？”她用难以置信的语调说。

“我们是小人物。他们不在乎我们。他们不在乎 Sam 和 Gibbs。” Tony 苦涩地回答。

“Sam 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九年了！我爱他。每时每刻都在要我的命，知道他在外面，被不情愿地关在某个地方。我怎么能忘记他？”

“你不能，我也不能。” Tony 摇摇头。“我攒了六个星期的假，我在休假，这样我能继续调查。”

“一个人？”她扬起一道眉毛。“你的小组呢？”

“他们支持我，可他们在 NCIS 对我更有用，所以我让他们留在那里。”他露出一个苦笑，想起了说服 Abby 这么做有多困难。她想要大家一起辞职去找 Gibbs，可他看不出那样有什么用。过去五个月里他们不是花了几乎是每个小时的上班的时间，动用了所有他们能用的 NCIS 的力量来寻找 Gibbs 吗？

“那你六周的假期用完了以后怎么办？” Jan 问。“那又怎么办， Tony？”

“等到了那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到了哪里。”

也许那将是整个小组辞职离开去找 Gibbs 的时候。在做这个之前他必须看看在接下来的六周里他能发现些什么。

她突然显得害怕起来。“你要小心， Tony。记住 Gibbs 开始打听 Sam 失踪时出了什么事——他们把他也抓走了。我不想你也这样。向我保证你不会也这样！”

“这个我没法保证，可我能保证我永远永远不会放弃 Sam 和 Gibbs。我向你保证。”

“我知道。”她用手盖住他放在桌上的手。“我知道的， Tony。”

“有人在阻挠调查——最上面的有些人。” Tony 告诉她。“他们拿走了我的徽章，Jan。”

“好像这样就能阻止你似的。”她轻蔑地说。“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你，那么他们不太了解 Tony DiNozzo！”

他看着她，对她的肯定有点吃惊，而他眼中的疑问让她微笑起来。

“他们能尽他们最大的力量让我们走开，可我们不会。我不是会放弃我的爱人的那种人，你也不是，Tony。”

他眨了眨眼睛，呆住了。“你怎么……”

“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我都在你眼睛里看到了。你对 Gibbs 的感觉和我对 Sam 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早就看穿那个大大的笑容了。我知道你跟现在的我一样痛苦。你爱上他多久了，Tony？”

这是第一次竟然有人向他指出这件事，现在到了这种地步，他发现谈论这件事是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从我第一天遇到他起。”他茫然地搅了搅咖啡，接着重新看向她。“他在卧底，可我当时不知道。”回忆让他微笑起来。“我不得不逮捕他——全身扑上去压倒他，我想他抬起头看我的那一刻，我就完了。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可回过头去看……”他耸了耸肩。“那是十年以前。我当时是巴尔的摩的警察，而他……某种程度上招募了我。”

她轻轻笑了笑。“十年——那差不多和我跟 Sam 在一起的时间一样。”她坚定地按了按他的手。“他不知道，对吗？”

“我不清楚。”Tony 耸耸肩。“我从来没告诉过他，因为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兴趣。而我，从我大到能够做那件事的时候起，我就和男人女人都睡过……可他从来没显露过任何是双性恋的迹象。这真讨厌。”他对她微微一笑。“因为我一直没有为直男动过心。我曾经看不起那些动了心的傻瓜。我猜我一直希望当我恋爱时，我会爱上一个姑娘……只是因为那样比较容易。”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挑选和谁坠入爱河，Tony。”她轻声说。

“你觉得？”他大声笑了起来。“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爱上一个暴躁的海陆，对发型的品位糟透了，对衣品的品味还要糟！”

她也笑了。“听上去像 Sam。我发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曾经每个星期丢掉一件衣服，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新衣服偷偷放进去。一点品位也没有！”

“哦，要是我终于能够碰 Gibbs 的衣柜，我会把一把火烧掉他那些可怕的西尔斯系列。然后我会带他出去，给他买些真丝衬衫，颜色要正好能够衬托出他那双美丽的浅蓝色眼睛。”

他们微笑起来，小小的，转瞬即逝的浅笑，接着他们都沉默了，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记忆中。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手袋，站了起来。他也站起身，然后她紧紧拥抱住他，两人紧贴着对方，从这短短的一瞬汲取安慰。

“下个星期还是这个时间？”她对着他的肩膀喃喃地说。

“这个……也许……”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和她拉开距离。“要是我没来，那是因为我跟踪一条线索。要是那样的话，不要担心我。只要……等着它结束。”

她知道他在计划什么；他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而她在为他担心，可她想要他的丈夫回来，所以她没有试图劝他不要去做。

“我会来的。”她坚定地说。“我会来的，Tony。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每个星期，直到你到这里来，告诉我我丈夫遇到了什么事。”

她又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离开了。她走了之后，Tony 坐回到桌边，凝视着自己的咖啡。这感觉很奇怪，过了这么多年，却被迫谈论一件他如此努力掩藏起来的事情。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为终于有人知道了而松了一口气。有人知道、理解，没有感到震惊，或者害怕，或者为此判断他。从一系列大事上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是它开启了他内心的一些东西。

现在他靠自己了，一个自由探员，该表现得这样了。他不再受徽章带来的规章条例的约束，也用不着因为总是为了藏起真实感情而自我约束。他不会再那么做了。他就是他自己，他要是再假装成别人，就该去死一死了。

现在他不是个 NCIS 探员。他只是个叫 Tony 的家伙，十年来疯狂地爱着一个叫 Gibbs 的家伙。

Tony 一口气喝掉咖啡，然后站了起来，一种新的无拘无束的力量在他的血管里奔腾。他知道，而那些偷走 Gibbs 的人不知道的是，恋爱中的 Tony DiNozzo 会有多么危险。

可他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

他被一阵嘟嘟的笛声吵醒了，就像过去五个月中一样，外面走廊里的灯全亮了，透过门上的小窗照进牢房。每个牢房里没有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拳手们进来只是睡觉——还有操人。Gibbs 经常从邻近的牢房里听到他们操来操去的声音，不可能弄错的声音。

他牢房的门打开了，他眨了眨眼睛走进走廊那明亮的人造光明里。这个建筑是用一种轻质金属制造的，显然是故意设计成临时性建筑，易于拆卸，异地重建。

在这儿，在这些持续的明亮灯光下，很难分辨，但是他判断外面也许是夜晚。

空气中有种压抑的感觉，战斗之后的日子里总是这样。所有在搏击之夜额外给他们的药物和肾上腺素让他们筋疲力尽，他们中有人有挫伤，有人受了更严重的伤。

Gibbs 环顾四周，估计着形势：昨天在卡车里的时候，他太恍惚了，没有注意到谁和他们一起回来了，谁没有。Steve 肯定赢了，因为他在这儿，尽管他瘸得厉害。Gibbs 低下头，看见他的脚踝上有咬痕。

“觉得下一个搏击之夜他们会让我休息吗？”他们被赶去洗澡时，Steve 问他。

“就为了几个咬痕？不可能。”Gibbs 哼了一声。

几根折断的手指可能给你赢来几周的缓冲——没有一个主人想让一个伤得太厉害不可能打赢的拳手上场，那样会失去他。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肌肉拉伤，口子和淤青，或者轻微扭伤，那么下个星期他们还会把你扔进场子再次出战。

Gibbs 知道任何受了内伤或者复杂的骨折而需要医治的拳手都被拉出去枪毙了。Tanner 可以对付挫伤，扭伤和小的缝合，可 Gibbs 确信任何内脏的外科手术都超越了他的能力。

他们和平时一样一起洗澡，Gibbs 注意到一些人饥渴地盯着另一些人。他用阴沉地怒视面对任何投向他这里的这种粗鲁目光。他知道他们都被上足了药，都像他一样感到同样的紧张和压力，可他想让他们清楚他不是他们的选择。反正他们都怕他。每次胜利的搏斗之后，他的声誉就上升一些，他的行为举止和经常的怒目相向让他们对他小心翼翼。

“嗨，Gibbs，你在这儿多久了？”Sam Hurrell 擦着肥皂问。

“五个月。”Gibbs 简短地回答。

“不，我是说，在 Scott 的训练营多久了？”

“五个月。”Gibbs 重复道。“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输过。”

“从来没有？即使在开始的时候？”Hurrell 看起来很吃惊。

“从来没有。”

“我最初三场输掉了。说老实话……”Hurrell 低下头，又抬起来，看起来很羞愧。“我觉得输比赢好，不用……”他咬着下嘴唇。

Gibbs 耸了耸肩。“要是我赢，没人会死，可是只有赢了我才能控制。如果我输了，而另一家伙拒绝了……我们中的一个会死。”

“所以这只是为了生存？”Hurrell 问。

“是的。”也许。他不喜欢输，而且他觉得为了操纵这个恶心联赛的混蛋们的乐趣而被公开强奸也没有吸引力。也许不只是为了生存，也许他没有那么利他。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转过弯来。吃不准第一次我能不能做到……” Gibbs 在他眼里看到了同样的羞愧，几乎负疚的神情，和昨晚在卡车里他提到 Hurrell 妻子时看到的一样。“药物有帮助。” Hurrell 耸耸肩结束了他的话。

“是啊，药物让我这么饥渴，连自己的奶奶我都会操。” Steve 爆出一阵下流的笑声。

Gibbs 若有所思地看了 Hurrell 一眼。他惊讶于这个男人没有对他问起他的妻子。Jan Hurrell 坚持她的丈夫对她忠贞不二；所以他自然会想知道家里的任何消息。也许 Hurrell 在等待时机，等到和 Gibbs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Gibbs 擦肥皂的时候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他一直不胖，但现在一丝赘肉也没有了。绷紧的肌肉轮廓分明，比以前更大块了，部分是因为那些药物，部分是因为每天强迫的严格锻炼。

“你真是一个胜利者，狼人。” Steve 说，竟然敢跟他搭话，这可不寻常。Hurrell 打破了坚冰；通常别的拳手对他过于害怕，不敢攀谈——而他也不怎么鼓励他们。“有什么秘诀？我输的次数比赢的多；去过大概八个不同的训练营。”

“它们都跟这个一样吗？” Gibbs 问。

“差不多。” Steve 耸耸肩。“有的更差，有一个有按摩浴缸！我喜欢那一个。我听说有一个训练营里，要是你赢了，晚上他们会给你一个女人。” Steve 补充道，下流地给他的老二搓肥皂。“我总是想去那个训练营！”

“骗人的。” Gibbs 耸耸肩。“他们不会冒这个险。他们带进来的任何女人都可能告诉警察，他们会让整个运作被紧紧钉死。”

“妈的。” Steve 看起来失望了。“不管怎样，这种搞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偷偷问。“我是说……在场子里……每次搏斗以后他们逼我们做的事情？”

“这跟性无关；这是为了支配和羞辱。” Hurrell 轻声说，Gibbs 感觉到这个男人聪明，有想法，就跟他妻子说的一样。“我想过这件事，我想也许开始是药物的一种副作用。它们让拳手发情，所以这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高潮。而且这激励拳手好好打上一场，知道失败会有代价。”

“你认为开始的时候只是像搏击俱乐部那样？” Steve 问：“你知道，像那部电影？”

Gibbs 茫然地盯着前方，他的胃抽搐着，记起了 Tony 曾经有次跟他讲过这部电影。

Tony。

Tony 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在外面寻找他吗？还是他已经放弃了他，把他全忘了？现在他是不是甚至已经在查别的什么案子，站在一个犯罪现场，发布命令，拍别人的后脑勺？不。他必须压下这些阴暗的想法，赶在他失去控制之前。他不相信。Tony 要么在拼命找他，要么死了。没有其它选项。

Tony 不会忘记他。

他会吗？

~\*~

Tony 打开冰箱，拿出剩下的披萨。他撕下一块，咬了一大口，当他下咽的时候，凝固的冷起司梗在了他喉咙里。他露出一副苦相——这是某种橄榄和鳀鱼的奇怪组合——不算是他喜欢的馅料，可嗨，这是披萨，而他饿极了。他吞下一块，然后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啤酒，拿起盛着剩下披萨的盒子，走过去坐到沙发上等着。

他听到钥匙在前门里转动的时候差不多十一点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几秒钟之后，一个男人走进客厅。他打开灯，轻声哼着小曲，接着他看见 Tony 坐在他的沙发上，立刻拔出了枪。

“嗨，就我一个！” Tony 举起双手。

“DiNozzo？你在这里干吗？” Tony 讨厌 Fornell 总是把它发成 ‘DiNotzo’。这也许是正确的意大利发音，可他家里不这么念，而 Fornell 知道这点。Tony 确信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惹他生气。

“怎么？一个人不能拜访他朋友的老朋友？” Tony 扬起一道眉毛问。

“客人敲门，等着被请进去。他们不会自己进来偷掉我所有的披萨和啤酒。” Fornell 嘟囔着，看着茶几上的空披萨盒和啤酒瓶。

“我饿了。而且没事干。”

“你不能打个电话，等我在家里的某个时候过来吗？”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相信我，你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儿。”

Fornell 的表情变了，他脱下外套，警惕地坐到 Tony 对面的扶手椅上。

“出了什么事，DiNozzo？”

“Gibbs 失踪了。” Tony 坦率地说。

“我以为这个混蛋安静下来了。多久了？”

“五个月。”

“五个月？” Fornell 站了起来。“而你现在才告诉我？”

“我以前试过，可找不到你。”

Fornell 一只手捋了下他乱七八糟的头发。“我在卧底；过去八个月里没和别人联系。这个星期刚结案。连理个发的机会也没有。”

“这我看出来了。这样子真难看。” Tony 做了个鬼脸。

Fornell 没理他。“你为啥在这儿，DiNozzo？NCIS 需要 FBI 帮忙这个案子吗？”

“不。” Tony 很快摇摇头。“Tony DiNozzo 需要 Tobias Fornell 的帮助。FBI 不会帮忙，而 NCIS 让我休假。”

“FBI……？”

“我已经要求过了。他们搪塞我，就像我去的每个地方一样。甚至 NCIS。今天早点时候 Vance 结束了调查。”

“你在找 Gibbs 的时候 Vance 结束了你的调查？这个狗娘养的！”

Fornell 走进厨房，Tony 能够听到他打开了冰箱。接着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走了回来。

“告诉我每件事。”他坐下来。

Tony 从包里拿出 Gibbs 一案的档案，放到 Fornell 的面前。

“他就这么消失了一—家里没有搏斗的迹象……尽管……那里没有波旁，我从来不知道 Gibbs 的地下室里会没有一瓶波旁酒。”

“你觉得他们绑架了 Gibbs ‘和’ 他的波旁酒？” Fornell 好笑地扬起一道眉毛。

“不。我想他们在他的波旁酒里下了药，然后抓他的时候带走了，为了藏掉证据。” Tony 简洁地说。“他在调查一个叫做 Sam Hurrell 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失踪案。后来，我发现几个男人用同样的方式失踪了一—有些是军人，有些不是。几个星期前，我们得到了一个线索，去了这个地方。”

Tony 打开档案，拿出一叠照片。他指着挖在地上的一个凹坑，里面铺着木屑。

“我们在那里找到了血迹。做了 DNA 测试，发现它属于一个失踪了的陆军下士，名叫

Peter Hendricks。”

“后来呢？”

Tony 长叹一声往后靠了靠，又喝了一口啤酒。“后来什么也没有。我们找到的这个场地的土地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正在等建筑许可。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凹坑的存在。我四处询问，但总是没有结果。”

“当然这样。” Fornell 慢慢地说。

Tony 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你为啥这么说？你知道什么，Fornell？”

“不太多。只是……两年前有流言……DiNozzo，你看过斗狗比赛吗？”

“当警察时冲掉过一些。” Tony 回答。“怎么？斗狗比赛跟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想想斗狗比赛——只是换成人。” Fornell 轻轻对他说。Tony 盯着他，试图想出头绪来。“那时候我甚至不相信他们。” Fornell 继续说，“可有这些非法职业拳赛的流言——没有规矩，诸如此类。我听说组织非常严密，盈利非常可观。”

“那到底为啥 FBI 没有扑进去？” Tony 愤怒地质问。

Fornell 摇摇头。“因为，根据我听到的，操纵比赛的组织是由世界上几个最富有的人组成的。有……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威胁如果一些调查不中止的话，投资会撤走，职业会被毁。”

“对那些有钱的混蛋来说赛马和赌博还不够咯？” Tony 嘲讽地问。“他们还需要徒手格斗的兴奋？”

Fornell 耸耸肩。“那是某种富人版的斗狗。那些比赛上有很多钱转手——有某种持续的比赛，通向季末的一场大赛——就像赢者拿走一切的那种。”

“天，它还有赛季？”

“嗯——春天一直到秋末，天气合适的时候。”

“妈的，Fornell，你就这么坐着告诉我这些？你从来没对此做点什么？” Tony 怒气冲冲地说。

Fornell 向前倾了倾身子。“我不知道他们绑架男人去搏斗。我以为拳手自愿去的——他们有钱拿。而且我被警告走开，就像每个人一样。”

Tony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五个月？过去五个月里 Gibbs 一直在那些场子里搏斗？”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它似乎想我两年前听说过的事情。”

“妈的。” Tony 靠到沙发背上，感到呼吸急促。

“嗯。” Fornell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那么有什么计划，DiNozzo？”

“什么计划？”

“哦，你不会没有计划就过来。我猜 Vance 警告过你走开，所以演眼下你在另找门路。”

“嗯，我是在找。所以你要加入。还有 McGee。可主要是你。” Tony 从兜里拿出一只手机交给 Fornell。

“你要做傻事了，对吧？” Fornell 叹了口气。

Tony 咧开了嘴。“也许。瞧，我们需要成为一条九头蛇。”

“一条什么？” Fornell 看着他，好像他已经疯了。

Tony 笑了。“你小时候从来没看过那些伟大的电影？伙计，我爱死《杰逊王子战群妖》了，Ray Harrhausen 做了这些了不起的特技——好吧，跟今天的 CGI 相比，它很粗糙——可在当时，他做出那些东西就是天才……”

Fornell 清了清喉咙，Tony 露出一副苦相，拍了下自己的后脑勺。“谢谢你，头儿。”他喃喃地说，知道 Gibbs 要是在这儿的话，会亲手拍那下后脑勺。

“九头蛇是个怪物——如果你砍下它一个头，它会再长出两个。Gibbs 是这次调查的头。他问了太多难堪的问题，所以他们用他们知道最好的办法除掉了他——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还给自己找了个新拳手。”

“而你是第二个头。” Fornell 说。“我有种感觉，我不会喜欢这事的发展。”

“没错，我是第二个头。” Tony 肯定道。“之前他们不需要砍掉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威胁——直到 Vance 结束我的调查，而我决定一个人调查。现在我易受攻击——现在没人知道我要干什么，因为我脱离了轨道，离开了他们的掌控，要是我一直追查下去，那么我猜他们也会来对付我。”

“而我猜我是第三个头。这是你的计划？我们都被绑架，一个接一个，直到没人剩下？你的计划烂透了，DiNozzo！” Fornell 瞪着他。

“留着你的头发！” Tony 看着 Fornell 稻草般的发型，咧嘴笑了。“计划不是这样的。嗯，不全是。”

“你可以忘了任何皮下发射机。” Fornell 哼了一声对他说。“我可以马上告诉你，那些

家伙一抓到你，就会检查有没有窃听器。”

“切。” Tony 翻了个白眼。“计划也不是这样的。不是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只是我现在只有这样。我需要你做我的后援，Fornell。我需要知道如果 McGee 打电话，你会带着二十辆卡车的 FBI 大吼着冲进来。我需要知道我能信赖你做这个；不论白天黑夜，不管你在做别的什么，你必须发誓你会这么做，为了我——为了 Gibbs。”

Fornell 摇摇头。“Gibbs 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别跟他讲我这么说。”他很快补充道：“你当然可以他妈的依靠我，DiNozzo！天，伙计，你以为要是 Gibbs 真的被这些家伙绑架了，我会不管他吗？”

“不。要是我这么想就不会来了。”

Fornell 慢慢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Fornell 向前凑了凑。“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Tony 感到胃里一阵痉挛。“我知道。”他坚决地说。Fornell 疑问地扬起一道眉毛。“要是他死了，我会知道的。Gibbs 也许是个混蛋，可他是我的混蛋。所以我知道他还活着，Fornell。我就是知道。”

~\*~

洗过澡，他们被用枪指着押进食堂吃早饭。食物很健康——全麦面包、低脂牛奶、麦片、水果、鸡蛋——都经过仔细地计算，让他们保持可能的最佳身体状态。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他们能够成为的最好的搏斗机器。

这有点讽刺——这些健康食品和他们身上的伤和被迫日日服用的药物同时存在。看着桌子周围，Gibbs 可以看到乌青的眼圈、缺掉的牙齿、淤痕、抓伤，甚至不太大的缝针。他的伤相对少些。他一直这样；他知道打斗的时间越长，他会受的伤越多、恢复起来越慢。他必须快速无情地击倒对手；这是他活下来的原因。

食物的选择让他恼怒。他渴望咖啡，可菜单上从来没有。只有果汁。他想尝尝薄煎饼和巧克力酱和曲奇——除了面前讨厌的健康食品外的任何东西。似乎他并不是为了食物本身而想品尝它们——坏脾气的那部分他总是痛恨受限制，痛恨停产他所不尊敬的人。他想吃这些食物纯粹是因为他们不给他吃。

他像一天里一千次做过的那样压下愤怒，然后吃着食物。他看到过绝食抗议的结果，那并不好看。看着一个人被摁住用管子强制喂食足以让任何人倒胃口。

吃过早饭，Tanner 给他们做检查，决定他们是否能进行当天的强化训练。

Gibbs 被宣布可以进行他通常的大运动量锻炼。他走进健身房，走向杠铃的时候，意识到其他拳手正看着自己。他努力和他们保持距离。他们越了解他就越容易看到他的弱点。他必须时刻控制住自己，这样不会泄露太多。

保持那样的控制很难——从来不让他们看到他的一个膝盖较弱，视力不像以前那样好。今天，这些拳手在 Scott 的训练营里——可下一个搏击之夜他们可能输掉，转入另一个训练营，一个星期之后他可能在场子里面对他们。他们都是潜在的对手。

Steve 朝他跑来，受伤的脚踝略微跛着。“嗨，狼人！”他用比赛花名叫他的做法让 Gibbs 恼怒，就像早饭的食谱和始终在场的警卫一样。他接受这些细小的恼怒，把它们放进心里，好在下一个搏击之夜中用它们磨利他的愤怒，提高他的表现。

“我在想，昨天晚上我出场之前你给我的建议，你知道的，关于保持精神集中——那真的有用。所以我在寻思也许你可以指导我。我知道我喜欢打架——我不是像你这样的好拳手——可我可以学。你可以教我。”

Steve 举起双拳跳着舞动了几下，片刻间 Gibbs 差点被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淹没了。他记起几年前在 NCIS 训练馆的拳击台上，Tony 在他面前跳来跳去的样子，还有自己是怎样把他打倒的。他记起 Tony 仰天跌倒时脸上惊讶的表情，还有训练自己的二把手给他带来的自豪感。他喜欢训练 Tony，就像他喜欢在海陆里训练手下一样，让他们成为强壮的士兵，给予他们战场上的战斗机会。这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吗？

“不。”他怒视着 Steve 说。他不会再做这种事。他不打算敞开自己去感受训练他们并看着他们在场子里搏斗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不想看着他们失败，接着忍受不可避免的被强奸的屈辱——或者更糟。他不想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没有教得足够好，没有让他们足够强壮。“你他妈的自己训练。我来这儿不是做你的保姆。”

他看到 Steve 眼中闪过的受伤，却未加理会。也许这小伙子认为今天早上他们在浴室里的谈话和昨晚在等候栏里的短暂交情让他们成了朋友，可 Gibbs 不会那么轻易地交朋友。他真正的朋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这幢建筑里的人一个都不是。

“我会帮你，”Hurrell 轻声对 Steve 说。“到拳击台上去。我去扎一下手，然后我来教你一些我在海陆里学的招数。”

Gibbs 转身走到杠铃前开始他自己的规定训练，Sam Hurrell 跟上了他。

“你为啥跟那孩子那样说话？”Gibbs 坐下开始抬举的时候，Hurrell 轻声问。“你在海陆里待过，就像我一样，对吗，Gibbs。我知道你待过。我看得出来。我看到另一个海陆的时候总是能够认出来。”

Gibbs 抬起一道眉毛，但是没有回答。

“我的意思是‘永远忠诚’，Gibbs。我们一起困在这里。我们必须相互帮助。”

Gibbs 哼了一声。“不，我们都一个人困在这里，Hurrell。”

“你是不是害怕教他太多，要是以后你在场子里碰到他的时候，他会打败你？”Hurrell

紧逼道，鼻翼愤怒地扇动着。

Gibbs 哐当一下撂下杠铃，扭过脸怒视着中尉。

“不……我更担心要是以后在场子里再遇到他，我也许会开始太关心他，不能他妈的做我必须好好做的事情，” Gibbs 咬着牙轻声说。“对你们都一样。”

“你认为那样会让我们安全——也让你安全——可它不是的。那只是他们让我们失去人性的另一种方法。” Hurrell 用一种低沉愤怒的声音说。“他们要我们忘记人性，Gibbs。他们想把我们变成有效的搏斗机器。强奸是其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对自己感到羞愧，让我们厌恶自己。我们必须比他们好，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本质是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把这些从我们身上夺走。”

“你就是你自己，” Gibbs 厉声说。“Hurrell。你需要在脑子里证明每件事都是对的，多少让它正确。你有这种小小的检查与平衡体系，对吧？我可以操这个家伙，只要我明天帮他一把。我可以把这个家伙打成烂泥，只要我明天教他几个招式。这是一连串的辩护和借口。要是那样能让你熬过去，那么没问题。可别骗自己那是高贵的，或者有人性的，或者就是比我的办法好。”

他大步走到跑步机前，觉得比之前整个早上都更加愤怒。轻微的恼怒已经够糟了，可 Hurrell 刚刚触动了所有的痛处，而他甚至吃不准是为什么。

他能正常思考就好了。这些该死的药物没有让他总是感到既愤怒又发情就好了，要是他有些该死的咖啡就好了！

~\*~

茶几上有一大碗爆米花，两个大号披萨和一向啤酒。这差不多可以是和一群朋友的电影之夜，可它不是。‘更像最后的晚餐。’ Tony 一边想一坐到沙发上 Abby 和 McGee 的中间。Ducky 坐在对面的扶手椅上，领结有点歪，不安地皱着眉。Jimmy 坐在地上 Ducky 的脚边，Ziva 倚坐在扶手椅的边上。

Tony 把鼓鼓囊囊的文件夹抛到桌上，从里面拿出最新的进展，传阅了一圈。他已经把几天前从 Fornell 那里得来的信息电邮给了他们。

“昨天我拍了这些照片。我进不去——我没有搜查令，而那是私人产业，由武装人员严加戒备。”

他指了指一幢有飞机库那么大的大型金属建筑的照片。

“它几乎整天锁着——我观察了。”他解释道。“可某个时候他们把它打开让一辆也许装了食物和其它供给品的卡车进去。卡车上没有记号，所以我们无法确定。”

“你认为这是他们关押拳手的地方？” Ziva 研究着照片问。

“我想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拳手营。显然有很多，在不同的地方。” Tony 耸了耸肩。“搞不清楚他们把 Gibbs 关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过去攻下那个地方？” Abby 问。

“首先我们没有搜查令——没有法官愿意签发——而且他们有武器，Abby。那只会造成一场枪战，而我没把握我们能赢。另外……” Tony 叹了口气：“他们看见我在窥探，赶走了我，等我今天早上回到那里……”他在桌上放下另一张照片。“没了。一点痕迹也没有。那个建筑显然是可以移动的。”

“这些家伙狡猾得像……像……狡猾的东西一样！” Ziva 叫起来，挫败地舞着手。

“我同意。这就是我们必须一样狡猾的原因，Ziva。” Tony 对她说：“所以，计划是这样的。”他向前凑了凑，开始向他们解释，看着他们的脸随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变得越来越不安。

“我不喜欢这样，Tony。”他说完的时候，Abby 说。

“这不是个好计划，Tony。” McGee 同意道，他苍白的脸庞比平时更焦虑。

“瞧，我也不怎么喜欢它，可我们过去五个月里什么也没找到，我想这种情况不会改变。” Tony 坚定地说。“我们没有选择了，伙计们。”

“可这……这也太鲁莽了，Tony。” Jimmy 摇着头说。

“你整个计划的确相当依靠在一只手机上面，Anthony。” Ducky 喃喃地说：“当然还有你自己的机灵。不是说对此有所怀疑；我想我们都同意你有全组最好的即兴发挥的本领，但是，我怕这太凭运气了。”

“还凭 Tim。” Tony 说，很快地朝 McGee 笑了笑。McGee 没有笑回来。“瞧，就像我说的，它不是很棒，可我只能想出这些。要是谁有更好的主意，我很乐意听。”

大家沉默了。全组都带着怀疑的表情凝视着他，Tony 意识到他们现在有多害怕。

“嗨！你们忘记了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对他们说。

“有吗？” Jimmy 问，看起来被搞糊涂了。

“是的——事实上你们忘记了这个计划最重要的部分。” Tony 停了一下，以制造戏剧化的效果，并且享受了这么久，以至于最后 Abby 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他的肋部，让他继续下去。他咧开嘴笑了。“这是 Gibbs，同志们！Gibbs 是这个计划最重要的部分！他是我的秘密武器。我是说，帮帮忙，我们在讨论的是 Leroy Jethro Gibbs 他本人！要是有人能比这些混蛋更聪明，一定是他！”

“我不知道，Tony，” McGee 说，雄赳赳地忽视了 Abby 因为他竟然怀疑 Gibbs 超级英雄状态而投来的怒视。“呃……只是……Gibbs 已经失踪五个月了。你会认为要是他能够逃出来，那他现在应该已经出来了。”

他没有说出 Tony 知道他们都在想的，也是 Fornell 在想的，并且是 Tony 拒绝承认的事情。

“Gibbs ‘没有’死。” Abby 很有帮助地说，让他不用说这句话。他们所有人之间，他俩是最确信这个事实的人。“要是他死了，我们会知道的，对吧，Tony？”

“是的。” Tony 用如此坚定和决绝的语气说道，没人再跟他争辩。

“我想这是个可行的计划，” Ziva 出乎意料地说。大家都看着她，她耸耸肩，不耐烦地拂开长长的黑发。“Tony 说得对——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到了大胆行动的时刻。这个计划够大胆。就算没有其它结果，它也会让局势发展，变化。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

“我同意，谢谢你，Ziva。” Tony 朝她露出一个微笑。“那么，就这么定了。”

他们看起来对此并不高兴，可他也没有期望他们高兴。他再次跟他们推敲了这个计划，告诉了他们一些他离开 NCIS 休假之后这几天来发现的细节。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厨房再拿几瓶啤酒，让他们自己去讨论。等他转过身的时候，他发现 Ducky 正在自己身后。

“你的确意识到了这计划可能的代价，对吧，Anthony？” Ducky 询问地注视着他说。

“得了，Ducky——你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是的，我知道。” Ducky 镜片后面的眼睛严肃而关切。“我只是想确定你准确地知道你在拿什么冒险。”

“我的生命？” Tony 扬起一道眉毛。“我们不是都在冒这个险吗，工作的每一天？”

“是的，我们在冒险，可我害怕在这件事里你冒的险也许太多了，在某个方面。” Ducky 轻声说。

“我知道我也许必须打架……”

“并且冒受重伤的危险。这和你在工作中也许会遇到的打斗完全不同，我亲爱的孩子。我年轻时去过格拉斯哥的高伯斯地区，曾经见证过这种拳击，非常野蛮。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威力相当有信心，并且有良好的理由，但是如果你的计划顺利的话，不要对你将会面对的情况有任何错误的幻想。你可能会终身残疾，或者大脑损伤，要是没被打死的话。”

“Gibbs 这么做了五个月，Ducky。他不得不面对它——为啥我就不行？”

他知道答案。他能从 Ducky 的眼睛里看到这个答案。因为 Gibbs 是 Gibbs；他比天更大，不可战胜，Tony 从来没有看到他输掉过一场战斗。

“英雄崇拜是很好的，我的孩子。”Ducky 轻声说，“在这个案子里甚至更加合乎情理。可归根结底，Gibbs 仍然只是个人，就像我们大家一样，他有着我们大家都有的弱点。”

“Gibbs 是人？”Tony 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你在跟我开玩笑吧，Ducky？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神！”

他们相互注视了一会儿，然后 Tony 开始后悔自己的插科打诨，因为 Ducky 探索的目光射穿了他所有的防线。Tony 不安地低下头，Ducky 轻轻地碰了碰他的手臂。

“对不起。我没有意识到。”Ducky 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而我应该看出来，当然，很久以前就应该看出来。”

Tony 一直盯着地面。先是 Jan，现在是 Ducky；什么时候他变得该死的这么透明了？还是这种情况让他变成这样？他向自己保证不再遮掩，反正他也没把握自己能够遮掩了。Jan 是对的——失去一个你如此深爱的人这么长时间让你痛苦——而痛苦远没有爱情容易隐藏。

他猛地抬起头，挑战地看向 Ducky……却发现另一个男人眼中和蔼悲伤的神情令他彻底失去了斗志。

“那么你能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了？”Tony 严肃地说，卸下他所有惯常的假面具。

“是的。一牵涉到爱情，我们都是傻瓜。”Ducky 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胳膊。“可你……这么多年来守着一份你知道不会有回报的爱情，现在，做了也许是最大的牺牲，为了一个没有表示出任何……”

“我知道，”Tony 突然说：“这没关系。要是不这么做，我没法忍受自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情，或者任何这类破事。我没把这算到他头上，也不要让他感到内疚，就算是我们活着回来。事情本来就该这样。”他耸了耸肩。

“是的，没错。”Ducky 双手捧住他的脸，把他的头拉低，让 Tony 吃了一惊。然后他温柔地吻了一下 Tony 的额头。“你是个勇敢的男人，Anthony DiNozzo。”

Tony 没有感到勇敢。他感到愚蠢，充满怀疑，就像他这辈子一贯的这样。但是他的确知道这别无选择。如果他对 Gibbs 的爱少一点，那么也许他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可他不会对自己说谎，像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对别人说谎那样。他爱这个男人，他会一头扑进龙潭虎穴，如果这是拯救他的唯一办法。

Ducky 放开 Tony，然后从 Tony 手中接过两瓶啤酒，拿进客厅，一边走一边漫无目的地说着话，没有泄露他们刚才谈话的任何内容。

Tony 跟着他。分发啤酒，然后把 McGee 招到一边，把案卷交给他。

“你会需要这个的。Fornell 另外有一份我知道的所有东西的副本。”

“起码当他们来抓你的时候，让我们跟踪你。我们能够找出他们是谁，还有……”

“不。” Tony 坚决地摇摇头。“首先，根据 Hurrell 和 Gibbs 的绑架有多顺利来判断，我想他们很厉害，不会让自己被跟踪——而我不能冒险让你和 Ziva 在这个过程中受伤，因为我需要你们在外面。另外，我们看到了他们能够多么迅速地转移。如果他们觉得你们知道了他们，会在我们接近 Gibbs 前就把设施关掉，然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事实上，你不知道你会去到 Gibbs 身边。” McGee 指出。

“可我必须试试。我把这看作一个很深的卧底行动，Tim。不找到 Gibbs，我不会出来。”

“你的确是认真的，对吗” McGee 眼睛里有种尊敬的表情。“我是说，你以前做过勇敢的事情，Tony，可这个……”

“必须去做。” Tony 坚决地拍了拍他的胳膊。“现在，瞧，你和 Fornell 是九头蛇的下面两个头。”

“什么的头？”

“没关系。只是……如果这没有成功，如果你在说好的时间里没有听到我的消息，或者你或小组的任何其他成员受到了威胁，那么你就去找新闻界。”

“新闻界？”

“是的。如果这些家伙干掉了我和 Gibbs，那么让你们冒同样的危险就没有意义了。你会发现很难得到新闻界的支持——原因跟这个案件的调查进行地这么困难一样。有太多的红包和太多最高阶层的腐败。说到这个……”他外套里拿出一个薄得多的文件夹，交给 McGee。“这很重要。我调查了一下海军部长……”

“你调查了什么？” McGee 一脸惊恐地问。

Tony 用手指抬了下他的下巴，迫使他的嘴巴合拢。“得了，Tim。想想！Vance 结束了我的调查，而他的命令显然来自更上头。这些家伙差不多拥有这个星球，Tim。他们有足够的钱买通任何人——而海军部长显然有秘密，他们发现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秘密，Tim。” Tony 咧起了嘴。

“你有吗？” McGee 问，眼中带着挑战。

Tony 哈哈大笑。“哦，老天，有的！问题是——你准备怎样崩坏自己来保护你的秘密？对我来说……我不准备。如果我的秘密暴露了，那我应对它，承担后果。不过我有种感觉，海军部长的秘密比我的更大，更具有破坏性。” Tony 指了指他塞到 McGee 手里的档案。“我还没有全部搞清楚，可这里有点东西——跟国防合同和钱有关——那是我的直觉。我要你继续调查——偷偷的。不要让自己有危险。不要在错误的地方提问。就做些你这么擅长的电脑宅男的活计。进行电子调查。”

“我会的，Tony。” McGee 合上档案塞进外套口袋里。“瞧，Tony，万一我没有机会……”

“别说出来，Tim。” Tony 高兴地拍了拍 McGee 的胳膊。“我会回来的。只要确保你的小发明有效。”

“它会的。它有效。”

“很好。我就靠它了。”

Tony 过去坐回到沙发上。他伸手搂住 Abby，把她拉近，知道她现在和他一样害怕。而他们能做的就是相互安慰。

她紧紧依偎着他，他亲了亲她的头发，暗想着什么时候会再见到她。也许会隔上一阵子。他拒绝相信会永远见不到。他不能带着这种负面的态度去做这件事。他必须坚强，为了大家——为了 Gibbs。

过去几天里，他在正确的地方问了所有正确的问题。他激怒的正是 Gibbs 激怒的人。而且他脱离了轨道，没有了 NCIS 的保护，我行我素、不计后果，而且没有后援，没有支持，高层里没有朋友——或者起码他们是这么想的。

所以很快他们就会袭击他，用让 Gibbs 闭嘴的方式让他闭嘴。

可不像 Gibbs，他在等着他们。而如果他被砍掉了，那么他有两个后继者——Fornell 和 McGee。

“就像九头蛇。”他喃喃自语。

Abby 抬头看着他，眼中带着疑问，可他只是露出一个他那种大大的、灿烂的微笑试图安慰她。

不会很久了，他有把握。

第二次搏斗的前一天，Scott 出现在训练营里。Gibbs 被从训练中叫了出来，由一个守卫用枪押着来到食堂。他看见 Hurrell，Steve 和另外两个拳手坐在另一张桌子边，进行日常的小憩。当他被押过 Scott 坐的地方时，能感觉到 Hurrell 的眼睛盯着他。他希望 Hurrell 能够停止这么看他，就好像他想从他这儿得到些什么，或者期待他给点什么一样。

Scott 露出一个他那种大大的，和蔼的微笑，朝对面的板凳挥了挥手。守卫开始推 Gibbs 坐下，而 Gibbs 转过身准备低吼。守卫稍稍退后了一些，Scott 笑了起来。

“很高兴看到你处于战斗模式，Leroy。”他说。他总是叫他 Leroy，Gibbs 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自己喜欢别人叫他的中间名。他不想和这个混蛋有那种程度上的近乎。

Gibbs 坐到 Scott 对面的凳子上，仿佛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虽然那显然不是的。Scott 朝他和蔼地微笑着，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威士忌酒壶。

“相信我向你许诺个这个！”他说着拧下壶盖。他比了个手势，一个守卫拿来两个塑料杯，放到桌子上。这个地方没有玻璃杯，餐刀和餐叉也都是塑料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来当武器。

Scott 在每个杯子里倒了一点波旁酒，然后递了一杯给 Gibbs。

Gibbs 举起来，小心地闻了闻。这是好东西——Gibbs 用闻的就能分辨出来——而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过波旁酒的味道了。他想把琥珀色液体泼到 Scott 自鸣得意的脸上，可他太渴望这种液体了。他喝了一口，感觉就像在和魔鬼饮宴，而 Scott 冲他咧嘴而笑，显然为这小小的胜利而欣喜。

“瞧——你和我能做朋友，Leroy。”他说。

Gibbs 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集中在这液体给舌头上留下的灼热感和喝下去后让他身体温暖起来的美好感觉上。

“我们应该做朋友。我们的合作让我获利匪浅。”Scott 对他说。

合作？这话让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可还是什么也没说。他又喝了一口酒，让它在嘴巴里逗留，品味着它。这是他尝过的最顺滑，最昂贵的波旁酒。

“好喝吭？”Scott 从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口。“给我最好的拳手只能是最好的，Leroy！”

Gibbs 又喝了一口，仍旧不理他。

Scott 朝前凑了凑。“有人要跟我买你。”他说。Gibbs 不动心地扬起一道眉毛。“还有人出大价钱，可我把他们都拒绝了。我不要钱——我要拥有场子里最好拳手的成功！”Scott 叫道。然后他的微笑消失了。“当然，这里有风险……如果你输了一场，那我就失去你了。可你不会输，对吗，Leroy？你太想赢了。”Scott 往后靠了靠，显得对自己很高兴。“我在你身上认出了这点，Leroy。你能看到它，在你心中燃烧，就像一种饥渴。我觉得你很有趣，我

的朋友，所以我让我一个手下调查了一下你。”

Gibbs 能够感觉到一声咆哮从喉咙里升起，还没来得及阻止就冒了出来。

Scott 笑了起来。“哦，现在我让你生气了。你是一个这么私密的人，你讨厌让任何人了解你，真正地了解你，是吧，Leroy？”

Gibbs 忍住又一声咆哮，一口喝干剩下的酒。

“可我非常了解你。” Scott 说，肥胖的脸上露出一个扭曲的浅笑。“我知道你可爱的妻子 Shannon 和你美丽的女儿 Kelly，还有她们怎么被谋杀的。”

Gibbs 恶狠狠地把手里的塑料杯捏成一团，把它捏碎。Scott 朝下看了看握紧的拳头，冲自己点点头。

“你杀了那个谋杀你家人的混帐毒贩，是吗？” Scott 温和地说。“那是你在场子里想的事情，对吧，Leroy？你是个愤怒的男人，我想愤怒是你力量的来源。”

Gibbs 把塑料杯扔到地上，然后被带进这个屋子以来第一次开口，强迫自己让声音保持平稳。

“你以为你了解我，可你不。一份档案不会让你了解我，Scott。”

“这你就错了。” Scott 脸上又露出自鸣得意的表情。“我读了你的学生手册。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总打架。你八岁的时候你妈妈被一个醉驾的司机装死了，你对此感到愤怒。你想报仇，你朝周围的每个人挥拳。”

Gibbs 发现自己双手捏成了拳头，渴望把它们砸向 Scott 假笑着的自满的脸。

“你父母分居了，你妈妈死的时候你正和她一起住。所以你不得不去和你爸一起生活，对此你也很生气，因为你怪他没有和你爱的妈妈处好。你一辈子都在愤怒。这就是你。它定义了你。”

Scott 有点道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话让 Gibbs 如此愤怒，或者也许是药物；这些日子里 Gibbs 没把握能区分两者的不同。

“那么？”

“哦，这不是坏事！” Scott 笑了起来。“这是件好事。非常好的事。眼下你气疯了，Leroy。你气我把你关在这里、逼你搏斗因为你不喜欢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可瞧，事情是这样的……”

Scott 重新往前凑了凑，示意 Gibbs 也凑过来。Gibbs 笔直地坐在位子上。在他身后，守卫用枪顶着他的后脖子，迫使他向前，所以他的鼻子几乎碰到了 Scott 的鼻子。

“瞧，我想一部分的你喜欢我让你在每个搏击之夜做的事情，在场子里。” Scott 对着他的耳朵温和地说。“我想这给了你机会真正享受你内心的所有愤怒。以前你总是必须压抑着它，控制着它，可我给了你享受它的许可。”

Scott 往后靠了靠，眼中闪着胜利的光彩。“我让你能够成为那种愤怒，感觉它在你血管里奔腾，就像眼下你身体里的波旁一样火热。它让你温暖，Leroy。你很饥饿——就像你被命名的狼一样饥饿。当你走进场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所以你在圈子里挣得了这么大的名声。而你会永远这样。这就是你。所以你真的应该感谢我。”

Gibbs 疑问地扬起一道眉毛，Scott 耸了耸肩。

“因为我给了你成为自己的机会——你真正的内在，Leroy。”

“你是个变态的混蛋，Scott。” Gibbs 冷冷地说，但是他的话里面没有激情。也许 Scott 有点道理。也许他是真的。

“而你，我的朋友，也是的。” Scott 脸上笑开了话。他举起杯子假装敬酒，然后一口气喝完。接着，他扫视着屋子，目光停留在 Hurrell 和 Steve 身上。

“McGuire 告诉我你从来不操其他拳手。”他突兀地说。

Gibbs 皱起眉。“那又怎样？”

“你应该操。” Scott 耸耸肩。“你是这里的头狼，Leroy，这是让他们记住这点，让他们老实的办法。他们应该知道你有权利操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想。这是你成为胜利者所得到的。”

“他们我谁也不想操。” Gibbs 知道这个人在干吗。他在试图让他成为这个世界里的共谋，让他相信自己是这里的一部分，让他接受这类扭曲的道德，甚至让他享受这里。

“嗯，你想的。我知道你也许更喜欢女人，可 Tanner 喂了你足够的药物，会让你想操任何喘气的玩意儿。”

“你的重点？”

Scott 微笑着。“操他们中任何你想要的。只要要求把他们关到你的单间里，操他们一整夜，这是你应得的。”

“不，谢谢。”

Scott 发出一声长叹。“固执的混蛋。瞧，Leroy，你有些硬仗要打。”

“是吗？”

“是的——你也能赢下来，可你需要加足马力，我要你鼓起劲儿来，Leroy。我要你感觉是这里的老大。我要你如此享受这种状态，永远不想失去它。瞧，我想你能为我赢下整个赛季。”

“我有什么好处？要是我做到了，你会放我自由，Scott？”Gibbs 嘲讽地哼了一声。

Scott 用力挥了挥手。“你知道我不能那么做，Leroy。你知道我们太多。可我能保证赛季后，我会让你过奢侈的生活。你还是必须训练，但是会比现在松得多。我会让你住到我自己的幢房子里去——你会有游泳池，我会允许你进入院子。”

Gibbs 短暂地想了想阳光重新照到皮肤上的感觉会有多好。

“当然，你仍旧会被时时刻刻锁着，有人看守。”Scott 说，“可会比这里好很多。你为我赢下赛季，我会给这个，Leroy。”

Gibbs 冷冷地盯着他。他会赢，因为他对自己发过誓，不会让任何其他拳手打败他，强奸他；Scott 的刺激根本不相干。

Scott 站起来，拿起帽子。他穿着一件奶油色的西装，帽子的颜色是一样的。他看上去像个衣冠楚楚的标准商人，Gibbs 暗想着当初他到底怎么陷入这场可憎的比赛里去的。

“你是个胜利者，Leroy。这是你的本质。”Scott 坚定地对他说。“你是一个愤怒的人，不能忍受失败，拒绝向任何人低头。不向我，不向场子里的任何其他拳手。这让你成为联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者。”

他朝 Gibbs 举了举帽子，然后离开了，带走了威士忌酒壶。

Gibbs 站起身，这时他遇上了 Hurrell 的目光。他在想这场谈话中尉听到了多少，感觉有点羞愧。Hurrell 对他的想法是不是和 Scott 的一样？一个愤怒的人，无法忍受失败？

Hurrell 的眼神勾起了这些日子里一直闷在他心中的怒火，他转身，在心中怒吼着被押回健身房。

~\*~

第二天晚上 Tony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劳而无功地花了一天试图找出他们可能关押 Gibbs 的营地，他累了，只想洗个热水澡，躺到床上去……可他立刻知道今天晚上没这可能了。

他的公寓跟他离开时一样，没有可疑的地方。可 Tony 和 Gibbs 工作了这么多年，不是没有培养出一点直觉的，眼下这个直觉让他脖子后面的汗毛根根直立，背脊发麻。

所以就是今晚了。他无法假装不害怕，可他也感到宽慰，在某种程度上。猫和老鼠的游

戏开始无聊了。他善于让人讨厌，上帝知道他尽了最大努力让操纵这个游戏不管什么人对他讨厌透了，然而他很高兴他计划的这个特殊阶段就要结束了。

他走进厨房，打开灯。他的目光很快扫过房间，落到冰箱上。这天早上，用他最喜欢的一部邦德电影作为灵感，他拔了一根自己的头发，弄湿了，把它放在冰箱门上。没人会注意到它。现在它不见了，有人来过，开过冰箱，碰掉了头发。

他走向冰箱，打开门。两块昨晚剩下的披萨盛着一个盘子里，他猜这是最明显的被下了毒的食物。

他拿出盘子，放到小小的餐桌上，然后打了夸张的呵欠，打量了下屋子。他发现门的上方有个微小的黑点；摄像头。这意味着他们等着外面，观察着他。

他拿出手机。他可以终止计划。他可以马上叫 McGee 和 Ziva 过来，他们可以出去找到刺探他的不管什么人……可这样不会让他们靠近 Gibbs，而且他非常确信他无法威胁那些混蛋说出幕后黑手。

即使他们说了，他也知道没有法官会给他搜查令进去搜查。他同样确信如果他真的进去了，有搜查令也好，没有也罢，等他到那里的时候，Gibbs 肯定早就消失了。他一逮捕眼下坐在外面的随便什么人，Gibbs 就会消失。不，他必须用自己的办法找到 Gibbs，抓住一场真正进行的实际比赛。这是唯一钉死这些混蛋的办法。

他给 McGee 发了加密的短信，让他知道计划有作用了。对他的菜鸟来说，无所事事地等着计划的下一步进行会是一种折磨，可他会这么做，因为这是 Tony 给他的命令，McGee 不会让他失望。他们再怎么斗嘴，McGee 从来没有在最要紧的事情上让他失望过。

Tony 坐在桌边，拿起一块披萨，咬了一口。然后他抬头看看门上的微型摄像头……微笑起来。

~\*~

Gibbs 感到焦躁不安，搏斗的前一夜他总是这样。外面也许是正午，可里面是黑夜，没有窗的牢房像平时一样黑，只有走廊里柔和的灯光从门上的小窗里照进来，带来一点亮光。

今晚的守卫，Ellis，喜欢在值夜班的时候听音乐，这意味着他们都不得不整夜听着圆润，欢快的歌曲不断地从走廊里的收音机里播放出来。Gibbs 感到一种几乎压倒一切的冲动要出去把拳头砸在这个该死的玩意儿上面，然后把它不断地扔到墙上，直到它碎成一堆粉末。

他翻了个身，盯着面前的墙壁，试图控制自己逐渐增长的挫败感。这样没意义；他有经验。他只要找到一个办法把愤怒压下去，然后在最有用时的时候把它释放出来——在场地里。

墙上有钩子；开始，在他学会反抗没有意义以前，他曾经一直给守卫找麻烦。他们经常把他锁在牢房的墙上，经常是连着几夜。他感觉像匹正被驯服的种马，侧腹起伏着，低着头，用所有的意志和他们斗争。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现在被驯服了？离他上次被锁在墙上，或者被电击，或者被他们用塞在腰里的鞭子抽打已经好几周了。

音乐欢快地让人几乎受不了，它和他的悲惨反差如此鲜明，让他无法忍受。他在薄薄的床垫上又翻了个身……现在他能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的另外一种声音。墙壁很薄——几乎中空的金属——他发现自己听到两个人在做那种事。一个人呻吟着，另一个喃喃作答。Gibbs 听到欢愉的呜咽，伴随着卵蛋击打皮肤的滑腻声音。这不是强奸；上帝知道，那在这里很普通，可这显然是两厢情愿的。

“哦，妈的……嗯……真好……你真棒。”一个声音低吟着，他认出那是 Steve 的。

“重一点，”另一个声音喘息着。“拜托……上帝……操我，Steve……操我……”

“没问题，Sam。稳住……要狠狠操你……”

Gibbs 茫然地注视着墙壁。Steve 在操 Sam 没有让他吃惊。这个噩梦的任何事情都不再让他吃惊了。Hurrell 个子比较高，比较壮，是个比 Steve 好得多的拳手，所以 Steve 不可能压倒他，强迫他做。他们都是自愿的。

Gibbs 几乎嫉妒他们。也许性能够泄掉一点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的饥渴和愤怒。也许 Scott 说得对，他应该抓一个人过来把他操进床垫里。这不非得是强奸，照 Hurrell 眼下发出的那些迷醉的细微声音来看。也许 Scott 的训练营里有很多拳手会吸他的老二，或者让他插他们的屁股……这让人心动。

想想就让他的老二硬了起来，可这只是他们操纵他的又一个方法，他拒绝被他们打败，就像他拒绝被任何人在场子里打败一样。他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一些本质。这些日子里他对任何事情的控制都那么微小，尤其是他的身体，但这个，这里，是他可以赢回一些控制的地方，和他身体里涌动的药物斗争，挣扎着，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做回自己。

另外，这种事也许会带来关心。他这次可以让某个小伙子用柔软的嘴唇裹着他的老二，下次就可能在场子里用拳头砸向他的面门。他做不到。他也不知道 Hurrell 怎么能做到。他必须把自己目前无法承认的那部分隔离起来，那些软弱的，害怕的，会让自己倒下的部分。他必须保持强壮。

他的老二仍然又硬又痛，可今晚他拒绝手淫。过几个小时他会在场地里战斗，而他想把所有的这些愤怒和性挫败都引向和他搏斗的人……和每次胜利之后的操人。

他痛恨一小部分的自己盼望着操人。他总是如此努力不要从中获得快感，可他忍不住。他如此想要操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听着相邻牢房里 Steve 操 Sam Hurrell 的声音，抓住自己的老二快速用力的手淫。

他浑身冒汗，每块肌肉都绷紧了，因为不要用手挣扎而疼痛。他抓住枕头，用力咬了下去，然后冲它吼出自己的狂怒，无助和挫败，用无人听到的长长的，无声的尖叫。

## 第二章 扔进狼群

Tony 眨了眨眼睛，动了动头，眼珠后面传来一阵疼痛。

“你醒了，”一个声音说，接着他抬头看到一盏明亮的日光灯，脸不由抽了一下，因为灯光让他的头更痛了。不管他们放进他披萨里的是什么药，那都厉害得能放倒一匹马，何况是人呢。他喉咙干得要命，几乎和头一样疼，嘴唇都烧焦起皮了。

他坐了起来，动的时候听到锁链的啞啞声。他的手腕和脚踝上都有镣铐，连到墙上。他能移动四肢，可也移不了多远。他还意识到自己光着身子，身下是冰冷的金属地板。他动了动腰胯，想找出一个舒服一点的位置。

“我在哪儿？”他问。他的视线清楚了一点，能够看到自己身处一个小房间，四壁都是和他前几天拍的照片中一样的轻质金属板。

“在我训练营的一个单间里。”一个男人在他眼前冒了出来。他相貌英俊，头发乌黑发亮，留着一小撮山羊胡，似乎有点中东血统，衣着华贵，举止间带着过分的优雅。Tony 能叫出他身上五六个不同品牌：克里斯奇的鞋子，阿曼尼西装，古奇衬衫，袖口上扣着精致的隆迈尔袖扣，手腕上戴着劳力士潜航者手表，一副路易威登的‘回避’太阳镜名副其实地遮住了他的眼睛。

那人在他身边蹲下，递给他一瓶水。“你肯定渴了——药的作用——而且我肯定你的头很疼。喝水。你会感觉好点的。”

Tony 想到水可能也被下药了，可他不在乎；他的喉咙干得发疼，焦灼的舌头渴望水的感觉。他仰起头喝光了整瓶水，那人笑了。

喝过水以后，现在 Tony 感觉好点了，扫视着四周，注意到更多的细节。他所在的房间空荡荡的，角落里有个马桶，旁边有个水槽，材质是和墙壁一样的金属。他的面前有把结实的椅子。门口站着一个警卫，穿着全黑的衬衫和裤子；腰带上插着一根鞭子，手里端着枪。

衣着华贵的男子坐到椅子上。“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 Walid 王子。”

Tony 露出自己最灿烂的微笑。“很高兴见到你，Walid。我肯定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

“当然，事实证明你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固执，DiNozzo 先生。或者该说是忠诚。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老大没有这么忠诚。我非常怀疑我自己的人有没有。”那人扫了一眼门口的警卫。“或者起码在没有得到可观的酬劳来保证这种忠诚之前，没有。”

Walid 有口音，可 Tony 分辨不出是哪里的。显然他也非常有教养，Tony 觉得自己能够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昂贵的英式教育的调调，混杂着他不知何处的家乡口音。

“我们以为你会搜寻你的老大一段时间——也许几个月——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让你看到这种搜寻多么徒劳的话，那你就会放弃。绝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

“我猜我不是绝大多数人。”Tony 回答。

“的确不是。”Walid 歪了歪头。“你的忠诚值得赞扬，尽管它令我感到困惑。你让我感到困惑——我必须承认你也让我着迷。为什么，DiNozzo 先生？你为什么不放弃？”

“嗯，我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Tony 耸耸肩。他绝对不会让这个混蛋知道自己对 Gibbs 的感情；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战术错误。“而且……”他轻声笑了一下。“我有点笨。要是你对我有任何了解，你就知道了。”

“是的。我相信你的确愚蠢。”Walid 靠到椅背上，从太阳镜后面若有所思地看着 Tony。Tony 希望他能把它摘掉——他没法掌握这个男人的想法，因为他看不到他的眼睛。“我们做了些谨慎的调查，很多碰到过你的人都说你是个傻瓜。我不太确定……可现在我碰到了你……”他再次向前凑了凑，嘴角带着一丝微笑。“是的，我相信你是个傻瓜，DiNozzo 先生。一个忠心的傻瓜，我同意，可还是一个傻瓜。”

“我爸一直对我这么说。”Tony 又咧起了嘴。“也许你知道这种感觉？我看你像是……一个庞大的王室家族里的小儿子？”

“嗯……所以也不能说一直是傻瓜。”Walid 若有所思地低语。

“你有很多钱，可他们只把你当做一个小弟弟。他们不把你当回事，不让你做重要的事，所以你只好自己找乐子。”Tony 赌了一把。

Walid 恼怒地动了动。“你不要期望救援。”他喝道，改变了话题，Tony 确信自己触到了对方的痛处。“我们拿走了你的护照，给你买了一张机票，我们还给你的同事，McGee 探员发了一封邮件。你受不了了，你瞧，DiNozzo。你丢下他们走了。”

“我有吗？”Tony 好笑地哼了一声。起码 Walid 不明白他想被绑架。而且，他相当确信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另一个人，所以他大概永远不会想到这点。

“他们会料到傻瓜这么做。你是个让人期望不高的人，DiNozzo，就像我相信你父亲对你说的那样。”

哦哟。这支箭击中了要害，正像它被期望的那样。在 Tony 挖苦他家不让他做任何重要事情之后，Walid 显然想给予回击。

“不过很可惜事情变成这样。”Walid 夸张地长叹一声。“这没有必要。你在 NCIS 的上级给了你命令，你本应该服从。你应该放弃调查，回去工作，忘掉 Gibbs 探员的一切，接受我们给你安排的升职——当然，带着遗憾。可你选择了不那么做。”

“他是个很难忘掉的人。”Tony 耸耸肩。

“现在，我相信。”Walid 的嘴角挂着一个了然的笑容。

“所以，如果你能放他回去，那么我会高兴地离开这里跑路。”Tony 油嘴滑舌地说。

“哦，我不能放他，因为他不是我的，即使他是我的，我也不会放他。你瞧，DiNozzo 先生，他是我们最好的拳手之一。”

Tony 感觉到他的心几乎是痛苦地颤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听到 Gibbs 还活着，除了他自己心中的确信之外。

“我不知道他会成为这么一个胜利者——这让他搏击之夜成为观众们相当偏爱的选手。当时要是我知道，我或许会把他留在我自己的训练营里，而不是卖掉他。可谁会料到这个年纪的男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比赛里会这么成功？”

“我就知道。”

“开始我们抓他是不让他问这么多尴尬的问题——他显然不会在障碍面前放弃，我们想这是让他沉默的最好办法。我们没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天才的拳手。Scott 真是个幸运的人。”

“Scott？”

“我把他卖给他的玩家。他捡了个便宜。现在的问题是拿你怎么办。”Walid 向后靠了靠，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我能就这么杀了你，可这样似乎是种浪费。让你参加这个赛季的比赛太迟了，不过我期待你会在场子进行一场合格的搏斗。观众的确非常喜欢看到一个新丁被我们一个有经验的老手打翻在地。”他恶毒地微微一笑。“见证新丁的第一次失败总是那么让人愉快：当他们意识到失败的真正含义时的震惊、悲痛、眼泪和挣扎。”Walid 看上去好像兴奋起来了，让 Tony 的胃不安地翻了个个儿。“哦，现在我有了个非常讨人喜欢的点子。”Walid 轻声偷笑了一下。“让我们再谈谈 Gibbs 探员。你在冒着生命危险找他；你肯定对他的评价很高。”

“嗯，这个嘛，挨了他十年的拍头，忍了他十年的坏脾气，这个老混蛋对你的影响会越来越深的。”

“不止这样，否则你很久以前就会放弃他了。他是你的导师，对吧？你的老师？也许是

一个父亲的代替品，因为你自己的父亲如此轻视你。是这样吗？嗯？”

Tony 没有回答。他知道他对 Gibbs 的感情绝对不是父子间的，可他不能否认他和自己父亲的糟糕关系中有某些东西和他对 Gibbs 的感觉有些复杂的混合，即使那是他从来不想好好检视的东西。

“或者也许他就只是你的朋友。一个你能信赖的人。也许你有麻烦的时候去他那里，寻找帮助。对吗？”

Tony 想起每次在 Gibbs 家过夜的情形：他公寓出问题的时候；或者只是在他想要陪伴，想靠近那人的时候；只要哪个案子触动了他，他总是去找 Gibbs：那次 Dana Hutton 死了以后（译者注：7x21 ‘Obsession’），还有那次他父亲离开华盛顿之后（译者注：7x12 ‘Flesh and Blood’）；他需要 Gibbs 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他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可对 Tony 来说，他一直像岩石一样可靠——而 Tony 对他也想这样。

“啊，没必要回答。我从你的眼睛里都看到了，DiNozzo 先生。嗯，我想我能叫你 Tony。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对方了，对吗？”

Walid 突然向前凑了凑，懒懒地摘下太阳眼镜，Tony 发现自己正看着一双黑色的眼睛，让他鲜明地想起了一条眼镜蛇。他的心中突然一寒；这个人有着残忍的气质，远远高于观看被绑架来的男人在自己场地里进行搏斗而得到的愉悦。还有别的事情在发生，远比这黑暗的事情。

“你知道，我无聊透了，Tony。有时候甚至搏斗之夜也不再让我感兴趣，”Walid 喃喃地说，从他完美的定制西裤上捻起一根线头。“我想要些新的……更加激烈的东西。”那双残忍的眼睛好奇地看着 Tony，黑色的眸子里有一丝兴味。“而且我的确发现粉碎一个男人的忠诚，摧毁他的英雄崇拜非常令人兴奋。”

“如果你在说我和 Gibbs，那我想你会失望的。”Tony 回答，可他的胃又翻腾起来，他突然非常害怕 Walid 也许正在计划的事情。

Walid 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站了起来。“会吗？我倒觉得我不会的。”他转向守卫。“今天晚上带上他。不要给他药。我想要 DiNozzo 先生体验一下真正的 Gibbs，不要让任何东西减少那巨大的兴奋和激动。”他回头看着 Tony，眼中闪着恶毒的光芒。“我想让他看看他的英雄真正是什么样的。”

~\*~

有搏斗的日子，Gibbs 总是同样被心中的紧张感唤醒，可今天这种感觉比以前更强烈。他痛恨期待的感觉，希望他们不用开太远去比赛；他只是想上场，开始把拳头砸向对手的脸。

去共用浴室的时候，其他拳手远远离开他。他正在进入战前的心态，开始散发出危险的气场，这种气场在过去五个月里让他成为场地里的胜利者。

Steve 在湿湿的地板上滑了一下，差点跌到他身上，Gibbs 发出一声低吼。周围不安地安静下来，Steve 道了个欠，奔到 Sam Hurrell 身边的安全地带。Gibbs 瞪着他。

吃过早饭，他们被戴上镣铐赶上卡车。他们把他锁住的时候，Gibbs 握紧了双拳。他受到了限制、约束和压抑，这让他愤怒，而他迫使愤怒成为腹中一团紧紧控制的火球，等一会儿，他会需要它。

其他拳手被锁到他周围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他已经能够闻到木屑和他们用来让皮肤滑溜的油脂的味道。他能够听到人群在他周围吼叫的声音，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热量。很快他会得到所需要的释放。

很快他会战斗，并得到再次摧毁杀害了他家人的那个男人的满足感。他会能够用拳头痛击 James Scott 的面孔，要牙齿狠咬 Ellis，因为他整个晚上放那个该死的收音机。他会能够放出囚禁带给他的所有愤怒，把它刻到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对手的血肉上。之后，他也能满足自己的另一种需要——操人，释放性挫败的需要。

卡车开动了，他听见身边的人转过了头，感觉到温暖的呼吸萦绕在耳边。

“那么，计划是什么，Gibbs 探员？” Sam Hurrell 问。

Gibbs 睁开眼睛。“什么计划？”他气冲冲地说，战前惯例被打断让他恼怒。

“你的计划，” Hurrell 专注地回答。“我整个星期都在观察你，Gibbs，可我没法接近你跟你谈话而不让警卫听见，直到现在。你有计划结束这一切。像你这样的男人不可能接受所有这些屈辱的烂事，而不进行一场战斗。”

“我他妈每周都在场子里战斗。”

“那不是我的意思，你知道。瞧，如果有计划，我想加入。” Hurrell 有力地对他说。“你能信任我。我能战斗——你知道的。上周在场子里我和你好好打了一场，不是吗？你看到我能打。所以，我想不管你有什么计划，时间是在搏斗之夜，对吗？”

“没有计划。” Gibbs 用一种低沉阴暗的声音说。“没有他妈的计划，Hurrell。”

“我不相信。就像我说的，我一个星期都在观察你，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你更像天然领导者的人，Gibbs。我努力试过，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甚至上过一个班，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我成为中尉是因为陆战队在我身上发现一些东西，可我必须为此奋斗。你不需要奋斗。那是你的天性，骨子里就是这样；你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Gibbs 重新闭上眼睛。他不欠这个男人任何解释，他绝对不会给他什么理由。他不欠 Hurrell 任何东西。

“瞧，你是个传奇，不仅是在 NCIS，陆战队里也一样。” Hurrell 迫切地对他耳语。“我听说过的 Gibbs 探员是个真正的厉害家伙。他不会就这么坐在这里，说没有他妈的计划。他

不会就这么闲坐着，高高兴兴地让那些混蛋拥有他，一点不想逃跑。所以，你到底是谁，Gibbs？因为你不是我以为你是的人。”

“而你又他妈的是谁？” Gibbs 反驳道，眼睛又睁开了。

Hurrell 似乎被突然改变的话题弄糊涂了。“你什么意思？”

“我认识你老婆，Hurrell。我认识 Jan。我去过你家。我拍过你的狗，看过你的结婚照。你妻子给我做过一杯极好的咖啡——她知道一个海陆喜欢怎样喝咖啡。”

Hurrell 的眼睛极度痛苦，可 Gibbs 不打算放过他。

“我喜欢她。你老婆是个好女人。她对你很忠。她知道你没有开小差，她让我也相信了这点。而你还没有来问过我一件她的事，没有问过她过得怎样。”

Hurrell 的手攥成了拳头，Gibbs 知道要不是被锁在了墙上，他会扑上来揍他。

“Jan 让我相信你爱她太多，永远不会抛弃她，可昨天夜里我听到 Steve 操你时发出的声音，” Gibbs 继续无情的说：“不得不在场子里操人是一回事，可晚上在牢房里没人拿枪顶着你的头，Hurrell。那么，你是谁？Jan 告诉我的并且深信不疑的钟情、忠实的丈夫？因为眼下我没看到他。”

Hurrell 身体里的抵抗全没了，Gibbs 初遇他的那个晚上在他眼中看到的羞愧和内疚又涌了上来。Gibbs 差点希望自己没有说那些话。他没有因为 Hurrell 晚上在牢房里做的事情而判断他。该死，他不会因为任何人试图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的努力和方法而判断他们。所以 Hurrell 对他的判断才让他这么生气。

接下来是长长的，受到震撼后的沉默，而 Gibbs 意识到，不是第一次，他不肯道歉的做法对自己可以像对周围的人一样困难。

终于，Hurrell 又转向他：“你说得对，我很抱歉。”

“永远不要道歉。那是软弱的标志。” Gibbs 不假思索地反驳他。“现在，闭嘴。”

他需要战前准备。他需要安静，以进入心理状态。

他甚至不能去看 Hurrell，因为他强迫自己把精神集中到为今晚做好准备上面。比赛场在等待着他，他必须确保他有正确的心态去做任何能让他胜利的事情。

~\*~

过了一会儿，守卫回到了屋里，打开 Tony 的锁链，用枪押着他，出了牢房。他被沿着走廊押进一间看起来像 Ducky 的解剖室一样的房间，不过显然这是间医疗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抬起头，他穿着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白色的络腮胡上有尼古丁留下的黄

斑，浑身散发着酒臭。

“新丁？”他皱起眉。“Walid 王子派个新丁上场，对这个赛季来说可有点晚啊，不是么？”

“他不是个正经选手。”守卫回答。“只是个老大像除掉的家伙。”

“嗨，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正经选手？我能打！”Tony 试着露出一个讨好的微笑，可医生只是哼了一声。Tony 趁这个当口好好打量了一下四周，试图找出这个地方的薄弱环节。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发现，可这里肯定有些弱点的。他看见的时候就知道了。

医生凑过来把听诊器按到他胸口，Tony 往后靠了靠，那人呼出的臭气让他用手扇着鼻子。

“你上班喝酒？”

“嗯。所以我失去了医生执照，只好在这个粪坑里和你们这群混蛋在一起。”

“这真让人安心。”Tony 嘟哝着。

警卫靠在墙上，显然很无聊，而医生喝得醉醺醺的，所以 Tony 抓住机会。

“你看过那部关于酗酒医生的电影吗……”他热情地挥着手，故意把医生的听诊器碰到了地上。“糟糕，对不起……”他弯腰拾起听诊器，把它重新挂到医生的脖子上，抱歉地拍了拍他的外套，趁机把手指探进医生的口袋里。他摸了个空。没有手机，连皮夹也没有。这家伙身上只有一块揉皱的手帕。

医生生气地推开他，转向守卫。

“我们的主人想给他用多大剂量？”

“不用药。”守卫回答。

医生悲哀地摇摇头，嘴里啧啧作声。“一点不用？”医生看向 Tony。“你这个可怜的混蛋。你到底做了什么让 Walid 这么生气？”

“我问了他的童年。那似乎让他伤心。我不知道是为什么。”Tony 开玩笑地说。

“不管你到底说了什么，到了场子里我不会眼红你的。他今天晚上打吗？”医生又看向守卫。

“不知道。”守卫耸耸肩。

“这个么，如果你打的话……”医生转回到 Tony 身上。“那我可怜你。”

“为什么？我不需要药物就能打。”

医生笑了起来。“这个么，也许是，可你的对手都浑身是药。这让他们比你更强，更快，更愤怒，更淫荡。你要是能活着出来就很幸运了。”

“更淫荡？” Tony 扬起一道眉毛。“这有什么好处？”

医生从他黄黄的唇须里哼了一声，拍了拍他的胳膊。“哦，你会看到的，小子。你会看到的。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最好希望你的对手在发情。”

Tony 不喜欢这种调调，可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这时门开了，一个巨人走进了房间。

跟 Tony 一样，他一丝不挂，可不像 Tony，他似乎对此极其自在。他似乎把皮肤当成了衣服，自信地走着，巨大的老二在他身前晃悠着。他脸上有一处咬痕，一个耳垂没有了。他让 Tony 想起一只凶猛的公猫，都是鼓鼓囊囊的卵蛋，粗粗的脖子，一副自高自大的傲慢样。

大个子男人看向 Tony，脸上露出笑容，露出两颗缺掉的牙齿。

“新鲜血液？”他用低沉暗哑的声音窃笑着。Tony 思忖着要喂多少睾酮才能让一个人的声音变成这样。“他很漂亮。真好，老大给了我一只新屁股来庆祝今晚的胜利。”

Tony 不喜欢这家伙捕食者般的眼光，就好像自己是块肉。他暗想着这是否就是女人被男人纠缠不肯接受拒绝时的感受。这个家伙看起来绝对不会接受拒绝，Tony 必须强迫自己不要退到检查台边。现在可不是示弱的时候。

“你还没有赢，Mac。”医生回答，可他脸上有着明显的崇拜。

“你想赌我输吗，医生？”Mac 问。

“绝对不！你是消防员，没人会赌你输！”

“太他妈对了。我他妈的是不可战胜的。”Mac 的眼睛发亮了。“也许这是我的赛前慰问？”他问，再次不怀好意地看向 Tony。“这个地方的屁股我都倦了。我把他们都操过了，他们是一帮他妈的可怜虫。我想要个新玩具。”他握住老二，它在他的大手里胀了起来，颜色变暗，几乎立刻勃起了。

Tony 想退出房间，尽可能远地离开这个混蛋和他丑陋的勃起，可这里无路可走。他怀疑要是这个大个子决定把他扔到检查台上，在医生和守卫面前操他的话，他们是否会阻止他。

Mac 朝他走来，老二突在外面，正对着 Tony。

“这个不行。”Tony 的守卫说着走到他俩中间，让 Tony 松了一大口气。“他不是给你的，Mac。”

“谁说的？”

“老大的命令。他要好好留着这个待会儿派用场。”

守卫说这话的方式和他看着他的样子，比 Mac 所有的淫荡目光更让 Tony 不安。

“好吧，要是不用给这个新丁服药，那我对他没什么好做的了。”医生说。“我不知道你还干吗带他过来。”

“只是照章办事。”守卫耸耸肩。

“你不要再听听我的心跳了吗？看看我是不是适合搏斗？” Tony 问。

医生笑了起来。“哦，我想你是不是适合无关紧要。你只是垫场子的货色，如此而已。我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更多时间了。你可以把他放到车上去了。”

他摆了下头，守卫抓住 Tony 的胳膊，把他推向门口。

“过一会儿，美人！” Mac 在他身后叫道。“要是你赢了，我会要他们今晚把你放到我的房间里来，这样我可以操你那只可爱的屁股！”

Tony 做了个鬼脸。“要是这是胜利的奖品，那我想我会输的，谢谢。”

Mac 笑了。“随便这么样，天亮前你那个滑溜溜的小洞就会被狠狠操上一操的。”

Tony 很感激被推出了房门，回到走廊里，离开了 Mac 勃起的丑陋阴茎的射程。

他被押出走廊，来到一处飞机库大小的地方，一辆卡车等在这里。他被用枪指着赶进车厢，里面已经坐了几个裸体男人，被锁在车壁上。

“哇哦，Walid 真是个小气鬼，连裤子都不给我们买，吭？” Tony 开着玩笑，朝其他男人笑着。没人那怕回给他一个微笑；他们都显得阴沉不安，Tony 能够感到空气中的紧张。

“闭嘴，坐下。”一个男人朝他吼。

Tony 照他的话做了，警卫过来把他锁到车壁上，就像其他人一样。锁链冰冷沉重地压在他肚子上，把他绑住，脚腕被塞进一副镣铐里，系在地上的钩子上。链条很粗，这里没有弱点，根本没机会逃跑。

过了一会儿，Mac 跳到了车上。

“嗨，婊子们！”他宣布：“今晚的胜利者在这里，所以我猜我们可以走了！伙计，今晚我太兴奋了。”他发出一阵乌鸦叫一般的低沉笑声。“你们这些失败者会吃木屑，可我会好好

地恶干一场，然后拿下一只好屁股。”

Tony 注意到卡车里没人直视 Mac 的眼睛，他明白原因。你不会想引起这个男人的注意。他能够相信 Mac 刚才关于操过所有这些男人的夸口。他们看起来都恨他，却害怕得不敢站起来面对他。

Mac 坐了下来，可不像其他人，他没有被锁住。Tony 寻思着原因，却没想多久，因为这时 Mac 大大地张开双腿，又露出了他半勃起的粗大老二。他朝 Tony 笑着，朝自己长大的勃起点点头，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要是你幸运的话，今晚你会吸上这个大乖乖的，甜心！”

也许这些都仅仅是空谈，可照卡车里其他人的行为来看，他怀疑 Mac 是当真的。Tony 开始理解这个自己如此鲁莽地投身进来的环境了。这里没有女人，只有男人，被喂了多种药物的男人。显然丛林法则主宰着这里，如果 Mac 强到能够压住他操他，那这里没人会制止他——守卫和其他拳手都不会。Walid 王子故意培育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氛围，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会造就更好的拳手。也许是这样的。

“长了一对很适合吸屙的嘴唇，漂亮男孩，生来就是吸屙的。” Mac 继续说，依旧不怀好意地看着他。“我会让你先吸它，让它又湿又好，然后把它插进你紧紧的屁眼里。”

“哦，你是个合格的‘麦克大嘴巴’，是吧？” Tony 翻了白眼回答。

“我说了他妈的闭嘴！”锁着的这排男人那头有人冲着 Tony 吼道。Tony 探出头，看到一个敦实的男人怒视着自己。

冷静些，Spencer，”有人轻声说。

“不，我没法冷静！上帝，这是他妈的搏击之夜！我们有些人想让脑子集中起来，可这个傻瓜一点他妈的头绪也没有！”

Tony 咽下一句俏皮话。和 Gibbs 一起工作了十年让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开口引来一记拍头，这里适用同样的原则。他能感觉到卡车里的紧张，可他吃不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搏斗为啥这么激动。这事他们不是都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吗？被光溜溜地扔进场子里被迫打斗也许不好，可卡车里的高度紧张让他意识到他也许漏掉了什么。

卡车对面 Mac 冲他眯着眼，Tony 突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赤手裸体，易受攻

他不喜欢 Gibbs 挨打的想法，可他知道 Gibbs 不可能就这么翻过身朝他们露出肚子。这从来不是 Gibbs 的风格。击，公然展示着。他不知道最后你会不会习惯这样。Gibbs 习惯这样了吗？这种对待他没法想象 Gibbs 会容忍一秒钟……可如果他们打得他够狠，那么就连 Gibbs 也会不得不学会忍受它。Tony 看到了警卫皮带上的鞭子，他确信这不是摆着看的。

而顽固抵抗会给他造成怎样的损害？如果他们把他打到听话，那他还能是 Tony 曾经认

识的那个男人吗？

~\*~

他们沿着马路边走边谈。他发现和别人说话不容易，除了和他妈妈，而当只有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能够敞开心扉。她有种天赋，能够把他引出来，逗弄他，让他大笑。她低头看着他，鼓励他跟她说那天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没有什么——只是一场小小的打架——他的关节差点擦破。他发现交朋友很难，可她说那只是一个阶段，他终究会学会适应的。不过这不容易，因为他的妈妈和爸爸分居了。其他小孩的爸妈都住在一起，他们嘲笑他的时候，他会生气。

卡车不知道从哪里冲了过来。一分钟前他还在和妈妈说话，一分钟后就是一阵轮胎摩擦的声音，他感觉到自己飞了起来，落到路面上。膝盖上一阵剧烈刺痛让他哭喊了起来，他叫着妈妈，可当他转过头的时候，看见她靠在附近的一棵树上，身体折成那种形状，不可能还活着。没有一个活人会那种样子。

撞到他们的汽车没有停下来。它醉酒般地扭动着开向远方，消失了。当时是黄昏，他甚至没有看清它的颜色，别说是车牌号码了。他的腿痛得厉害，可看到妈妈躺在那里，而那个杀死她的混蛋就这么开走，他感觉更痛。他的一生在顷刻之间改变了，一波无助的暴怒涌过他的身体。他扬起头，大声尖叫起来……

Gibbs 惊醒了。他还在卡车车厢里，没有了手表，很难说清过了多长时间，可似乎这个场地要开很长时间。他摇摇头，试图驱走模糊。他以前做过这个梦，次数多到数不清，可已经很久没做了。当他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他经常惊醒，惊叫声卡在喉咙口，但是当他遇到 Shannon 以后，这个梦就停止了。Shannon 和 Kelly 死后，一个不同的噩梦开始困扰他的睡眠，可这个梦有时候会回来，通常是在最出乎他意料的时候。

这更多是记忆而不是梦，他的大脑不断重历他八岁时母亲死去的创痛。他们一直没有抓到害死他母亲的混蛋，他在医院里住了好几星期康复，然后去和父亲同住。对她无谓死亡的愤怒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连同他如此努力掩饰的膝盖弱点。Shannon 和 Kelly 被杀的时候，他拒绝接受另一次不公。他不能为妈妈讨回公道，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可他肯定能为妻女讨回公道——他做到了。

这个梦打开了一道从来没有彻底治愈的旧伤口，而时间正好。他能够把来自童年的愤怒和不公正用到今晚的战斗中去。他妈妈的仇一直未报，但是现在他能复仇了，把它发泄到他们丢进场子的随便什么对手身上。今晚他不会被打败；他的胸中有太多的怒焰。杀了他也不会让他屈服。

他看着车厢里的其他选手，看到 Steve 正在睡觉，身子倒向一边，头枕着 Hurrell 的肩膀，可 Hurrell 醒着，目光阴沉。Gibbs 确信自己眼中有着相似的表情，因为他们都想着待会儿场子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预知的结局。有人会输，被带去别的训练营，被别的主人拥有。有人会赢，回

到这个卡车里来。他们都会带上新的创伤。如果他们幸运，今晚他们中没人会死。他的身体还能接受这种惩罚多久？他身上还有上次搏斗留下的淤青，而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Steve 在梦中咕哝了什么，Hurrell 把头靠过去，对他喃喃低语了几句。那么那不只是性了，Gibbs 吃惊地意识到。Hurrell 似乎对 Steve 有种真正的喜爱。也许这样他才能在这噩梦般的世界里保持一些自我；结交较弱的拳手，照顾他们，和他们做那种事。也许这是他保持人性的方式。

不过 Gibbs 不相信保持人性会帮你活下去。为了生存，他努力关掉了每一丝脆弱的人类弱点，让自己的思想专注于走进场地，赢下每个搏击之夜。

卡车轰然停下，拳手们坐直了身子。紧张程度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们到达比赛场时都是这样的。

车厢门打开了，守卫们从墙上解开锁链，用枪押着他们走到外面。他腕上的手铐连着腰上的铁链，铁链再连向脚镣。它们和被解往重犯监狱的囚犯身上所戴的镣铐一样粗重，根本没有机会逃走。

Gibbs 停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搏击之夜是他唯一能够看到外面世界的机会，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微风拂过皮肤，抬头凝视新月。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空气沉重粘腻，令人压抑，可起码他在外面，即使只是短暂的一瞬。

Scott 的拳手通常都被赶进一个等候栏，等待出场，可 Gibbs 发现自己被枪顶着离开了人群。也许他是第一场——那样很好，他可以让这个夜晚的困难部分早点结束。坐在等候栏里，听着场子里传来的声音，知道很快会轮到你，总是让人神经紧张。

然而，他没有被带到场边的等候栏，而是被推向围绕着场地的看台。那些都是临时搭起的露天看台，明显是暂时建筑，有点摇晃。

守卫推着他走上几个台阶，接着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以前从未到过的位置。他站在上面，俯视场中，而不是身在场中，朝外看。从这里看去，场地变小了，他几乎闻不到木屑味。汉堡、爆米花和啤酒气味在这上面却强烈得多，像是对某种体育赛事的拙劣模仿。

人群已经开始聚集，他觉得处在这么多衣冠楚楚的身体之间有点陌生。他们盯着他被推上台阶，赤手裸体，戴着镣铐缓慢的移动。他们在他们中的出现吸引了注意，他往上走的时候，周围的看台安静了下来。

“狼人！嗨——那是狼人！”有人叫道，更多的人转身盯着他。

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男人奔了过来，Gibbs 的守卫举起枪警告他停在远处。那人停在几码远的地方，用崇拜的眼神注视着 Gibbs。

“狼人！哦，我的上帝，这是可怕的狼人！你是我的最爱！你在场子里真是个卑鄙的混蛋！”他崇敬地叫着，被警卫推走。

“对，你是个卑鄙的混蛋，可微笑一下会让你死吗，狼人？”另外一个人叫道，人群发出一阵笑声。

“也许会。”Gibbs 低吼。人们以为他在跟他们开玩笑，笑得更起劲了。

Gibbs 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把他们对他明显的英雄崇拜和他一丝不挂一身镣铐站在这里的事实混合起来。

他意识到在某种病态的方面，他是个名人。他也许是个囚犯，可在这些人中也非常著名。他们几个月来看他在场子里搏斗、操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觉得甚至了解他。真是谬之千里。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只知道狼人，他们给他的名字，他们在温暖舒适的场边位子上投射到他身上的角色。

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下面场子里战斗是什么样的。知道你和死亡只隔着一场战斗，你的生命仅依靠在你自己的技巧、勇气和力量上面。你没有衣服，没有武器。你只有你自己。那个战场上你无限孤独。

上面这里，你有完全不同的视角，你可以相信下面为生命而战的人多少像是电影或电视里的虚构人物。不像你站在场子里的感觉，这里的人们觉得这不是真实的。

一部分的他甚至可怜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搏斗开始之际站在场子里的感觉，肾上腺素在你血管中奔涌的感觉。他也许痛恨被迫为他们的娱乐而战，可他从来没有比在赛前站在下面木屑上感觉更鲜活过。

他扫视着聚集过来观看这项恶心下流运动的人。他被他们如此寻常的外表所震惊。有几群显然非常有钱的家伙，和一些外表更加粗野的人并肩坐着，尽管大多数观众是男人，周围也有相当多的女人。

他沿着一排座位被推向他的拥有者坐的地方，周围围着一小群随从，Gibbs 都非常熟悉。这里面有 Frank，一个干瘪的老家伙，负责监督他的累得死人的日常训练；Tanner 医生，像平时一样吸足了可卡因；几个今晚不当班的警卫。Gibbs 被推到 Scott 身边的空座上坐下，他的所有者转过脸给他一个大大的微笑。

“啊，Leroy。我想你也许会喜欢从这上面看到的景色！”他没有回答，Scott 笑了。“从来不便谈，我们的 Leroy！严格说来，拳手是不允许上看台的，可我动了点关系。我现在是相当厉害的玩家了，你知道，这要感谢你。”

Gibbs 转过头狠狠地瞪着他，可 Scott 没有理会。

“也是由于 Walid 王子要我今晚帮他个忙。Walid 王子本人！他拥有这整个赛事，你知道。这个——比赛，场地——所有这些开始都是他的主意。过去几年里它增长了这么多——现在是大生意了。”

“他妈妈一定会自豪的。” Gibbs 嘲讽地说。

“他是个很重要的人——而我能够帮他个忙——所以他也帮了我一个忙！” Scott 笑开了花，显然为了被认为是大玩家而感到兴奋。

人越来越多了，周围弥漫着几乎可以触到的激动。主持人宣布今晚第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周围安静了一下，当场边等候栏的门打开时，人群又安静了，一个大个子走进场子，仿佛他拥有这里。

“消防员，消防员，消防员！”人群鼓噪着，Gibbs 感到脖子后面的汗毛竖了起来。这就是作为一个观众体验这些比赛的感觉，他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拳手很熟。观众喜欢他，Gibbs 能看出原因。他趾高气扬地绕着场子走着，催促他们发出更响亮的喝彩声和更多雷鸣般的掌声，而观众们喜爱这点，乐意地服从。

“他是个爱显的。” Scott 说。“你知道，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点东西，Leroy。观众崇拜他。他残忍，当然，但是个很棒的拳手，他善于操纵观众。他让他们支持他。你也能这么做，Leroy。”

“我不在乎。”

我明白，不是你的风格。你比赛时喜欢把一切挡在外面，只剩下你的对手。可也许在比赛之后？” Scott 看着他。“你可以和人群有更多交流，给他们更多的娱乐价值，上演更多的戏码。”

Gibbs 转过头匪夷所思地盯着他。他每次走进场子的时候都是为生命而战，而 Scott 要他更具娱乐性？一直没有远离表面的愤怒重新在他血管里奔腾起来，要不是被铐着，他此时此地就会把拳头砸到那张愚蠢的胖脸上去。

“谁是他妈的场子里最棒的拳手？”消防员吼叫着，人群爆发出一阵狂潮。

“你是！消防员！消防员！消防员！”

“当然那不是他的真名。” Scott 对 Gibbs 说。

“看出来。”

“他的真名是 Liam McIntyre，他是整个联赛两个最大的明星中的一个。”

“真的吗。” Gibbs 的语气没法更不感兴趣了。

“你不想知道另一个是谁吗？” Scott 神秘兮兮地推推他。

“不。”

“是你！” Scott 笑了起来。“是你，Leroy。我的一个拳手是联赛另一个最大的明星！要是你一直赢下去，那么你会在决赛面对 Mac。他是你的主要竞争者，Leroy，所以好好观察他。”

Gibbs 对这个新闻还是感兴趣的。经常，他和对手一起踏进场子的时候，他才第一次看到他。也许在之前的比赛之夜，在等候栏里等着出场的时候，他会对此人有惊鸿一瞥，可没有什么能以资判断。被允许在上面观看比赛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战术优势，他奇怪 Scott 给了 Walid 什么才得以这么做。

对面等候栏的门打开了，他上周认识的一个家伙从里面奔了出来。他敏捷，油亮，身上带着刺青，而且他也喜欢操纵观众。Gibbs 记得上个搏击之夜时他是如何残忍地打败了新来的小伙。刺青家伙绕着场子奔跑着，试图让观众欢呼，但显然他们的喜爱在 Mac 这边。

Mac 让刺青家伙和观众交流了一小会，然后他扑了上去。他是个山一般的巨人；他的身躯有些地方比较胖，但 Gibbs 看得出很多地方都是肌肉。这种组合极其有效，而刺青家伙尽管高，在他面前也显得瘦小。

Mac 显然是个难以打败的对手；首先他有巨大的重量优势。可 Gibbs 已经发现当你能用来战斗的只有机智、经验和杀手本能时，重量和高度跟残酷的决心相比，是一种比较次要的优势——而刺青家伙有很多决心。他也不怕玩阴的——可很快人们明白了 Mac 也不怕。

刺青家伙打得很好，Gibbs 把他列为圈子里比较好的拳手，可 Mac 个子太大，太残忍，太卑鄙，无法打倒。经过几个让双方都见血的残酷回合，Mac 设法踢到了对方的卵蛋，然后扑过去压倒了他。然后他坐在倒下的对手身上，残忍地一拳接一拳打向刺青家伙的面门。

当裁判终于停止比赛，把 Mac 拉开的时候，Gibbs 甚至吃不准刺青家伙是不是还有意识。不管这个家伙是不是有意识，他还是会挨揍——这是这个比赛的进行方式。Mac 围着倒下的牺牲品转圈的时候，脸上带着淫荡的表情。

“消防员！消防员！消防员！”人群再次鼓噪起来，Mac 尽力享受着它，摩挲着他的大棒，随着观众的加油向前顶着他的裆部。

“打赌你在想他怎么得到这个花名的。” Scott 对 Gibbs 说。

“不。”

“肯定是的。”

Mac 走回刺青家伙身边，那人在低声呻吟，动弹不得。他抓住那人，把他扔到肩膀上，扛着他绕在场子奔跑。

“因为那个？”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Scott 朝他一咧嘴。“不是，你会看到的。”

Gibbs 看着场子里的闹剧上演，感到胃里一阵抽搐。他不知道被甩在 Mac 肩上像块肉一样扛着是什么感觉，他跟自己保证永远不会让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虽然 Mac 无疑是个可怕对手，会很难打败。Gibbs 压下那个想法——他不能有任何怀疑。他不能让这个混蛋钻进他脑子里，否则当他们最终在场中相遇的时候，他会对他没有胜算。

他看着 Mac 完成他的胜利游行，然后把他的战利品扔到地上。这件事 Gibbs 自己做过无数次，但作为一个旁观者，看起来不一样。现在他能感觉对刺青家伙的一些怜悯，尽管他确信这个人过去对他的受害人并无此意，不比 Gibbs 在场中的时候更多。

Gibbs 没有去看 McIntyre 用他的大棒贯穿刺青家伙，一边对着观众做下流的手势，一边把他的牺牲品操进木屑里。相反，Gibbs 扫视着观众，试图从这个有利位置来估量这个赛事。他能看到几簇显然是所有者的人——有钱人，周围有武装警卫。他的目光停在一个显然是这个赛事皇帝的男人身上，他坐在对面看台一张有软垫的大椅子上，外表像中东人，黝黑英俊，衣着华贵。那一定是 Walid。

Walid 似乎感受到了 Gibbs 的目光，因为他抬起来头，直视着他。他盯着 Gibbs 看了一会儿，接着严肃地朝他的方向点点头。Gibbs 没作任何回应，过了一小会儿，Walid 英俊的面孔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对自己轻声笑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 Gibbs。

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欢呼，把 Gibbs 的目光吸引回场中。他看见 Mac 对刺青家伙已经完事了。大个子大吼一声泄了，然后站了起来……可是照人群急切期待的样子来看，他还没做完。

Gibbs 看着 McIntyre 站在他的牺牲品身边，握住软掉的老二，然后把尿撒在倒地不起的人身上。

Scott 转向他。“这是他比赛花名的由来。”

“哦，妈的。” Gibbs 厌恶的低语。

“瞧，你输给巨无霸的下场就是这样。” Scott 眼睛阴暗严肃。“所以你必须确保你不会输，Leroy，当时间到来的时候。”

Gibbs 没有回答。他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激励；他宁死也不投降。

“哦，他很棒——我不想让你低估他——所以今天我带你到上面来。” Scott 说，“可你也很棒，Leroy。瞧，我想给看些东西。” Scott 拿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然后把它举起来，Gibbs 发现自己正看着一段录像。

“这是你。” Scott 对他说。“你上次搏斗的时候。”

看着自己在场子里周旋让人着迷——他看起来专注，致命，全情投入。他没有失去过那怕一秒钟的注意力——那一直是他的一种力量。

“你能打败 Mac。” Scott 说。“狼人能打败消防员。”

“Mac 差不多比我年轻二十岁，重三十磅。” Gibbs 指出。

“要是你足够愤怒，你就能打败他。” Scott 说：“你的愤怒是你最大的武器，Leroy。到战场上愤怒吧。我不介意你到底生谁的气，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愤怒的人还能保持精神集中。所以你才这么棒。”

Gibbs 有哼了一声。他对 Scott 眼下的行为有种勉强的尊重。他在操纵他，想让他发挥最高水平，就像他几个月来一直操纵他的那样，而这行之有效。

Scott 的态度瞬间由严肃转为懒散，他又露出一个那种懒懒的，虚伪的笑容，然后朝凑了凑。“现在该你比赛了，Leroy。”他说。

~\*~

Tony 背贴着等候栏的栅栏坐着，观察着其他拳手。他们中有的人不安的转着圈，咬着手指。另一些像他一样坐在等候栏的地上，他能看到他们纠结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严重破坏了他们放松的姿态。

这是一个温暖的美好夜晚，空中挂着一轮新月。他能看到远处看台的背面，听到从拳场方向遥遥传来的呐喊和嘲笑，可这里简直是宁静的。

空旷的场地周围分布着几个等候栏，每个都靠近一辆卡车，每个都有自己的武装警卫。看起来每个拥有者都有自己的等候栏。尽管它们显然是临时建筑，但是当刚才卡车到达的时候，等候栏已经在那里了。拳手们被推进木制的栅栏，仍然戴着镣铐——全部都是，除了 Mac，他被分开，领向拳场的方向。

拳场那边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吼声，接着是人群移动的声音，有些观众跑出来去临时厕所，到两三个摊位上买吃的。这些摊位究竟怎么进入这里的？Tony 推测 Walid 安排了这些设施，就像其它所有东西一样，对他来说这是一门生意，和乐趣一样重要。

空气中有种愉快的气氛。过了一会儿，Mac 穿过空地被送了回来。他的脸上流着血，一条粗壮的胳膊上有咬痕，可他看起来精神极了。

“嗨，傻瓜们！我告诉过你们我今天会很爽！”他隔着等候栏的栅栏嘲笑他们。

没人回应，可 Tony 能够看到这个消息让他们都有点泄气。

“希望他输，吭？”Mac 被领开的时候，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个家伙。

“你说呢？要是他输了，他会去另外一个训练营，我们就不用再忍受这个混蛋了。”那人回答。

原来是这么回事。Tony 慢慢把这个拼图拼凑起来。“你可以输——然后离开他？” Tony 建议道。

那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故意输？想都别想。太危险了。”

Tony 看着 Mac 被送回卡车。“你们只要打一场吗？”他问。

那人点点头。“嗯，每个搏斗之夜一场。要是你赢了，你会留在你现在的主人这里；如果你输了，你去打败你的那个拳手的训练营。你真的是一个新手，是吗？”

这时等候栏的门打开了，一个警卫走了进来。他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朝 Tony 的方向摆了摆手。Tony 的胃突然翻腾了一下。

“你，滚出来。”

Tony 慢慢站了起来，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人轻轻碰了下他的胳膊。“好运。你要全力争胜，那样比较好——相信我。”

Tony 没有什么时间多想，因为警卫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出等候栏，推向竞技场。

这里闻起来像赛狗场，或者露天音乐会，或者任何其它人群聚集在一起，吃东西看演出的地方。他四下打量着，努力保持探员的本色，寻找着任何实施计划的机会。当然他先得找到 Gibbs；在这之前他不能实施任何逃跑计划。他的胃又不安地翻腾了一下。Gibbs 也许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就在附近。如果这样，这是五个月来 Tony 离他最近的时刻，期盼的感觉非常强烈。

他被带上看台，刚才他看到 Mac 不是被带来这里的，所以这把他搞糊涂了。他不喜欢赤裸着处在这些衣冠楚楚的人中间，可他们看都不看他一样。他上到明显是这里最好的一个位子——一个和四周隔开的区域，里面有一个宽大的带软垫的座位，Walid 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Tony 被立刻推到 Walid 左边的长凳上。

“嗨，Walid。很高兴又见到你。这的确很酷。像基督徒对狮子，而你像罗马皇帝。” Tony 咧着嘴说。“你肯定非常喜欢拥有这样的权力。”

Walid 看起来一点没有被这些评论激怒。他只是朝 Tony 歪了歪头。“我喜欢。不用客气，Tony。我很高兴看到你没有失去你……独特的幽默感。不过，我的确在想这个夜晚结束之前，你会不会改变。”

Walid 没有戴太阳眼镜，他的眼中闪着期待。Tony 能够清楚地看到下面的场子，被巨大的探照灯照得通明。他轻声吹了记口哨。

“哇哦，搞这个比赛肯定花了你很多钱，Walid。”

“我有钱。”Walid 耸了耸肩。接着他笑了。“它也给我挣了很多钱。它变得相当成功，Tony。所有的赌博我都能抽头，拳手的主人必须付钱给我好让他们的拳手出场。好的拳手也经常被高价买卖，这我也能抽头。这是门大生意。”

“噢！而你的家人认为你干不成任何事。他们错得多离谱！”Tony 瞥了一眼看这一下有没有集中要害。他看到 Walid 僵硬了一下，所以他算自己胜了一次。

Walid 转向他，脸上挂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今晚你的状态很好，Tony。我很高兴。这会让我计划好的事情更加令人愉快。”

这听起来不像个好兆头。Tony 看着场子里重新撒上新鲜的木屑。观众们开始回到座位上，手里捧着饮料和热狗，期待的气氛开始酝酿。

“下一个，我们将看到这个赛季唯一的另一个全胜拳手！”解说员兴奋的宣布，四周的观众发出一阵议论声。“他桀骜不驯，他渴求胜利，而且他从来不变……他是狼人！”

人群爆发出一阵疯狂的欢呼，Tony 看着守卫打开一座场边等候栏的门，一个男人走进场子。他高大健美，肌肉匀称，就像 Tony 和他遇见过的其他所有拳手一样，没有穿衣服。他满头的头发不会超过半英寸，身体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他涂油了吗？”Tony 转向 Walid，发现他专注地看着自己。

“是的，他们都涂油——这让他们变得滑溜。难以抓住。”

“规则是什么？”Tony 问，身体向前倾着，捕捉到了人群中的激动，同时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种激动，尽管他并不愿意。

“没有规则。”Walid 微笑着。“他们搏斗，直到其中一个完全胜出。有时候很快——有时候花的时间要长得多。狼人通常不需要很久。他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选手之一。”

他再次朝 Tony 微微一笑，然后朝场子那里点点头，另一个拳手被放了出来。

Tony 决定他不会喜欢和狼人搏斗。名如其人，他移动时有种猎食者的优雅，脸上的表情全神贯注。这让他想起了追查案件线索时的 Gibbs……Gibbs。认知突现了出来，他抬起头发现 Walid 正朝他微笑。

“怎么了，Tony？”

“那时 Gibbs。狼人是 Gibbs！”Tony 震惊地回头看着场子。他刚才没有认出他。他和这个男人一起工作了十年，对他渴慕、爱恋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却没有认出他。

也许是特别短的头发，也许是比五个月前明显得多的肌肉，当然并不是说 Gibbs 以前没什么肌肉。但是不，以上皆非。是 Gibbs 自己。他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从下面场中的这个猎食者身上 Tony 感觉不到自己曾经了解的那个人

然而如释重负地感觉还是席卷而来，夹杂着隐隐地不安。起码他是对的，Gibbs 还活着……可是下面这个陌生人身上还留着多少‘他的’Gibbs？

“有问题，Tony？”Walid 柔柔地问。

“是的，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我们没对他做任何事。我们只是激发了他的潜力，给了他最好的方式释放出内在的饿狼。他名副其实，对吗？”

Tony 看着 Gibbs 就像一头饿狼那样行动着。他走向猎物时，眼中带着冷酷、审慎的愤怒。另一个人显然害怕了，突然冲过来，挥着双拳扑向 Gibbs。这是个战术失误，Gibbs 无情有效地惩罚了这个失误，在对手肚子上猛击几拳，让 Tony 露出畏缩的表情，然后 Gibbs 跳到了对手的拳头够不着的地方。

“他真的很棒。”Walid 对着 Tony 耳语。“你瞧，我们不能造就一个拳手，Tony。拳手是天生的。我们只是把他从文明的外表解放出来，让他看到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Gibbs 是个优秀的拳手，就像你可以看到的。只有我自己的拳手，Mac，更棒。我对自己很生气，因为我第一次抓住他的时候没有把他留下来。我被他的年纪和受过伤的膝盖误导了；我应该看着他的眼睛，看到他心中的狼。

Tony 感到一阵寒意窜上脊柱，让他后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害怕也许 Walid 说得对，因为他现在看着的 Gibbs 残忍精确地寻找出对手的弱点，冷酷无情地击出一拳又一拳，然后突然踢中对方的脚踝，让他失去平衡，跪倒在地。

Gibbs 的动作流畅而有控制，然而 Tony 能够看到表面下波涛汹涌的忿怒。这时 Gibbs 跳到猎物身上，用致命的精准不断击打着他的下巴。

观众们闻到了血腥味，都起身欢呼，Gibbs 的对手软了下来，停止了搏斗。然而 Gibbs 没有停止出拳。Tony 的脸抽搐了一下，想掉头不看，而 Gibbs 继续着，他的拳头打破了那人的鼻子，血肆意地流进了木屑。

最后——感觉就像过了几个小时——裁判跑了进来，停止了搏斗。Gibbs 退后，离开了他的猎物。开始 Tony 松了一口气，一切终于结束了，可接着人群的反应和突然而至的安静让他意识到事情还没完。

Walid 再次看着他，冷酷地嘴唇上挂着放纵的微笑。“看着，”他说。“你会喜欢接下来的表演，Tony。”

Gibbs 回到他的牺牲品身边，脸上仍然带着猎食者的表情。Tony 呆住了。这对 Gibbs 来说还没结束；他还想做些什么。

“狼-人！狼-人！狼-人！”人群鼓噪着，竞技场里的气氛变得高度兴奋。

一阵微风吹过 Tony 的头发，让他裸露的身体寒冷彻骨，因为 Gibbs 抓住那人，把他推到在地……然后开始快速残酷地操他。

“妈的……这……这真是……可怕。” Tony 转过身，没法看下去。看 Gibbs 做这事的樣子，并不完全是表演。公平地说，他从 Gibbs 身上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喜爱，可他能看到某种愤怒的满足。他也许不喜欢这件事，可他也不痛恨它。这些混蛋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我了解 Gibbs。” Tony 急切地对 Walid 说。“他也许是个混蛋——见鬼，他自己都会承认——可他不是强奸犯。”

“真的？” Walid 礼貌地扬起一道眉毛。

“所以，你对他做了什么？你用什么威胁了他，Walid？拒绝的惩罚是什么？”

Walid 耸了耸肩。“问得好，Tony。可你有没有想到过也许他不需要任何刺激来做这件事？看看他——他像一个被胁迫的人吗？”

可 Tony 没法看。场子里传出的声音已经够恶心了，他不想看 Gibbs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说了，看着他！” Walid 吼起来，Tony 不情愿地转头看向竞技场。

Tony 能够看到 Gibbs 光滑精干的身躯上很多不同的伤痕。他的背上有明显的伤疤，他显然曾经受过鞭打，可鞭打能让一个男人实施强奸吗？

Tony 闭上眼睛，听着观众们的欢呼兴高采烈地结束了，然后他们跺着脚，鼓起了掌。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 Gibbs 走出了拳场，瞟都没瞟观众一眼。人们显然因为他的鄙视而喜欢他。他们有节奏地叫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为他拒绝和他们交流而大笑，事实是他对他们和对他的牺牲品一样无情，这让他们开心。

“那就是你的导师，Tony。” Walid 用同样柔软的口气对他低语。“那就是你敬仰、崇拜，不惜生命来救的人。看哪，你的偶像，Tony。还是得说‘倒下的偶像’，嗯？”

~\*~

搏斗时肾上腺素带来的兴奋渐渐消失，Gibbs 检查着自己。有时候，在激烈的打斗中，他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受了伤。这次搏斗很艰苦；过去两个月来，他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厉害了。因为随着让 Scott 如此激动的季末大战的将临，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他下巴肿了，一根肋骨碰不得，可除此之外，他没事。一个守卫将他重新铐了起来，可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比赛后押他回车上，而是回到了 Scott 的等候栏。

“怎么回事？”他坐下来时，Steve 问。Gibbs 的胸膛仍然因为搏斗而起伏着。“他们为什么带你回这儿？”

“不知道。” Gibbs 耸耸肩，他注意到血沿着小腿流下来，之前他没有看到，不过那只是一道擦伤。

“我不喜欢这样。” Steve 不安地说。“今晚要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吗？”他开始啃手指甲。它们很快被咬下来了，周围的皮肤被咬破了，变成愤怒的红色，可跟场子里受的伤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刚才 Scott 为什么带你出去？” Hurrell 问，好奇地盯着 Gibbs。

“他想让我看一个他认为我会在赛季最后一场中遇到的拳手——如果我一直赢的话。”

“你从看台上看了比赛？” Steve 激动地问。他那么紧张，简直是在等候栏的四壁间弹来弹去。Gibbs 暗想 Tanner 有没有弄对剂量。

他看着 Hurrell 伸手按住 Steve 的肩膀让他镇静，Steve 在他的碰触下放松了，明显地安心了。

“怎么样？” Steve 问：“看比赛的感觉怎么样？”

“不一样。” Gibbs 耸耸肩。

“Scott 跟你说了什么？” Hurrell 又在若有所思地看他。

Gibbs 又耸了耸肩。“老一套的屁话。”

“他在试图给你鼓劲，这样你会为他赢。他在操纵你，” Hurrell 说。

“我知道。”

“我听到他在训练营里对你说的话。我听到他准备在休整期为你提供的东西。”

不知怎么的，Hurrell 对他说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指控，Gibbs 转过头怒视着他。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拿我们剩下的人怎样？那些不是一直赢的人？” Hurrell 轻声问。“他们会浪费钱在休整期养我们，看着我们吗？”

“新赛季他们还会需要拳手的。” Gibbs 回答。

“他们可以偷拳手！”

“可那样有危险。”

Hurrell 点点头，可 Gibbs 能够理解这种恐惧。他不知道 Scott 是否在试图用所有这些休

整期的许诺操纵他，也不知道不够能干的拳手会怎样。Scott 会杀了他们吗？这人有这个胆子吗？他怀疑事情是这样的——即使最便宜的拳手也值几千块钱，这让他们成了商品。你不会杀死你的商品。

Hurrell 仍然向他投来刺激人的目光。“你相信 Scott 的话吗？”他直率地问。“你喜欢成为终极赢家的主意吗，Gibbs？因为有时候我看着你，我想你喜欢所有这些，所有你才不努力逃跑。”

Gibbs 正要怒吼着反驳，场子里传来一声巨吼，Steve 紧张地跳了起来。即将到来的战斗让他像惊弓之鸟。

“嘘，”Hurrell 说：“你需要散散心。我给你讲个故事。”

“故事？”Steve 看起来绝望得可怜，会接受任何分散注意力的办法。Gibbs 叹了口气，靠到等候栏的栅栏上。他有种感觉，漫漫长夜，单独在牢房里的时候，Hurrell 经常给 Steve 讲故事，当他们不在做那件事的时候。Steve 年轻，软弱，Hurrell 似乎自命为他的保护人。

“嗯——听到他们叫‘狼人’，让我想起了人家曾经跟我讲过的这个故事。”

Gibbs 微睁双目，狠狠看了 Hurrell 一眼。

“这个故事叫做‘双狼’。”Hurrell 说，根本没有理他。

“狼……酷！狼。我喜欢狼。”Steve 热切地说。他用力咬着拇指，血从指甲周围渗出来。

Hurrell 轻轻用手摸着他的后脑勺，Gibbs 强压下多年前给 Tony 一下‘好小子’的记忆。  
(译者注：3x19 ‘Iced’) Tony 的头发摸起来很柔软，记忆鲜明得让人心痛。

“那么，一个切洛基的长者在教他的孙子们人生的哲理。”Hurrell 开始说，“他对他们说，‘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场搏斗，那是两头狼之间的可怕搏斗。一头狼是黑暗的，代表恐惧、嫉妒、悲伤、悔恨、贪婪、骄傲、仇恨、欺骗——还有愤怒。’”Hurrell 瞥了 Gibbs 一眼，Gibbs 面无表情地看了看他。

“‘另一头狼充满光明，它代表喜悦、和平、真理、希望、谦逊、仁慈、友谊、慷慨、忠诚——还有爱。’”

Gibbs 把头靠到等候栏的栏杆上。他知道这个故事。他父亲曾经讲给他听过，很多年以前，在他卷入学校里的一次打斗之后。

“‘你们心中正在进行同样的搏斗，每个人心中都是。’”Hurrell 继续道：“‘那同样的两头狼正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搏斗，所有的时间里。’”孩子们想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孩子问他的爷爷，‘哪条狼会赢？’那个切洛基长者回答……“

“你给它喂食的那头，”Gibbs 低吼着替他说完。

他和 Hurrell 怒目相向了很久，Steve 清楚地感觉到了围栏里的紧张，因为他开始唠叨。

“哇哦，真酷！双狼……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必须记住它，这样等我出去以后，我可以给我的小姑娘讲……她三岁了，喜欢听故事……”他停了下来，看起来突然心碎了。

Hurrell 握住 Steve 的脖子，按下他的头，另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背。Gibbs 闭上了眼睛，不去想 Kelly。愤怒再次从他心中升起，他几乎希望自己回到了拳场，这样他能够把他的暴怒猛击到某人身上——任何人。

他们沉默了很久，听着场子里搏斗结束。接着 Scott 的一个手下来到等候栏。

“你。”他指着 Steve。“轮到你了。”

“我不能先去吗？”Hurrell 问，可他们都知道答案。他们都和某个特定的对手配好了，根据他们出场的次数和赢了多少。

“没事，轮到我了。最好赶快打完，吭？待会儿车上见！”Steve 欢快地说着，站了起来。

他跳着出了围栏，紧张和期待让他浑身打颤。

Gibbs 伸手摸了摸发茬。他为什么被带回等候栏而不是回到卡车上？Scott 帮了 Walid 什么忙让他刚才坐到了场边的座位上？

今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他心中能够感觉到。

~\*~

“那么强奸这码事——是谁的主意？”他观看的第三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Tony 问。胜利者在场子里横冲直撞，朝观众们欢乐地尖叫。

“强奸？我宁愿把它看作对一场艰难胜利的公平奖赏。这是一场角斗比赛，Tony。”Walid 回答，“失败必须有一些惩罚，对吗？”

“你是说除了鼻子骨折、脑震荡和潜在的脑损伤之外？”Tony 扬起一道眉毛。

“瞧，照正确的做法，失败者应该失去他的生命，”Walid 遗憾地叹了口气。“但是拳手很贵，那是一种浪费。然而，我的观众想要比赛有某种高潮，并且让失败者体验某种失去。另外，胜利者应该有机会向失败者施展他的统治，你不同意吗？这有道理。”

“疯子才觉得这有道理。”Tony 耸耸肩回答。

Walid 微微一笑。“我选择的运动只是碰巧比绝大多数更诚实而已。”他说：“别告诉我当你观看拳击比赛的时候，你没有渴望有人受伤——真的受伤。我们喜欢这个因为这是原始

的。我只是去掉了所有当代的繁文缛节，这些东西让拳击世界变得那么安全乏味。我在给观众他们真正渴望的东西；没手套，没有安全机制，没有拿大钱的饭桶在那里矫揉造作地表演。”

“你在绑架别人，用枪逼着他们搏斗。” Tony 指出。

Walid 笑了起来：“你说的好像人类没有一部这种比赛的历史似的。我情愿去想这只是让我们回到了以前更加诚实的时代。”

“你在说古罗马？角斗士？”

“当然。他们绝大多数是奴隶；在战斗中被击败的男人，背井离乡，被迫在观众面前搏斗。这是一样的。” Walid 耸了耸肩。“这很残酷，是的，可它的残酷中有一种美，还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我猜我没有看到美，也没有看到高贵。”

“那么看得更努力一点。” Walid 靠到他的宝座上，眼中露出阴暗专注的神情。“我当真的。”他看着 Tony。“你应该享受接下来的这场，Tony。”

~\*~

他们听到场子里的搏斗结束了，Gibbs 坐直了。Steve 会在场边等候栏里等着那场搏斗结束后出场，所以他是下一个。Gibbs 希望这个瘦削的年轻人能够保持冷静，至少避免伤得太重。也许他甚至能赢。上周的比赛他赢了，所以这是有可能的。Gibbs 猜 Steve 赢的话，Hurrell 会高兴；他似乎跟那个小伙子有了某种交情，要是今晚 Steve 去了别的训练营，而不是和他们一起回到 Scott 那里的话，Hurrell 无疑会难过的。

守卫回到围栏，Scott 和 Tanner 都跟着，Gibbs 站了起来，他心中不好的感觉加强了。

“Leroy——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用到你独一无二的技能。” Scott 说。

“今晚我已经打过了。”

“我知道，而通常我不会同意第二场比赛。这对你不公平。可是，就像我说的，Walid 要我帮个忙，而这个就是。” Scott 冲他和蔼地笑了笑。“不管怎样，我相信对付这一个对手你不会有什么麻烦。”

Gibbs 坚持地瞪着那人。

“啊，也许你在担心……” Scott 指着他的裆下，狡黠的眨了眨眼。“你这个年纪的男人……两次会难住你吗？我的确为你要求了一点休息期，给你时间恢复。而 Tanner 有更多药物给你。”

他点点头，Tanner 拿着注射器朝他走来。

根据经验，Gibbs 知道拒绝药物不是一个好主意。反正他们会压住他，还是给他注射。不管他怎么怒视抗议，他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无法控制他们对他身体的所作所为，他的肌肉因为愤怒而紧绷，但是他屈从了 Tanner 的注射，然后被警卫推出了等候栏。Scott 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带他走回场子。

“这是个新丁，所以他对你没有挑战。也许他的头罩刚摘下你就会打倒他。”他紧紧握了下 Gibbs 的肩膀。“只要记得风险是什么，Leroy，还有你多么喜欢赢。”

距 Gibbs 上次在场子里和一个新丁搏斗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反感。这多少总是更糟，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指望什么。他还能记得自己第一次时的迷失感。他被罩了头套，所有的新丁都要，当时他一点都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

他第一次看到场子是头罩摘去的那一刻，接着一个对手扑到他身上，在他知道以前，他就在一群狂吠的观众前为生命而战了。他旧时的海陆本能发挥了出来，帮他度过了难关，可他仍然记得整个事情有多可怕。

“不管怎样，你们到底为啥要给新丁戴头套？”他问 Scott。

Scott 耸耸肩，张开双臂，“为了戏剧效果，我亲爱的 Leroy。看着他们眨眼，在下面瞎撞，就像无助的小毛头，为了看他们沉下去还是游起来的快乐。”

“我总以为我是个混蛋，可你们达到了完全不同的高度。”

“哦，你是个混蛋，Leroy。现在出去，让我们大家看看你能够有多混蛋！”

场边等候栏的后门打开了，Gibbs 被一个守卫推了进去。Scott 朝他挥挥手，然后消失了，估计回他自己座位去了。

Steve 正站在围栏的前面，等着他的搏斗开始。他的指甲被咬得了血淋淋，光秃秃的。他显然在给自己鼓劲，为了等在他前头的战斗而进入正确的心态。

“只要集中精神，别让你的对手钻进你的脑子。”Gibbs 建议他。“保持冷静——还有，Steve？”

“嗯？”Steve 看着他，他的眼睛发暗，瞳孔因为药物而放大。

“记得呼吸。”

Steve 朝他咧开嘴，翘起两个拇指。接着围栏的前门打开了，守卫把 Steve 推进竞技场。

Gibbs 看着他出去，站到围栏的前部，一边重新涂油，一边观看比赛。这是他第一次被安排一个晚上打两场比赛。改变他的惯例让他愤怒。他让自己为之前的比赛做好了所有精神

准备，以为他后面又有一个星期，结果却发现他必须上场重头再来一次。

他无法对 Steve，或者对即将与之战斗的新丁，或者对其他人有任何同情。如果他要上场赢得比赛，那么他必须隔绝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集中注意力。他处于劣势，今晚他已经打了一场艰苦的比赛，身上有伤，非常疲倦，可要是他输给了一个新丁，那他好去死了。

他必须找回之前的愤怒，把它和对胜利的渴望连接在一起。Hurrell 和他所有的说教见鬼去吧；今晚他需要黑狼，所以他就是要去喂这头狼。

~\*~

Tony 吃不准 Walid 为什么对让他看这场搏斗如此有兴趣。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无望的一边倒的比赛。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大概二十刚出头，满场乱转，对上的是 Walid 的人，他在过来的卡车上记住他的。这就是那个几次要他闭嘴的家伙，有人叫他 Spencer。

Spencer 是个最粗壮的家伙，有着乌黑的头发。他移动时有种猫科动物的优雅，很显然从一开始那个瘦小子就一点赢面也没有。

“起码其它搏斗更旗鼓相当——高度、重量、技巧。” Tony 对 Walid 指出。“这场太容易了。”

“是吗？” Walid 长长的优雅的手指摩挲着他右手上的一只戒指。“三场比赛下来，你已经是个专家了，是吗，Tony？”

Tony 翻了个白眼，坐回去看着 Spencer 迅速干掉瘦小子。没过多久，那小子就躺在木屑里，大喊大叫，血从鼻子里涌了出来。

“就像我说的，” Tony 喃喃的说，转过头不看。他痛恨后面的部分，操人的部分。那让他恶心。

Walid 在他的椅子上往前倾了倾，眼中带着专注的神情，Tony 好奇的回过头。

人群站了起来，喝着倒彩，下面场子里似乎发生了意外。Tony 歪起脖子想看得更清楚。

Spencer 退后站着，离开他刚刚打败的人，双臂交叉在胸前。

“有人拒绝操人了吗？”解说员激动地大喊。“似乎是这样！”

人群疯狂了，喊出一些 Tony 听不懂的话。

“似乎我们尊敬的赞助人，Walid 王子，将在本轮发出决定性的声音！”解说员宣布。

人群爆发出持久的喊叫和抱怨，好像没完没了。Walid 坐在他的宝座上，歪起头，夸张地罩起一只耳朵，仿佛他在努力听他们说的话。

接着 Walid 站了起来，人群安静了下来。下面场子里，Spencer 抬头看着 Walid，眼中带着绝望的固执。瘦小子开始颤抖哭泣，看起来吓坏了。

Walid 上前几步，使每个人都能看见他，Tony 能够看出他沉浸其中。Walid 热爱这场闹剧的每一秒钟，这让 Tony 再次想起了古罗马的角斗，有时候一个人的生命就取决于皇帝的大拇指向上还是向下。而在这一个竞技场里，Walid 就是皇帝；这是他的游戏，按他的规则来玩。

下面场子里，裁判拿出了枪，等着决定。

“那么，Walid 王子——是哪一个呢？这两个拳手中谁会付出他的生命？”评论员欢欣鼓舞地问。

Walid 思考他的决定时，你能够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

Tony 站了起来，喉咙发干。“Walid……你不可能是认真的。”他走上前，急切地说。一个守卫拦住了他，把他扔回板凳上。“Walid！”Tony 喊道。

Walid 低头看着拳场，脸上挂着微笑。他戏剧化地挥手指向瘦小子，裁判走向他，手里举着枪。

“不！”那小伙子尖叫起来。“拜托，不要……不，不！”

没有停顿，没有迟疑，没有怜悯。裁判举枪对准小伙子的头，扣动了扳机，木屑上鲜血四溅。

Tony 惊恐地沉默着，低头看着拳场。

“这个，你的确问过如果胜利者拒绝用正确的方式完成比赛会怎么样。”Walid 冲他冷笑着。

“妈的……你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刚刚杀了他。”Tony 不相信地低语。

Walid 耸耸肩。“这是比赛，Tony。它就是这么玩的。”

~\*~

Gibbs 站在等候栏里，愤怒地看着 Steve 失去生命的身体倒在几步之外，鲜血从头上的枪口汩汩而出。

他听到身后传来压抑的抽泣，转身看见 Hurrell 刚刚被推进围栏等候他的战斗。

“Steve？”当他看到刚刚一幕的尾巴时，脸上所有的血色都褪去了。“Steve？”他紧贴

着围栏前面的栏杆，这时守卫扔过来一张网兜住尸体，把它拖过木屑，拖出拳场时。它会被扔进火化炉，骨灰将被埋到没人会发现的地方；Gibbs 听守卫谈起过尸体会怎么处理。

Hurrell 看起来心碎了，Gibbs 抓住他的胳膊，紧紧攥着，让他站直了。

“他有个女朋友……和一个小孩子……妈的……他自己还是孩子。”Hurrell 对他说：“他是一个人……他是真的……而他们就那样杀了他，好像他什么也不是。这些混账王八蛋。”

Gibbs 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他能做的只有努力防止今晚发生的悲剧从一起变成两起。他自己的战斗就在下一场，接着 Hurrell 会在他后面被赶进拳场。要是他在这件事之后还有机会赢的话，他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找到你自己的黑狼，Hurrell。”他用力摇着他，急切地说。“找到它，利用它，然后赢，因为这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Hurrell 用空洞的眼睛注视着他。“我没法打……出了这种事我没法打……”

“不对，你当然能打！”Gibbs 吼了起来。“这是战争，Hurrell，而你是一个海陆。你会做我做的事情——你会上场战斗，然后胜利，然后操人，那样今晚我俩都会活着的。”

他如此愤怒，现在就想上场战斗。他想把所有的气愤、愤怒和痛苦发泄到场中下一个对手身上，把拳头砸向无名的面孔，为 Steve 无谓的死亡报仇。

~\*~

Tony 看着场内尸体被拖过木屑，后面留下一道血迹。竞技场里的气氛是丑恶的，震惊和杀戮欲相互交战，让观众神经紧张。然而他们喜爱刚刚发生的一幕；Tony 对此非常肯定。这也许令人震撼，可他们热爱有人在自己面前被处决所带来的紧张和激动。

他抬头发现 Walid 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那么，Tony，我想你对我们更加了解了一点，没有吗？”Walid 问。

Tony 心中突然闪过一种理解，Gibbs 为何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他曾经了解的这个男人如何变成了今晚在场中看到的饥饿的猎食者。不过这只是一闪而过，他无法真正领会在忍受了五个月这种折磨之后，Gibbs 会有多么混乱。

“我看到了 Spencer 看你的样子，”Tony 慢慢说道：“刚才他在卡车上非常激动；他们都这样，可他特别紧张。我想……”他渐渐明白了真相，清楚地让人厌恶。“我想你安排了这些，Walid，作为给我的一个实际教训。你知道 Spencer 会拒绝，对吗？所以他才那样看着你。你向他保证你会选另外一个拳手，而不是他，来承担他拒绝的后果。”

Walid 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啊，Tony，所以你不像你希望表现的那么傻！”他拍了拍 Tony 的手臂。“现在，我亲爱的 Tony，你已经看了足够长的时间。你肯定渴望参与，对吗？”

Tony 的喉咙边干了。“不。”他摇摇头。“不，Walid。别这么做。”

“可我想做。”Walid 耸耸肩。“这是一段时间来我在搏斗之夜得到的最大乐趣，Tony。你瞧，我喜欢比赛，而这正在变成所有比赛中最好的。我想看到它的结局。我还不清楚后面会怎么发展。”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深红色的绸子。

“我特别为你准备了这个，Tony。”他用一种满意的语气说，好像在给 Tony 一件礼物。“通常对新拳手我们用黑色的头罩，可对你，我想红色更合适。”

Walid 朝守卫打了个手势，他们抓住 Tony 的胳膊不让他动弹，而 Walid 抖开红绸，变成一只头罩。Tony 试图躲开，可罩子罩住了他的头，脖子上有什么东西收紧了，让它就位。

“啊，这样很好。”他听到 Walid 轻笑着说。“给一匹狼的款待，有什么比他自己的小红帽更好呢？”

~\*~

屠杀之后观众的情绪变得失控。杀戮让他们激动，使他们陷入自己的嗜血欲望，贪求新的刺激来满足自己的饥渴。

Gibbs 知道他必须集中精神。他必须忘记 Steve，只专注于赢得这后面的战斗。

他闭上眼睛，听着自己的呼吸，不去想自己的任何部分，只想着他必须活下去。

当他听到门打开的时候，眼睛猛地睁开了，已经进入了状态，准备好出击。

他与其说走进，不让说潜行进入了场子。他能够闻到 Steve 的鲜血，感觉到人群的高度兴奋，杀戮还不够，他们想要更多。

Gibbs 没有理睬观众，就像他一直以来的那样。他鄙视他们。他们是软弱的人，从暴力、强奸和谋杀中得到他们的紧张和兴奋。如果没有他们这种人，那么 Scott 和 Walid 这种人就不会存在。

他停下来，把手伸入木屑。他给身体涂好了油，确认了上一场搏斗给自己带来的弱点。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护肋部，知道必须速战速决，因为已经打了一场让他没有平时那么多精力。可他没有疑问。他是黑暗无情的饿狼，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和对手都活下来。这个新丁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他。

场子对面的门开了，新丁被推了出来。他绊了一下，一个守卫抓住他，把他拉直。他头上戴着头套，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的头套是红色，而不是黑色的。

“我们看到了什么？”解说员激动地喊道：“似乎我们最喜欢的狼人重新回到了场子，

这是他的主人，James Scott 一个不同寻常之举。而 Walid 王子想派一个新丁上场和他对阵，这意味着我们真的把一个新手扔给了狼！现在下注吧！新手有机会打败最强大的拳手之一，为拳场争光添彩吗？还是 Walid 王子要让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表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Gibbs 几乎没去听这些话；他正忙着集中精神。新丁的头套被摘下了，Gibbs 做了他惯常的快速评估。他的对手大概六英尺高——也许更高，因为他看上去比自己高一英寸左右。宽阔的肩膀，健美的身体，但是并不精悍。这个家伙没有在健身房里花很多时间，可他结实，能把握自己。这个傻瓜还留着头发——作为新丁，他还没明白你必须把它剃短，否则搏斗时对手能够抓住头发，把你放倒。他也没有给自己涂油，所以他会很容易被抓住扔进木屑中。

Gibbs 开始转圈，一边在大脑中做着调整，一边绕着猎物潜行，而他只是站在那里，试图和他说话。Gibbs 没有去听；新丁经常以为他们能够用讲道理的方式走出场子，可这个场子是地球上最不讲道理的地方。道理、理智，人性……没有一样属于这里。这个地方讲的是原始的生存，就像 Steve 刚刚用生命发现的那样。

Steve……失去营中同伴让 Gibbs 感觉一股怒火，他冲过去，击出两记重拳。这感觉真好。傻瓜新丁举起双手防守，却没有反击。很好。新丁过于震惊，不怎么能投入搏斗，所以他应该很容易被打倒。

~\*~

“Gibbs！”Tony 急切地说，躲开一记瞄准自己腹部的拳头。“看在上帝的份上——是我，Gibbs！”

他能够从头儿发暗，放大的瞳孔上看出他身上有大剂量药物，可还有别的什么东西。Gibbs 如次专注地把他当做对手，以至于认不出他是谁。Tony 以前看到过 Gibbs 这个样子，当 Kate 死后他追逐 Ari 的时候，可那时 Gibbs 没有像现在这样迷失自己。当时他专注于复仇，但仍然能够接近，仍然是他自己。

现在，他就像另外一个人。Tony 能够想象这是 Shannon 和 Kelly 被杀后 Gibbs 的样子。他在伤痛时总是转向自我，找到内心某个黑暗的地方，紧紧孕育着仇恨，直到能够找到发泄的方法：通常是在案子上，或者独自痛打沙袋。Tony 看到过他在一个艰苦的案子之后，在 NCIS 的健身房里打个不停。现在他的脸上有着相似的全神贯注，在面前这个猎食者般的拳手身上，Tony 找不到自己以前认识的 Gibbs 的一丁点影子。

Gibbs 再次逼了上来，优雅地潜行，Tony 知道自己没有一丝打败他的机会。在过去的格斗训练中，他从来没有打败过他。Gibbs 就是……Gibbs，Tony 不记得有任何人在搏斗中战胜过他。

不管怎样，他现在的打算并不是赢；而是不让 Gibbs 把自己伤得太重。他看到过在比赛后被拖出场子的人，他不想 Gibbs 把自己打成一滩烂泥，然后生活在内疚之中，如果现在他还能够感到内疚的话。因为看起来这些日子里他无法感觉任何东西。

那双冰蓝的眸子里除了对胜利的渴望，其它什么也没有。

“Gibbs……是我，Tony。听我说，好吗？”他急切地小声说。

Gibbs 没有露出任何听到他的迹象。他的眼中没有认出他的表情，而是虚晃一下，在 Tony 的肚子上落下两记重拳。Tony 蹒跚到他够不着的地方，捂着肚子，重重地喘息着。

“瞧，我知道他们给你喂了药，我知道他们把你关了五个月，对你做了上帝知道的什么事情，可你必须听我说。”Tony 急急地说着：“因为你不听的话，过会儿你会真的后悔的。好吧，我想你会的。也许这一直是你的梦想，在场子里和我裸体格斗，旁边有一群人观战，可我能说这种事在幻想中比在现实中性感得多吗……”

他抬起手，为自己的蠢话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Gibbs 仍然绕着他潜行，转着圈，寻找弱点——Tony 从他眼中看到他在冷静地评估 Tony 作为一个拳手的技巧。那双眼睛里没有什么能显示以前的 Gibbs 还活在。他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Tony 到底怎么才能接近他？

~\*~

他的对手说着话，然后跳出接触，然后又说了一些话。这开始无聊，Gibbs 决定打倒他的时候到了。

他扑上去击出一记重拳，可对手让他吃了一惊，他向左虚晃一下，然后敏捷地跳向右边。Gibbs 熟悉这个招数，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招数之一，他当军士长时教过很多年轻海陆这一招。这个招数的某些地方让他隐隐不安，他的内心对他说他漏掉某个重要的东西。他就是吃不准是什么。

他未予理会。场子里不是去怀疑的地方。他回身发起另一下攻击，终于他的对手决定反击而不只是防守。他给了 Gibbs 的下巴上一记侧拳；一般这不足以打倒 Gibbs，可他的脚在木屑里的什么东西上滑了一下，他倒下了，但他用手撑了一下地，很快站了起来，没有给对手可趁之机。他低头看是什么让自己滑倒，发现那是一滩 Steve 的鲜血。他们撒新木屑的时候肯定漏掉了这里。

想起他们对 Steve 的所作所为点燃了胜利需要的怒火。他感觉它从心头腾起，于是他引导着它，就像他在场上总是做的那样。Steve、Shannon、Kelly、妈妈……所有不必要的死亡合成一团仇恨和愤怒的火球，他扑向了对手。眼下他如此愤慨，只想着杀戮，忘记了其它的一切。他看不到场子，听不到人群，他只是一部杀人机器；他的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打倒对手。

他骑在牺牲品的身上，双膝把那人的肩膀钉到木屑里，一把抓住那人浓密的棕发，摁住他，狠狠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然后又是一拳。

发泄出来的感觉真好，释放出所有被禁闭起来的愤怒和仇恨，把他发现到身下的血肉上。他要把拳头砸进那人的面孔里，向这个替身报仇，他代替了 Walid, Scott, Hernandez, 害死

妈妈的醉驾司机。他吃不准他的愤怒还有没有界限，它像一个无底洞，每次他返身回去，却发现它通向更深，一个愤慨和狂怒的黑洞。

“头儿？头儿！快醒醒！”

很近了，再来几拳，他就能宣告胜利……如果他能把胳膊挣出来……

“Jethro！”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用他偏爱的名字叫他。“Jethro——是我——Tony！”

他感到后脑勺上被狠狠拍了一下，同时，这些话刺穿了他的意识。他的对手利用他一时的迷惑，用双手捧住他的脸，强迫他看着他，Gibbs 发现自己正注视着那双熟悉的绿眸。它们那么熟悉，和这个噩梦格格不入，让人难以想象，认出后的震惊像匕首捅进他的五脏。他收回拳头准备再打下去，想要胜利，渴望胜利，然而，他停下来了。

“Tony？”汗水流进他的眼睛里，他眨着眼睛把它赶出去。他的胸膛激烈地起伏着，感觉摇摇欲坠。他无法强迫所有的愤怒和仇恨回去。他想战斗，想伤人，想胜利。他想一拳又一拳地打向对手的面门。他想……“Tony？”他不相信地再次说。

“是的，是我，Gibbs。”

仿佛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有了清楚的视觉，可感觉还是不真实。Tony 怎么可能被从另外一个世界，如此久远的世界，送来这儿？Tony 不属于这儿，这里不是他的世界。

“你……”Gibbs 抬头看到 Walid 高高在上地站着看台上，专注地看着他们。他记得早前那人对他的浅笑。过去五个月来，Gibbs 一直在想 Tony 有没有忘记了他的一切，现在他希望他已经忘记了。“哦，Tony。”他断断续续地说。“你这个他妈的大傻瓜。”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头儿。”Tony 微笑着，接着，出人意料地，他一记侧拳打在 Gibbs 的下巴上，让他朝后倒去。

Tony 站起来，围着他转着圈。“对不起。想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跟我说你有计划。”他们假装搏斗的时候，Gibbs 问，“跟我说你有后援，Tony。跟我说我们会得救。”他想感受轻松，他想相信这是结束，他很快会获救，可 Tony 在场子里搏斗这个事实让他怀疑事情不是这样。

“对不起，头儿。没有后援。找到你就是计划。”

“那是计划？上帝，Tony。多蠢的计划！”

“嗯，其他每个人都这么说。这个，每个人除了 Ziva。她认为它很‘大胆’。”Tony 假装闪到一边，然后靠过来在 Gibbs 的腹部打了没有多少力道的一拳。

“那到底为啥……”

“已经五个月了！我没有选择了！”

这下一切都清楚了。第二场搏斗，Walid 对他的微笑，见鬼，甚至 Tony 带的愚蠢的红色头罩……他们都是木偶，在被迫跟着 Walid 的调子跳舞，

而现在他必须做一个决定——而且要快。“那么如果没有援救……”

“嗯。” Tony 坚定地说。“我刚刚看了几场搏斗，Gibbs。我看了你上一场搏斗。我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他知道吗？他真的了解吗？Gibbs 看不出他怎么能够。绝知此事须躬行。

他朝 Tony 的下巴打了一拳，结果偏向一边，擦脸而过。佯装搏斗的时候，他权衡着选择。

他可以放水，让 Tony 赢……可 Tony 有能力做他必须做的吗？因为如果他不能，那么今晚从场子里拉出去的将不只是 Steve 的尸体。

“他们给你用过药没有？”他问，上来给了 Tony 一阵猛击，外表上比实际的重得多。他已经知道答案了；Tony 的眼睛很清澈。他没服药。

“没有。”

如果他放水，并且 Tony 能够多少设法操他，对此 Gibbs 有怀疑，那么他会成为 Walid 的财产。那是计划的一部分吗？那个卑鄙的混蛋认为他能靠这招‘天外飞仙’消除最大竞争者吗？Gibbs 是唯一站在 Walid 的最佳拳手，McIntyre，和胜利中间的人。

如果他输了，那么他和 Tony 都会作为新来者加入 Walid 的训练营，承担其中的所有风险。Gibbs 在 Scott 的训练营里待了五个月了。他认识守卫，了解程序，认识那里的人。比起 Walid 训练营里的另一个失败者，他作为 Scott 的金牌拳手能够有更好的机会保护 Tony。

可他能做他必须做的是吗——对 Tony？他以前无数次操过拳手，可他一个都不了解他们。他不能允许自己了解他们任何人，以防时间到来的时候，他下不了手。这是妇人之仁的 Hurrell 从来不明白的。Gibbs 不知道他能不能像操其他那些陌生人那样操 Tony。他没把握自己能做到。

Gibbs 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会在这个场子里被击败，可眼下，他第一次不想遵守这个誓言。

Tony 紧密地看着他。Gibbs 扑上来抓住他的脖子，拉过他。

“我会放水，让你赢。”他对着 Tony 耳朵低吼。

Tony 挣开他，绕过去锁住他的脖子。“不。” Tony 的胳膊牢牢箍着他的头颈，坚决地紧了一下。“我做不到。你以前做过， Gibbs。你能再做一次。”

Tony 说得对，他知道这点。他别无选择。他根本没有过选择，如果他在过去的五个月里学到了什么的话，这就是他所学到的。

Gibbs 从锁喉术中挣脱出来，扑向 Tony，把他压倒地上。

“躺在那儿。”他命令道。“挨我的拳头。让它看起来像真的。”

~\*~

Tony 发现自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骑在自己身上的 Gibbs。一记拳头落在他下巴的一侧，不过其实没什么力道，不想他刚才挨的拳头。不过他还是发出一声大叫。Gibbs 另一只手的打击让他的头甩回另一边，他呻吟着想爬起来，Gibbs 用第三下打击让他安静了下来，然后是第四下。没有一下有 Gibbs 当真打出的那么糟糕，可它们的感觉已经够糟了。

裁判进了场子，朝他们走来，Gibbs 继续佯装攻击他的脸。它看上去比实际的糟多了，疯狂的举动掩盖了没有一记拳头带着真正的分量这个事实。

接着裁判把 Gibbs 从 Tony 身上起来，Tony 装出刚才观战时从其他拳手脸上看到的晕眩样子。Gibbs 之前的拳头在他下巴弄了个口子，血流了下来，这帮到了忙。他晃了晃脑袋，血飞溅到裁判的衬衫上。

这看起来起到了决定作用——裁判宣布 Gibbs 获胜，人群进入惯常的狂乱，喊着下流的评论，大多数似乎涉及 Gibbs 操他。

Gibbs 操他。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意识击中了要害。刚才的高贵行为当然好，可 Tony 对于和 Gibbs 做爱的幻想里可不包括在一群狂吠的暴民面前被操进木屑里。另一个选项，他操 Gibbs 总是不可能的；他的老二软地彻底，考虑到形势，他没看出来这情况会很快改变。起码 Gibbs 有他们塞给他的药物的帮忙。

Gibbs 朝他走来，眼中带着一种可怕的坚决。

“你涂油了？”

“什么？” Tony 坐了起来。

“你的皮肤没有涂油——你其它地方涂油了没有？” Gibbs 不耐烦地问。“让它变得容易一点？”

“没。”他能感觉到自己在脸红，可现在不是扮演腼腆处男的时候。

人群开始焦躁不安，想要他们的大轴戏。“操他，狼人！”他们鼓噪着，一遍又一遍。

Gibbs 跪到他身边的木屑里。Tony 看到过他之前操一个男人时，甚至连一滴汗也没出，可现在……现在他看起来迷失、困惑，似乎他吃不准做什么，他的老二差不多只有半硬。Tony 决定他不能把这些都留给 Gibbs——他必须也参与进去。

“我不会被强奸，”他激烈地说。

Gibbs 看起来更困惑了。“如果我不做，那他们也许会杀了你。”他沙哑地低语着，眼睛看着地上，看起来羞愧极了。

“不……”Tony 捧住他的头，抬起来，好让 Gibbs 看着他。“我不会被强奸，”他迫切地重复着。“明白吗？”

他凑上去，吻住了 Gibbs 的嘴，只是轻轻的。这并不完全像他想象中他们的第一次接吻，可这是他在这种情形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的。Gibbs 的嘴很硬，没有回应；他似乎受惊了。

“到底怎么回事，DiNozzo？”Tony 放开他的时候，Gibbs 问。

“别把这个变成强奸，Gibbs。”Tony 激烈地回答。“我们之间不行。给我一些回报。”

Gibbs 的眼中浮现出理解，他点点头，伸手温柔地抚摸着 Tony 的头发。

“好的，Tony。教我。”

Tony 抓着他的手，亲吻他的手指，朝 Gibbs 微笑着。接着他躺在木屑里，把 Gibbs 拉到他身上，紧紧抱住他。他吃惊地发现 Gibbs 在发抖——像淋湿的小狗一样颤抖，一点也不像之前 Tony 在搏斗中看到的那个令人敬畏的‘狼人’。

Tony 暗想着上一次有人向 Gibbs 展示残忍之外的任何东西是什么时候。他被绑架了五个多月，有人用枪、用鞭子、用殴打、用虐待逼着他搏斗、操人，难怪现在他在颤抖。当你习惯被不断踢打的以后，仁慈变得难以承受了。

“嘘……没事了……我找到你了……。”

他温柔的用手指爱抚着 Gibbs 的背，慢慢地，Gibbs 的颤抖平息了，他开始冷静下来。不过 Tony 能够感觉到他的老二还是没硬起来。他知道 Gibbs 能在场中操一个陌生人，因为他看到过他这么做——可把他和一个朋友放在一起，一个和他一起工作了十年的人，他却是笨拙得厉害。Tony 知道他必须做些事情——迅速地。

“你相信我吗？”他朝上看着 Gibbs 的眼睛，发现里面完全没有理解。眼下 Gibbs 神游天外；他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Tony 捧住 Gibbs 的头，让他集中。“你相信我吗，Gibbs？”他粗声问道。“我需要你相信我。”

Gibbs 点点头，眼神清澈起来。“嗯，我相信你，Tony。”

“很好——那么我们这么做。”

Tony 抱住 Gibbs 的背，把他拉近，然后再次亲吻他。这次 Gibbs 的嘴唇在他的亲吻下活了过来，舌头热切地探索着 Tony 的嘴。Tony 爱抚着他的臀瓣，贴着 Gibbs 的身体有节奏地晃动着，希望用这个办法让他兴奋，而他感觉到 Gibbs 的老二开始慢慢硬了。Tony 猜药物正让他对任何性刺激有反应。

温柔的接吻和晃动在起作用，过了一会儿，Tony 推开 Gibbs，手探进他俩的身体之间，爱抚着他的老二。Gibbs 吃惊地哼了一声，Tony 看到他明显摇摆在这种情形的绝对折磨和药物引发的力比多之间。他晕头转向，被自己不能就这么操一个面目模糊的陌生人这个事实搞糊涂了。

Tony 知道自己必须掌控这里，否则这件事将以他俩中的一个被一枪爆头而结束。他暗想 Gibbs 是否有过和男人在一起的经验——是仅限于场子里的这种残酷交媾呢，还是他曾经了解和一个心甘情愿的男人做爱是什么样的？Tony 感激自己多年来和男人的丰富经验，否则他怀疑自己能否对付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来吧，美男子，让我们做下去……”

Tony 用手指从 Gibbs 身上抹了些油，然后把它们伸进自己的屁股，润滑扩展。这不理想，他知道会痛得要命，可聊胜于无，油脂会让进入容易一点点。

观众彻底安静了，被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震撼了。Tony 强忍住没有大笑。这正适合这些混蛋；他们想让他们性交变成堕落、强迫和屈辱，可他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希望噎死他们。

Tony 的手回到 Gibbs 的老二上，他套弄着它，让他完全硬了起来，然后他把它引到自己张开的两腿之间。Gibbs 的瞳孔放大了，Tony 能够看到情欲是如此强烈，几乎要淹没他。然而，Tony 从 Gibbs 的眼中能够看出来他在因为身子下的人而退缩。

“做吧。”他催促着，张开双腿让 Gibbs 更容易进入。“向它让步，Gibbs。没事。”

在一般情况下，Tony 觉得他大概会因为 Gibbs 的尺寸而高兴，可眼下这并不完全是种幸福。当 Gibbs 进入他的时候，他强忍住痛苦的吸气声。他没有为这么巨大的入侵做好应有的准备，可他不想让 Gibbs 为此难过，所以他把他纳入自己的身体，欢迎他的进入，尽最大的努力裹着他巨大的老二放松。他感觉到被撑开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痛得要命，可他深深吸着气，然后伸手拉下 Gibbs 的头，再次亲吻他。

Gibbs 轻声呻吟着，身体在被他们灌入他体内药物的驱使下，无助地顶着他。Tony 能够感觉到他的羞耻，并且为此怜悯他。他竭尽所能来减少被迫做这件事的恐怖，可对于一个像 Gibbs 这么骄傲的人来讲，被迫以这么残酷的方式和一个朋友做这种事肯定很痛苦。

Tony 一直用力亲吻着 Gibbs，努力提醒他尽管他俩都是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是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不是 Gibbs 在对他做什么事情，这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一场苦难。

终于，随着一阵痛苦的喘息，Gibbs 射了，Tony 躺在木屑里，喘着气，目光一直锁在 Gibbs 的脸庞上。他们做到了。无论如何他们设法将死亡推迟了起码一点时间。

Tony 仰起脸朝 Gibbs 微笑着，Gibbs 勉强回以一丝浅笑，可他的眼中有种阴暗的恶兆。

Gibbs 从 Tony 的身体里退出来，抬头看着观众。

他们瞪着他，仍然死一般的寂静，目瞪口呆。Gibbs 慢慢地、充满杀意地扫视着整个竞技场，带着一种彻底的轻蔑。你能够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Gibbs 重新低头看着 Tony，眼中的轻蔑消失了。

“你也相信我吗，Tony？”他问。

Tony 吃不准接下来会怎样，可他知道自己的回答。“我相信你，Gibbs。”他说，没有一丝犹豫。

Gibbs 温柔地摸了摸 Tony 的头发，“好小伙儿，Tony。”他对着 Tony 耳语。

然后他拿起 Tony 的左手，抓住他的食指，出人意料地突然一拗，把它折断了。它发出一声响亮的咔嚓声，Tony 惨叫起来。他试图抽回手，可 Gibbs 铁钳般的握着它，不肯放开。与放开他相反，他折断了 Tony 第二个手指。

观众疯狂了。他们不理解亲吻，不理解温柔的面对面的做爱，这和他们期待的原始交媾是如此不同。可在令人如此迷惑的柔情之后，这幕野蛮的高潮是他们能够理解的。

Gibbs 仍然那样坚定地凝视着他，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的眼睛。Tony 点点头，紧紧抓住他，一条胳膊搂住 Gibbs 的身体作为支持，而 Gibbs 折断了 Tony 的第三根手指。Tony 尖叫着把头埋进 Gibbs 的肩膀。

“相信我，Tony。”Gibbs 轻声说接着，他折断了 he 一一的小指。

~\*~

人群对他的残忍爆发出一阵赞许的欢呼时，Gibbs 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Tony 瘫倒在他身边的木屑里，显然哪里都去不了。

一个守卫走进来，朝 Tony 身上撒了一张网，准备拖他出去，可 Gibbs 不打算让 Tony 忍受这样的侮辱。他推开守卫，捏了捏 Tony 的胳膊，唤起他的注意。

“我要抱你，Tony。不要动。”

Tony 点点头，眼中闪着那种纯粹 Tony 式的不屈不挠，即使眼下的他极度虚弱。

Gibbs 把 Tony 连同网子扶起来，然后把他甩到肩上。Tony 挺重，可 Gibbs 能对付这个重量。他调整到更加舒服的位置，然后高昂着头朝等候栏走去。

“不想让那些混蛋看到你走不出去，”他把 Tony 放下来的时候对他说，他拿掉网，Tony 瘫到护栏上，他显然极度震惊，可他会活着。

“谢谢，头儿。”Tony 给了他一个淡淡的微笑，而 Gibbs 想弄明白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情。Tony 怎么找到他的，他为啥在这儿，他的计划是什么——因为 Gibbs 确信有某种计划。他想知道外面的真实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可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对。

他蹲到 Tony 身边，轻轻擦掉他脸上的一道血迹。这算不上多少安慰，可在他们刚刚被迫一起做的事情之后，Gibbs 在提防过于接近。眼下他不知道 Tony 对他是什么感觉。

他们的休息只是短暂的一瞬，Scott 的一个警卫过来把他们赶出等候栏。Tony 神情恍惚，站都站不稳。Gibbs 并不吃惊，在被粗暴地操过，并且手指被折断之后，他不指望 Tony 现在能够走路。这可怜的混蛋需要适应。Gibbs 一言不发地拉起 Tony，把他的手放到自己肩膀上，扶着他走向卡车。

他们来到车边的时候，他能够看到 Scott 朝他们赶来。他让 Tony 倚在轮胎上，然后站在他身前，守卫着他。在这几个月不让自己关心任何人之后，有人要关心的感觉有点奇怪。

Scott 朝他冲来的时候似乎气急败坏。“妈的，Leroy，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他们身边的时候爆发了。

Gibbs 耸耸肩。“这个，你说我应该在搏斗后多表演一番的。”

Scott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鼓起的所有怒气似乎都消失了。他哈哈大笑着热忱地拍了拍 Gibbs 的胳膊。“我说过，不是吗？我的意思不是那种事情，可这绝对让观众震动了！多棒的夜晚！先是拒绝，然后是那样；人们在说这是一直以来最棒的搏击之夜！”

他低头看着 Tony。“那么，这是你为我赢来的新拳手，吭？你把他压成齑粉之前，他显示了一些前途。”他跪到 Tony 身边，端详了他一番，目光扫过 Tony 裸露的身体，Gibbs 不得不强咽下突然冒出喉咙的保护的低吼。“你一定要折断他该死的手指吗，Leroy？”Scott 抬起头抱怨地对 Gibbs 说。“它们痊愈以前我没法让他上场。”

“嗯，可惜。”

Gibbs 低头看着 Tony，他也直视在他，疲倦的眼中闪过一道感谢。现在他明白了 Gibbs 为啥折断他的手指。这不容易，可这是 Gibbs 电光火石之间唯一能够想出来的办法，好让 Tony

离开场子。这是一个短期的方法，却给他们争取了一点时间。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Scott 问，Gibbs 意识到 Scott 压根不知道 Tony 是谁，对他意味着什么。这表明 Walid 在瞒着他——并且有很好的理由。Scott 认为他派 Gibbs 去打一个新丁——很容易赢的比赛。如果他知道了 Gibbs 实际上将会面对一个熟人，一个密友和同事……那么结果也许会更加不可预知。

Gibbs 决定继续让 Scott 不知道 Tony 的身份是最好的前进之路，而 Tony 不是傻瓜；他自己得出了同样的想法。

“Tony。”他回答。“Tony DiNardo。”他抬头看了看 Gibbs，他赞许地微微点了点头。如果 Scott 知道了真相他也许会把他们分开，可 Gibbs 极想知道家里的消息。

“这个，Tony，你是新来的，所以我会让 Leroy 告诉你这是怎么运作的。我的名字叫 James Scott，现在你属于我了。我想你会成为我训练营的资产，一段时间之后。尽管快季末的时候出来这种事很讨厌。”

Scott 用一根手指抬起 Tony 的下巴，转过他的脸，检查他的瘀伤，Gibbs 的双手在身边攥了拳头。

“Tony 没有显示出你在第一场比赛时就表现出来的那种杀手本能，Leroy，可他在场子里给了你几次麻烦，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过其他拳手做到过。” Scott 检查着 Tony 的伤势说。“我刚才在仔细观察他，他有某种所有最佳拳手都有的东西。”

“是吗？那是什么？”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他有勇气，这是拳手的一个重要品质。你把他打倒了，可他又站了起来，他逗弄你，找出一些薄弱环节。我们将不得不改善这些，Leroy。可 Tony DiNardo 绝对有潜力。”

Scott 评估地看了看 Tony，眼睛在 Tony 的身上扫来扫去。“当然他太胖了——我们会让他瘦下来，我们要加强他的力量，让他举重……”

Gibbs 什么也没听进去。他的脾气正在风口浪尖上，他竭尽全力不要把 Scott 的大屁股从 Tony 身边拉开，用拳头砸向这个家伙的胖脸。他知道药物是他愤怒的部分原因，可他突然的保护欲还是强烈到让自己吃惊。

而 Tony 正带着义愤填膺的表情看着 Scott。

“嗨，你刚才有没有说我胖？”他问，Gibbs 发现 Tony 投向 Scott 大肚子的若有所思的目光让自己大笑起来。他已经忘记了上次大笑是什么时候，甚至忘记了笑起来的感觉是怎样的。过去五个月来一点点好笑的事情都没有过。只有 Tony 能够让他在这种时候笑出来。

“别担心，Tony——我们会很快让你为了出场瘦下来的。” Scott 抓住 Tony 的二头肌说，“我们也让这里鼓起了，变结实。”

Gibbs 能够看出 Tony 对于被看成一块肉而感到的厌恶表情——Scott 也看到了，他又哈哈大笑了起来，拍了拍 Tony 的胳膊。“最好习惯起来，孩子。你过去的的生活结束了。现在我拥有你，如果你跟我捣乱，我会让那些好人中的一个把你带回来，活剥了你的皮。明白吗？”

他朝警卫的方向摆了摆头，Gibbs 保护地向前迈了一步。Tony 抬头看着他，受惊的目光让 Gibbs 冷静了下来。

“明白了。” Tony 轻声说。“我不会给你任何麻烦的， Scott 先生 ”

“很好。那么你和我会相处得很好。现在，关于那些手指——Tanner 医生会照料它们的。”

Scott 从 Tony 面前蹲的地方站了起来，朝年轻医生点点头，他正在附近蹦跶，像平时一样兴奋得像只猴子。Gibbs 连狗都不会让他看，别说相信他给 Tony 的手指接骨，可经验告诉他，Tanner 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了。

“等他弄完了，把他们锁起来，准备回去。” Scott 命令守卫，然后他走回到场子那边。

“哦，伙计，当他折断你手指的时候，听它们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观众都疯了……太好了……多棒的夜晚……” Tanner 快活地咯咯笑着，钻进车了拿他的医疗箱。

“妈的，那家伙是真的吗？” Tony 抬头看着 Gibbs。

“哦，是的。”

“好极了。Walid 的医生是个酒鬼，而这个吸毒。” Tony 厌恶地说。

“你能指望什么？他们只雇这种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的医生。”Gibbs 回答，蹲到他身边。“Tanner 起码看起来的确对药物有些了解，而他是你唯一能得到的， Tony。”

“不是唯一。” Tony 坚决地说，Gibbs 对他点点头，明白他的意思。

Tanner 回到 Tony 身边，打开医疗箱，拿出他需要的东西，然后回来抓住 Tony 的手。

“这会痛死你的！”他快活地宣布。

Gibbs 揽住 Tony 的肩膀，把 Tony 的脸按在自己的脖子里。“振作起来， Tony。”

他越过 Tony 的头对 Tanner 点点头，Tanner 欢喜地咯咯笑着，把第一根手指复位。Tony 在 Gibbs 的头颈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尖叫。Gibbs 紧紧抱住他，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这是他唯一能做的——没什么能减轻这种痛苦。

Tanner 好像用了无限的时间来给每根手指复位，不过最后他终于弄好了，Tony 的手上缠着白色的绷带——脸几乎也是同样的颜色。

Gibbs 吃不准为啥看着他们把锁链绕到 Tony 身上把他系在车厢里会这么痛苦。看着其他拳手镣铐加身从来没让他痛苦，可 Tony 会。Gibbs 坐到 Tony 身边。他也许被锁着，可他会尽其所能保护 Tony。

过了一会儿，车厢门打开了，Hurrell 被赶了进来。Gibbs 担心过 Steve 死后他也许无法做到胜利所需要的事情，然而他的关节破了，血淋淋的，眼中有种阴暗的神情。Gibbs 立刻看出他刚刚把所有 Steve 之死带来的悲痛和愤怒发泄到了场中对手身上。这是对 Gibbs 一直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他能够想象 Hurrell 怎样才能拥抱他的黑暗面。

“你没事？”他问，看 Hurrell 没有理会他。当他被锁到位子上后，他把头靠到车壁上，闭上了眼睛。他看起来像个被彻底打败的人，即使他赢得了比赛。

Gibbs 注意到 Tony 在研究 Hurrell，看到了 Tony 脸上露出了然的表情。

Tony 转向他。“那是……”

“嗯，我知道。”

“Sam？Sam Hurrell？”Tony 尽锁链允许的范围凑了过去。

Hurrell 的眼睛疲惫地睁开了。“嗯。”他的声音呆板，冷漠。

“我名叫 Tony。你不是认识我，可我知道你的一切。过去五个月里 Jan 跟我说了你的一切。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非常爱你。我知道她会要我告诉你这些。”

Hurrell 瞪着他，眼中升起一团狂暴的怒火，却同样迅速地消失了。“你他妈的闭嘴。”他厉声说，接着重新闭上了眼睛。

今天人们老是对我说这句。”Tony 嘟哝着坐了回去。

“让他去，今天很艰苦。”Gibbs 说。

“跟我说说吧！”Tony 轻笑了一下。“开头我被下药了，接着被绑架了，然后和一个疯狂的帽子先生进行了一场奇怪的谈话，他掌管着这整个爱丽丝漫游搏击俱乐部世界。然后某个大个子混蛋威胁要强奸我，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在我面前被杀，我必须和你在场子里搏斗，我有了最不愉快的第一次性交，我的手指被折断了，然后由一个咯咯笑医生给我治。告诉我以后不会更糟了，Gibbs。”

“希望我能。”Gibbs 讽刺地耸耸肩，Tony 叹了口气。他看起来惨白疲惫，下巴上有着之前搏斗留下的淤青，脸颊上有干掉的血迹。“妈的，我希望你不在这里，Tony。”Gibbs 轻声说。

“我也是，Gibbs，我也是。”

他们沉默了一个多小时，等卡车装满拳手。接着他们重新上路回 Scott 的训练营。这是一段漫长的车程，Tony 睡着了，头倚到了 Gibbs 的肩膀上。

为了 Tony 不在这里，Gibbs 会做任何事，可他某个小小的，贪婪的部分很高兴 Tony 重新出现在自己身边。过去五个月里他被夺走了那么多，然而他意识到自己最最怀念的是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罩着自己后背的男人。

卡车对面，Gibbs 能够看到 Hurrell 正看着他。出去的路上，Steve 靠着 Hurrell 休息，就像现在 Tony 正靠在他休息一样，可 Hurrell 独自回来了。Gibbs 几乎为了 Hurrell 需要照料其他拳手而轻视他，可现在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人稍微理解了一点，就像他怀疑 Hurrell 也对他理解了一点一样。今晚的某个时候，他们交换了角色，两人都处到了对方的位置上。

Gibbs 闭上眼睛，让头歪向一边，这样他能够在脸颊上感觉到 Tony 浓密柔软的头发。

他以为 Tony 忘记了自己，可他是个傻瓜。Tony 是，并且一直是他忠实的圣伯纳；他永远不会忘记。现在他回到了自己身边，他属于这里，Gibbs 觉得只要 Tony 在这里，他能从一切苦难中生存下来。

## 第三章 披着羊皮的狼

卡车停下来的时候，Tony 被惊醒了。车厢门打开了，拳手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出来。等待时间很长，到后来 Gibbs 也被带走了，车厢里只留下 Tony 和 Hurrell。

“你也是 NCIS 探员？” Hurrell 问。

“是，可他们不知道，所以咱们都别说，吭？”

“随便你。” Hurrell 看起来彻底被打败了。

“他们之前杀掉的那个人——Steve？你俩是朋友？” Tony 柔声问。

Hurrell 轻轻笑了几声。“是，‘不管是谁‘探员，我们是朋友。不，去他的，我们超过了朋友；我们上了。”

Tony 无法藏起他的惊讶。过去五个月里，Jan Hurrell 跟他讲了她和这个家伙的所有爱情故事，他从没料到会听到这个。

Hurrell 看起来对他的反应既生气又羞愧。“嗯，Jan 忠实的丈夫晚上在牢房里操男人。还不止那个男人——还有其他人，在这之前，我在其他训练营的时候。

“嗨，瞧，这跟我不搭界。” Tony 赶紧说。

“你不知道这里像什么。几个月了，还有药……你不知道那些药对你的作用。我一直在发情——24 小时/7 天。我努力记住我是谁，可太难了，Tony。”

“我没有在怪你，Sam。我想 Jan 也不会怪你。”

“她应该怪我。我配不上她。” Hurrell 生气地佝偻起肩膀。

“就像你说，药物让你……”

“Gibbs 就不做这种事！” Hurrell 出乎意料地厉声说。

“Gibbs 不做什么事？”

“Gibbs 不操我们中任何人，他想的话挑谁都行——这点 Scott 说得很清楚。药物让我

们很难想别的，除了搏斗和操人，他们就想我们那样。对他们来说我们就像是动物。可 Gibbs 在场外从来不操任何人。我不知道那需要怎样的自我控制，可我知道我做不到。”

这听起来像 Gibbs。他会把这看作一种反抗，视作对自己的身体保留一些控制的方法，尽管眼下他被剥夺了这种控制。Tony 不禁想着这种惨烈的反抗会让 Gibbs 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连 Sam Hurrell，一个忠实钟情的丈夫都无法抵御药物的话。

这时，车厢门打开了，Tony 被从车壁上解了下来，推进了一间大房间，仍然带着手铐脚镣。这里看起来和 Walid 的训练营一模一样，他一时失去了方向感，以为他们把他带回了原来的地方。

他累极了，路都走不动，一路上磕磕绊绊地被他们推过走廊，来到一个公共的淋浴房。他的腿似乎迈不开步，浑身都在痛，脸在痛，手在抽痛，屁股也痛，可他不愿多想这里的疼痛。

守卫拿掉他的镣铐，然后朝花洒点点头。

“你爱说话，不是吗？” Tony 嘟哝着。他低头看看自己包扎着的手，想着怎样才能在洗澡时不弄湿这里。这时门开了，他感到一阵轻松，因为 Gibbs 和他的守卫一起走进淋浴房。

“我跟 Tanner 说你需要帮助。”他举起一只塑料袋和橡皮筋说。“我想他其实不在乎，可他们喜欢让我高兴，如果对他们没什么麻烦的话。”

Gibbs 是他们在场中的最闪耀的希望，Tony 能相信这点。此外，绝大多数有理智的人害怕 Gibbs 的死光瞪视，他确信它对吸毒医生和武装守卫也有威力。

Gibbs 把塑料袋绑到他手腕上，完全包住绷带，然后他领着 Tony 来到热水下面。

“那么告诉我，这样光着身子到底会不会习惯起来？” Tony 苦着脸说。在其他环境里，裸体和头儿在一起会让他难为情，可眼下，这是最不是问题的问题。

“不会。” Gibbs 气冲冲地回答。他用一根手指抬起 Tony 的脸，把它侧转过来，检查着伤势。Tony 很高兴周围没有镜子，因为他有种感觉，现在的他不怎么好看。“天，你看起来一团糟。”

“这个，刚才有一阵子你打得我很重，在……”在你知道我是谁之前。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旁边有守卫，可这让他烦恼。Gibbs 怎么会不知道他是谁？眼下 Gibbs 的脑子里到底有什么？他还在这里，他还是 Gibbs——Tony 能看出这些——可他不完全是一个月他所认识的 Gibbs。也许这并不让人吃惊，可那个 Gibbs 还在这里，深藏在某处吗？如果是这样，Tony 能够找到他吗？

Gibbs 哼了一声，却没有回答。他拿起肥皂，涂了些在手上，接着轻轻地擦去 Tony 下巴上干掉的血迹，开始给 Tony 擦背。Tony 嘟哝着发出弱弱的抗议，可他太累了，这抗议没什么说服力。

“你快跌倒了。闭嘴，让我把你弄干净。” Gibbs 回答，可他眼中闪过的内疚告诉 Tony 这并不是他这么做的唯一理由。“相信我，要是非得让警卫做的话，你一点也不会喜欢的。”

Tony 闭起眼睛，把头抵在浴室墙壁上让 Gibbs 完成这项工作。Gibbs 说得对——他累得站也站不住。而 Gibbs 只是像平时一样讲效率。他能够从 Gibbs 清洗他时的温柔仔细中感觉到他的内疚——Gibbs 打了他好多拳，操了他，接着折断了他的手指，因为这些，现在他觉得有责任照料他。

热水抚慰着他酸痛的肌肉，干净的感觉很好。等 Gibbs 洗完了，他领着他走出浴室，用毛巾裹住他，轻轻把他擦干，接着他俩沿着一条更加狭窄的走廊被押进一间显然是医务室的房间。

Tanner 医生坐在桌子后面，脸上带着愉快的傻笑。

“啊，很好！我在想派 Leroy 去帮忙是不是个坏主意；我想他也许会折断你另一只手的手指，”他兴高采烈地说。“那会增加我的工作！”

Tony 对这个白痴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他只是坐到指给他的检查台边。一个警卫把手放到 Gibbs 的肩上推他出门，可 Gibbs 把它甩掉了。

“我留在这里。”他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Leroy，你知道检查是单独进行的。”Tanner 回答。

“我留在这里。”Gibbs 重逢道。

警卫的手探向插在皮带上的鞭子，可 Gibbs 只是回头死光般地怒视着他。警卫犹豫了，Tony 忍住笑容。他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武器和鞭子都无法让你有足够的自信去震慑混蛋气场全开的 Leroy Jethro Gibbs。

“哦，让他留着吧！”Tanner 摆了摆手说。守卫耸耸肩，靠回到墙壁上。似乎只求太平。

Tony 别无选择，只有逆来顺受地被捅捅、戳戳、称称、量量，还被抽了一管血。

“新拳手的标准程序，Tony。”Tanner 对他说。“我必须决定给你用药的起始剂量。”

Tony 不喜欢这句话，可现在他累得不怎么介意。

“不是说有什么好着急的。我会和你的主人商量，可就你那些手指，你有一阵子不能上场了。”Tanner 补充道。

最终检查结束了，Tanner 把他推向守卫。“你可以走了——该睡觉了，懒鬼！”换个时间地点，Tony 觉得自己会很高兴打这白痴一个嘴巴子。“有空房间吗？”Tony 看着桌上的一个

表格。“今天晚上我们失去了几个拳手，所以应该有。把他一个人关起来；他需要休息。”

“他睡我的牢房。” Gibbs 气冲冲地说。这是过去二十分钟里他说的第一句话。

“真的，Leroy？你从来不跟别人合住。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漂亮小子了？” Tanner 又傻笑着说。“你喜欢他在场子里给你的亲吻吗？我觉得这可真基，可也许你就喜欢那样，Leroy。”

Gibbs 给了他一个像给守卫那样的死光瞪视。“我的牢房。”他固执地重复道：“Scott 跟我说我想要谁都可以，而我想要他。”

在其他情况下，Tony 觉得这听起来也许很性感，可现在，这副样子的 Gibbs，让它变得几乎吓人。

Tanner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可他也抵不过 Gibbs 的死光瞪视。

“很好。”他耸耸肩。“我不在乎。只是你已经把他打坏了，别弄得更坏，否则 Scott 会生气的。赛季结束前我们还能不能让他上场已经是个问题了，Scene 会不得不在休整期让他白吃白喝。”

Gibbs 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身走进走廊。Tony 跟着他，警卫跟在他们后面。Gibbs 领着他们走过几条狭窄的走廊，在一个门口停了下来。他走进去拿了东西出来，然后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他们在另一间牢房外面停了下来，Gibbs 朝门摆了头，示意 Tony 进去。

“知道你会改主意的，Leroy。”一个守卫淫笑着说。Tony 暗想 Gibbs 听着这些傻瓜用他一直不喜欢，从来没用过的名字叫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和 McGuire 打赌你会的。知道你不会一直撑下去。他们都在做；晚上在房间里操得像个兔子。”

“所以你把该死的收音机开得那么响，Ellis？” Gibbs 问。“盖住声音？”

“不——我那么做就是让你们不痛快。” Ellis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把 Gibbs 推进牢房。

接着门在他们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Tony 听到他们锁门时钥匙的当啷声。

他看着 Gibbs，Gibbs 也看着他。这是 Tony 到这里后他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

Gibbs 把薄薄的床垫、枕头和毯子扔到自己床铺边的地上。牢房很小，唯一能放 Tony 床垫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旁边。

他们看起来糟透了，Gibbs 知道他应该让他睡一会儿，可他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先回答。

“牢房里没有窃听器，所以我们能说。”他说。

“好的。”Tony 打量了下四周，吹了声口哨。“这可真小啊？就像个厕所或者马厩。没多少私人空间。”

“Tony，他们都不让我们穿该死的衣服；这该让你对他们怎么看我们的‘私人空间’有点头绪了。”

“对不起……我只是累了……还有，哦，糟……道歉是软弱的表现，我知道！”Tony 连忙补充道。他拍了下自己的后脑勺，苦起一张脸，瘫倒在床垫上。“嗷。这比平时痛多了。”他哀哀的语气让 Gibbs 忍不住微笑起来。这真是太 Tony 了，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多么怀念这个搞笑天王。他压下突如其来的想拥抱他的冲动；他从来不是喜欢拥抱的人，那样大概只会吓到 Tony。

“出了什么事，Tony？告诉我。”Gibbs 迫切地说，靠在墙壁上向下注视着 Tony。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Gibbs——你必须明白这点。”Tony 首先说，搞笑天王登时不见了。Gibbs 发现自己正看着勇敢、无畏、忠诚的男人，他知道这也是 Tony。“可不管我们转到哪个方向，路都被堵死了。哦，他们让我们闲逛一会儿，不过是用这种单调的方式——线索总是没有结果，从来找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我想有几次我们接近了，却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总是比我们快一步。”

“他们——你是说 Walid？”

“嗯——尽管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为啥我们总是不能及时拿到搜查令，为啥不管我们去哪里，当地警察总是那么该死的不帮忙。第一天我们去见一个警长，他会讨人喜欢。第二天我们再去，他的嘴会紧得像只蛤。我想这是贿赂和威胁加在一起的作用——不管哪种办法有效。Walid 真的神通广大，我说‘真的’。”Tony 意味深长地说。

“你是在说他把 Vance 收入了囊中？”Gibbs 皱着眉问。

“更糟——海军部长。吃不准他捏住了他什么把柄，可像海军部长是个调皮的孩子，在几个国防合同上接受贿赂——Walid 发现了，并且在勒索他。我让 McGee 去调查了。”

McGee……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想到 NCIS 的这些人让他突然想家了。Gibbs 努力赶走这些情感，可今天是个漫长，震撼的日子，他没法照他喜欢的那样控制住感情。这情感挥之不去，Tony 在这儿让它变得更加强烈。他一直难以接受 Tony 出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他个人的噩梦里的这个事实。这感觉太奇怪了。

“他们怎样？”Gibbs 轻声问：“Abby……Ducky……他们所有人？”

“他们很好。可都担心你。他们所有人。”Tony 坚定地重复道。“没人放弃你，Gibbs。没人忘记你。”

Gibbs 低下头，一阵出乎他意料的情感挣扎着浮出表面，使他的喉咙堵住了。

“Gibbs，你没想过我们会忘记你，对吧？” Tony 问。“你没想过我们会走开，让你烂在这里吧？想过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你？”

Gibbs 用力咽了下唾沫。很久，他无法抬头，可等他抬起头，他发现 Tony 的眼睛在昏暗中明亮地闪烁着。

“没。”他声音沙哑地说。“没有。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放弃，Tony。”可他不能说在那些孤独的漫漫长夜，他的确有过那样的感觉。它们被烙进他的灵魂，即使想想都让他心痛。“那么出了什么事，Tony？你怎么会来这儿？”

“Vance 想结束我的调查——海军部长的命令。” Tony 简单地说，显然努力让两人都离开 Gibbs 一反常态的感情失控。“照 Walid 说的，我想他们期望我试过，失败过，然后当我处于低潮的时候，用升职提薪贿赂我，条件是我放弃寻找你。”

“天，他们真的错看了你。”

“这个嘛，我喜欢这样。” Tony 严肃地说。他从来没有看错过 Tony，没有被 Tony 展示于世人的面具欺骗过。他知道 Tony 喜欢让对手低估他，他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战术在不同的人身上取胜，从杀人嫌犯到摩萨德局长。他看到 Vance 也被他糊弄了，他疑心 Walid 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可能会成为他犯下的最严重的战术错误。

“那么，计划是什么？” Gibbs 问，重新靠到墙上。“它不可能只是找到我——那样除了让我们都被关起来一点用也没有。”

“嗯——计划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完全是这样的。” Tony 回答。“瞧，这些家伙做的一切都是移动的。几天前我甚至找了一处训练营，可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它消失了。他们是有钱人，有资源。在国内转移拳手，把他们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很容易。”

“所以，我们必须告诉某人到哪里找我们。” Gibbs 说。

“没错。这就是计划起作用的地方。” Tony 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它，呃这个，有技术含量，Gibbs。”

Gibbs 翻了个白眼。“告诉我。”

“好的——McGee 搞了个小发明。我不会细说；他解释给我听的时候已经够无聊的了。我要做的只是偷一部手机，拨一个我背下的号码。他建立了一种自动跟踪系统——这个号码一旦被接通，不管什么时候，白天还是夜里，它就开始自动找出来源。理论上他需要通话时间保持 28 秒……”

“一部手机？” Gibbs 皱着眉打断他。“上帝，DiNozzo——我们怎么可能接触到一部手机？没有一个守卫允许带手机进这幢建筑。没人——连 Tanner 也不行。”

“嗯，是。”现在轮到 Tony 翻白眼了。“而我不应该在上班时候玩俄罗斯方块，可那从来没有阻止过我！”

“你上班玩俄罗斯方块最多挨下后脑勺。” Gibbs 反驳道：“那些家伙带手机上班会在后脑勺挨上颗子弹。大不相同。”

Tony 做了个鬼脸。“你说得很有道理，Gibbs。可这是我有的唯一计划。我们只是必须保持警觉。他们总有犯错的时候——而我们必须抓住机会。”

“不。” Gibbs 厉声说。

Tony 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不？”

“不。这太危险了。”

“什么？” Tony 看起来糊涂了。“帮帮忙，Gibbs……”接着他停住了：“你有别的计划？那是什么？”

Gibbs 耸耸肩。“等赛季结束，而我赢了以后，Scott 说他会给我特权——送我去某处的一幢房子。我想那里的防守会松很多，所以那里逃跑的机会多得多的。”

“而在那之前你必须在场中和那个混蛋 Mac 搏斗——不只是活下来，还要赢。” Tony 指出。

“你认为我不行？”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Tony 叹了口气。“我永远不会赌你输，可那个家伙是座肉山，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我在 Walid 的地方碰到过他。”他夸张地打了个哆嗦。“好人；告诉我如果我赢了，他会要求把我关到他的牢房里，这样他可以操我。”

“今晚我看过他搏斗。我知道打败他很难。”

“所以……”

“所以，我只要打败他就行。” Gibbs 坚定地说。Tony 张嘴要争辩，可 Gibbs 打断了他：“我说了不行，Tony，而我是认真的。不要试图偷任何人的手机。这是命令。”

“可……”

“你在这里才该死的五分钟，而我在这里五个月了。你对这里一点也不了解。我了解！”

Tony 瞪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不情愿地点点头。

“很好。” Gibbs 大声吐了一口气。“好的——现在， Tony DiNardo 这个身份可靠吗？还是我们要担心 Scott 会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Jenny 为这个身份建立的全套文件记录还在，” Tony 回答。“自从那个任务结束之后 DiNardo 还没有什么新的记录，可希望 Scott 不会注意到这点。伙计，我从没想到会还再用到这个名字。那个任务可真是一团糟。”

他故意打了哆嗦，却晃了几下，看起来马上就要昏过去了。

“你得睡会儿。现在。” Gibbs 命令道。

这次 Tony 没有争辩。他钻到毯子上，闭上了眼睛，立刻就睡着了。

Gibbs 叹了口气。他还盼望着有更好的消息。可现在他要保护 Tony，还没有什么真正的获救希望。这种组合可不妙。

他走到 Tony 身边的床垫上躺了下来，拉过毯子盖上。过去五个月来每个晚上他都在这个牢房里独自度过，有人睡着他身边的感觉很陌生。他能够听到 Tony 轻轻的呼吸声，能够闻到他的气息——肥皂味加上某些 Tony 独特的味道，这让他鲜明地回想起他们一起在 NCIS 工作的日子，恍如隔世。

他闭上了眼睛……可他能看到的只有场子里 Tony 躺在他身下激烈地低声耳语说，“我不会被强奸”。他握起拳头，希望赶走这一幕。他们单独在一起以来，两人都在回避这个话题，可这是能够永远回避的吗？

这件事情之后他和 Tony 的关系到底会变成怎样，即使他们逃了出去？他当众在木屑里干了 Tony 之后，他们怎么还能一起工作？是的，另一种选择更加糟糕，可他和 Tony 都知道一个可怕的真相——就是一部分的他喜欢这个。这是如此幸福的安慰——埋入 Tony 的身体，感觉到紧致火热的洞穴挤压着自己的老二。他痛恨自己被逼着做这件事，可他更痛恨自己的身体从里面得到快乐。他们怎么能迈过这个坎儿？

他睁开眼睛，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上帝，真是一团糟！

Tony 待在他的牢房里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他没考虑到的问题。他常常自慰，一个晚上好几次。这只能让他痛苦的压力释放一小段时间，但可以稍微缓解持续的欲望。现在，Tony 在这儿，这种行为不能进行了。被迫在场子里操他已经够糟了，可 Gibbs 有他的骄傲；他不打算在他面前自渎，就像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好色少年。

Tony 在睡梦中咕哝了几句，翻了个身，一条胳膊搭到了 Gibbs 的腰上。Gibbs 能够感觉到他温暖的鼻息弄得自己的脖子痒痒的，超过了他能承受的。

他握住放在他腰上的手，把它甩开，顺势尽量把 Tony 推开。Tony 又嘟哝了些什么，却没醒。

走廊深处，Gibbs 听到一对拳手在他们的牢房里闹人的交媾。这种声音很熟悉，可这次它对他的影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大概今天不是 Ellis 在走廊值勤，否则的话收音机也会刺耳地向着，可今晚他会欢迎收音机，如果它能盖住走廊里传来的吵人的喘息和呻吟，以及湿腻的拍打声。

Gibbs 重新闭上眼睛，可这次他发现自己幻想着翻身抓住 Tony，再次把自己的坚挺埋入紧致火热中。他知道那是药物，可这并不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他绝不会对 Tony 做这种事，他做了这么大的努力让他们在场子里的行为看起来是两厢情愿的，可那一幕幕情景仍然让他感到羞惭。

Gibbs 抓住枕头咬了下去，堵住了无助挫败的怒喊。

~\*~

Tony 醒了一会儿，然后立刻记起了自己在哪里。这就像从噩梦中醒来却发现身在另一个噩梦中。他浑身疼痛，在地上的薄床垫上舒展了一下身子，呻吟了一声。

他能听到走廊里传来的声音——性事的声音。他重新闭上眼睛，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Gibbs 沉重地呼吸着，从他的毯子下面传来有节奏的窸窣声。Tony 意识到这个可怜的混蛋在试着安静地自慰，这样就不会吵醒自己。他只能猜这会让 Gibbs 感觉多屈辱。他是这么一个骄傲，注重隐私的人；这对他肯定是一种特殊的折磨。

Tony 想了一会儿。他们会这儿被紧挨着关上天知道多长时间。Hurrell 告诉过他 Gibbs 非凡的自我控制，不操其他任何拳手，可这个可怜的家伙需要某种释放。他不应为了试图满足他们灌进他身体的药物所引起的需要而感到羞愧。

这有风险……但是 Tony 觉得值得去做。他转过身，将没有受伤的手探进 Gibbs 的毯子。

一声短暂的惊呼。“DiNozzo！” Gibbs 低吼，抓住正往下摸去的手腕。

“没事，让我来。” Tony 柔声对 Gibbs 耳语。“寄宿学校，”他补充道，算是解释。

Gibbs 深吸一口气放开了他的手腕。Tony 摸到了 Gibbs 的硬挺。他挺擅长这个，用坚定的节奏套弄着硬柱，知道在正确的地方施加正确的压力。Gibbs 的呼吸越来越快，Tony 能够感觉到他近了，但也在坚持，不肯彻底向快乐让步，得到释放。

“放开它，”他轻声说。“相信我，”他加了一句，记起了拳场。

Gibbs 喘息着，身体在颤抖，接着他放松了，低吟着在 Tony 的手里进出。一会儿，Tony 感觉到温暖的精液在他指间溢了出来。一阵几乎休克般的沉默，接着 Gibbs 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向他转过身。他把脸埋到 Tony 的颈间，背上所有的肌肉都绷紧了，颤抖着，Tony 暗想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的时刻让 Gibbs 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有那么可怕的一瞬，他害怕 Gibbs 在哭泣。接着他意识到 Gibbs 在他颈间急促地呼吸着，

发出低低的喘息声，却没有眼泪。Tony 思忖着自己有没有做对，可接着他突然明白了，Gibbs 没有伤心——他是不知所措。这个男人忍受了几个月的孤独和虐待，所以当别人带着温柔怜爱触摸他，给他那种无私的释放时……他无法承受。

Tony 用裹着纱布的手轻轻抚摸着 Gibbs 头发剃得短短的头。“没事了。嘘，嘘……”

Gibbs 慢慢平静下来，呼吸变慢了，过了一会儿，他俩都睡着了。

几个小时之后，Tony 被一阵响亮的笛声惊醒了，走廊里的灯调到了最亮。他困倦地坐起来，发现 Gibbs 已经起来了，正在角落里小解。

“起来。” Gibbs 完事后朝门口摆了头。“该动起来了。他们不喜欢你慢吞吞的。”

Tony 爬起来，每块肌肉都在抗议。一个守卫打开门，Gibbs 大步走了出去，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们明白了。” Tony 跟在后面低声嘟哝着。“我们不谈论晚上发生的事。我收到暗示了——一清二楚。”

实际上他松了一口气；和他沉默寡言的头儿进行一场涉及任何性的谈话就跟杀了他差不多。他自己的回避技巧和 Gibbs 的一样炉火纯青，如果不是一样直接的话。另外，昨天夜里他们一起做的事里有些东西如此亲密，羞人，他不想把它放到光天化日之下，用谈话毁了它。

他们被赶回浴室，Gibbs 再次帮他洗了澡，这让 Tony 觉得和手活一样亲密。这整个情形太让他困惑了。他也许爱了 Gibbs 许多年，可他没有幻想那人会回报他的感情。眼下，Gibbs 是被孤独和身体里的药物共同驱使着，而 Tony 知道自己正在走一根细钢丝，既要减轻两者带来的痛苦，同时又不能占 Gibbs 的便宜。

洗完澡，他们被赶进另一个房间吃饭。Tony 太饿了，并不真正介意面前放着的是什么，可他注意到没有咖啡，这是他咖啡因上瘾的头儿现在必须忍受的另一个缺失。

早饭后，他们被带到一间宽敞的训练室，里面有沙袋，拳击台，跑步机，划船机和其它各类健身器械，都是最先进的。

Tony 站在那里，看教练们安排拳手到不同器械上训练。现在他明白了 Gibbs 为啥会有那样精干、肌肉饱满的外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直进行魔鬼式训练。“世界上最糟糕的减肥方式。”他喃喃自语。

没人注意他，所以他坐到角落里观察着。他估计某个时候他们会为他设计一套训练方案，可眼下他被忽略了。事实上，两个教练似乎都非常注意 Gibbs——他意识到 Gibbs 在这里有多重要。他是 Scott 通往成功的入场券，他们把一切都投入到他身上。

“嗨，”一个声音说，他四下看了看，发现 Hurrell 走了过来。“觉得我应该……” Hurrell 挪动着脚。“瞧，我想为昨晚道歉。Steve 的事情之后我情绪不好，可我不应该对你发泄。”

“没事。” Tony 指了指地板， Hurrell 蹲到他身边，背靠着墙。“他们总是这么围着他转吗？” Tony 朝 Gibbs 那里点点头，教练们正一边给他的手指裹胶布，一边专注地跟他说着话。

“嗯。守卫也总是跟得很紧。他们是他们的明星资产——他们守得他很好，训练得也很好。我不介意；替我们其他人解了围。” Hurrell 耸耸肩。“瞧， Tony。”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放低了声音。“你跟 Gibbs 谈过把我们弄出去了吗？”

Tony 若有所思地咬着嘴唇。“嗯。我们谈了。”他还是没法参透 Gibbs 对不要试图逃跑的执着；也许 Hurrell 能给他点启发。

“然后呢？瞧，如果有什么事，我想参加，只是他说没什么。我问他的时候差点把我的头咬下来。”

Tony 向前倾了倾了身子。“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我搞懵了。相信我，这不像是我在 NCIS 时了解的家伙。”

Hurrell 热切地点着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有这种感觉！瞧， Tony——Gibbs 是这里的一个传奇。所有的拳手都敬畏他。他是天生的领导者，我们会做他要求的任何事。”

Tony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嗯——这才像我了解的 Gibbs。”

“所以，如果他那么强大，不论是头脑还是身体，到底为什么不想逃跑？”

“我不知道。我是说，他们打过他——你能够看到他背上的伤疤——可……” Tony 停了下来，盯着 Gibbs，他正朝一只沙袋走去，眼中露出饥饿专注的神情。

“他们没有毁了他， Tony。” Hurrell 对他说：“相信我——我见过被他们毁掉的人，一点用都没有了。Gibbs 不是那样的。他有种野兽凶猛的气质——绝对没有被那些混蛋毁掉。”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

Hurrell 轻叹一声。“也许——只是一种直觉——我不像你那样了解这家伙。可有时候我担心他被这档子事情吸引住了，他忘记了这不是为了赢得比赛——是为了找办法出去。我在想，尽管他恨这里，是不是他也许喜欢这里。在场中他似乎活了过来，就好像在那里他才最自在，能够表达一些真实的自我，而其它时候他都必须把这些自我锁起来。”

Tony 往后靠了靠。在他所有关于 Gibbs 的精神状态的担心里，这一点是他没有考虑过的。Gibbs 入乡随俗了——这可能吗？如果你问的是他几个月前知道的那个男人，那他说的不仅是‘不’，而且是一声响亮的‘绝不！’可这个男人——一举一动都像觅食的狼一样的男人——昨天晚上在场中花了几分钟才认出他的男人？ Tony 没那么确信。

“你跟他谈过这些吗？”他轻声问。

“嗯……可他就摆出那副阴暗愤怒的神情，用他那种眼神瞪着我；意思叫我闭嘴的眼神。”

“可你没有？”

“没有。只要有机会我就烦他，向他指出这点，冲他发火，努力迫使他勇敢面对。”

“啊。” Tony 露出一副苦相。

“怎么？”

“这不是对付 Gibbs 的办法，Sam。相信我，我知道。我和这家伙一起工作了十年。”

Hurrell 微微一笑。“十年——而你还活着？该死，Tony，你是某种受虐狂吗？”

Tony 笑了起来。“也许，Sam，也许我是的——反正关系到 Gibbs 的时候。我想所有这些日子我生他的气有……三回？”他在脑子里计算着。“嗯……三回。结果不太妙。”

“那怎样才行？”

“他是个专注的家伙——而且脾气大得不得了。你不能用更多的愤怒来面对他的愤怒，因为，相信我，不管你有多愤怒，他能比你怒上十倍。我从来没看到过他那么能愤怒的人。”

“嗯，我注意到了。”

“而且他对自己总是比对别人还要愤怒得多。跟他说他搞砸了没用——他一直知道的，而他教训起自己来比你能做的还要厉害得多。所以你要釜底抽薪，而不是火上浇油。你把他带出来。”

“怎么做？”

Tony 微笑着。“你让他笑。你说笑话，出洋相，逗弄他，用这种办法提醒他他是人，需要别人，不管他对这个事实有多痛恨。他一生中失去的东西比我们都多，只有一半的理智或清醒，而且他永远不会拉下一个伙伴。所以你只要偶尔提醒他这点就行。”

Tony 耸耸肩，目光一直没有离开 Gibbs。“你帮助他记住他不只是能够徒手毙敌，也能够造出美丽的木船，真的在水上航行。”

“他造船？” Hurrell 不相信地扬起一道眉毛。

“美丽的船——用他的双手。他不用电动工具的。”

“听起来你很了解他。”

“嗯。” Tony 若有所思的目光穿过房间，落到 Gibbs 身上，他正击不停击打着沙袋，好

像那是他最大的敌人。“嗯。我了解。而我了解到的一件事是要接近 Leroy Jethro Gibbs，你不能对他生气，对他说他不是什么。你要粘上去，提醒他他是谁。”

~\*~

Gibbs 不喜欢跑步；跑步让他无聊透了，在跑步机上不停地奔，却哪里也去不了实在是没脑子的事情。他情愿在拳击台上格斗，或者打沙袋，或者举重。首席教练 Frank 把他的训练计划输入了跑步机，而 Gibbs 知道他完成之前将不能吃饭、休息、上厕所。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 Tony 做 Tony 最擅长的事情：打听消息。Tony 忙着交朋友，冲屋子里的每个人放电——守卫、教练和拳手一视同仁。Tony 有很多策略可用，而 Gibbs 熟悉它们中的每一个。

有傻瓜 Tony——他故意装傻，乱说电影台词，出洋相，总而言之就是表现得像傻瓜。这样的 Tony 是他的出发点，假装自己是一个无害的白痴，给周围的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接着是善解人意的 Tony。Gibbs 看着 Tony 锁定了一个目标——一个站在门口的守卫，看起来无聊了——然后走了过去。他开了个玩笑，守卫哼了一声。Tony 凑上去轻声说着话，那守卫开始跟他交流，点头，回他话，开始交谈，接着微笑，然后带着真正的兴趣看 Tony。Tony 在让他们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人，不只是另外一个拳手。Gibbs 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也试过同样的策略，他又得了什么好处了。

终于轮到聪明的 Tony 了。Gibbs 在跑步机上加快了速度，这时 Tony 用一些夸张的手势误导了那个守卫，也许是在模仿哪段 Jack Nicholson。Gibbs 模糊地意识到他旁边跑步机上的拳手呼吸粗重，脸涨得通红，汗流浹背，可什么也没法让他不去看 Tony 在干什么。他看见 Tony 撞了一下那守卫的胳膊，然后夸张地道着歉，同时搜他的身……Gibbs 看见 Tony 的手探进了那人的口袋。

妈的！他告诉过 Tony 不要去找手机！Gibbs 用最快的速度跑着，一只眼睛始终看着 Tony，以防他扒窃的企图被发现。Tony 仍旧滔滔不绝，仍旧挥着手。Gibbs 能够感觉到汗从自己身上淌下来——如果他能结束这次训练，教练会让他休息一会儿，那他就能过去和 Tony 说话。

跑步机慢了下来，停住了，Frank 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时间和里程，轻声吹了声口哨。

“那是你跑过的最好记录，Leroy。干得好。休息十分钟。”

Gibbs 抓起毛巾，擦掉额头上的汗，正准备向 Tony 走去，身后的响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隔壁跑步机上的拳手站在那里，低着头，胸口起伏着，而 Frank 正冲他吼叫。

“你他妈的太慢了，Stuart！我以前警告过你——要是你在三十分钟里没跑完这段距离，你会付出代价的。”

Frank 挥了挥手，跟 Tony 说话的警卫大步走了过来。Tony 小跑着跟在后面，到 Gibbs 身边时停了下来。

“怎么了？”他小声说。

Gibbs 狠狠斜了他一眼。“你会看到的。”

“拜托……不……我只是累了。我昨天出场了，而且赢了！拜托，拜托……不要……”  
Stuart 可怜兮兮地乞求着。Gibbs 按住 Tony 的肩膀，感觉到手下的肌肉绷紧了。

守卫把 Stuart 推到在地，拔出了腰里的鞭子。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鞭子起伏着，Stuart 的背上，伤痕突了出来，猩红、愤怒，Stuart 双手护着头，匍匐在守卫脚下，抽泣和尖叫越来越响。

鞭打并不重——Gibbs 挨过厉害得多的——可短暂的暴行让人震撼。他能感觉到 Tony 在向前冲，本能地想去帮助挨打的可怜混蛋，Gibbs 紧紧按住他，强迫他不要动。他曾经有过同样的本能，当他刚来的时候，可他用痛苦的方式学到了那样谁也帮不了，而你自己代价惨重。

接着一切结束了。Stuart 在地板上哆嗦成一团，哭泣发抖，红色的鞭痕在白色的皮肤上形成强烈的对比。

Gibbs 的手指抠进 Tony 的肩膀，推着他朝屋角摆着饮料的桌子走去。

“瞧，你这个愚蠢的傻瓜。这不是游戏，Tony。这是真的。别跟这些人胡闹。”

Tony 瞪大眼睛震惊地看着他。“我知道……妈的……那个可怜的混蛋……可我知道，Gibbs……我……”

“我看见你了！”Gibbs 咬着牙说。“我看见你在那个警卫身上搜手机，Tony。我命令过你不要找麻烦，因为你试的话，相信我，你会有麻烦的。”

“我只是在和那家伙说话……那警卫只是……他不错……我们谈起了橄榄球……”

“是啊，要是你搞砸了，他会把你扔到地上，像抽 Stuart 一样抽你，一点不犹豫。他不是你的朋友，Tony，而且他永远不会变成你朋友，不管你来多少次愚蠢的 Jack Nicholson 模仿秀”

Gibbs 终于放开了 Tony 的肩膀，从桌上抓起一瓶水。他一口气喝完，拼命吞咽着，环顾着健身房。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练习中，仿佛 Stuart 身上的丑陋插曲从来没有发生过。Stuart 仍旧躺在地上发着抖。Gibbs 看着 Frank 走到他身边。

“回跑步机去，再做一次，这次跑快点。”Frank 命令道，用靴子踢了 Stuart 一下。Stuart 抽搐着慢慢站起来，低着头，走向跑步机。

Gibbs 听到 Tony 走到他身后。

“我的 Jack Nicholson 模仿秀没那么差劲吧？” Tony 对着他耳语。

Gibbs 止不住逸出嘴角的闷笑；只有 Tony 能让他在这种情形下笑起来。

“比差劲还差劲，”他气冲冲地说，重新控制住自己。

“妈的。我必须再多练习练习。” Tony 说。他一只手放到 Gibbs 肩膀上按了按，然后走开了。

Gibbs 站在那里，重重地呼吸着，不是因为跑步机上的运动。不知怎么的，Tony 改变了每件事，打乱了他的脚步，提醒 Gibbs 现在他来了，每件事都不一样了。他让他笑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Gibbs 看着 Tony 走向 Sam Hurrell 站着的地方，而 Tony 走路的时候，Gibbs 发现自己正盯着他的屁股。现在他已经和毛茸茸、汗淋漓的裸男生活了几个月了，从来没觉得他们中哪个有哪怕一丁点吸引力，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欣赏 Tony 屁股和大腿交界处的优美曲线。他闭上了眼睛，记起了半夜里 Tony 灵巧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坚挺的感觉，还有他的鼻息喷在后脖颈上的热量。

Tony 为啥这么做，特别是他在场中操了他之后？现在 Tony 怎么能恨他，起码某种程度上吧？Gibbs 知道要是角色转换自己会有什么感觉。痛苦和屈辱会导致怨恨，即使理智上他知道另一种选择会糟糕得多。Tony 似乎对屁股被操泰然处之，而 Gibbs 对此无法理解。他不配得到夜里 Tony 温柔的触摸，在他耳边低语的同情。他们都知道他从场中的性事中得到了一些快乐。Tony 从他眼里看到了，而这让他羞愧。这让他感觉暴露，软弱，有罪，他痛恨这些情感。

他看着 Tony 和 Sam Hurrell 开了个玩笑，另一种情感抬起了它丑陋的头，一种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情感：嫉妒。

又多了一样喂给黑狼的东西而已。Gibbs 大步走向 Frank 等候着的地方，把他的愤怒发泄到针对沙袋的有力练习上。

“你今天就像一团火，Leroy，”不久，Frank 赞许地说，Gibbs 用毛巾擦着身上的汗。“我从你身上看到过的最好练习。什么原因？”

Gibbs 看了一眼仍然在和 Hurrell 说话的 Tony。“没有原因。”他说了谎。

这是他训练最好的一天——这不同寻常，因为搏击之夜后他通常太累了，达不到最好成绩。

这天结束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该吃晚饭了。他像平时一样端着餐盘，坐下，抬眼看见 Tony 坐到他对面，一脸嫌恶。

“这是食物？” Tony 怀疑地问，用塑料刀在盘子里推着一块胡萝卜，好像它是某种外

星生物。他们吃的是通常的健康晚餐，有鸡肉、糙米和烤杂蔬。它们没什么味道，可 Gibbs 饿极了，管不了这么多。

“嗯，Tony。这是食物。”

“这也算？” Tony 用叉子叉起一块西兰花，嘲弄地瞪着它，Gibbs 忍住笑。

“那是西兰花，Tony，吃吧，不错的。”

Tony 吃了看，然后做了一个夸张的憎恶表情。“你和我对‘不错’显然有不同的定义。”他嘟哝着拿起一杯水喝了下去。“那么告诉我，Gibbs——什么时候是披萨之夜？”

“没有披萨，没有爆米花，没有巧克力，没有中国菜。没有面条，没有汉堡，没有咖啡。”说到最后一样东西时 Gibbs 叹了口气。

“除了这个地方烂的其它理由，这个地方真烂。” Tony 凄惨地说。

Gibbs 四下扫了一眼。通常他一个人吃，他的举止明显表明他不喜欢有人同桌，别提跟他说话了，可今晚，一群拳手坐在他周围——不是他周围——是 Tony 周围，而 Tony 正好坐在他身边。

通常，他的身体语言告诉他们走开，可 Tony 的身体语言显然在邀请他们加入。Gibbs 记起白天训练时 Tony 和其他拳手的很多交谈，插科打诨，开玩笑，电影模仿秀。以前在办公室里，当他们努力工作的时候，Tony 犯傻的一面让同事们生气，可这里没有娱乐，Tony 成了电视机。

Gibbs 突然对 Tony 在封闭严格的寄宿学校宿舍里会是什么样子有了印象。Tony 习惯了集体生活，恶劣食物和全男性的陪伴，他知道怎么对付它。参加海军陆战队让 Gibbs 也能对付这种情况——还有 Hurrell——可有些拳手，没有那种背景，在这里更加挣扎。Tony 的天性在这种环境中非常闪亮，Gibbs 能够看出其他拳手为何受他的吸引。

“那么……披萨！照我说，那个必须有意大利辣香肠、腊肠和双份奶酪——你呢？” Tony 瞥了一眼 Hurrell，他就坐在他旁边。

“火腿和蘑菇——毫无疑问。” Hurrell 咧开嘴，往里面塞了一叉米饭。

围坐着桌子的其他拳手开始喊出他们最喜欢的披萨馅料，很快 Tony 让大家攀谈起来，而不是 Gibbs 更熟悉的‘食不言’。

“Gibbs？” Tony 问，Gibbs 能够感到整桌人都紧张了起来。他们不知道 Tony 认识他，而新丁通常不敢跟他搭话闲聊。他们吃不准他会怎么回应。

Tony 往后靠了靠，脸上带着笑容。“让我猜……”他若有所思地咕哝着，Gibbs 又瞪了他几眼，Tony 笑得更欢了。“意大利辣香肠、火腿、牛肉、猪肉香肠、意大利香肠，还有培

根。有人会说这些不能混一块儿，可我打赌你喜欢你的披萨肉越多越好。”

Gibbs 翻了个白眼。Tony 太了解他的披萨口味了，通过多年来在办公室加班办案时的外卖订单。“碰巧猜中了。”他面无表情地说，而 Tony 爆出一阵大笑。

桌上其他人似乎认为 Gibbs 没有因为 Tony 的厚脸皮而给他的脸来上一拳是个好兆头，每个人都放松下来，谈话重新活跃起来。现在 Tony 让他们看到他不是场中传奇的食人魔，人们甚至把他拉进他们的谈话中。而尽管不愿意，他发现自己被拉了进去。

这种感觉很奇怪，这些人他已经见过几个星期，以前却只交换过只言片语，而现在他在很他们交谈。他发现自己放松了，同时注意到吃饭时，Hurrell 惊讶的目光几次落到他身上。接着 Hurrell 看着 Tony，冲他钦佩地微微点头，Gibbs 想着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吃完饭，他们被赶回牢房睡觉。

“他们是好人。”Tony 说着抖开毯子。

“嗯，下次你在场子里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冲着你的面孔挥拳头，然后……”Gibbs 停住了，强压下怒火。“这里有活下去的方法，Tony。”

“我知道。”Tony 点点头，“而你的和我不一样。”

Gibbs 回想着他初到时是怎么样的，暗想着五个月后 Tony 会不会仍然有同样的想法。这个想法让他又愤怒了起来；他不想 Tony 在这里再待五个月。他压根儿不想 Tony 现在在这里——然而他也不想没有他。

他弯下腰拿起毯子。他能够感觉到 Tony 在看他。当他想起昨晚他们之间所发生的行为时，他的脸热了起来。

“你背上的伤疤怎么来的？”Tony 出人意料地问。

“我被鞭子抽了。”Gibbs 回到，转过脸给了他一个死光注视。

“切——这个我猜到了，头儿。你为啥被抽鞭子？”

“你知道为啥，Tony。”Gibbs 躺到床垫上，拉过毯子盖好，转过身背对着 Tony。

一阵沉默。。

“这太含糊了，头儿，即使照你的标准。”Tony 终于说道。

“Tony，你了解我，而且看到了这里是怎么回事。你是个聪明的小子，不管你多么努力让大家相信你不是，所以你自己想吧。”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他听见 Tony 也转了个身，一只手随便地搭到他的胯上。他想了一会儿，可事实是这是劳累的一天，他没力气了，而 Tony 的手也没什么坏处，所以他没有把它推开。

事实是它还温暖、令人欣慰，而他喜欢它——心中的白狼得到了一小口食物。

半夜里他醒来了，立刻感觉到自己勃起了。他经常这样——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早就不再为此害羞了，甚至不太注意它。绝大多数拳手都这样——阻止身体对灌进他们身体的药物做出反应是不可能的。

起初有 Tony 在身边让它又变得屈辱了，就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昨天夜里 Tony 惊人的姿态消除了他的羞耻。Tony 理解他。他明白。他自己也许还没开始用药，可他把它显得好像很正常，Gibbs 用不着担心或掩藏。

尽管如此，Gibbs 还是犹豫了。身边，他听见 Tony 的头在枕头上动了一下。

“你醒了？” Tony 轻声问。

“嗯。我……我要自慰。”

“要帮忙吗？”

他又犹豫了一下，在漫长的夜晚独自料理之后，有 Tony 的手握住他硬挺的感觉真是好太多了，可他不想对这种软弱屈服。

“不。”他坚决地说。

当他用手握住老二开始套弄时，不用藏起泄密的低哼和抽插也不错。他发现自己的思绪回到了白天早些时候，看着 Tony 走过健身房时屁股的甜美曲线。他知道深埋在这个屁股里是什么感觉，这让他轻轻呻吟起来。这好像不太对，一边自慰，一边想着 Tony，而 Tony 就躺在他身边，他撤去了压力，他的勃起萎谢了一点。

Tony 转过来，一只手又放到了他的胯上。Gibbs 闭上了眼睛，抵抗着，可他心中的白狼似乎决心要得到食物。它想要昨晚他曾试图否认的那种亲密感觉。

他再也无法否认了。他抓住 Tony 放在他胯上的手，将它慢慢引向自己的老二。Tony 什么也没说，只是靠近一些，下巴抵在 Gibbs 的肩膀上，坚决地握住他的老二。

Gibbs 拱起背。这感觉太好了。他对人类的触摸和同情感到饥饿，而且他相信 Tony。和别的任何人在一起时，他无法像这样卸下心防，可不知怎么，和 Tony 在一起就可以。不只是可以。

Tony 的手灵巧有经验，可这并不是让他如此快乐的原因，而是 Tony 在他耳边呢喃的鼓励，还有后脖子上温暖的呼吸。是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放松，知道 Tony 会照料它；是因为他

感觉到他能够放手，就那么一会儿；他不必固守，不用独自面对。

随着一声快乐的低吼，他射了，立刻被淹没在一种幸福的感觉中。他感到温暖、放松、满足。这个地方能找到的仁善那么少，现在他理解了为什么 Sam Hurrell 总是去寻找这种安慰。他们都被困在这个巨大的、骇人的噩梦里，每天都忍受着被剥夺，被虐待。能够得到一些缓解总是好的，不管你从哪里找到它。

他转身看着黑暗中 Tony 熟悉的轮廓。他不会说谢谢——起码不是用嘴——那不是他的风格。

“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惹他们生气。”他说。不是为了琐事，因为他是讲求实际，一直这样，可他提问题，并在应该扭开脸的时候插进去干涉。“我知道刚才 Stuart 被惩罚时你会怎么反应，因为我也曾这样。所以我拉住了你。”

Tony 把没受伤的手放到他的背上。Gibbs 能够感觉到他的手指摩挲着从肩膀一直延伸到屁股上的长长伤疤。Tony 用指尖慢慢地、温柔地沿着伤疤摸下去。

“有一个孩子——Brian——让我想起了 Jimmy Palmer。你知道那种类型。他不属于这儿——没人属于这儿，可他一点拳手的气质也没有。每次训练都不达标，一直挨打。”

“而你为了试图保护他留下了这些疤。” Tony 轻声说。

“他们老是打他。他快不行了。”

开始两个星期里，他把警卫惹毛了。他问尴尬的问题，向他们挑战，让他们不安。他们不知道他会在场子里得到多大的成功，可他们多少感觉到他是个威胁。也许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让黑狼蛰伏，只在场子里冲出来，它冲他们咆哮的次数太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挨了几次打，可是留疤的这次是为了 Brian。守卫，特别是 Ellis，喜欢欺侮 Brian——他活脱脱就是个牺牲品，他们让他的生活十分悲惨。当 Brian 又一次锻炼不达标的时候，Gibbs 插进去给他解围，而 Ellis 决定他惹他们生气的次数太多了。他们把他像动物一样捆起来，狠狠地抽了他很久，直到他的背上一片红肿，鲜血淋漓。他们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教训。他觉得也许是这样的，只是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Gibbs 把头枕到 Tony 的肩膀上，Tony 的手指一直懒懒地上下摩挲着他布满伤疤的背脊，直到两人都重新入睡。

~\*~

Tony 慢慢领会到他和 Gibbs 在夜间分享的任何亲密，到了早晨就会消失。第二天一切都回到了正常，Gibbs 金刚怒目，Tony 插科打诨，试图引出 Gibbs 身上那怕最小的线索来证明他还是一个人，而不是这个地方想把他变成的搏斗机器人。

即使只经历了两天的这种苦难，Tony 已经在想也许唯一能够应对的办法就是忘记一切，

转入自己的内心，就像 Gibbs 做的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每天无法改变的日程肯定会对你产生影响。先是洗澡，然后是餐厅，食物很健康可总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然后是在健身房待上一天，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可以喝水，吃午饭，最后是晚饭，再洗一次澡，然后是睡觉。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日程没有变化，没有穷尽。单调得能毁灭一个人的灵魂。

偶尔，一个拳手会被叫去医务室检查，或者有人会因为训练完成得不够快而受罚。药物加上无聊无助、充满挫折感的男人不会造就一个和平的环境，经常有人打架。Tony 从来吃不准什么会让他们爆发，可突然提高的喉咙会变成像狗一样的咆哮，然后就是拳头砸在血肉上的残忍声音，直到警卫把他们分开。

搏斗之夜隐隐浮现在每个人前面，一个他们都痛恨并害怕的严酷考验。拳手们整个星期都在健身房苦练，休息时被禁闭在牢房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接着当这个星期结束时，他们被强迫进入拳场，在那里他们可能会死，或者被强奸。他们之间爆发争斗也没什么好吃惊的。

Tony 有点欣赏 Gibbs 的自我控制。这个男人正像人们称颂他的，拳场中传奇巨人那样经历着这一切。他从来不挑起争斗，也不参与，不制止。如果警卫朝他吼叫，他用他的死光瞪视对待他，慢慢做他要求被做的事情，好像这本是他自己的意愿。他不给他们任何惩罚他的借口，可他也不跟他们说笑，或者试图跟他们交朋友。Tony 确信他们中有些人害怕 Gibbs；只有鞭子、枪和电警棍让他们敢于面对他。

然而这让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Tony 思忖着，看着 Gibbs 在跑步机上又跑出了一个最好成绩。教练们仍旧没注意到 Tony。他在赛季这么后面才到，手指又断了，让他对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没事可做，只有待在这里观察，用 Gibbs 教他的观察方法。这是他最擅长的事情。这是他的工作。

Tony 注意到哪些守卫在执勤，多久换一次班。他跟他们每个人说话，试图了解他们的长处和弱点。有些相当随意地和他闲聊，讲他们的家庭，运动，电影，性……有些只是哼一声，掉头不理。也许他们为自己的工作羞愧，或者他们知道他在试图让他们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人，不是另一个被驱赶、被殴打的囚犯。

其他拳手也和他说话，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他是个新人，打破了沉闷，而且他努力逗他们开心。他总是喜欢扮小丑，比起他平时的二人组合——倨傲的 Ziva 和翻白眼的 McGee，这里的观众更加欣赏他。

被这么多裸男包围着居然一点也不色情。Tony 平时欣赏过相当多的同性恋毛片，可比起身临其境，而且生命受到威胁，一健身房的健美裸男在电影胶片上要性感得多。

然而和一直赤裸着的 Gibbs 待在一起绝对令人遐想。Tony 努力不去盯着他看，可他禁不住在 Gibbs 走路时注意到他的腿有多长，屁股的线条有多紧致。他浑身坚实，严格的体能训练让他的身体完美无瑕。

Tony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没有注意到两个拳手来到他身边。

“嗨，Tony。”Greg 靠到他前面的墙壁上说。Greg 是个好看的家伙，高个，有一头黑色的卷发，大大的棕色眼睛。他是 Scott 训练营里比较好的拳手，仅次于 Gibbs 和 Hurrell。Matt 和 Greg 住一个牢房；他个子较小，有着短短的金发，他站到 Tony 的后面，离他很近，太近了。他们都侵入他的个人空间，而且显然是故意的。“那么……狼人在操你吗？”Greg 问，朝 Gibbs 的方向摆了一下头。

Tony 朝下看了一眼，注意到 Greg 勃起了。他到这里以后已经习惯总是看到勃起了。他自己的老二还一直是软的；这个环境太让他害怕了，尽管夜里单独和 Gibbs 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让自己兴奋起来，可这种复杂情况还是避免为好。Gibbs 起码可以把他的性亢奋归罪于药物；Tony 没有这样的借口。

“噢，得了，伙计们。”Tony 回头朝 Matt 露出一个最让人放心来的微笑。

“Matt 和我一起住在走廊尽头的大房间。如果你厌倦了那老头，可以过来和我们住。”Greg 建议道。他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硬挺，笑嘻嘻地看着 Tony。

“我想那‘老头’不会喜欢这样的。”Tony 回答，看了一眼 Gibbs。Gibbs 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抬起了头……他的脸沉了下来。

“那么，他在操你咯？我就知道！我总是在想他什么时候会绷不住，开始操我们中的一个。”Matt 叫了起来。

Tony 仍旧看着 Gibbs，他把划船器划得那么快，好像会弄坏它似的。

“那怎么样？”Greg 轻声问，Greg 渴望的眼神差点让 Tony 大笑起来。“他几周前在场子里操过我，可我在想要是他，这个，他真的喜欢你的话，那会怎么样？”Greg 的脸红了。

“啊，Leroy Jethro Gibbs 这样的传奇。”Tony 露出一个他那种让人生气的笑容，拍了拍鼻翼。“抱歉，Greg——我不是那种做了还说的家伙。”

Greg 笑了起来。“好吧，可要是他搞不定你的话，欢迎来和我们同住。”

“是啊——跟你在一起不那么无聊。”Matt 补充道。

Gibbs 完成了分配给他的练习，跳下了划船机。他脸上的神情就像发现有人破坏了他的罪案现场，或者在跟华盛顿警局争案子的管辖权。长期的经验让 Tony 熟悉了这种表情。

Gibbs 与其说走近，不如说是逼近了他们，身上每块肌肉都生气地紧绷着。Matt 迅速逃走了，冲向饮料桌，可 Greg 被困住了；他到哪里都会先撞上 Gibbs。Gibbs 靠近他们的时候，Greg 的背贴到了墙边。

Gibbs 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靠上去，进入了 Greg 的个人空间。他的双手在身体两侧握成了拳头，死光瞪视调到了最强档。

“嗨，没事的。我没什么意思。” Greg 咕哝着。“只是在和 Tony 说话。”

“用你的老二跟 Tony 说话？” Gibbs 咆哮着，向下看了一眼 Greg 正在迅速凋谢的勃起。

“说话也没什么害处的。” Greg 弱弱地说。“嗨，帮帮忙，狼人！仅此而已，只是说话！”

Gibbs 的瞪视没有减弱那怕一丁点。“你再那样和他说话，我会让你永远‘说’不了话。”他轻蔑地看着 Greg 的老二，表明他的意思。“听到没有？”

“听到了，狼人。” Greg 含糊地回答，他的勃起彻底消失了；Tony 不怪它。

Greg 终于斗胆跟着 Matt 溜到饮料桌那边；Gibbs 还是冲着他的背影怒吼。

Tony 双臂交叉在胸前，吃不准这种一点也不隐晦的权力展示是让自己好笑呢，还是害怕，还是兴奋；也许三者兼而有之。

“你还想在我身上撒泡尿吗？” Gibbs 转身面对他的时候，Tony 问。“你知道的，更加明确地标记你的领地？”

Gibbs 的眼中闪耀着某种黑暗野蛮的神情，他的拳头朝 Tony 飞来——堪堪擦过他的头落在旁边的墙壁上。Tony 没有反应。他没有畏惧，也没有移动。他只是站在那里，毫不让步地稳稳注视着 Gibbs，直视着那双发暗的眼睛。慢慢的，野蛮的神情消失了，Gibbs 的眸子清澈起来，Tony 认识的人又回来了。

“我没打算揍你。” Gibbs 说，Tony 知道这是他会得到的最接近的道歉了。

“我知道。我已经习惯你封锁我的老二了。”他硬邦邦地回答。

“这他妈的算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吧。你这样做已经十年了，只是一般更加隐晦。”

Gibbs 看起来彻底糊涂了。

“EJ，Paula……任何我办案时碰到的漂亮姑娘。” Tony 耸耸肩。

Gibbs 眨了眨眼，脸上露出惊讶困惑的表情。不过他没有机会回答，因为这时 Frank 打断了他们。

“Leroy——又是一个个人最佳。你真的上了一个台阶。干得好！”

Frank 按住 Gibbs 的肩膀，把他领走了。Tony 看着他走开；他几乎能够看到 Gibbs 的脑子在转，而他希望自己刚才没有说那句话。

~\*~

Gibbs 用剩下的训练时间把一只沙袋打得服服帖帖。他十分生气，只能体会到用拳头尽可能重地砸在什么东西上感觉有多好，其它什么也集中不起来。

“你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最好的，Leroy。” Frank 一边抓着沙袋不让他乱晃，一边说。“我得告诉你，你刚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把你当做现在的胜利者。”

愤怒在他的血管里涌动，而 Gibbs 喜欢这样的感觉。他把它发泄到沙袋上，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上面。

“我们这么接近了。只要再打几场，我们会赢下整个赛季。” Frank 加了一句。

“我会赢下整个赛季。” Gibbs 纠正他，又向沙袋挥出一拳。“我会为你赢，Frank。”

Frank 耸耸肩。“我是说我们让你正确训练，正确用药……那是团队的努力，Leroy。”

“是这样吗？”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个搏击之夜，你，或者 Scott，或者 Tanner 打算代替我走进拳场？”

Frank 笑了起来。“总是喜欢你的搏斗精神，Leroy。它让你与众不同，因为你没有比我训练过的其他拳手更年轻，更健康或者更强壮。让你成为胜利者的是你的内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拳手在精神上比你更强大，这是重要的地方。你很残忍，Leroy；一个真正的杀手。”

Gibbs 把他的拳头砸向沙袋，可他无法不让视线转向 Tony 站着的地方。起码他是一个人，可 Tony 对他说的那句封锁老二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 Tony 要保护的时候待在这里已经够艰难了，而这个傻瓜不知道有机会的话，其他拳手想对他做什么。Tony 待在这里的时间还没长到足以让他了解。他不明白药物和绝望对你的作用，性会如何始终盘踞着你的思想。

Greg 的老二在 Tony 屁股里抽插的画面闪过他的脑海。突然他发现自己取代了 Greg 的位置，正低头看着自己把 Tony 操进床垫里。Tony 回头看着他，舌头舔过嘴唇，而 Gibbs 在他体内冲刺着，深深埋入那火热的紧致里。

一波如此强烈的性挫败让他痛苦，让他狂暴地击向沙袋。他的拳头又快又重，让 Frank 退后了好几步。这感觉令人满意；黑狼喜欢有东西吃。

到了夜里，他们再次单独在牢房里的时候，屋子里一片紧张尴尬的沉默。Gibbs 看着 Tony 在牢房里走动，重新摆弄着床单和毯子。Gibbs 的心情压抑，愤怒，他想要什么东西，吃不准是什么，可他能够感到内心的黑狼站了起来。

他能够拥有 Tony。Scott 跟他说过他能拥有任何他想要的拳手——只是以前他从来不想要他们。可他想要 Tony。没有人能够阻止他，Tony 自己也不行。他知道这点。他能够向自己心中的黑暗想法屈服，用武力夺取自己想要的，压倒 Tony，然后……

他记起几天前在场中 Tony 扬起脸看着他。“不要把这变成强奸……”

而他不会。他不能。他的黑暗情绪像打在岩石上的浪头一样破碎了。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身上满是汗水。Tony 躺在毯子底下，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自刚才健身房的争执之后，他们谁也没有跟对方说过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样让你安全。” Gibbs 轻声说，打破了沉默。他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抱着自己。

“我三十九岁了。我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执法部门工作。你教过我怎么搏斗，而且看到过我搏斗——还赢了——对一些真的很强的家伙。你为啥觉得我需要保护？” Tony 问。

因为……

Gibbs 无法在自己混乱的心绪里找到答案。他知道 Tony 能照顾自己，即使在这里。他知道要是 Tony 能用随意的笑容和玩笑摆脱危险处境的话，他会这么做，但是如果那样没有用的话，他比绝大多数人能够更好地进行搏斗。以前在 NCIS 时，Gibbs 让 Tony 处理过很多紧张情况，从来没有感到过不安，那为什么这里会？

因为……

因为这些家伙没有穿衣服并且喂饱了药物，一直在发情，真的会操任何东西。因为以前在 NCIS 时的那些紧张情况通常和性无关，而当它们有关的时候……妈的，Tony 说得对。当它们和性有关的时候，他痛恨它们。他恨 Paula，他还恨 EJ，他恨她们，因为她们大胆，漂亮，而且 Tony 和她们睡觉。他用尽一切办法插到她们和 Tony 之间。他干涉任何有可能从他身边带走 Tony 的人。封锁老二，就像 Tony 说的。可为什么？他到底哪里出毛病了？这么多年来他为什么如此行事？

因为 Tony 属于我。

这个认知是新的，却不知为何并不令他惊讶。他一直在为把 Tony 留在身边，只忠于他一人而奋斗，自他第一次碰到他那时起。这个噩梦般的处境强迫他的战术大白于天下，终于让 Tony 指责他这一点。

他静静地走向床铺，在 Tony 身边躺下。

“你琢磨出来了？” Tony 轻声问。

“嗯。”

“想谈谈吗？”

“不。”

他想做的是压倒 Tony，用手指，用嘴巴，用硬挺探索他的身体，可他不会那么做。这么多年来他无意识地毁了 Tony 的生活已经够糟了。还要糟的是他对几天前在场子里操他完全异性恋的资深外勤探员感到享受。更加糟的是他想再做一次。他太想做了，欲望让他的内心精疲力竭。

这只是他必须控制的另一件事情。他能做到。他只是必须把它喂给黑狼，然后，当他在搏击之夜走进拳场的时候，在那里发泄出来。只是他知道的对付它的办法。

那天夜里，当 Tony 的手握住他的硬挺的时候，Gibbs 在那些灵巧的手指间抽插着，眼睛紧紧闭着，努力不去想他要的比这要多多少。

~\*~

Gibbs 在训练时达到个人最佳，而 Tony 看着他，或者做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成为一种惯例，然而两天后在健身房里 Ellis 来到 Tony 面前时，这个惯例被打破了。

“你——DiNardo!” 他用枪托推了一下 Tony 的肩膀，强迫他朝门口走去。Tony 回头看了一眼，看到 Gibbs 看着他，表情紧张，可他们谁都对此没有办法。

Tony 被推出健身房，回到他们睡觉的牢房所在的走廊。Ellis 带他来到走廊尽头一个小洗手间。

“打扫干净。” Ellis 命令道，用枪指着一只水桶和一个拖把。“你断了几根手指——不会他妈的阻止你干活。” 他加了一句，用来回答 Tony 疑问的眼神。

Tony 在桶里放上水，然后拎到第一间牢房。这个地方闻起来和他跟 Gibbs 共住的那个一样污浊，不过擦地没花多久。清洁马桶不是他喜欢的活计，可他尽量利用它，干活时努力跟只肯发单音节的 Ellis 说话。

他从 Gibbs 的简短谈话里了解到 Ellis 是他最提防的守卫，所以他让他的谈话保持随意。他跟 Gibbs 说过他能照顾自己，他的确可以，可那是针对其他拳手——不是针对守卫。他清醒地看到 Ellis 有枪。如果这个男人想伤害他，或者强奸他，对此 Tony 无能为力。他有某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被强奸的思想准备——他不会喜欢这样，可他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下来。

要是他被强奸的话，他更担心 Gibbs 的反应。Gibbs 正在一个紧要关头左右摇摆，Tony 不确定他会何去何从。表面下一直潜伏着某种凶猛残忍的东西。Tony 想也许情况一直是这样的；不同的是以前 Gibbs 一直能够控制它，可现在，药物，监禁和虐待消磨了这种控制。

Tony 害怕会把 Gibbs 输给他身体里的那个黑暗的陌生人。眼下，Gibbs 似乎只允许那个黑暗的陌生人出现在拳场中，可要是有什么东西让他倒向另一边呢？如果 Gibbs 对警卫失去了控制，那他们也许会朝他开枪，而 Tony 会永远失去他。Tony 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如果 Ellis 或者其他什么人强奸了他，他不会告诉 Gibbs。他会自己对付。

有的牢房很恶心，毯子上覆盖着粪、尿和精液，或者三者皆有。他按照指示把它们扔到走廊里；估计它们会被换洗。

当他来到其中一个牢房时，吃惊地发现里面有人。一个年轻人，也许不到二十岁，正仰天躺着，脸肿得厉害，皮肤成了土黄色，呼吸沉重。Tony 模糊地记得他在搏击之夜被扔进了卡车，尽管那时候他看起来没这么糟。Tony 走进进去的时候，那人微微动了动脑袋。

“呃……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Tony 不确定地说。

他甚至吃不准那人有没有听见，因为他只是闭上眼睛，扭开了脸。Tony 在他身边干着活。

“那家伙是谁？” Tony 离开牢房的时候问 Ellis。

“新拳手。上个搏击之夜的时候 Hurrell 从场子里赢来的。”

“他看上去不好。” Tony 回头看了一眼牢房。“他不该在医务室里吗？”

“Tanner 检查过他。如果他能活就活。否则。” Ellis 耸耸肩。“要是他不能打就没有用。我们会给他一到两个星期。”

“然后怎样？”

“然后，如果他不好起来，那我们会枪毙他。” Ellis 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Tony 感到一阵寒战传下脊柱。Gibbs 不断告诉他这些人有多残忍，他也亲眼目睹过，可每个新证据仍然让他震惊。你会习惯它吗？Gibbs 习惯了吗？他认识的 Gibbs 嫉恶如仇；他追捕坏蛋不仅仅因为那时他的工作，而是因为某种程度上那是他的本性。对 Tony 来说，那是为了和犯罪作斗争，维护法律，可对 Gibbs 来说，那总是像他自己的事。在这里的生活正在各个方面摧毁他的灵魂。

等他打扫完牢房，他们又让他分发新的被褥。接着他被推到另一个走廊，后面通向一个自他来这里后从来没有到过的大房间。

那里停着一辆卡车。后车厢门打开着，一个男人正把一个箱子搬出来。

“物资。你可以帮忙卸货。” Ellis 咕哝了一句，把他推过去，

Tony 没有认出卸货的男人。他的穿着不像警卫，身上没有鞭子或枪。他紧张地看着 Tony，似乎不确定在他身边该如何表现。

“嗨，我是 Tony。” Tony 伸出一只手，似乎他们是在一个聚会上被相互介绍，而不是在这个奇怪的地方，自己赤手裸体，而对方衣着整齐。

“呃……Pete。”卡车司机紧张地说，很快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放下手。

“Pete 吭？我的表哥叫 Pete。嗯，我们叫他 Petey，可只是因为他听了会很生气。” Tony 咧嘴一笑。

Pete 不安地看了一眼 Ellis，可警卫坐在门边，翘着脚，听着他随手带着的小收音机。Tony 用身体挡住 Ellis，迫使 Pete 看着自己。

“那么，你带这些东西进来的，Pete？”

“嗯……呃，我吃不准我是不是可以和你说话。”

“当然可以。要是 Ellis 不喜欢这样，他会让我们知道的。”Tony 带着轻松安心的微笑说。

卸下所有箱子用了很长时间，干活时 Tony 尽了最大努力逗 Pete 开口。他发现这家伙结了婚，有七个孩子，欠了很多债。Scott 显然付他很多钱送货给训练营，而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这里的事情来破坏自己的生计。

Tony 不当心掉了一个箱子，引起一阵小骚扰，使得自己把手伸进了 Pete 的口袋……发现他没带手机。妈的，也许 Gibbs 说得对，没人会带手机到这个地方来。

可他准备放弃。他看过去发现 Ellis 正闭着眼睛跟着一首歌哼唱，他趁机绕到卡车前面，爬上了打开的驾驶座。

他很快查了一下仪表盘上的储物箱，可那里除了人们一般携带的垃圾之外什么也没有。接着他在副驾驶座下面发现了一个小盒子。他把它拿出来，在里面发现了一只皮夹、几把钥匙、一张智能卡和……一部手机。

“找到了！”他把它掏出盒子；如果他的手脚够快，他就能输入号码，然后把它放回去，让 McGee 去做剩下的事情。

“嗨！”Pete 出现在门边。Tony 看过去，发现 Ellis 听到声音睁开了眼睛。妈的！没时间拨号了。“你在干吗？”Pete 生气地问，伸手去拿手机。

“没事，Pete。”Tony 把手机放回盒子，把它塞回座椅下面。“只是在找些巧克力，伙计！他们这里不给我们吃，我真想念它！”

Pete 看起来不确信，可 Ellis 过来了，所以 Tony 从卡车上跳下来，抓起最近的箱子。他朝 Pete 眨眨眼，给了他一个请求的表情，希望他不会跟 Ellis 说什么，毕竟过去两个小时里他在和这个家伙攀交情，听他关于他老婆不肯给他足够性生活的所有抱怨。

“出了什么事？”Ellis 质问，而 Tony 搬起箱子，假装干活。

“我只是在跟 Pete 说我希望这些箱子里有巧克力！”Tony 欢快地宣称。

Pete 看起来仍然不确定，Tony 有一刻焦急地等着看他会怎么做。如果他告诉 Ellis 他在哪里发现 Tony，并且发现他手里有什么的话，那 Tony 没把握会发生什么事。一顿毒打？更糟的？他记起刚才在牢房里 Ellis 没有愧疚准备杀害的家伙。他的手指断了，在这里也没什么声望。Ellis 会有多少在意把一颗子弹送进他的头颅？

“没有巧克力。”Pete 最后顺着他的谎话说，让 Tony 长长松了一口气。

Ellis 哼了一声，似乎接受了这个情况。“你完事了？”他问。Pete 点点头。“很好。那么快滚。”

Ellis 用枪警告地戳了戳 Tony 的后背，Tony 看着 Pete 从卡车上的盒子里拿出智能卡，走到飞机库大小的门边，把卡塞进锁里，门慢慢打开了，Pete 回来上了车，从训练营里倒了出去。

门重新关上之前，Tony 瞥到一眼外面的世界。里面也许是正午，可外面是深夜，他能看到的只有黑暗中远方几棵树的轮廓。

Tony 朝 Ellis 转过身，正好看见一只枪托朝他砸来。它击中了他的下巴，让他跌倒在地。

“不许再他妈的要巧克力。”Ellis 咆哮着。

这根本没有可能的那么糟糕，所以 Tony 只是揉着疼痛的下巴。这是值得的。没有机会打电话让他失望——可起码现在他知道到哪里找手机了。

~~~

Gibbs 不安地看着门。今天大多数时候他都没有看到 Tony，正越来越担心。

起先，他以为他们带 Tony 去医务室检查身体，可接着，他没有回来，他开始不安。

他不喜欢带 Tony 出去的是 Ellis。所有警卫中，Elise 是 Gibbs 最不喜欢的一个。他残酷成性，如果他起念要把 Tony 变成他的最新牺牲品，那 Tony 会生不如死。

Gibbs 在跑步机上慢了下来。他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时间上；他太担心 Tony 了。Frank 给他设定了一段长跑，通常他专注在这件事上，强迫自己集中，以按时完成，免于处罚。现在他的专注被打得粉碎，思想都集中在 Tony 身上，压倒了其它的一切。

担心啃咬着他。每次门被打开关上的时候他都会看过去。屋子里没有钟，可从各种健身器材的计时器上，他能估计出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

Tony 到底在哪儿？他们在对他干什么？他感觉到自己强大的保护欲暴涨。也许他应该从他妈的跑步机上下来去找他……可他的生存本能抵挡着保护本能，告诉他这是个傻主意。他还没到门边就会被警卫电击，那样的话他对 Tony 有个鬼用？可他在这儿对他也没用，只

是在这儿跑个不停，而上帝知道 Tony 出了什么事。

假如 Tony 需要他呢？他不该起码设法出去帮他吗，即使那意味着打倒几个武装警卫？假如 Tony 有麻烦了呢？假如……

跑步机响亮地叫了一声停了下来，Frank 大步走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Leroy？”他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的锻炼细节。“这是你有过的最慢成绩。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脸色变了，开始不安。“你病了？”

Gibbs 知道 Scott 的整个运作有多少取决于自己；他能从 Frank 的眼神中看出来。瘦小枯干的教练看来真的担心他也许是病了。如果 Gibbs 倒下了，那么 Scott 绝无可能赢得联赛，钱也就没有了。要是那样的话，Frank、Tanner 和其他所有人都可能失去工作。也许 Scott 会卖掉他训练营里的拳手，而不是在休整期还养着他们。也许他无法在休整期负担他们，除非 Gibbs 赢。

“Leroy？”Frank 的语气变得好斗起来。“上帝，连 Stuart 今天都跑得比你快。你的成绩离我给你定的时间差远了。你到底怎么回事？”

门开了，Tony 走进了房间，Gibbs 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他的下巴上有块新的淤青，夹杂在其它正在淡去的黄色伤痕中间，而且他似乎比平时更顺从，不过除此之外，他看起来没事。

“Leroy！”Frank 厉声说，拍了拍他的脸，吸引他的注意。“你从来没有完不成训练过。要我叫 Ellis 过来吗？”

Gibbs 知道这肯定意味着一顿毒打，不过 Frank 还从来没让他挨过打，他觉得这个老头对他有一定的尊重。Frank 也不想在下场比赛前削弱他；他刚来的时候，他们曾经总是打他，觉得他不会赢，可现在他是他们的冠军，他们不会在下一个搏击之夜前夕让他受伤。

“Leroy——你他妈最好回答我，否则我会叫 Ellis 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过去几天你练出了最好成绩，而现在你练出了最差？出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

“Tony。”Gibbs 老实地回答。他强迫自己的视线离开 Tony，转而看着 Frank。“你想让我好好练，Frank？那么你确保 Tony 待在屋子里，让我一直能够看到他。”

“什么？”Frank 看看他，又看看 Tony，然后又看着他。“你要我呢，Leroy。”

“你看到过我耍你吗，Frank？你愿意的话可以让 Ellis 打我，可那一点用也没有。你问我之前为啥成绩那么好，现在为啥那么差，这就是答案。Tony 在房间里的时候，我成绩好。他不在的时候，我成绩差。你想让我好好练，那么只要确保 Tony 在这里，我就会的。”

Frank 似乎不知道该哈哈大笑还是揍 Gibbs 的面孔一拳。最后，他采取了前者，发出一阵不相信的大笑，一边还摇着头。

“真没想到。从没把你当做一个多愁善感的人，Leroy。你是爱上那孩子了还是怎么的？”

“随便你怎么说。就那么办。”Gibbs 面无表情地说。

Frank 算计地看着他，然后耸耸肩。“瞧，我他妈的不在乎你的爱情生活。Scott 付钱给我确保你在场子里不负众望。如果让这孩子待在房间里会帮你做到这点，那对我来说一点损失也没有。”

“那就告诉 Ellis 和其他守卫。确保他们知道。”

他能看见 Tony 朝他走来，而他想走过去，检查他的淤青，搞清楚 Tony 不在这里的时候出了什么事。那种保护本能再次升腾起来，强烈到他想咆哮，想冲某人发火。

“现在去告诉他们。”他坚持地对 Frank 说。“等你完事了，我会准备好把沙袋揍出屎来。”

Frank 似乎被他的语气惊到了，他看了一眼 Tony，显然第一次发现他下巴上的淤青。他回过来看 Gibbs，眼睛瞪大了，Gibbs 知道他从他脸上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表情。“我会告诉他们。”他轻声说。

他朝 Ellis 走去，走过 Tony 身边时投去一道探寻的目光。Gibbs 站在那里，强迫自己等着 Tony 向自己走来。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用上次那种专横的方式吓到 Tony。

“你好吗？”Tony 到他身边时，他问。

Tony 给了他一个那种大大的灿烂的微笑。“我？我很好。”

“不，你他妈的才不。”Gibbs 温柔的用手指抬起 Tony 受伤的下巴，Tony 畏缩了一下。“谁干的，为什么？”Gibbs 努力压住熊熊的怒火，引开它们，直到拳击之夜他可以安全地把它们发泄出来。

“Ellis。因为我要些巧克力。”Tony 推脱地耸耸肩，Gibbs 知道这不是故事的全部。

他身体里的黑狼站了起来，他转身朝 Ellis 怒目而视，想过去用双手把他的头拧下来。

“Gibbs。”Tony 紧紧攥住他的手腕。

黑狼饿了，想要 Ellis 的血。他几乎能够品尝到用拳头和牙齿撕开 Ellis 血肉的滋味会有多好。他喉咙里发出吼声，低沉暗哑。他开始移动，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像猎食者那样潜行，就像在拳场里一直做的那样。

Tony 拉住他的手腕，强迫他停下来。Gibbs 站在那里，身体微微颤动，想被放开去复仇。

Tony 凑了过来。“Jethro，”他正对着 Gibbs 的耳朵说。这里没人这么叫他，可这没有让他回神。是 Tony 叫他名字的方式做到了这点。他的声音中有种亲密让 Gibbs 立刻想到了夜里 Tony

呼在他脖子后面的气息，他自慰时 Tony 在他耳边轻声呢喃的鼓励。

黑狼消失了，他发现自己朝 Tony 微笑着。这是一个浅浅的，克制的微笑，特别是当他再次看到那道淤青的时候，可这仍然是一个微笑。Tony 回以一个微笑，那双绿眸中涌起一阵欣慰。

“嗯，我在这儿。” Gibbs 轻声说。

“好的——而你打算过去对 Ellis 干点傻事，对吧？” Tony 笑嘻嘻地开着玩笑，可 Gibbs 还是能够从他眼中看到一道疑问的阴影。

“今天不会。”他哼了一声，“看到那个沙袋了？” Gibbs 朝它摆了下头，Tony 点点头。“下面半个小时里，它就是 Ellis。” Gibbs 告诉他。

他大步走过去和 Frank 汇合，将 Tony 留在身后。

“说了？”他质问。

Frank 点点头。“说了。从现在起只要你在训练，Tony 就待在这个房间里。”

“好的。”

Frank 脱下外套，扔到边上的椅子上。“那来吧，Leroy。我想看看 Tony 在房间里有什么不一样。”

Gibbs 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走到沙袋前，想象 Ellis 的脸，然后一拳接一拳地砸过去。他的指关节在痛，手腕也在痛，身上很快大汗淋漓，可他需要释放愤怒。

他击打时，那天夜里的想法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出现在他脑海里：“因为 Tony 属于我……因为 Tony 属于我……”

而 Ellis 碰了他。Gibbs 会让他为此付出代价，就像他们会让他们全部付出代价。就像他让 Hernandez 为他对 Shannon 和 Kelly 所做的付出了代价，在多年的工作中让无数的坏蛋付出了代价。公道不爽，Gibbs 式的。不过眼下，只能发泄在沙袋上。

过了很久他才感到有点累，可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时，发现 Tony 正站在 Frank 挂外套的椅子边。他看着 Tony 打量四周，检查有无人注意，然后把手探进外套口袋。

Gibbs 强压下一阵狂怒，强迫自己和 Frank 攀谈，以掩护 Tony，他的脾气再次到了沸点。妈的！保护 Tony 安全本来就够难了，而 Tony 该死的一点也不帮忙。

这天的训练很快结束了，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餐，他生气的走向牢房，仍旧气得冒烟。

门一关上，他就转向 Tony。

“你该死地以为你在玩啥花招，你这该死的傻瓜？”他咆哮道：“刚才我看见你了，在摸 Frank 的口袋！我告诉过你，你找不到手机的。他们谁都不会带手机进来这里——Frank 不会，守卫不会，Tanner 也不会。你该死的什么时候打算开始听我的话？”

“我在听。” Tony 耸耸肩。

“可你不相信我——是吗？你在这里才几天，而你觉得你比我更了解这个地方？”

“不。我的想法是你放弃了，而我不怪你，可我不打算放弃。我仍然想获救。”

“而你认为我不想？”

Tony 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他。“我看到了你的训练，Gibbs，我看到了你在场子里的样子。你好像在这里找到了精神家园。”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实际上有多少想逃跑，Gibbs？” Tony 扬起一道眉毛问。“哦，当然，你不喜欢这儿。你不喜欢他们告诉你做什么，把你命令来命令去，决定你吃啥，啥时候可以尿尿……”

“他妈的对极了，我……”

“可你喜欢搏斗。”

Gibbs 站稳脚跟。“是那样吗，Tony？”

Tony 慢慢地点点头。“是的，我想是的。Hurrell 告诉我你已经入乡随俗的时候，我不信他，可现在我吃不准了。瞧，你内心有种饥饿，Gibbs。在 NCIS 的时候也有，只是以前你没有这么多机会满足它。”

“你在说我选择了这种生活？” Gibbs 难以置信地说。

“不，我不认为你选择了这种生活，” Tony 沉思着说，“我想你会接受自由，如果它送到你手上的话，可也许你不会很起劲地去追求它，因为一部分的你每个礼拜在场子里得到了满足。一部分的你喜欢它，对它着迷，想品尝场子里提供的东西。”

“是什么？”

“放手向你内心所有愤怒让步。” Tony 回答，他的目光坚定严肃。“你是个愤怒的人，Gibbs。我第一天遇到你时，你就在愤怒，在场子里你有机会释放出那种愤怒，让它真正地自由自在，用一种没人能够责备你的方式，因为你没有选择。”

Gibbs 上臂交叉到胸前，面无表情地凝视着 Tony。“你说完了，DiNozzo？”

“没。” Tony 抱歉地很快笑了笑。只有 Tony 能够这么重地敲打着他，却仍旧在微笑；这是典型的 DiNozzo。“你想赢，Gibbs。你想赢下每场搏斗，赢下整个赛季，成为他们的冠军。你想在决赛时和 Mac 对决——你心里直痒痒。你想粉碎他们能扔到你面前的最强对手。你想要无敌的感觉，体验上场时的肾上腺素激增，把拳头砸向某个人身体。这让你感觉到自己活着，Gibbs。”

Gibbs 强压下自己心中涌起的怒气。“哦，你现在绝对说完了，DiNozzo。”

“不，我没说完。瞧，我理解——药物，这个地方残酷的日程，鞭打，训练，不间断的监视——这些让你精疲力竭，你必须忘掉一部分的你才能生存。我明白的。” Tony 凑过来，眼中闪耀着专注。“可我认识的 Gibbs 不会坐在那里，等着赛季结束，就为了他有极小的机会，赛季后会被转移到某个好地方！你在希望一个游泳池和也许几个仆人吗，Gibbs？你以为要是你赢的话，Scott 会给你这些吗？”

“你知道个屁，Tony。” Gibbs 僵硬地说。

“也许是，可你怎么看这个结局？因为这个赛季之后，假设你赢了，还会有下一个，下一个，直到有一天你输了——然后他们会把你拖出去，干掉你，狡兔死，走狗烹。”

Gibbs 靠到墙上，愤怒退化成心中某种冷硬的东西。“你实际上就是这么想我的，Tony？”

“不！那是该死的重点！我认识的 Gibbs 还在这里哪个地方——这点我很肯定。我只是想找到他，带他回来。”

“这个嘛，我认识的 DiNozzo 眼下肯定站在我面前；那个有半吊子计划进来，却没有该死的计划重新出去的家伙。你以为你可以就这么进来然后像平时那样即兴发挥，对吗，Tony？朝四下里微笑，偷一部手机，然后‘变！’我们自由了！”

Tony 的脸红了，眼中出现了内疚的表情，Gibbs 知道自己触到了痛处。

“然后等这一切结束了，你会扮英雄，尽量享受这一刻，接着你会回到你轻松自在的生活，和跳到你眼睛里的任何一个女人乱搞，因为你不能忠于任何人，任何事。”他残忍地说。

“我忠于你。” Tony 悄声说。

“什么？”

“我已经在 NCIS 为你工作了十年。你出现之前，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干过两年以上。而且，让我告诉你，为你这个混蛋工作非常难，可这些年来我都坚持下来了。我甚至拒绝了领导自己小组的机会，因为我这个傻瓜当时以为你也许真的需要我。”

“那你到底为啥留下来？” Gibbs 咆哮起来。“如果他妈的这么难，如果没有我你可以干得他妈的这么好，在 Rota 晒太阳，看着沙滩上所有穿比基尼的姑娘，那到底为啥留在特区，

和这个非常难的混蛋在一起？”

“你以为到底为啥？”

“我不知道！”Gibbs 恼怒的大喊。“你似乎觉得我弄乱了你的生活，毁了你职业生涯，可你想走的话尽可以走。我他妈的从来没有强迫你留下来过！”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隔着牢房恨恨地怒视着对方，胸脯起伏着。

“瞧，”最后 Tony 说，张开双臂做出求和的姿势。“只要我们能找到一部手机……”

“一部手机，DiNozzo？真的？这就是你的答案？你有五个月，而一部手机就是你想出来的最佳答案？Abby 不能在你身体里注入一个 GPS 追踪器吗？McGee 不能发明某个小装置？你就不能想出某个比一部手机更好的计划？”他的声音充满嘲讽。

Tony 的脸痛苦地扭成一团。“我们试过。”他疲惫地说：“我们试过，Gibbs。我们试了能到手的任何东西；我能求来，借来，申请来，或者直接从军队里偷来的每样高科技设备，它们都很容易被发现。你没法做出某种东西可以让 McGee 追踪几百英里，却不被拿枪站在你旁边的人发现。那样的东西还不存在。反正我是找不到。”

Gibbs 不相信地摇摇头。“即使你拿到了手机，那又怎样，Tony？你必须拨号码，把手机放回去，希望没人看到你。如果被你偷了手机的随便什么人发现了你做的事情，那么 Scott 只须把这个地方连根拔起，把我们都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以前这么干过。他五分钟就能让拳手们离开这里，然后把其它东西打包，过会儿跟上去。你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也不知道 McGee 多久可以赶到这里。这是个他妈的糟透的机会，DiNozzo！”

“这我知道！我来这里的时候就知道，妈的！”

“那你到底干吗……”

“因为我必须找到你！就算我没法救出你，我需要你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你。我没有忘记你！我需要你知道我们在行动，头儿；知道我们在找你，这几个月一直在找你，没人放弃你。”

Gibbs 咽下嘴边尖刻的反驳。Tony 看着他的样子里面有种绝望，当他的话沉入 Gibbs 心中的时候，Gibbs 感觉到自己冷静了下来。

“好吧，Tony。我明白了。”他疲倦地说。Tony 在这里他很高兴；他希望 Tony 知道这点，因为他绝对不会告诉他。

“而我必须找到一部手机，因为我来是弄你出去。”Tony 激烈地说，“我打算这么做，Gibbs。我来是救你，不是和你一起烂在这里。我会找到手机的，我会带你出去。”

“我已经告诉过你，没有守卫……”

“我相信你，可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别的手机！听着，Gibbs，今天下午他们让我帮卡车卸货，我跟开车的家伙说了话……”

“他名叫 Peter Papadakis，可他的朋友们叫他 Pete。”Gibbs 打断他：“他是希腊人；他爹叫 Jimmy；他有七个孩子，他总是抱怨他老婆不肯跟他过足够的性生活，尽管有了这么多孩子，他们是应该少过一些。”

Tony 看着他，脸上一副吃惊的表情。

“怎么？你以为我没有打探过这个地方？你以为我没有把这个地方知道个底掉儿，DiNozzo？”

“可你不知道最好的部分！”Tony 兴奋地说。“瞧，他卡车的副驾驶座下面有个小铁盒，里面……”

“他在里面放了皮夹，一串钥匙，开大门的智能卡，和他的手机。是的，Tony，我知道。”Gibbs 疲倦地说。

Tony 看起来就像小狗被夺走了最喜欢的玩具。“你知道？”

“嗯，我知道。”Gibbs 耸耸肩。“就像我说，你在这里才几天，可我在这里五个月了。你真的以为我没有搞清楚这里的每件事？”

“那你干吗不试着逃跑？”

“因为这里没地方逃。你必须明白这点，Tony。这里没有出路。相信我，我知道——我已经找得够久了。”

Tony 叹了口气，跌回到对面的墙壁上。“你当然找了。我应该知道的。我应该知道所有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我是个傻瓜。”

“料到你会这么说。”Gibbs 朝他笑了笑。“那么不再到人家口袋里找手机了——行不？”

“哦，我没在 Frank 口袋里找手机！”现在轮到 Tony 笑了。

“那找什么……？”

“我在找这个！”Tony 摊开掌心，露出一小瓶精油。这是 Frank 随身带着，当拳手们肌肉紧张时给他们揉的。

“你要这个干吗？”

“因为我只看到 Frank 老是拍你，戳你，或者做那种怪里怪气的瑞典式按摩。”Tony 用双手做了个来回拉的动作。“而我想做些别的。”他打开瓶盖，小心地闻了闻，皱了皱鼻子。

“好吧，这算不上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可它挺油的，而这才是要点。”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他们像对付一块肉那样对你。” Tony 解释多发哦。“在你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最好的牛排，可还是像为了上场而敲打成型的某样东西。对他们来说，你只是狼人，他们拳场里的宝贵资产，可从来不是 Leroy Jethro Gibbs，一个真人。他们把你看着能让他们腰包鼓鼓的人——一样要成型，要训练的东西，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可以粗暴对待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你。”

Gibbs 无言地凝视着他。Tony 不安地咬着下嘴唇。

“好吧，所以，也许我是个傻瓜，可我想给你做个按摩，Gibbs！”

“按摩？” Gibbs 茫然地重复道。

“是的！” Tony 大胆地说：“不是 Frank 给你做的那种。不是运动按摩——比这好的。这里从没人对你好过，Gibbs！我看着你，想着你经历过的事情，我想被连着踢打了五个月后，换个方式被抚摸感觉会好的。”

Gibbs 站在那里，凝视着他，彻底惊讶了。他的喉咙有点痛，他吃不准是为啥。他转过身，不让 Tony 看到自己眨着眼睛，赶走泪光。

“Gibbs？” Tony 在他身后轻声说。

“嗯，Tony。” Gibbs 清了清喉咙，控制住自己，然后重新转过身。

“行吗？你肯让我做吗？”

“你只有一只手。” Gibbs 指出。

Tony 笑了。“所以？我一只手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挑了挑眉毛。“相信我！我这只手可是很有天赋的！”

Gibbs 轻声闷笑了一下。“好吧，Tony。让我们瞧瞧你和你很有天赋的手能做啥。”

他脸冲下躺到垫子上，留心看着 Tony 倒了一点油到没受伤的手里，然后在另一只手的手掌里揉搓着，就挨在绷带下面。

“你到底把这东西藏哪儿了？” Gibbs 问。Tony 也许是个挺能干的扒手，可没穿衣服，他没地方藏起不义之财。

Tony 再次挑了挑眉毛。“你不知道的！现在别说话，让大师工作！”

Tony 跪骑在 Gibbs 背上，把涂了油的双手轻轻放到 Gibbs 的肩膀上。断掉的手指包裹在脏兮兮的纱里了，可他能够用没受伤的手掌部分。

精油带着草药味——也不是特别好闻的草药——可他只有这个，所以他准备好好利用它。

Gibbs 的肩膀硬得像块铁。肌肉几个月来被过度使用，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压力，让 Gibbs 背上紧紧地纠成一团。

Tony 的手指轻抚着表面的皮肤，来回滑动着。

起先，Gibbs 僵硬、抵触，可 Tony 料到这样了。他知道 Gibbs 要花上一点时间才会让步顺应。Tony 疑心 Gibbs 不是那种只为了享乐而接受按摩的人，而他想让他体会。他想把 Gibbs 带出这个噩梦般的世界，即使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他飘飘欲仙。

Tony 喜爱让自己的手指滑过 Gibbs 的皮肤，当他找到一个纠结的时候就按重一些，温柔地将它打开。让 Gibbs 这样专注集中的男人神游天外的感觉太让人满足了。

这花了一点时间，可 Gibbs 慢慢开始放松。Tony 注意到要是他按得太硬的话，Gibbs 的肌肉会保持紧张，可要是他耐性，执着，轻柔，它们会渐渐软化下来。

Tony 找到一个固执的纠结，轻柔地按揉了很久，直到 Gibbs 轻哼了一声，Tony 感到什么东西噉地松开了。

“你有做这个的证书吗，DiNozzo？” Gibbs 懒洋洋地问。

Tony 笑了起来。“只有卧室里十几个满意的顾客，头儿。”他轻浮地回答。Gibbs 的肩膀立刻绷紧了，Tony 真的能够感觉到怒气在他身体里沸腾起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花了几分钟把 Gibbs 的肌肉安抚回之前放松的状态。然而关于他的情人们，Tony 没有撒谎。性事中他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感官享受。

他在大学里学会了怎么做好的按摩，他的一个床伴是球队的四分卫，肌肉总是感觉像面砖墙。接着是皮奥瑞亚的女朋友，她就是喜欢让温热的精油轻轻抹过后背和臀瓣，揉进皮肤。Tony 学会了用按摩带出触摸的绝对快感，并且非常在行，不管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

Tony 的双手移到 Gibbs 的头皮上，全神关注这里，手指稳稳的拂动着消去紧张。Gibbs 的头发被修剪得紧贴头皮，只剩一层银灰色的发茬覆盖着光滑的皮肤，Tony 喜欢手底下短发的感觉。他给 Gibbs 的头部按摩了好几分钟，然后继续往下。

Gibbs 的身体笼罩着网一样的伤疤，新的，旧的，诉说着长长的生活故事，充满艰辛。Tony 找到新近的长长鞭伤的起始处，沿着它温柔地从肩膀抚摸到腰胯。揉完这一条后，他又找到另一条，从下到上抚摸着，羽毛般的轻柔。

在他身下，Gibbs 更加放松了，他的身体沉入了床垫里。Tony 绕着 Gibbs 肩膀上一道深色的新月形伤疤打着圈。这是新的，也许是在拳场里受的伤。

“咬的。第三次搏击之夜。” Gibbs 在枕头上低喃，似乎读到了他的心思。“那混蛋张嘴就咬。”

Tony 温柔地用手指摩挲着伤疤，确认它，然后继续。

他在 Gibbs 的侧身找到一处白色的旧伤疤，就在他的肋骨下面。他在那里流连了几秒钟，检查着参差不齐的边缘。

“刺伤。一个案子。俄国。” Gibbs 嘟哝着。“真傻。应该看到刀过来。”

Tony 的手指往上移了一点，按进 Gibbs 肩上一处旧的枪伤。他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Ari。” Gibbs 气冲冲地说，身体僵了一下。

“嗯，我知道。我在场。”

Tony 的手指描摹着它，安抚着它，Gibbs 慢慢重新放松下来。Tony 吃不准 Gibbs 会不会对屁股被爱抚感到舒服，所以他略过了那里，来到更下面。他在 Gibbs 大腿上找到一处小小的纠结的伤疤，认出那又是一处枪伤。

“哥伦比亚。特种行动，” Gibbs 悄声说：“那次发了高烧。差点死了。”

Tony 沿着 Gibbs 的腿向下，在他膝盖后面找到一处扭曲的伤疤，一直延伸到了前面。这次 Gibbs 什么也没说，可他的肌肉绷紧了。显然这道伤疤仍然在痛；不是身体上的一一它很久了，不可能那样——可它标志着一道比肉体更深的伤口。

Tony 用了好一会儿来抚慰它，知道 Gibbs 的膝盖还会僵硬。Gibbs 走路时总是稍稍有点跛，现在靠他这么近，Tony 能够看出原因。这是一道狰狞的伤疤，很久以前肯定曾经是一次可怕的受伤。

他没有要求解释；他只是小心地用指尖在上面打着圈，慢慢安抚着皮肤下稍稍扭曲的肌肉。

他深深地沉浸在这项工作中，Gibbs 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疲惫的叹息时，他甚至被吓了一跳。在他身下，Gibbs 的身体几乎是明显地松弛了下来，似乎他身体里的某样东西臣服了变得彻底放松，顺从。

Tony 感觉自己似乎得到了允许，现在他的手指重新向上，更加放肆了。他的手轻轻放到 Gibbs 紧致的臀部，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看 Gibbs 会不会反对。没有异议提出后，他的手在肉丘上移动着，温柔地打着圈。Gibbs 的屁股圆得很完美，手指下的皮肤白皙紧实。Tony 在上面按摩了几分钟，用手指安慰爱抚，仅此而已。

Tony 从来没有看到过 Gibbs 这么放松。他的脸歪向一边，嘴微微张开，呼吸平稳悠长。

Tony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幅鲜明的图画：Gibbs 是一头灰色的老狼，强壮、狡猾、有力，肌肉在皮毛下轻颤。眼下 Tony 让这头狼对自己完全顺从，在他指尖下懒懒地打着盹，可他一秒钟也没有想过这头被驯服了。它还在那里，就潜伏在表面下，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Tony 微笑着，手指继续抚过 Gibbs 现在完全被油浸润的皮肤，动作中倾注了十年来无言的奉献。他将自己彻底地融入进去，指间凝聚着多年来单向的爱恋。

Gibbs 也许是个暴躁难缠的混蛋，可他一直是 Tony 唯一爱过的男人，现在他想给予他所有的爱，不求回报。他在每一下爱抚中倾注了温柔的爱意，然而他的挚爱和性无关。他只想奉献，不要索取。他努力工作了很久，安抚，轻拍，打圈，完全迷失在这项任务中。

当他的手指终于自说自话地停下来时，他不清楚过去了多少时间。Gibbs 看起来柔若无骨，在他身下彻底地休息了。放松让他的轮廓柔和了，使他看起来更像一只狼崽，而不是灰色的老狼。

Tony 躺到他身边，将 Gibbs 搂进怀中。Gibbs 一声不哼地靠过来，Tony 紧紧抱着他，享受着温暖从涂了油的皮肤传到自己身上。

“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他在黑暗中轻喃。

Gibbs 的头动了一下。“嗯，什么？”他咕哝道，显然快睡着了。

Tony 微笑着紧紧搂着他。“没什么，我想我刚刚说了。”

~\*~

第二天早上，Gibbs 醒过来，五个月来第一次感觉神清气爽。以前他从来没有整夜安睡过。这个地方太吵，拳手们在其它牢房里操人或者吵架，守卫在走廊里来回巡逻，有时候 Ellis 的收音机整夜响个不停。

而昨夜，所有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他一夜好眠，一次也没醒过。

“你入错了行，DiNozzo。”他一边说，一边实验性地转动了一下肩膀，感觉它们放松自在。“应该做按摩师，而不是 NCIS 探员。”

Tony 眯起眼睛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咧嘴笑了。“不客气，头儿。下次只要说声‘谢谢’就行了。”

Gibbs 闷笑了一声，主要是因为还会有下一次让他高兴。

明天就会是搏击之夜，像过去一样，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Gibbs 在训练中达到了本周最佳，Frank 对他很高兴。

“你的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Frank 一边为了拳击台上一次实战演练给他的指关节缠上胶布，一边说。“就像一台上好油的搏斗机器。我的场上猛兽。我为你骄傲，Leroy。你是我训练过的最好的拳手，你把称号带回家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地退休。”

“有称号？”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只是打比方。”Frank 耸耸肩，“可你给我挣了很多钱，Leroy，我在你这儿干得不错。”

“这没有让你不好过吗？”Gibbs 问：“我不是自愿在这里的，Frank。”

Frank 笑了起来：“哦，Leroy，能够像你这样在场子里搏斗的人，不会不想在这里的。这里是你的家，孩子。”他拍了拍 Gibbs 的胳膊，仍旧暗自窃笑着。Gibbs 想起了 Tony 昨晚说的相似的话。

“现在开始，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Frank 对他说，“可我想你会喜欢那样的，Leroy。你不会输，你本性就是不能输。我这辈子训练了一些拳手，可你是我碰到的唯一一个真正懂得搏斗真谛的人。你明白在场子放开是什么意思，用你的头脑，用你的心，还有你整个灵魂，把你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投入进去。”

Gibbs 想到搏斗之前站在场边等候栏里的感觉，鼻孔里木屑的气息，心中升起的怒火，准备着被释放出来，他能够感到兴奋和期待，于是他知道 Tony 和 Frank 说得对；一部分的他确实热爱上场搏斗。

“Tony 怎么办？”他问，“他明天没有搏斗。”

“那他会留在这里。”Frank 耸耸肩。“受伤的孩子一般都这样。你在这儿的时间够长了，应该知道，Leroy。”

Gibbs 不喜欢 Tony 在他视线之外的主意。谁知道自己不在这里的话会出什么事？不是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能保护 Tony，可起码他不会为了他有什么状况而烦恼。Frank 没有把 Tony 带去竞技场的权力。那取决于 Scott，而 Gibbs 怀疑他在比赛前根本碰不到自己的所有者，别说有机会请他帮忙了。

“昨天有人从我这儿偷了东西，Leroy。”Frank 一边说，一边探寻地看着他。

“是么？”

“嗯，有人偷了我一小瓶特制的油，就从我口袋里拿的。你觉得是谁干的？”

“不知道。”Gibbs 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

Frank 凑过来，嗅了嗅他的皮肤。“我想你的那个小子在照顾你，Leroy，就像你照顾他一样。”

Gibbs 耸耸肩，小心地继续不露声色。

Frank 轻哼了一声。“我可以叫 Ellis 过来，搜查你的牢房——偷东西会挨鞭子的，Leroy。”

“我知道。可就像你说的，Frank，我的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而功劳都是你的。”Gibbs 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浅笑。

Frank 黑溜溜的小眼睛饶有兴味地闪着光。“只要你内心的冷血杀手不会为了那个小子变得软趴趴粘糊糊就行，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狼人在场子里强硬，饥饿。”

“软趴趴粘糊糊？我？”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Frank 大声笑了起来。“哦——还有告诉 Tony 他用不着为了让你操他的时候容易舒服一点去偷油。你好好说的话，Tanner 会给你润滑剂的。”

Gibbs 没机会去纠正 Frank 对 Tony 为啥偷精油的误解，因为这时屋子的另一头爆发了一场混战。Greg 和 Matt，平时是最好的朋友，正相互吼叫着拳脚相加。

Ellis 大步过去，一边走一边从腰上拔出鞭子。一般他平息争吵的策略就是把所有的参加者都抽上一顿，直到他们停下来。这很粗暴，但是有效。可突然，Tony 不知道从哪里跳到了争斗的人中间。Gibbs 从 Frank 给他裹胶布的手里挣了出来，奔了过去，Frank 紧跟在他后面。

Tony 正试图插在两人中间，让他们停下来，可 Gibbs 能看出他正面临池鱼之祸，因为 Ellis 开始乱抽鞭子。他抓住了 Frank 的胳膊。

“要是 Tony 挨了鞭子，我会不高兴的。”他吼道。

Frank 咬着牙吸了口气，生气地看了 Gibbs 一眼，可他还是赶了上去。他走到 Ellis 身边，就在他朝打架的人挥下鞭子的时候，抓住了他的手腕，

这给大家一点时间，Gibbs 设法把 Matt 从 Greg 身上拉下来，而 Tony 把 Greg 扯到另一边，争斗结束了。Gibbs 回过头，看见 Ellis 恶毒地瞪了 Tony 一眼，他突然意识到他保护 Tony 的努力也许正是在他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靶子。

~\*~

Tony 揽住 Greg 的肩膀，硬拉着他走到一个角落里。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哥们儿？”他蹲到气得直打哆嗦的男人面前问。“你和 Matt 是朋友——你们住同一间牢房。”他们还是炮友——每个人都知道。Tony 听到过他们，一夜又一夜——

—Greg 干事的时候可不怎么安静。

“他是个他妈的混蛋！我他妈的想杀了他！”Greg 咆哮着，双手抱着自己，来回摇晃着。

“不，你不想，哥们儿，” Tony 轻声说。

Greg 做了几下深呼吸，开始冷静下来。他抬起头，看着 Tony 的眼睛，仍旧轻轻摇晃着。“明天就是搏击之夜了，每个人都知道 Matt 属于较弱的拳手。我只是在试着让他训练更努力一些，这样他会更强，可他是个懒惰胚，而教练不在乎，因为他从来没为他们赢过钱。”

“嗯，这个是 Matt 的选择，” Tony 对他说，“他要是不愿意的话，你没法逼他更加努力训练。”

“可我想要他努力。”Greg 的气突然泄了，他伤心地跌坐到地上。“要是他输了呢，Tony？要是他回不来了呢？那我可怎么办？”

Tony 明白在这个水深火热的环境里，这些男人开始依靠相互之间结成的友谊。他们也许被环境推到一起，可他们会紧紧抓住任何能够帮助他们熬过这个噩梦的人不放。似乎只有 Gibbs 没有受到影响，选择独自在这条黑暗的河流中跋涉。然而也只有 Gibbs 的内心强大到可以这么做。别的人都更加……像凡人。

“你不能那么想，Greg。” Tony 对他说，“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如果事情发生了，也就发生了。你必须集中到赢得你自己的比赛上。这是唯一你能控制的事情。”

他跟 Greg 谈了很长时间，给他讲笑话，谈电影，慢慢地 Greg 的坏情绪消失了。最后他站了起来。“谢谢，Tony。我……只打算……”他向 Matt 那边走去，过了几分钟，Tony 看见他俩拥抱在一起，头抵着头。他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对付搏斗失败让他们突然被迫分离的压力，可他希望这两个人用不着这样，他们都会赢下自己的比赛。

Sam Hurrell 走过来。“妈的，这个地方把你的脑子都弄乱了。” Tony 叹了口气对他说，仍旧看着 Matt 和 Greg。

“明天是搏击之夜。比赛前一天总是很紧张。” Hurrell 在他身边坐下。“Gibbs 怎么样？你有进展吗？”

Tony 耸耸肩。“走一步，退两步，可我想，我有进展。”

“他准备帮忙逃跑了？” Hurrell 抱住膝盖。

“不。” Tony 摇摇头。“我不这么想，Sam。他似乎放弃了。”

“或者他更喜欢拳场，不愿意试。”

Tony 朝正在和 Frank 做格斗练习的 Gibbs 看去。“也许。我不知道。我想这里面还有别

的事。”

“可他不会告诉你？”

“是，还不会。五个月了，Sam。他信任我，可他就是时机最好的时候也是口风很紧的，而眼下绝对不是最好的时机。他在和某样东西搏斗——我就知道这么多。”

“我也感觉到了。”Hurrell说。“就好像他心里有什么大事，而他不知道结果会走向哪里。我叫它双狼。”

“双狼？”Tony 扬起一道眉毛。

“有一头好狼和一头坏狼，一头白的和一头黑的，它俩在他心里搏斗。问题是，谁会赢？”

“白狼。”Tony 毫不犹豫地说。

“你对他这么有信心？”

“我认识他很久了，我很了解黑狼。我看到过它，而且说老实话，它给了他优势，是它让他的工作这么出色。然而他总是能够控制它——白狼总是确保这一点。”

“即使在这里？有所有这些药，训练，毒打和拳场的影响？照我看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在喂黑狼，白狼连点渣子都吃不到。”

“你这就错了，”Tony 朝他微微一笑，记起了昨晚的情形。“是的，白狼在这场搏斗中处于劣势，可它开始有东西吃了。我在留心呢。”

事关 Gibbs，这不总是他的职责吗？在 NCIS 的时候，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消除紧张，逗 Gibbs 微笑，不要让小组的情绪过于激烈。这种特别的战斗已经进行很久了，Tony 认为 Gibbs 同时需要两头狼。他既看到过白狼，也看到过黑狼。他看见过 Gibbs 拯救需要拯救的人，无限细心耐心地照顾小孩，追求正义，即使那样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白狼和黑狼一样强壮；Tony 只需要提醒他这点。

“瞧，Tony，我想跟你谈谈……Jan，”Hurrell 说道，脸上升起了红晕。“瞧，要是我明天输了，那我不会回来，我就没有机会再来问你了。”

“明天你不会输的，Sam。”Tony 坚决地说。

“也许会。上周我做了件可怕的事，Tony。我……我失去了控制。Steve 被杀之后，我有点疯狂了，我在场子里把那家伙打得那么厉害，我想他活不下去了。他回到了我们的卡车上，可那之后我从来没看到过他。我想他伤得太重，他们枪毙了他。”

“他们没有枪毙他，Sam。我昨天看到他了。他在一间牢房里。”Tony 犹豫了一下，可他猜 Hurrell 情愿知道真相而不是谎言，不管那谎言有多仁慈。“他情况不太好，可他还活着。”

“妈的。” Hurrell 双手蒙住脸。“我以前在场子里从来没有这样失控过。我不能像 Gibbs 那样引导它，控制它。我从来没有这么投入过。那个可怜的家伙；这每一样是他的错。他只是被连累了。”

“那也不是你的错， Sam。”

“不，是我的错。” Hurrell 挺起胸，直视着他。“是我的错， Tony。我在场上辜负了我自己。呃而且……我猜……这是我自己的搏斗，是我自己的双狼。”他微微苦笑了一下：“我爱 Jan， Tony，可我一直知道我比你软弱。她是个坚强得要命的女人——说老实话，我一直在想她看上了我什么。”

“她爱你， Sam。” Tony 柔声说。

“我知道。可即使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么棒的女人为啥跟我在一起。我了解自己， Tony。我知道我的弱点。Jan 就像 Gibbs——我刚碰到他时就从他身上看出来，所以他才让我这么生气，我想。他们对自己都有这种信心，这种确信。不管遇到什么事，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从来不会失去这种自信。而我不是这样的。”

他把下巴搁到手上，悲伤地看着健身房。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 Sam。” Tony 叹了口气。“Jan 和 Gibbs——他们是特殊的。像他们这样的人并不多。我也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你；她在全力以赴地找你。”

“而同时，我在随便和男人睡觉因为我不能面对夜里的孤独。我想被拥抱， Tony，即使是很短的时间，被某个我根本不了解的家伙，因为这让我觉得不那么孤独。”

“瞧，根据我的糟糕记录，我根本算不上一个爱情顾问，可 Jan 爱的是你这个人， Sam。她知道你在做任何能让你活下去的事情，好回到她身边。她会高兴你这么做，因为这意味着有一天，她能够重新得到你。”

“也许。” Hurrell 听起来不太确定。

“这里没有也许。” Tony 重重地拍了下 Hurrell 的肩膀。“Jan 是个实用主义者——跟 Gibbs 一样。如果在这里和男人睡觉能让你保持理智，帮助你生存，那么她不会因此指责你。”

Hurrell 若有所思地慢慢点了下头。“我们想要小孩好几年了。”他轻声说，茫然地注视着前方。“她流产了那么多次，可这从来没有让她崩溃。我想我有点崩溃了，可她从来没有，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两年前放弃了——太痛苦了——可 Jan 就是 Jan，她处之泰然，出去买了几条狗。现在那些狗就像她的孩子。”

他扭头看着 Tony。“跟我说说她， Tony。告诉我每件事。她看上去怎么样，穿什么衣服。她坚持得怎么样？她怎么说起我？狗怎么样？我想听到一切，即使痛苦也要听。我不想明天上场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有问你，就因为我懦弱地不像话。”

Tony 按住他的肩膀，用力捏了一下，然后他把记得的 Hurrell 妻子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了他。

那天夜里，他靠过来，下巴搁在 Gibbs 的肩膀上，第一次不经要求就把手伸向 Gibbs 的老二。Gibbs 还没硬，可他的老二在 Tony 的指间跳了起来。Tony 不慌不忙地做着，给予了他能做到的最好的抚慰，很快 Gibbs 开始喘息，皮肤被汗水润湿了，老二在 Tony 的手中抽插着。

“这到底是为啥？” Gibbs 完事后问。

“搏击之夜。” Tony 回答。“明天你要上场， Gibbs。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 Gibbs 转身看着他，眼中闪着热烈的光芒。“我会和某人搏斗，赢，然后回来。这就是会发生的事， Tony。一直是这样的。”

“你肯定你会赢？”

“是的。”说话的语气断然坚定。“我会赢。”

“因为你拒绝输？”

“是的。”

“真那么简单？”

“不，很困难，可事情就会是这样。”

现在 Tony 认识 Gibbs 已经十年了，他没有理由怀疑 Gibbs 的正确。他绝对、永远不会赌他输。

然而，他们周围的气氛仍然紧张到一触即发。沿着走廊，他能够听到 Greg 和 Matt 在做那件事，就好像没有了明天。另外一间牢房里有人埋在枕头里抽泣；他想那也许是 Sam，不过也许是 Stuart。他分辨不出来。人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紧张，一周连着一周？这是个活地狱，只有最强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Tony 把手放到 Gibbs 的腰胯上，身体贴了上去，想要尽可能地靠近这个男人，因为谁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

~\*~

搏击之夜。他们这么叫它是因为他们被迫出场搏斗的时候，天总是黑的，即使在训练营的人造环境里，那时候对他们是白天。

Gibbs 醒了，心中像平时一样有着战前的激动。他能对付它们。他打过仗，工作时打倒过嫌疑人。他习惯对付自己的肾上腺素。其他大多数拳手没有这种经验，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

他们被赶去一起洗澡的时候，气氛像平时一样紧张。Tony 在跟他说话，讲笑话，Gibbs 努力不去听他。他必须进入战斗的心里状态，可这比平时要难。他感到更松懈，他的肩膀松弛，开放，而且，感谢 Tony，他开始了解一起淋浴的这些家伙。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前的工作。他对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有了惊鸿一瞥，上帝，他甚至知道他们最喜欢的披萨馅料。很难不去在意他们今天在场中的命运。很难不去理会他们的紧张和不安，让自己进入战斗前必须的心理状态。

他还担心 Tony。哪个守卫会留下来看管 Tony 和另一个拳手——Tony 昨天看到的受伤拳手？如果是 McGuire，那不会有事。可如果是 Ellis……Gibbs 不相信 Ellis。这个人残虐成性，他和 Gibbs 之间彼此憎恨。

Gibbs 仍然记得被铐起来，并且被 Ellis 鞭打到鲜血淋漓的感觉——而且 Ellis 享受这个过程。Ellis 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他们给他的每个命令都是傲慢地慢吞吞地执行，而且 Ellis 感到挫败，因为他没有机会再鞭打他，因为他现在在场中这么成功。Ellis 在场中跟他对不上五分钟，他自己也知道这点。所以他总是想在 Gibbs 面前维护自己的优势，证明他自己更好，更强，更厉害，尽管他俩都知道那不是事实。

吃过早饭，他们被赶进了飞机库大小的大厅，卡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好运，” McGuire 把出行的镣铐绕到他腰上去的时候，Tony 在他耳边低语。接着他被推进了卡车，锁到车壁上。其他拳手被锁到身边时，透过打开的后车门，他能看到 Tony 站在那里。

接着只有 Tony 被留下了。跟随他们去搏击之夜的守卫跳上了后车厢……而她们中没有 Ellis。Gibbs 探出头，他的心沉了下去，Ellis 阴沉着脸站在 Tony 身边，显然因为错过了搏击之夜的激动而在生气。

门被关上了，Gibbs 最后一次看到 Tony 眯着眼睛，用没有受伤的手朝他竖起大拇指，而 Ellis 用枪托把他推走。

Gibbs 闭上眼睛，努力不去理会心中的焦虑。他会回来的。毫无疑问。他只是希望他不在的时候，Ellis 不会做任何伤害 Tony 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要是那样的话，自己会做什么。

去这个星期的场地的路不那么长。他们到得比较早，正好看到 Walid 的工人装完看台、临时厕所、小卖部和其他搏击之夜的设施。

天在下雨，可这不重要；搏击之夜从来不取消，不管天气如何。

他们被赶进平时的等候栏，Gibbs 扬起头，像孩子一样张开嘴接雨水。这是他唯一出来的机会，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脸露在野外，他品味着这一刻，尽管天空大雨倾盆。

观众开始到达。有的坐着专职司机驾驶的加长豪华轿车，有的骑着哈雷摩托车。Gibbs 暗想着 Walid 怎么找来这些人，肯定存在着某种地下通讯网络告诉人们每个星期比赛的举行地点。他们经常去不同的场地，可总是在一大片空地上。他怀疑这些空地是私人的——属于 Walid 和其他几个富有的拥有训练营和上场拳手的玩家。也许他们轮流主办这项晚间娱乐。

Gibbs 知道的一件事是搏斗很受欢迎；看台上总是坐满了人。这些人热爱这项残忍的运动，一周又一周地来享受这种可憎的场面，看绑架来的男人在场中为他们的生命而搏斗。

Gibbs 努力进入临战的心态，可每次闭上眼睛，他就发现自己在想训练营里的 Tony 会怎么样。他从来没在 Ellis 身上看到他对拳手有性趣，可这个人的确热爱他的鞭子，而眼下 Tony 的性命正攥着他的手中。

“妈的！” Gibbs 睁开眼，无法集中。

“有问题？” Hurrell 走过来，坐到他身边问。

“Tony。你觉得他会有事吗？”

Hurrell 似乎为这个问题而惊讶。“他是个 NCIS 探员，我是海陆，你既是海陆‘又是’ NCIS 探员。他和你我一样不会有事。”

“所以机会不大。” Gibbs 哼了一声。

“我们都不安全。你知道的。我们都活在刀尖上。上个星期这个时候 Steve 还活着，我从来没料到他会死。”

“没啥帮助。” Gibbs 咬着牙说。

“抱歉。Tony 不会有事。他看起来是那种有九条命的人。”

“嗯。” Gibbs 点点头，记起 Tony 几十次从危险中不知怎么全身而退的情形。“见鬼，他曾经得过鼠疫，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存活率，可他活下来了。”

“这不就得了。如果有人能从一个困难境地中侃出来，那就是他。” Hurrell 笑嘻嘻地说：“这么多年来有他在 NCIS 肯定很有趣。”

立刻，十几个不同的记忆突然闪现在 Gibbs 的脑海中，没有顺序地纠缠在一起；Tony 在办公室里大笑，撅嘴，手舞足蹈；Tony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是汗，咳得上气不接下气；Gibbs 拍他后脑勺的时候，Tony 发出他喜欢的那种轻叫；Tony 站在桌子上，朝整个办公室喊话，像个傻瓜；Tony 脸被打得一塌糊涂，却仍旧开着玩笑；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Tony 给他铐上手铐；Tony 在牢房里；Mike 死后，Tony 带给他最喜欢的海军陆战队套头衫；他从墨西哥回来后 Tony 拥抱他；Tony 在不同的犯罪现场模仿电影明星；Tony 在他客厅里的壁炉炉火前用折刀吃牛排……

“嗯。”他轻笑着说：“我猜是的。”

他的心再次收紧了。他不喜欢这样。以前搏斗之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之外的人。

一辆庞大的豪华轿车在附近停了下来，一个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的男人下了车。尽管现在是深夜，他却戴着太阳眼镜，Gibbs 意识到那是 Walid 王子。

Walid 走到等候栏边，一个侍从替他撑着伞。他在他们的围栏边停下，朝里面张望着；他的目光落到 Gibbs 身上，脸上露出微笑。

“带他出来。我要跟他说话。”他对 McGuire 说。

McGuire 犹豫着，因为他是 Scott 的守卫，这些是 Scott 的拳手，可每个人都知道 Walid 操纵着整个比赛，所以他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Walid 给了他一个礼貌却带着威胁的笑容，McGuire 屈服了，打开了等候栏。Gibbs 被拉了出来，推到 Walid 面前。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站得这么近过，Walid 慢慢地上下打量着 Gibbs，Gibbs 无礼地照抄着他的动作，和 Walid 公然研究他一样公然研究着 Walid。

Walid 就跟 Tony 形容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他身上的每样东西都很昂贵，从考究的定制西装，到手表，到系着黑鞋带的白皮鞋。他身上有着某种黑白主题：黑色的衬衫，白色的领带，他的头发看起来刚刚吹过，没有一丝不服帖。

“狼人——我们终于见面了，”Walid 流畅地说：“我必须恭喜你的教练。你看起来状态好极了。”

“你也是。为此我该恭喜谁呢？”Gibbs 反击道。

Walid 轻声笑了一下，听起来一点也不开心。“啊，我听说你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可似乎你有种幽默感。多有趣啊。”

Walid 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只鎏金的威士忌酒壶，递给他。“你想喝点酒吗，狼人？”

McGuire 不安地动了动身体，Walid 抬起手挥了一下。“哦，拜托！好像我会堕落到给对手的拳手下毒似的——即使这个特别的拳手的确是我的冠军赢下联赛的主要威胁。”

他朝 Gibbs 微笑着，Gibbs 的心中响起无数警铃。这个人就像致命的毒蛇一样危险，可 Gibbs 确信他没有在酒壶里下毒。Walid 把这个比赛看得异常重要，他永远不会被抓到用这么明显的方式作弊。这个酒壶是安全的。

Gibbs 拿过来，痛饮了一大口最好，最顺的波旁酒。他吃惊地看了一眼酒壶。

“啊，是的，我知道你的口味。我花了大力气找出每件事情来了解你，Jethro。”

Gibbs 僵住了；Scott 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他，想其他人一样，他以为 Gibbs 用的是第一个名字，而不是中间名。显然 Walid 的确做了调查。

“我应该感谢你。上一个搏击之夜是我们目前为止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整个星期大家都在谈论它。”Walid 歪了一下头。“因此我在期待今天有特别高的上座率。你在成为吸引观众的明星，狼人！”

Gibbs 从眼角的余光看见 Scott 亮闪闪的白色豪华轿车停在了不远的地方。

“这样对生意有好处。”Walid 继续说道：“不管你属于谁的训练营，只要你在场中娱乐我们大家——而你的确娱乐了我们，狼人。”

“嗯，这是我每次上场的主要目标，娱乐你们。”Gibbs 在每一个字里都注入了最多的讽刺和嘲笑。

Walid 哈哈大笑。“啊，现在我明白 Tony 看中你什么了！我的确怀疑，这么一个一面孔怒气的冷面男人……我问过我自己——为什么 Tony DiNozzo 会那样为他的老大拿一切来冒险？”

“而我问过自己——你知道我们都是联邦探员，为什么还让 Tony DiNozzo 来 Scott 的训练营，和我在一起？让我们在一起，不受你的控制肯定让我们变得更危险？”

Walid 耸耸肩。“这是比赛。规则就是这样。失败者去胜利者的训练营。我定了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能让人知道我打破了它们。”

“你上周让我打了两次——这也不合规则。”Gibbs 指出。

Walid 摇摇头。“事实上，关于这点，规则里没有说。有时候拳手会被要求打不止一次——以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多拳手的时候，一个拳手上场两次或者三次很普通。只要拳手的主人同意，那就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小地方我们还是很灵活的——例如上周允许你观看 Mac 比赛——然而事关这个比赛怎么进行的基本原则，那么不。我们必须坚持原则。你在场子里打败了 Tony，所以他成为 Scott 的财产。”

“风险很大。”

Walid 耸耸肩。“我喜欢冒险。这是场赌博，是的，可是我喜欢这样的赌博。”

Gibbs 对此并不吃惊；搅和在这个联赛里的绝大部分人似乎都有赌博问题。

“我把 Tony 和你一起放到场子里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它这么激动人心的原因。”Walid 微笑着。“你可能会吃惊迷惑——或者你会决定输掉比赛，而不是让他被强奸。可你没有。你这个对手比我预料的更顽强，Jethro，而这让我高兴。我很容易厌倦。这让我觉得

比赛更有趣了。”

Gibbs 瞄到 Scott 正在下车，穿着他平时那套发皱的奶油色西装，戴着黑色的套索领带。他站直身子，看过来，发现 Walid 在和 Gibbs 说话的时候皱起了眉。他开始朝他们大步走来。

“把你当做了一个优秀的对手，我在想你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Walid 说。

“我的行动？” Gibbs 瞪着他。这些家伙控制着他全部生活的时候，他到底能有什么行动？

“哦，是的。我肯定你有的。也许 Tony 鼓动了你。就像你说的，你们都是联邦探员。你在 NCIS 做了他十年的老大；也许你们在一起炮制了什么计划。”

Gibbs 很快偷看了 Scott 一眼，看他有没有近到听见这句话，可他还有一段距离。

Walid 笑了起来。“天，你看上去很不安，Jethro！是因为你欺骗了你的主人吗？是不是有可能可怜的 Scott 先生不知道 Tony 到底是谁？他相信他名叫 Tony DiNardo，而不是 DiNozzo 吗，他相信你在上个搏击之夜前从没见过他吗？” Walid 问，嘴角挂着残忍的微笑。“我到处都有间谍，你瞧，Jethro。”

他摘下太阳眼镜，Gibbs 发现自己正看着一双冰冷，阴暗的眼睛。Walid 凑过来，正对着他的耳朵说。

“我希望你想想如果他知道了真相，Scott 先生会把你和 Tony 分开呢，还是对你们俩都特别当心，” Walid 无误地悄声说：“也许你是对的。我总是确保自己知道我营里拳手的每件事，可 Scott 的调查远非我的这么透彻。他不知道 Tony 到底是谁，是吗？”

Walid 撤回身，冰冷的眼睛饶有兴味地闪着光。

“你应当考虑你的下一步行动，Jethro，因为我知道我的是什么。”他轻声说。接着他放大声说：“比赛愉快，狼人；我期待看到你今晚再次娱乐我们大家！”他转过身，一边走一边重新戴上眼镜，然后和 Scott 打招呼。“James！我亲爱的朋友！我在找你。”

“似乎你反而找到了 Leroy。” Scott 说，显得有点困惑。

“我只是在祝他拳场得意。他是一个如此奇妙的竞争者，我们小小联赛的伟大代表。现在，我在想，James。”他一条胳膊搂住 Scott 的肩膀。“今晚你为何不过来和我坐在一起呢，嗯？现在你是个主要玩家了，一个主要竞争者的主人，我想你应该得到应有的公认。”

Scott 笑成了一朵花，全身都因为自豪而微微打颤。

“我很高兴，殿下。哦，真的，这太棒了，天哪，多大的荣耀啊！”

“别客气，别客气。” Walid 回头看了一眼 Gibbs。“这会让我们有时间聊上一聊，我亲

爱的 James。你瞧，我有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想告诉你。”

Gibbs 看着他们离去，胃纠结成一团。他毫不怀疑 Walid 会告诉 Scott 他们对他撒了谎。他不知道的是 Scott 知道后的反应是什么。

训练营那边 Tony 正独自一人，易受攻击。Ellis 也许没有手机，可 Gibbs 确信 Scott 有办法传消息会训练营。Scott 只消下个命令，Gibbs 回去的时候就可能发现 Tony 躺在牢房里，头上有个枪眼。

## 第四章 哭泣吧，狼

拳手们不在，让这个地方看起来空旷怪异。通常 Tony 待在健身房里，帮助 Gibbs，和其他拳手说话，还有，当器材空出来的时候，自己做会儿练习，只是为了锻炼锻炼，减少一些无聊。

今天，代替这些事情的是 Ellis 押着他走向牢房所在的走廊。他朝 Tony 的牢房点了下头，Tony 走了进去，暗想着自己是否整天整夜都会被关在里面，自己能否忍受这样的无聊。

Ellis 没有关上门，起码这是不同的，Tony 听到他走到走廊尽头守卫值夜班时坐的椅子那里，过了一会儿，收音机大声响了起来。

Tony 想起码 Ellis 跟自己一样无聊。Ellis 也许有枪，可以穿衣服，可他还是得坐在那里，整天无所事事，无聊透顶。也许他有机会让这个家伙说话，跟他套套近乎。他知道比起其他守卫，Gibbs 更不喜欢 Ellis，可还是值得一试。

“嗨。” Tony 站在牢房门口，靠着薄薄的金属隔墙。Ellis 抬起头怒视着他。“那么，你有没有看过《大逃亡》这部电影？” Tony 问，没有理会对方毫不欢迎的态度。“瞧，Steve McQueen 是冷库之王——他们把他关在冷库里，他就坐在那儿，朝墙上扔球再接住，一遍又一遍。我真希望我现在有个球。”

Ellis 只是继续阴沉地瞪着他，显然不鼓励他攀谈的企图。

“我懂了。你希望你在看比赛。我也是。” Tony 耸耸肩。“可我猜得有人留下来守着大本营。”

“你在场子里坚持不了五分钟，娘炮。” Ellis 对他说：“上个星期我看到你了，在里面对着 Leroy 扇睫毛，流口水。让我恶心。你是个他妈的玻璃，Tony。”

Tony 强压下铁一样的冰冷愤怒。“看着两个男人做爱让你恶心，可看着一个男人强奸另一个就可以？”

“被操是失败的代价，可你把它变成了他妈的玻璃庆祝会。”

“哦，我懂了。只要是强奸就可以。你要它残忍粗暴。上个搏击之夜我们在场上做的事情太像我们也许喜欢那样，是这个意思么？”

Ellis 狞笑了一下，Tony 立刻希望 Gibbs 在这里拍自己的后脑勺，因为他让这个家伙影响了自己。

“我是对的——你是个他妈的玻璃。你一点也不懂搏斗，娘炮。你很幸运 Leroy 折断了你的手指；你对拳场来说太软了。”

Tony 高兴地点着头。“也许你是对的，Ellis。”没必要让这个混蛋有理由再次用枪托砸自己的脸。上次 Gibbs 已经够生气了，他不想让他们的生活比目前的更艰难。

他听见受伤拳手的牢房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上个搏击之夜被 Hurrell 打败的那个拳手。

“他怎么样？”他问，换了个话题。

“我怎么知道？”

“我去看看他行吗？”

“随便。”Ellis 耸耸肩。

Tony 穿过走廊，来到那间牢房，受伤的男人躺在地上的床垫上。可怜的家伙看起来比以前更糟了；他的棕色皮肤变成了奇怪的青白色，呼吸沉重。

Tony 在他身边跪下，那人睁开眼睛，朝他眨了几下。

“嗨，你好吗？”那人的脑袋边有一个装着水的塑料杯，可他的嘴唇焦裂着。照房间里的气味来看，Tony 猜他失禁了。“你渴吗？”Tony 把杯子放到那人嘴边，他喝了几口。“你叫什么，哥们儿？”Tony 问。

那人的嘴唇动了动，不过要是他说了什么，Tony 可没听见。他凑近了一些。

“Rajul……Patel。”那人低语道。

“嗨，Rajul。我叫 Tony。”

Rajul 给了他一个淡淡的微笑。他抬起手，示意 Tony 靠近，好让他再次对他耳语。

“告诉我妈妈……让她知道我出了什么事。”

“你可以自己告诉她，等你出去以后。”Tony 坚决地说。

Rajul 的眼睛朦胧起来，可他勉强摇了摇头。“不。告诉她我爱她。非常爱她。”

Tony 强压下又一阵愤怒。这么多生命被无意义地毁灭了，为了什么？好让一群吠叫的暴民在每个搏击之夜得到娱乐？他猜他们和看斗鸡斗狗的那些人的心态是一样的。观看比赛的人对苦难漠不关心——他们来看是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对此极其渴望，积极索求。

“我很难过，Rajul。我不知道这些恶心的混蛋从这里得到了什么，看着两人在场子里把对方撕碎，可你被卷进他们扭曲的小游戏里让我很难过。”

“这有很长的历史了。”Rajul 朝他微笑着。“斗熊……角斗士……公开绞刑。我经常思考这个。我们的世界是现代的……可我们的饥饿是古老的。人们喜欢看残忍的行为……”

“有的人。”Tony 坚决地说。“‘有的’人，Rajul。”

“我们心中都有黑暗。你从来没有放慢车速看路旁翻掉的汽车吗，Tony？”

Tony 叹了口气。“我听到你说的了，Rajul，可这是完全不同水平的黑暗。”

“人类的心中同时有着黑暗和光明。”Rajul 微笑着。“向哪种弱点和诱惑屈服取决于我们自己，我想。”

“你喂的狼。”Tony 柔声说。Rajul 困惑地可了他一眼。“只是 Sam……一个朋友给我讲的故事。”他稍稍畏缩了一下，记起了正是 Hurrell 让 Rajul 成了这个样子，为了报复 Walid 对 Steve 所做的。行为和结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哪里是尽头？

Rajul 显然是个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对他们处境的本质有很多思考。

“你怎么来这里的，Rajul？”Tony 轻声问。

“主修历史……大学……拳击……”Rajul 显然快不行了。

“你还在念大学？你在大学拳击队里挣下了名声——所以他们知道了你？”Tony 猜测着。

“是的。我追逐虚名，看我得到了什么下场。”Rajul 若有所思地微笑了一下。“Tony……拜托。”Rajul 抓住他的手。“我母亲……她住在华盛顿特区。她会非常担心我。请告诉她我最后想的是她。我多么爱她。跟我保证你会把这告诉她。”

“我保证，Rajul。”Tony 轻声说，温柔地捏了一下他的手。

Rajul 点点头，似乎再也说不动话了。Tony 把 Rajul 的毯子拉开一点，看见腹部一大片深色的淤青；他显然在内出血。

Tony 站起来，走到门口。“这人病得很重，”他对 Ellis 说。“他需要紧急治疗。”

“嗯？”Ellis 冲他咧开嘴。“这个，他得不到的。”

“你真的那么无情，Ellis？那儿有人快死了，你就眼睁睁站在这里？”

“要是他在场子里不那么娘，本来会没事的。” Ellis 耸耸肩。

“就那么简单？适者生存？”

“哦，你不懂，娘炮！”

“你知道他名字吗？他叫 Rajul Patella。他在大学里学历史。他是个真的人，Ellis。”

“是吗？” Ellis 站了起来，Tony 屏住了呼吸。“Leroy 在操你吗？” Ellis 出人意料地问。

“什么？”

“我想是这样的。什么让你这么特别，Tony？他从来没操过别的人。”

“他在不在操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你在把他变成跟你一样的娘娘腔。” Ellis 厉声说：“Frank 说他训练的时候你必须待在健身房里，好让他关照你，他说我不许对你动一根指头，免得 Leroy 生气。”他朝地上厌恶地呸了一口。“你是个玻璃，你在把他也变成一个他妈的玻璃。”

“真的？那里有个人快死了，你现在想谈这个？”

Ellis 看了一眼牢房里的 Rajul，一个大大的笑容爬上他的脸。他转回头，眼中的神情如此丑恶，一股寒意升上 Tony 的脊柱。

“我想我们应该让你尝尝在场子里赢下比赛的滋味。” Ellis 说。

“你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个大娘炮，喜欢被人插屁股。打赌你的老二根本没用。打赌它根本硬不起来。让我们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用枪顶住 Tony 的太阳穴，强迫他退回牢房，转身关上了门。

“让我们看到它硬起来，Tony。”

“什么？”

Ellis 笑了。“自慰，打手枪，手淫；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种做这个。”

“为啥？”

“因为我无聊了，而你在这儿，还认为自己他妈的比我好……还有我想找点乐子。”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这太蠢了。Rajul 需要帮助，而你想要我坐在这里自慰？”

“你说我蠢？”

“不，我只是说……” Tony 停了一下，努力想找出摆脱这个处境的办法。“瞧，Ellis，我不想这么做。”

“噢，你不想做！可怜的小 Tony！让我们看看 Leroy 老大不在这儿保护你，你会怎么办。”

“我不需要 Leroy 保护我！”

“是么？” Ellis 又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我想你需要。我想你是他的婊子。所以让我们看看你的老二到底行不行，娘炮。让我们看你硬起来。”

Tony 感觉到脸气红了。“不，我不是耍把戏的猴子，我不会因为你让我自慰就这么做。”

“嗯，你是的。” Ellis 走向 Rajul，用枪抵住病人的脑袋。“这就是胜利者在场子里的感觉，你必须硬起来，否则有人会死。”他说，眼睛里闪着丑陋的光。“现在，我想看到你涂满手指，所以自慰，否则我就开枪。”

~\*~

木屑的味道和人群的吼声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Gibbs 透过等候栏的栅栏看着他前面的战斗结束。通常，此时的 Gibbs 已经处于战前的心里状态，只会心不在焉地注意他们，可今晚他不在那种状态；他有太多的其它事情要担心。

Tony 曾经把 Walid 比作眼镜蛇，他是的。如果 Walid 有比赛花名，那就是‘眼镜蛇’。Gibbs 了解 Walid 在玩的花招。他不会在酒里下毒，对他的主要竞争者搞心理战，打乱他的步伐更符合他的风格。Walid 在玩阴的，就像 Gibbs 在场中搏斗时一样。Gibbs 第一次意识到谁是他真正的敌手。

那不是他每个星期在场中与之搏斗的可怜家伙。不是留在训练营，不知道正在对 Tony 干什么的 Ellis，也不是有着愚蠢的胖脸和宏大妄想的 Scott。甚至不是 Liam McIntyre——那个‘消防员’——每个人都盼望最后一轮和 Gibbs 对决的拳手。他们谁都不是。

不，他真正的对手是 Walid，他是个傻瓜，以前居然没有意识到这点。根本上，这是狼和眼镜蛇之间的决斗，而眼镜蛇刚刚采取了它的下一步行动。上周，他的行动是让 Tony 上场和他搏斗。这周，是在比赛前把 Gibbs 叫出来，影响他，破坏他的注意力。

Walid 设立了整个联赛。他对胜利投入了全部的骄傲和金钱，而 McIntyre 是他挑选出来

赢得胜利的工具。Walid 已经在场中观察了 Gibbs 几个月，过去的每个星期都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横亘在他和终极胜利之间的人是 Gibbs。

Walid 知道 Scott 不是他的主要敌手。很久以前 Scott 的贪婪和愚蠢就让 Walid 轻视他，毫无疑问地拒绝把他作为认真的对手。Walid 想要一个更加相称的敌手，这就是他看中 Gibbs 的地方。

Gibbs 恨不得踢自己一脚，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搞明白。Walid 在冷静地、有计划地下一局棋，把他的棋子一个接一个的放到位置上。

真正的搏斗不是发生在每个搏击之夜的场子里。真正的搏斗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的，然而它同样的恶劣，竞争比他想象的远为激烈。

观众发出一阵疯狂的呐喊，今晚他要与之搏斗的人从围栏里放了出来。Gibbs 从欢呼的响亮程度中明白今晚他面对的是一个受欢迎的拳手。

“大-猩猩，大-猩猩……”人们有节奏地呼喊。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场独特的搏斗，”解说员用他惯常的激动夸张的语气宣布：“一头大猩猩对战一匹狼”

这让人群彻底疯狂了，新的鼓噪爆发了出来：“狼人！狼人！狼人！”

他等候栏的门打开了，Gibbs 在声浪中走进场子。喊声震耳欲聋，有那么一会儿差点淹没了他的。他的受欢迎程度每个星期都在增长，可上周他对 Tony 一战之后，这种程度似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上次搏击之夜，Tony 把比赛后的野蛮交媾变成了一种温柔的行为。他给 Gibbs 的亲吻和爱抚让观众震惊失声。之后，Gibbs 折断了他的手指，他相当确信观众把这看作对 Tony 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报复。现在观众喜爱狼人既是为了他的无情，也是为了他对新丁的教训。他们不知道他折断 Tony 的手指是为了不让他出场，免于这种苦难。

现在，他似乎成了一段传奇，当他沿着场边潜行，评估对手的时候，人群的鼓噪变成了敬畏的安静。

他能够看出来他们为何给了他‘大猩猩’的花名。他不是特别高，可很敦实，有着肌肉强健的肩膀和手臂，毛发特别浓密。Gibbs 发现自己看着那人的脸，直视着他深棕色的眼睛……他强迫自己停止。通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评估对手的搏斗技能上，可今晚他分心了，他不能让自己在场子里分心。

他努力集中，去搞清对手可能的优势和弱点。人群如此安静，你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他能够感觉他们都在看，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这也不对。他不应该意识到他们，眼下他应该只意识到对手。

Tanner 半个小时前给他打了一针，他能感到心脏的快速跳动，一股熟悉的怒火在心中升起。这是他的地盘，他的时刻，他的机会，去纠正那么多陈旧的错误。在这个场子里他无数次杀死了 Hernandez 和夺走他母亲的醉驾司机。今晚，他想到了 Steve 和上面杀了他的变态王子，他在这个联赛里作威作福，就像某个阴暗扭曲的皇帝。

Gibbs 忍不住抬头看向观众席，看见 Walid 坐在他的宝座上，手指抚摸着他的整洁的小山羊胡。Walid 看到他在看，朝他点了点头，用恶毒的浅笑承认他是他的对手。

大猩猩利用了他的走神，扑向 Gibbs，成功地把她压到在地。Gibbs 奋力踢着他的卵蛋，直到他痛苦地嚎叫着放开他。

妈的。Gibbs 站起来，跃出他的掌控，在脑子里训斥自己。他负担不起分心。他必须集中。

大猩猩笨拙地站起来，沿着场子追逐他。他不快——Gibbs 快得多，敏捷地多——可他有种残忍的力量，Gibbs 还感觉到了某种狡猾。

Gibbs 佯攻左侧，然后闪过大猩猩，肘击他的后腰。他也能够狡猾。

大猩猩怒了，发出一阵急吼。人群不约而同地在椅子上探出了身子，被比赛深深吸引住了。

大猩猩是他遇见过的最难的对手——不过他们都接近了联赛末尾，所以这并不令人惊讶。夏天结束了，现在的空气中绝对带着一丝冷冽。再过几周这个赛季就会结束——那时将会如何？Tony 的断指应该让他免于剩下的比赛，如果……如果 Tony 能活那么久的话。

Tony 单独和 Ellis 在一起的想法折磨着他的思绪，让他想起 Ellis 带 Tony 出去清洁牢房，卸载物资的那次。为此他一天都不能集中，练出了最差的训练成绩。要是他现在让此事重演呢？

不可思议的想法击中了他。一直以来他都在担心 Tony 会出什么事。现在，他第一次认识到他应该担心自己会怎么样。

也许今晚他会失利，屈从于被这个浑身是毛的大猩猩在场中强奸的终极羞辱。

也许今晚狼人会倒下。

~\*~

Tony 看着 Rajul，对方用大大的黑眼睛看着他。

Ellis 把枪摞进伤者的太阳穴。“选哪个，娘炮？你为我手淫，还是我把巴基斯坦佬的脑袋打开花？”

Tony 握住自己老二，绝望地努力去想自己最喜欢的自慰幻想对象。一般这要么是 Jennifer Lopez，因为本质上他喜欢的是丰乳肥臀，要么是 Leroy Jethro Gibbs，因为他变基的时候，这必须是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明星。他从来没有被明星吸引过。

他闭上眼睛，靠到墙上，想着 Gibbs 的屁股。过去一周里他看到过这个屁股好多次，它他妈的棒极了：结实、紧致，他想着把自己老二插进去，让 Gibbs 快乐地尖叫会是什么感觉。

让 Gibbs 在做爱时发出无助的呻吟绝对令人兴奋，他感觉自己的老二开始硬了。

“哇哦！娘炮毕竟还有男人的老二！” Ellis 说，打破了幻想。他失去了注意力，老二软了下去。他必须集中；Rajul 的生命取决于他。

“闭嘴！”他睁开眼睛厉声说。

Ellis 朝他眨眨眼睛。“噢，瞧瞧它。它是不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行？你觉得它在场子里会怎样，Tony？你认为你的老二在那里能行吗，每个人都朝你尖叫的时候？”

“要是我像别人那样用药……”

Ellis 轰然大笑。“噢！娘炮的老二只有吃了药才行！你不是男人，Tony；你是个他妈的没用的玻璃，硬不起来。”

他伸出手，带着随意的残忍，反手打在 Rajul 的下巴上。受伤的人一声没吭。他的头倒向一边，又慢慢转了回来，他带着怜悯和无可奈何地神情看着 Tony。

“别责怪自己，Tony。” Rajul 喘着气说：“你是个好人的。”

Tony 重新握住自己的老二，决心服从 Ellis 疯狂的命令，挽救 Rajul 的生命。这个地方让他们都屈从于它的罪恶：Hurrell，Gibbs，现在是他自己。他们都牺牲了一小部分的自己来保护他们的核心本质，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失去多少？这个核心值得保护吗？等到它周围围绕的都是黑暗和腐烂，被弥漫在这里每一个地方的罪恶所败坏，它还有价值吗？

他记起了和 Gibbs 一起度过的夜晚，单独在他们的牢房里。这是他唯一和这个男人真正体验亲密的时刻——不是在手淫的过程中，而是之后当 Gibbs 允许自己被搂住的时刻。这是 Gibbs 唯一敞开心扉，那怕只是一条缝，真正和他交谈的时刻。他并不吃惊；Gibbs 从来不怎么擅长谈话。

他记起了 Gibbs 的硬挺在他手中脉动的感觉。Tony 经常思忖着用嘴含住它，正确探索它会是怎么样的。他已经有过它在屁股里的感觉，可那种情形几近于伤害和屈辱，不管他俩都多么努力地减轻最糟糕的影响。

如果他和 Gibbs 单独在一起，在某个高级的地方——也许一家酒店——他会带他上床，不慌不忙地慢慢和他做爱……

他的老二硬了，他自觉地套弄着它。他能做到！他在手中抽插着，想着 Gibbs，想着 Gibbs 温柔地推进他的身体，做爱，而不是操人，会是什么感觉。没有场子，头发中没有木屑，没有呆看的观众，只有他们两个……

“你在想对 Leroy 的下流事？” Ellis 在他耳边低语。

Tony 被吓了一跳。他那么专心，以至于没有听到 Ellis 走过来。Ellis 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的老二，它立刻又开始萎谢了。

“你就这点能耐？” Ellis 嘲笑道。

Tony 努力重新找回情绪，想象着翻身压倒 Gibbs，现在轮到他进入 Gibbs 打开的身体，Gibbs 那么放松，那么敏感，插入那火热的紧致中的感觉那么好……

“要么射，要么他死，Tony。” Ellis 在他耳边不祥地低语。Tony 的手疯狂地上下套弄着半硬的老二。“你有三十秒。到时候你不射，这个笨蛋会为你吃枪子儿。三十、二十九、二十八……”

Tony 看着 Rajul，他用同样疲惫、听天由命地眼神回看着他。

“Tony，我反正要死了。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不是你的错。” Rajul 对他说。

“十八、十七、十六……”

“你不会死。” Tony 倔强地说，操弄着老二，绝望地努力达到高潮。

“十、九、八……”

Tony 的手加快了速度，感觉到高潮接近了……那么近……他想象着 Gibbs 的硬挺在他手中抽插时，他在她耳边的低吼，一次又一次……

“四……三……”

他射了。白浊一团团射在他的手指上，Tony 靠到墙上，松了一口气。

“干得好，娘炮。干得好。”

Ellis 朝他笑着，接着转身，用枪指着 Rajul 的头，然后扣动了扳机。Rajul 的头爆开一团血雾，鲜血溅到 Tony 的身上，和他手上的液体混在一起。

“你这个他妈的混蛋……你为啥这么做？我照你说的做了！我他妈的照你说的做了！” Tony 抽泣起来，震惊和狂怒让他情不自禁地颤抖着。

“就像他说的，他快死了。反正我以后会枪毙他的。不如现在就做。” Ellis 耸耸肩。他

看了一眼强上的血迹，又看了看 Tony 沾满精液的手。“现在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干净，娘炮。”

~\*~

Tony 出事了；Gibbs 能从内心感觉到。他希望能够把 Tony 从头脑中赶出去，可他做不到。不管何时他试着不去想他，不安还是放大十倍回到他心中。

人群在欢呼，喊着下流话，催促他更努力地战斗

Gibbs 犯了个错。他佯攻左边，可闪得不够快。大猩猩抓住了他的腰，一拳接一拳地打在他的肋部。Gibbs 用肘回击，打中他的肚子。大猩猩怒吼着放开他。

这是一个愚蠢低级的错误。要是 Tony 犯了这种错，他会狠狠拍他。妈的，Scott 发现谎言后会怎么做？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有些观众，一贯地变幻莫测，倒向了大猩猩的一边。

“打倒狼人，倒，倒，倒！挨揍吧，狼人！挨揍吧，狼人！”

Gibbs 再次抬眼看向 Walid。Scott 正和 Walid 的随从坐在一起，身体前倾，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专注地朝下看着他。

大猩猩扑过来上，把他撞进木屑里。他的体重有优势，要是他压住他，给他来上几拳，那么一切都结束了，那么谁会留下来保护 Tony，不让 Scott 报复他？

他及时滚到一边，大猩猩扑了一个空，跌进木屑里，人群倒吸一口气。

人群陷入一片震惊的沉默。他们不习惯看到他这么易受攻击。通常他的对手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大猩猩能打，可他没有那么能打。在正常情况下，Gibbs 会轻松击败他。

“快点，狼人！你能打败他妈的大猩猩！”人群中有人在喊，可他能听出声音中的不确定。

他必须找出应对之道。他必须停止想将来，专注于当下。这一直是他的优势之一。

他花了几秒钟重新站稳，仔细观察着大猩猩。他有一身蛮力，一点狡智，其它就没有了。他没那么聪明，绝对不快。不过他比 Gibbs 年轻很多——他们不都是？Gibbs 总是习惯速战速决，知道拖延越久，他失去的优势越多。要是他让搏斗拖得太久的话，他根本无法和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拼耐力。他必须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否则就会输。他已经累了，肋骨受了伤，额头有道口子，正往眼睛里滴血。他必须很快赢，否则他会倒下。

他能寻找愤怒，可他无法抓住它；对 Tony 的担心妨碍了他。他努力回忆 Shannon 和 Kelly，还有他母亲，可 Tony 和 Ellis 单独在一起的画面老是纠缠着他。

一种不同的情绪在他内心升腾起来，比愤怒更加有力的情绪：保护。如果他没赢，那么他就无法让 Tony 安全。就这么简单。他不再是为了替逝者复仇而战；他在为拯救生者而战。

他冲大猩猩奔过去，用力打中他的下巴，同时一脚踢中他的裆部。接着他绕过跌跌撞撞寻找平衡的大猩猩，从背后扑到他身上，膝盖撞在他屁股上，脚踢中他的膝盖后面，迫使他倒地。现在他抓住他了；他不能丧失这个优势。

他随着他倒下，趁他起来之前跳到他身上，给了他的下巴两记重拳。大猩猩发出悲愤地吼叫，可 Gibbs 无情地忽视了他。他有 Tony 要想；他必须为 Tony 赢得胜利。

大猩猩向上推着，想把 Gibbs 掀下去，他很强壮……然而 Gibbs 有人要保护，这让他更加强壮。

他使出浑身力气搏斗着，在木屑中和大猩猩扭做一团，不去理睬打在身上的拳头，用医生般的精确挥出自己的拳头，知道用多大的力道，打在哪里能制服大猩猩。那人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焦距，很快他停止了扑腾，躺在木屑里，向不可避免的结果屈服。

裁判过来了，可 Gibbs 还在挥拳，直到裁判跟他说他赢了。然后他立刻停下，退后。

他没有理会观众的大声欢呼，也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喊、口哨和庆祝。

Gibbs 只介意人群中的一个人。他抬头看向 Walid，他正朝着他微笑，点点头，承认他的胜利。

接着 Walid 转向 Scott，对他说了些什么。Scott 前倾着身体，皱起眉头，Gibbs 意识到 Walid 打算只有在他赢的情况下才对 Scott 说出 Tony 的谎言。这是对他胜利的惩罚，惩罚他还留在比赛里。

眼下他不能去想这个；他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做。

通常他跪下来进行比赛的这个部分，不去想它，尽快完成工作。

然而这次，做到这点就像集中在愤怒上一样难。当他在大猩猩身后跪下的时候，他能想到都是那种安静温柔的亲密——Tony 的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手指爱恋地套弄着他的老二。所有那些两人单独在牢房里的夜晚，Tony 在他耳边呢喃着那些鼓励的话语。这不是他逐渐习惯的孤独愤怒的手淫。这不是在场子里和某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的野蛮交媾。Tony 给了他一些别的东西；某些甜蜜，爱恋以及……属于人类的东西。

妈的。过去这个星期 Tony 多少让他人性化了。为了生存，Gibbs 封闭了自己，可 Tony 用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他的忠诚和他绝对的魅力重新引出了他。这就像从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仍然生活在噩梦中；他接下来到底怎么办？

最后，他做了他必须做的。如果他不做，那么有人会死，要么是他，要么是面前躺在木

屑里的人。他从某个地方找到了力量，第一次为了那些该死的药感谢 Tanner。他想着 Tony 屁股的甜美曲线，晚上他们一起在牢房里时，他的身体贴着他的温暖柔情，他的老二硬了。

他干完事，撤回身，留下大猩猩晕倒在木屑里。他站起来，恶狠狠地朝 Walid 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大步走向等候栏。

他离开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观众的失望，因为今晚他没有折断任何人的手指。

~\*~

Tony 用拖把擦掉牢房里的血迹和脑浆的时候，他仍然在颤抖。他用了很长时间把牢房弄干净，可他很高兴这给了他平静下来的时间。

他干了几个小时，直到牢房闪闪发亮。接着他洗干净 Rajul 的尸体，小心地用毯子把它裹起来；这是他起码能为这个人做的。

“我会找到你母亲的，Rajul。”他对尸体说。“我会让她知道你最后想的是她，我会告诉她你有多爱她。”

等他做完了，他警惕地走向牢房门。Ellis 坐在外面，翘起椅子的前脚，腿顶在墙上，收音机仍然大声响着。

“我现在想回自己的牢房。”Tony 轻声说。

Ellis 朝他咧开了嘴。“去吧，娘炮。”

Tony 很快走回牢房，关上了门。他抓起毯子，把床垫拖到床边，坐下，背靠着墙，用毯子裹住自己。

他想要 Gibbs 回来。他想知道他是安全的，他活了下来。他想用双臂抱住他，Gibbs 肯让他抱多久，就抱住他多久。他需要纯粹的人类安慰，需要另一个人的温柔触摸。这么多日子里 Gibbs 怎么能和别人保持距离？Tony 突然对 Sam 有了更多的同情，对 Gibbs 有了更多的崇拜。他能看出为何 Matt 和 Greg 转向对方，绝望地抓住对方不放。这个地方是残酷的。

Tony 在这里待了一星期。而 Gibbs 在这里忍受了五个月，一周接一周地在场子里搏斗，操人。这是他现在正在做的吗？眼下他在场上操着某个倒霉的失败者吗？

在两个观众面前 Tony 几乎没法让自己射……Gibbs 到底怎么做的？药物会帮忙，可每周经历这种事会对你的灵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Tony 永远不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他把断指揣进怀里，难以置信地感激 Gibbs 上周在场中对他做的事情。

~\*~

Gibbs 像平时那样戴着镣铐，被押回卡车。他能看到 Scott 穿过草坪向自己走来，大肚子被皮带箍在白衬衫里，随着他的脚步快速抖动着。他在生气；Gibbs 看得出来。他气极了。

Scott 大步走到他身边，愤怒地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停都没有停。Gibbs 的手铐在腰间，所以没法平衡身体，他侧身倒在了草地上。他能感觉到 Scott 的戒指在他脸上划出的口子，温热的鲜血流了出来。

“你对我说了谎，Leroy。”Scott 蹲到他身边，他猪一样的小眼睛残忍阴暗。“Tony DiNardo 是 Tony DiNozzo。你假装不认识他，可你和他一起工作了十年。他是你的得力助手，你的副指挥。他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你对我说了谎！”他听起来真的受了伤害。

Gibbs 侧身躺着，什么也没说。没什么好说的。

“妈的，Leroy！”Scott 站了起来。“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而你对我说了谎！”

“所以？你每个星期把我扔进场子里，我到底凭啥要对你说实话，Scott？”

“我生气了。”Scott 站着低头用暴躁的眼神看着 Gibbs。“我真的非常生气，非常失望，Leroy。会有后果的。”

这话没有让 Gibbs 吃惊。用眼角的余光，他可以看到 Walid 和他的侍从站在附近，英俊得意的脸上挂着一个冷酷的浅笑。

“我想，”Scott 沉思着：“是时候让你宝贵的 Tony 体验一下场子里的感觉了，是吧，Leroy？”

Gibbs 的胃不舒服地翻了一下。“他的手指断了……”

Scott 用力踢了下他的腿，他不做声了。Scott 看着他，一副怀恨在心的表情，就像一个孩子拿到了别人的糖果。

“哦，是的，他的手指。现在我明白了，你折断他的手指是为了不让他上场。下周我让他出场的时候，这无疑会成为他的巨大劣势。”

“你不能这么做，Scott！”

“不，我能，Leroy。我拥有你，我拥有他，而我说下周他要到场子里搏斗。Walid 王子建议这么做，他是对的；这是对你们欺骗行为的一个适当的惩罚。”

说完，他挺起胸，转身走向看台。

Walid 踱过来，仍然带着那个冷酷残忍的微笑。他摘下太阳眼镜，低头看着 Gibbs，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

“啊，Jethro，多么可悲。看起来你要失去你的忠实亲爱男孩了。你知道，作为对他的特殊款待，我想我会安排他下周在场中面对 Mac。这看上去很合适——消防员对狼人的男孩儿。这将意味着 Mac 要打两场，因为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场比赛，可我怀疑 Tony 会不会让他出一滴汗。事实上，他会是 Mac 很好的一场小热身赛。”他轻笑了一声。

“我还想，我会安排你在我身边的有利位置观看比赛，这样你就能看清楚每个动作。也许我们还会看到狼哭泣，嗯？我想我会喜欢那样的。”Walid 带着得意的微笑重新戴上太阳眼镜。“享受你和 Tony 在一起的这个星期吧，Jethro，我非常害怕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周了。”

~\*~

等待拳手们回来显得如此漫长。尽管 Gibbs 确信他会赢，Tony 还是一样担心。场上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Gibbs 的确信并不能保证他会平安归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Ellis 关掉了收音机。也许他下班了，另一个守卫接了他的班。Tony 不想去看走廊，害怕引起新的争执，上次的结局让他不想冒险。

所以他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墙，胳膊圈着膝盖，抱着自己，等待着。

好像过了几个小时，也许确实有几个小时。终于，他听到了走廊里传来嘈杂声，拳手们回到了他们的牢房，一个接一个。

他更紧地抱住膝盖，等着 Gibbs，盼望着 Gibbs，极其担心 Gibbs 也许没有回来。如果那样的话，他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最后，门开了，他抬起头，心跳到了嗓子眼儿，看见 Gibbs 站在那儿。

他看上去糟透了，眼睛上面有道口子，缝着蝶形缝针，下巴上有道割伤，肋部有几处深红色的瘀伤。更糟地是他眼中彻底被击败的眼神。他显然赢了，否则他不会在这儿，那么他为啥看起来如此失败？

Tony 慢慢站起来。Gibbs 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凝视着 Tony。在他身后，门砰的关上了，上了锁。

“头儿……你没事吧？”没有回答。Tony 朝他走去。“头儿，你把我吓坏了。你受伤了？”

Tony 记得 Rajul 尸体上深色的淤青；如果 Gibbs 在内出血，那么他不会得到任何治疗。他们会像丢弃 Rajul 一样丢弃他。

Tony 站在 Gibbs 面前，仔细检查着他身上每一处新伤，他的目光搜寻着每一处伤痕，评估它的严重程度，找出哪里有问题。Gibbs 还是没有回答；他看起来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似乎不会说话了。

“Jethro？”Tony 伸出手，用手指温柔地碰了碰 Gibbs 的脸颊。他能闻到 Gibbs 在搏斗

后淋浴时用的肥皂，不用闻到其他男人的气息，这让他感到欣慰。Gibbs 清了清喉咙，似乎恢复了知觉。他看起来又老又累。

“我辜负了你，Tony。”他疲惫地说：“我把这一切都弄拧了。我一直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搏斗。”

“我不明白。”

Gibbs 看起来累垮了。他的皮肤苍白，深色的瘀伤被鲜明地衬托出来。Tony 的手指从一处伤痕滑到另一处上面。“搏斗比平时激烈吗？”

“嗯。我分心了。”

“为了什么？”

“担心。为你。”

Tony 理解地点点头。“你认为我把你变弱了。”刚才 Ellis 差不多也是这么说的，也许真是这样。

“不！”Gibbs 挣开他温柔探寻的手指。“我是说……进入正确的战斗心态更难。我总是在担心 Ellis 会把你怎么样。”

“我很好。”

“你看上去不好。”Gibbs 直视着他，锐利的蓝眼睛什么也没漏掉，就像平时一样。“你看起来像惊弓之鸟。”

“Ellis 没碰我。”

“他不用碰你就能害你。”Gibbs 耸耸肩：“我了解。”

“怎么了解的？”

“没关系。”

Tony 疑心那也许有关系，可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他换了个话题。“Matt 赢了吗？”他问，记起 Greg 多么绝望地害怕他的情人会输。

Gibbs 皱起眉，看起来糊涂了，似乎他连 Matt 是谁都不记得。接着记忆复苏了，他点了点头。“嗯，他赢了。”

“那很好。Greg 在担心，因为……”一个念头冒了出来。“Greg 也赢了吧？”他问，想着要是 Matt 赢了而 Greg 输了，那他的那些担心可就成了讽刺。

“嗯，他们都赢了。今晚 Scott 很开心。” Gibbs 说话的语气里有什么东西让 Tony 打了个哆嗦。

Gibbs 走到水槽边，放了些水。他掬起一捧喝了，然后站直身子，挺起胸膛，转身重新看着 Tony。他还没开口，Tony 已经从他眼中看出了坏消息。

“Scott 知道我们在你上面跟他说了谎。Walid 告诉他的，作为我今晚赢了比赛的惩罚。Scott 打算下周让你上场。Walid 说你会和 McIntyre 对阵。”

他用平板单调的语气说着，用典型的 Gibbs 风格报告坏消息，尽可能地快速高效。

Tony 站稳身形，“好的。”

“好的？” Gibbs 看起来暴怒了。“好他们的什么好？”他转身用力砸了下墙，回到现在 Tony 第一次看到他泄露感情。“你不知道上场是什么样的，Tony。在场子里面对我和对付 McIntyre 根本是两回事。”

Tony 耸耸肩。“你想要我说什么，Gibbs？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除非这段时间里我能想办法偷一部手机……”

“上帝，你和杀千刀的手机！你就不能放弃这个主意？”

“不！我也不知道你为啥放弃了。”

“我没有！那是个烂计划！”

“那就想个更好的出来！”

他们相互瞪了很久，空气中充满愤怒的张力，两人都为对方的不可理喻而生气。接着，Ellis 的收音机突然再次响了起来。

“不！操他妈的！不！” Gibbs 吼叫着，扬起头挫败地高声发飙。“现在不行。现在他妈的不行！”他冲到门边，不停地用拳头擂着门。“他妈的关掉！”

Tony 能够看到 Gibbs 的太阳穴上暴起了青筋，他并没有为这个男人终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而吃惊。他只是吃惊他能坚持到这么久。

“你闭嘴，混蛋！” Ellis 从走廊里吼了回来。接着收音机的音量放大了，大到根本无法不去理睬。Gibbs 开始狂怒地砸门。Tony 理解他；挫败，对他们处境的无能为力，没有一样受 Gibbs 控制这个事实……所有这些都沸腾地展示在这纯粹的暴怒中。

“嗨……你把这事看拧了。” Tony 平静地对他说。

Gibbs 只是站在那里，无意义地捶着门。

“这里无聊透了——可老好 Ellis 在为我们提供一些娱乐。听……”Tony 举起一只手。“这是好玩意。Sam Cooke —— ‘美好的世界’。我爱这首歌，Gibbs。”

Gibbs 身上的每块肌肉都杀气腾腾，Tony 吃不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电影史上最好的场景之一。你有没有看过电影《目击者》，Gibbs？”

Gibbs 停止砸门，站在那里，额头抵着紧闭的房门，身体颤抖着，大汗淋漓。

“里面有场很棒的戏，在谷仓里，Harrison Ford和Kelly McGillis随这首歌跳舞，（译者注：<http://www.youtube.com/watch?v=yxZVTQK2Yto&feature=related>）他俩之间真是火花四溅！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有太多的理由不能在一起，可你就想要他俩亲吻。”

“不太知道科学书，不太知道我上的法语课，可我真的知道我爱你，我知道如果你也爱我，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Tony 跟着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的歌曲哼唱着。

Gibbs 转身看着他，一脸匪夷所思的表情。“电影？这种时候你在谈一部电影？”

“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Gibbs！”Tony 笑嘻嘻地说：“一部经典。而且这是一首好歌。它总是让我想起那幕戏。”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决定放手一搏。反正还有什么好失去的？“当初我那么迷恋 Harrison Ford。”

“Harrison Ford？”Gibbs 扬起一道眉毛。“你是说 Kelly McGillis 吧？”

“她也是。”Tony 笑了。“美丽的女人。可 Harrison Ford 更是我的茶。”

Gibbs 皱起眉。“你有什么事瞒着我，DiNozzo？”

Tony 大声笑了起来。“哦，好多呢，相信我，Gibbs，可我想也许你一直知道的，在某种程度上。Harrison Ford 是最棒的。他有那种冷静的大丈夫气概，就像 Steve McQueen。我一直喜欢他的电影。”

“你在对我说你是同性恋？你？”Gibbs 看起来很怀疑。

“双，”Tony 纠正他。“我也爱漂亮姑娘。不过不是漂亮小伙儿……我喜欢男人年纪大一点——坏脾气的糙爷们儿——就像 Harrison Ford。就像你。”

他屏住呼吸，看着 Gibbs 琢磨这个信息。没有回答。Gibbs 只是看着他，胸膛一起一伏。

“如果你还在为了上周场子里的事情痛责自己，那么别这样。”Tony 耸耸肩。“在男人面前我早就不是羞答答的小处男了，Gibbs。我以前做过。好多次。”

Gibbs 仍旧没有回答，可脸上露出阴沉、压抑的表情。

“我没说那次做得好，因为那次不好。很糟糕。我做过最糟糕的一次，我从没想过我会那么说和你的性事。” Tony 笑嘻嘻地说：“因为在我脑子里，和你的性事总是狂野激烈，像爆炸一样——在好的方面。我从没想到会在满是木屑的场子里，被枪指着，有人看着，整一出‘不操就死’的戏码。”

Tony 知道自己在唠叨，因为紧张，因为 Gibbs 什么也没说。也许现在不是对他出柜的最好时刻，可他们没有时间了，他不想浪费他们仅存的时光。

Gibbs 仍旧站在那里，凝视着他，脸上还是阴沉沉的。也许该试试别的战术。

“那么……你想跳舞吗？” Tony 伸出一只手问。

这起码引出了一个回应，即使是匪夷所思的那种。“跳舞？在这儿？你疯了？” Gibbs 看起来宁愿再回场子里搏斗。

“当然，干嘛不？ Ellis 费了好大劲提供娱乐，我下周要去场子里送死，而你被揍得半死，脑子里乱成一团。说真的，Gibbs，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考虑下来——除了跳舞还能做什么？”

Tony 没有漏掉 Gibbs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你是个傻瓜，DiNozzo。”

“我知道。‘我没有自称优等生，可我在努力做……’” Tony 唱着：“‘因为也许成了优等生，宝贝儿，我就能赢得你的爱。’”

他上前几步，手仍旧伸着，紧紧地看着 Gibbs。看起来 Gibbs 被他的两头狼撕扯着，脸上五味杂陈，Tony 知道确保正确的狼胜利是他的责任。

Tony 挥了挥手，打着响指，跟着旋律跳了起来。“来吧，Gibbs——跟我跳舞……”

他抓住 Gibbs 的手，把他拉到牢房中间，轻轻地来回摇晃着他。起先 Gibbs 僵硬抵触，Tony 等待着愤怒的爆发……可并没有这样。相反，Gibbs 心里的什么东西似乎打破了，他突然扬起头，哈哈大笑起来，开始跟着音乐移动。

这只是一瞬，时间上短短的一刻，它并没有持续很久，然而某种程度上，它似乎经历了永久。Tony 几乎能够感觉到 Gibbs 的白狼站了起来，皮毛倒竖着，龇牙咧嘴，被禁闭、压制、否认了几个月后，仍然在那里，生机勃勃，横冲直撞。

Gibbs 在笑，他的脚在动，他看起来几乎是高兴的。他们都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无边的伤痛，可他们拥有现在，当下，而他們要抓住这一刻。

歌放完了。他们的脚步慢了下来，停住了，他俩都站在那里，看着对方，手仍旧握在一

起。小小的房间里突然火花四溅，Tony 能够感觉到自己后脖子上的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去他的 Harrison Ford 和 Kelly McGillis——他们之间的火花根本比不上眼下他和 Gibbs 之间的。

“嗨！我们从《目击者》变成了《与狼共舞》，” Tony 为了减少紧张说。“明白吗？那是你——狼——和我一起跳舞。那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Kevin Costner……对于他，我从来没有像对 Harrison 一样的感觉，可……”

Tony 停了下来。Gibbs 没有在听。他只是看着他，脸上一副饥饿专注的神情，眼睛像狼一样盯着 Tony 的嘴唇。Tony 有种感觉，就像云霄飞车到达最高处，停了下来，挂在万仞绝壁，你那么想下车……可同时你也想体验它冲下悬崖的极大兴奋。

接着一起都晚了，他成了自由落体，因为 Gibbs 凑过来，抓住他的肩膀，用力吻住了他的嘴巴。Gibbs 就像大自然的力量，狂野，不受约束，他抓住 Tony 的头发，不让他挣扎，把他拉过来，撬开他的双唇。

Tony 搂住 Gibbs 的身体，回吻着，张开嘴巴迎住 Gibbs 的舌头，而他自己的舌同样猛烈地探索着 Gibbs 的嘴巴。

Gibbs 把他推到墙上，像要把他吞吃入腹那样吻着他。Tony 的手移到下面，拢住 Gibbs 的臀瓣，有节奏地揉搓着。他能感觉到 Gibbs 的硬挺顶着自己的大腿，而他自己的老二也站起来迎接它。

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嘴巴上 Gibbs 的双唇，紧贴着他的 Gibbs 坚实的拳手的身体。这跟当初在场中完全不同。这是真正的欲望，他俩都想要对方，他俩都迷失在这一刻，忘记了其它的一切。

Tony 推开 Gibbs，只是为了躺到床垫上，然后把 Gibbs 拉到他身上。他俩都忍受不了身体上片刻的分离，就像需要呼吸一样需要肌肤相亲。

Tony 翻到 Gibbs 身上，Gibbs 露出痛苦的表情，让 Tony 记起他受伤的肋部。

“对不起……只是在找这个。” Tony 在毯子里摸索着，找出从 Frank 那里偷来的油。“你想攻还是受？”他在亲吻的间隙问。他撤回身，发现 Gibbs 正瞪着他。“Gibbs? Jethro?”

Gibbs 只是把他拉回去，再次用一个饥饿的吻袭击他，他的双手探索着 Tony 的屁股，老二石头般坚硬地亘在两人的小腹之间。接着，在亲吻的同时，他把 Tony 翻了个儿，现在 Tony 仰面朝天，不知怎么的 Gibbs 移到了他的两腿之间，用手把它们撑开。他用一根手指抵住 Tony 的洞口，打着圈，但没有伸进去。

“好的……明白了，我做受。” Tony 笑咪咪地说。

Gibbs 的手伸向 Tony 的老二，突然的坚定触摸让 Tony 快乐地低吟起来。他抬起头看见 Gibbs 俯视着他，微笑着，脸上带着掠食者的表情。接着 Gibbs 开始熟练地为 Tony 套弄起来，就像过去几天里 Tony 为他做的那样，饶有兴致地回报他。他把 Tony 带上离开峰巅一步之遥

的地方，然后松开了手，让 Tony 失望地呜咽着。

“还不行。” Gibbs 从 Tony 手里拿过油，倒了一些在手指上，然后他重新打开 Tony 的双腿，一根手指探进他的后庭。

“好的……那样对我有好处。” Tony 喘息着，打开身体，让另一根手指进来。他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有点不耐烦，他把 Gibbs 拉到身上，试图让他加快速度。

Gibbs 停下来，撤了回去。“不……这次我们要把它做对了。”他坚决地说，然后重新将手指伸进 Tony 的身体，打开他，扩展他，直到他做好准备。

Tony 如此渴望他进来，几乎无法再忍受任何拖延，终于，他拍开 Gibbs 的手，抓住他的腰，把他的硬挺引向自己等待的菊穴。

里面很紧，他感觉到 Gibbs 的硕大进来时把自己撑得极开，可这并不像上次在场子里那么痛。这种感觉那么好，他立刻想要更多。他拉着 Gibbs，让他完全进入自己的身体，然后缠着他，永远不想放开他。

Gibbs 的手撑在 Tony 头颅的两侧，温柔地再次亲吻他的嘴，一个吻，又一个吻，又一个吻，轻柔，爰怜，温暖，温柔，如此专注。Tony 知道 Gibbs 全神贯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可他以前从来不是这种关注的焦点，它是那样的令人激动，同时又是那么的骇人。

Gibbs 亲着他的眼睑，他的脸颊，他的额头，接着又扑向他的嘴巴，甜蜜的舌头伸出了撬开他的双唇。Tony 能够感到 Gibbs 的硬挺完全没入了他的身体，让他俩连接在一起。他自己的老二夹在两人的肚腹之间，急切地脉动着。

Gibbs 不慌不忙，不停地吻着 Tony，没有律动，他的老二硬硬地挤在 Tony 的菊穴里。接着他慢慢收回腰身，然后再次推入。他的动作流畅自制，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 Tony 的脸庞。每次插入后，他都停下来亲吻 Tony，然后再撤回去。进入、亲吻……退出……进入、亲吻……退出。Tony 的手伸到下面，握住自己的老二，随着 Gibbs 的节奏用力套弄着。他急切地抬起头，迎向 Gibbs 的亲吻，Gibbs 加快了速度，每次深深插入的时候都摩擦着 Tony 的前列腺，Tony 的身体因为欢愉而颤抖，眼前爆开一阵阵的白光。

Tony 射了，时间消失在欢愉引起的一片朦胧中。Gibbs 又冲刺了两下，也射了，几乎是惊讶地眨着眼睛，颤抖着达到高峰。他在那里撑了片刻，低头看着 Tony，然后长叹一声，倒在他身上，又给了他一个吻。Tony 搂抱住他，两人就这样待了很久，Gibbs 趴在他身上，温柔地亲吻着他的嘴。这次不是舌吻，只是嘴唇间轻轻的，犹如蝴蝶般的爱抚。

Gibbs 在颤抖，Tony 吃不准这是因为汗水慢慢干了，还是他被这一刻的感情淹没了。这场性事如此激烈，如此地充满激情，他实在太理解 Gibbs 被禁闭在这里有久，拒绝从性事或者人类陪伴中汲取安慰。他紧紧抱着 Gibbs，让他紧贴着自己的身体，温暖着他，直到颤抖慢慢平息。

最后，Gibbs 撤回身子，翻身躺到他身边的床垫上。Tony 转过身，给两人都盖上毯子，

然后他们在黑暗中躺在那里，只是相互凝视着对方。Tony 的手放在 Gibbs 的腰上，Gibbs 的腿搭在 Tony 的腿上，肌肤相亲。他们的处境和 Gibbs 刚从拳场上回来时一样无助，然而一切都改变了，万事皆有可能。

Gibbs 疲倦地微笑着，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 Tony 的头发。

“多久……？”Gibbs 的嗓子哑了，他咳了几下，清了清喉咙，可 Tony 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十年。你以为我为啥留下来，忍受这么一个坏脾气的混蛋当头儿？”

Gibbs 懒洋洋地笑了笑，半心半意地拍了下 Tony 的头。作为拍头来讲，这个只好算作他习惯那种的苍白赭品，可这是五个月来 Gibbs 给他的第一个拍头，单单这个理由就让 Tony 露出一个大大的幸福的傻笑。

Gibbs 伸手搂住他，把他拉近，过了一小会儿，Tony 睡着了，头枕着 Gibbs 的肩膀。

他醒来的时候肯定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却发现 Gibbs 仍然在黑暗中注视着自己。他暗想着 Gibbs 到底有没有睡着过，还是一直这么躺着，看着自己，在自己睡觉的时候看守着他。

“怎么了？”Tony 低语。

Gibbs 用胳膊肘撑起自己的身体，手放到 Tony 的胸口。“我跟你一样……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时间太长了，我差点忘了。”

Tony 抚摸着 Gibbs 头上覆盖着的短短灰色发茬。他喜欢这种感觉，可他更喜欢 Gibbs 低下头，让他这样抚摸，就好像这头狼几乎是驯服的。

“我们偷了送货的卡车，Tony。”Gibbs 轻声说。他坐了起来，Tony 也坐起了身，用毯子裹住两人。“有一个海陆——军士长 Benjamin Harrison。”他瞟了一眼 Tony，嘴角露出一丝浅笑。“他跟你差不多大。勇敢、聪明。话很多。喜欢电影。”

“听起来我喜欢他。”Tony 笑了。

“他可以是个讨厌鬼，可不久你就会习惯他。”Gibbs 也朝他笑了一笑。“我知道我是我可以依靠的人，所以我跟他说了我的计划。我跟 Pete 攀谈过，我知道了手机和智能卡。一天，Ben 和我故意领了卸货的差事，我们设法在他们眼皮底下偷了卡车。我们都计划好了一干得很顺利。我把拳手们组织起来，所以他们中一些人在健身房里制造事端吸引了注意。守卫们奔过去对付他们，只留下一个人看守我们。Ben 偷了智能卡，打开了门，我打倒守卫，偷了他的枪。然后 Ben 上车坐到我身旁，我们一直开了出去。”

Gibbs 向前倾起身子，手臂抱住双膝。Tony 看着他，等待着。

“外面很黑，我们压根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可我们出来了。我开着车穿过开阔地，差不

多开到一小时 100 码，寻找着路。我们自由了。我可以闻到自由的气息，Tony。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 Gibbs 低下头，看着地板。“Ben 从盒子里拿出手机，我让他拨你的号码。”

“我的？”

“嗯。知道你会让 McGee 找出我们在哪儿，然后派人来救我们。”

“那么出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电话。”

“对，你没有接到电话。” Gibbs 沉默了一会儿，凝视着前方。“手机没有该死的信号。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可一定是荒郊野外，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一直开着车，可那是私人土地，没有路——反正我没找到。我开啊开啊……一片片的荒地，一直没看到路。”

他扭头面向 Tony。“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打爆了卡车的轮胎，然后包围了我们。用枪指着我们，所以我们投降了。他们把我们带回训练营，把所有的拳手都赶到大厅，然后……”

“他们杀了 Ben。” Tony 悄声说。

“嗯。那时候我已经赢了很多比赛，他们不想杀我，可 Ben 不重要。他们让他跪下，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接着……”他的手攥成了拳头，身体绷紧了。“接着他们抓住了 Brian——一个不能打的孩子——他们一直在欺负的孩子。他甚至没参与逃跑，可他们知道我喜欢他，所以他们让他跪在我面前……”

他停了很长时间，接着他重新看着 Tony，脸上毫无表情。“他们让三个其他拳手排在另一边，说，我必须杀了 Brian，否则他们就杀了另外三个。三条命对一条——我的选择。我开枪杀 Brian，否则他们会杀了另外三个人。”

“别告诉我——那是 Ellis 的主意。” Tony 轻声说。

“是的。就像我说的，他不用动你一根指头就能伤害你。”

“所以你做了。你杀了 Brian。”

Gibbs 点点头。“经验教训。我再没有试图逃跑。”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Tony 按住 Gibbs 的肩膀，捏了一下。难怪之后 Gibbs 把所有人拒之门外。对他来说，接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太危险，会让他们成为可能的目标。Gibbs 的自我封闭不是因为他想这样，而是他不得不这样。

“瞧，我现在这样不是因为我太热爱搏斗——尽管你说得对——一部分的我的确喜欢它” Gibbs 疲惫地说，带着残忍的诚实，他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弱点的男人。Gibbs 瞥了他一眼。“我这个样子是因为我在努力让每个人安全，用我唯一知道的方式，Tony。”

Gibbs 坐在灯光隐隐的牢房里看着 Tony。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罐头，被 Tony 一点点打开了，从他刚到这儿开始。现在罐头里的东西倒了一地，他不知道该怎么再把它们放回去。他连试都不想试。

打开被封闭起来的那部分自己，似乎让他失去了控制。现在一切都释放了出来，不仅仅是五个月来，而且是十年来的。他花了整整十年试图否认自己对 Tony 的感觉，把它推到一边，不愿去想。可他现在再也不想这样了。他不能一直强压着感情，把它们封闭起来。

Tony 在看着他，然而过去十年里 Tony 一直在看他，等着他采取行动。他为何用了这么久时间？

“今天 Ellis 对你做什么了？” Gibbs 悄声问。

Tony 的眼中有着困扰地神情。Gibbs 认得这种眼神，因为他在 Sam 的眼中看到过，在 Matt 的眼中看到过，在 Greg 的眼中看到过，淋浴时在镜中人的眼中无数次地看到过。这就是这个地方对你的影响。

“Tony？”他捏了一下 Tony 的腿。

“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家伙——上周 Sam 在场子里痛揍的家伙……”

“在他们杀了 Steve 之后？”Gibbs 仍然记得 Hurrell 回到卡车上时的眼神。那个夜晚他找到了自己的黑狼，给它喂了食。

“嗯。我跟他说了话。他伤得很重……快死了。他说他叫 Rajul。我要求 Ellis 给他找医生。”

“这是不可能的。”Gibbs 抱住自己的腿，觉得很老，很累。他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

“我知道。我猜我只是没法搞清楚这里有多么残酷这个事实，不管你跟我说了多少次。反正……Ellis 开枪打死了他。接着他让我弄干净牢房和尸体。花了一些时间。”昏暗的牢房里，Tony 几乎是挑衅地看着他。

“不止这些。”Gibbs 进行过太多次的审讯，听得出的什么时候对方说的不是全部的事实。

Tony 叹了口气。“不。Ellis 想让我尝尝场子里的滋味。我不得不自慰……他给了我三十秒，否则他会杀了 Rajul。”

“听起来像 Ellis。”Gibbs 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下巴绷紧了。他探寻地看着 Tony，看到了羞愧，却不是负疚。“你做到了，是吗？你设法做到了？”

“是的。刚巧够时间——想着你。”Tony 隐隐地笑了笑。“可他还是杀了 Rajul。那个混蛋就这么转身冲他开了枪，冷血。Gibbs，你在场子里怎么做的？怎么有人做得到？”

“因为你必须这么做。” Gibbs 耸耸肩。“你已经明白了，Tony。如果你不做，那么有人会死；也许是你，也许是别人，总归是两人中的一个。所以你必须做。”

他不想去想场子和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他真的不想去想下个搏击之夜将会发生的事情，可他知道他们还是都在想这件事。

“我们怎么办？” Tony 问。

“我会想出办法的。”他转头看着 Tony，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别去偷该死的手机。”

Tony 笑了。“我不会的。可我情愿死也不要做这个怪物秀里的木偶，所以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会那么做的，Gibbs。”

“我听到了，Tony。只是在你做任何蠢事之前，给我一点时间想办法。”

他感觉像从长睡中醒来；不只是五个月，而是二十年，从当年失去 Shannon 和 Kelly 开始。他以为自己在场子里是活着的，可 Tony 刚刚让他明白活着的另一种定义，而他绝对更加喜欢这一种活法。

他注视着 Tony 蓬乱的头发和熟悉的身影。他已经看了它们很久，努力忽视它们对自己的意义。现在他知道了，却到了为时已晚的地步。他们也许只能共度这个星期，然后一切都要灰飞烟灭。

他掀开毯子，躺下来，头放到 Tony 的胸口。接着他给两人盖上毯子，胳膊搂住 Tony 的身体。他紧紧抱着他，听着耳边有力的心跳。

现在他拥有了他，他永远不愿放开他。

~\*~

Tony 的手指放在 Gibbs 的短发上，指尖感觉到滑溜溜的银色发茬。“你为啥留寸头？”

“头发给了对手抓手，把你拉到。这是你在场中负担不起的弱点。比赛前 Frank 会给所有拳手剃头。”

“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没有认出来。”

“我也没有认出你。”

“是的，不过原因不同。” Gibbs 抬头看着他。“当时你离得太远，Gibbs。我甚至不确定你还在那里。”

“现在你确定了？” Gibbs 眼睛像狼一样在黑暗的牢房中闪着光。

“快了。” Tony 轻声说。

“还差什么？”

“除了你的头发之外？” Tony 咧起嘴，Gibbs 抬手，又懒懒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和这个男人分享一些真正的亲密，和性无关的亲密，感觉真好。上帝知道，他从来没真的指望 Gibbs 会调皮，可事实证明引出白狼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你有没有读过纳尼亚系列，Gibbs？” Tony 问。

Gibbs 一直习惯他的跳跃性思维，所以他对这个话题改变泰然处之的态度没有让 Tony 吃惊。

“嗯。曾经读给 Ke……”他突然停了一下。“曾经读过，”他改口说，可他俩都知道他原来要说什么。Tony 用拇指抚摸着他的银色发茬。

“我小时候，妈妈曾经读给我听。里面有一段总是让我伤心。就是他们把 Aslan 绑在石桌上。妈妈曾经笑话我，因为他们嘲笑奚落他，准备杀死他……可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剃掉了他的鬃毛。没有鬃毛，他看起来不像 Aslan 了。这表明他们多大的改变了他，把他拉低到和他们一样的卑劣地步，让他变得软弱。”他停了一会儿，仍然抚摸着 Gibbs 的短发。“没人喜欢看到他们的英雄变成那样。”

“我没有任何来自远古的魔法，Tony。” Gibbs 疲惫地说。

“你肯定有。你是 Gibbs。” Tony 低头朝他微笑着。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 Gibbs 的信心，而他并不打算从现在开始。他猜 Gibbs 心中的白狼只是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充满力量地站起来，等它站起来之后，Walid 和其他操作这个恶心怪物秀的混蛋们最好当心点。

Gibbs 抬眼看着他，脸上带着疑惑的，几乎有点发呆的表情。也许他忘记了 Tony 总是对他有着怎样的信心。Tony 很高兴自己提醒了他，因为 Gibbs 突然爬了上来，双手捧住 Tony 的脸，亲吻着他的嘴巴。这是一个悠长深情的吻，如此专注，如此激烈，让 Tony 颤抖。

虚度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 Gibbs 的手似乎无法离开他。然而，这并不让人惊讶；Gibbs 做事一向不会半途而废。当他推开 Tony 的时候，他全力以赴，现在他向他敞开了心扉，他也是全身心地投入。这是典型的 Gibbs。

这样能够持续多久是另一码事，可眼下 Tony 不愿去想。对此他并无幻想。Gibbs 现在孤独绝望；等情况改善之后，Tony 不指望他还想要这么亲密……如果情况会改善的话。

亲吻之后，Gibbs 低头看着他，双手仍然捧着 Tony 的脸庞。Tony 也凝视着他，彻底被这专注忧郁的目光束缚住。这几乎像是 Gibbs 的白狼正明显地从他身上汲取着力量，如饥似渴。Tony 被深深吸住了，目光无法移开。接着这个时刻过去了，Gibbs 又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唇，放开了他。

Gibbs 躺到他身边，一条胳膊占有地搭在 Tony 赤裸的身体上，让他贴近自己。Tony 更紧地贴过来；如果他们不能拥有永久，那么他想充分拥有每一刻。

他们贴得那么近，Tony 能够感觉到 Gibbs 身上的每根肋骨和坚实肌肉。Tony 的下巴搁在 Gibbs 的肩膀上，Gibbs 的手笼着 Tony 的屁股，他们就那样睡着了。

第二天电铃把他们惊醒的时候，Tony 立刻知道情况不一样了。首先，Gibbs 靠过来，在他头发上印下一个短暂的吻，然后才站起来。本来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夜里分享的亲密在白天都会被遗忘。

不同的还有管理这里的人对待他的态度。上周没人关心他的训练计划，可现在，他一走进健身房，Frank 就走了过来。

“Scott 跟我说下周你要出场对战 McIntyre。”他说，上下打量着 Tony。“你赢不了。”

“大家都这么认为。”Tony 面无表情地说。

Frank 笑了几声。“连 Leroy 对 Mac 都很费力，而你不是 Leroy。”

“别低估 Tony。”Gibbs 插了进来，他正在旁边忙着用胶布缠裹手指。“他杀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摩萨德 Kidon，他曾经被绑在椅子上，打得半死，还打到了一个拿枪的人。”

“谢谢，头。”Gibbs 的称赞很稀罕，所以 Tony 欣然接受。

“另外，他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的。”Gibbs 补充道，路过他身边时轻轻拍了下他的脸，然后走向拳击台。

“他的手骨折了，身上肥肉太多，肌肉不够，而且在场上的经验几乎为零。他不会赢。”Frank 摇着头再次说道。

“又是嘲笑我的体重。我不胖，对不对，头儿？”Tony 悲戚地问，尽管说真的，站在训练了几个月的 Gibbs 身边，他能看到不同。

“不，只是让人想抱抱。”Gibbs 朝他眨眨眼。

Tony 看着 Frank，Frank 也看着他，Tony 能够看到 Frank 脸上露出和自己一样匪夷所思的表情。Gibbs 刚刚跟他‘眨眼’了？Gibbs，几个星期都不笑一下，每天板着脸在健身房里把沙袋打到服服帖帖的 Gibbs？也许白狼比他想的更接近表面了。

“快点，Tony，把那个圆屁屁挪这儿来。”Gibbs 朝拳击台不耐烦地摆了下头说。“我要跟你走几招。”

Tony 多少认为这些招式不会像 Gibbs 昨晚做的那么有趣，可他还是跑过去，钻进了拳台。Frank 跟在后面。

Gibbs 没有浪费时间。这跟以前 Tony 在 NCIS 得到的训练完全不同，而他以为那个已经够糟了。可 Gibbs 第四次让他仰面倒地并骑到他胸口的时候，他举手投降了。

“妈的——放轻松，头儿。”

“McIntyre 不会。” Gibbs 厉声说。

Tony 正要生气地反驳时，McGuire 叫他出去见医生。

这次，Tanner 看上去没有吸毒。事实上，他看起来急躁沮丧。他打开 Tony 手指上的绷带，双手颤抖着检查着它们，让 Tony 露出痛苦的表情。

“手指要五到六周痊愈。这些根本没好。我会把它们重新包扎起来，可这有点多此一举，因为也许你刚进场子 Mac 就会再把它们折断。” Tanner 耸耸肩。

他给 Tony 的手指包上新的纱布，看了一眼他的记录，然后看着 Tony。“瞧，让我们说实话，过来拳击之夜，你不会在这个训练营，所以这些都没有意义，可 Scott 要你起码能够打起来，娱乐观众，所以我准备给你最大剂量。”

他从盒子里拿出一个注射器，从一个管子里吸满药水。

“最大剂量？” Tony 问，不安地盯着注射器。

“是的——我们会让你灌满药上场。通常我不会给一个新拳手上来就用这么大的剂量，可我们没有时间给你做调整，反正 Scott 也不打算留下你。这只是为了找乐子。”

“谁的乐子？” Tony 怀疑地扬起一道眉毛。

Tanner 狞笑了一下。“这个，反正不是你的，Tony。那是肯定的。”

“有什么副作用吗？”

“很多。” Tony 耸耸肩。“瞧，我们没在征求你的允许，Tony。这不是什么安全的临床试验。Scott 要给你灌满药，所以我就这么做。”

“我对药物的反应不良。” Tony 紧张地说。“连止痛药都会让我呆头呆脑的，所以我真的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

“噢——真的？” Tanner 用假惺惺地同情语气说：“抱歉，Tony，我想你把我错当成会在意这种事的某人了。”

他朝 McGuire 点点头，Tony 发现胳膊被抓住了。他被椅子上拽下来，推到不锈钢床边。他什么也不能做。他逃不了，也不能拒绝药物。他只能无助地站在那里，Tanner 把针头扎进

他的屁股，把所有的垃圾注射进他的身体。他痛恨对加诸自身的这些行为无法控制，他尝到了 Gibbs 被迫周复一周地接受这些药物时所感到的挫败和愤怒。

还没离开医务室，他的皮肤就开始发红发痒。McGuire 把他押回健身房，Gibbs 看了他一眼，然后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回拳击台，让他开始搏斗。

Tony 不需要任何鼓励。他能感到血液在血管里澎湃，让他对什么东西感到饥饿，尽管他不清楚那是什么。他挥舞着拳头追打 Gibbs，可像平时一样，对他而言，Gibbs 太快，太强。

Gibbs 在和他说话，可他什么也听不见，除了自己的血液奔流过身体的声音。他感到骤然而至的巨大力量，他辗转腾挪，沿着拳台张牙舞爪地追打 Gibbs。

突然，脚下的地板消失了，他发现自己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看着 Gibbs，而且——该死——他的老二硬邦邦的。

“混帐。”他扭过脸，觉得脸红了。他习惯了在其他拳手面前赤裸，可他以前从来没有硬过，这让他难为情。他的脑子里想到的全是把 Gibbs 推到墙上，深深埋进他屁股；还有摁到 Ellis，一拳又一拳地狠揍他；还有抓住 Scott 的头发，把他的撞向墙壁；还有抓住那个混蛋 Walid 然后……

“Tony!” Gibbs 用力拍着他的脸。“专心。” Gibbs 对着他的耳朵怒吼。

“不行……哦糟糕……糟糕，Gibbs。你怎么能熬过这个？我……我想……”他无助的凝视着 Gibbs。

“我知道。”Gibbs 轻轻他拍了拍他脸上刚才打过的地方。“我知道，DiNozzo。你想搏斗，你想操人，眼下你想做的只有这个。”

Tony 又感觉到一股怒火。他想要把 Gibbs 推开，把他推倒，打倒在地，然后操进地板里。他挺起身，成功地把 Gibbs 从胸口掀开，可 Gibbs 只是把他翻身脸朝下摁住，坐到他背上，双手铁钳一样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压在地上。

“你有两个选择，DiNozzo，” Gibbs 在他耳边嘶声道：“你控制住它，或者向它投降。选哪个？”

“我操！”

Tony 感觉到 Gibbs 抓住了自己的头发，接着他的脸被摁到地板上。

“找到让你愤怒的事情。引导愤怒，但永远不要让愤怒控制你，否则它会毁了你。”Gibbs 在他耳边嘶声说：“现在，你为什么愤怒，Tony？”

“你坐在我该死的背上！” Tony 立刻说。

“很好，还有呢？”

“在这里，被锁着。我恨被锁着这。我要……”一阵无助的愤怒涌过他的身体，他挺身顶开 Gibbs，却发现他毫不费劲地把自己的脸摁回地上。

“我跟你说了——控制愤怒，否则它会毁了你。”

Tony 不在乎被毁。他只是想向它屈服，去搏斗，去操人，迷失在血管中涌动着的狂怒里。

“还有呢？” Gibbs 质问道，强迫他去思考。

“Vance，还有他不肯听我说；Jenny 和她愚蠢透顶的对青蛙的复仇，还有她为了这个糟践我；还有 McGee 吃果仁奶油饼干的样子……嘎吱，嘎吱，嘎吱。”

“很好，继续。”

“Ziva，老是说我嫉妒——这到底算啥？我他妈的有啥要嫉妒的？她跟中情雷恩恩爱爱，而我和 EJ 掰了？妈的——也许我是嫉妒。”

“还有。”

Gibbs 的手仍然紧紧攥着他的头发，不让他动弹，强迫他去思考，而他想做的只有搏斗。

“你！每次 Mike Franks 一来，或者有什么私事，你就抛下我们变成孤狼。我恨你总是把我排除在私事外面，好像我不是这么多年来围着转的忠心的傻瓜，没有一直罩着你的后背，没有给你擦屁股，没有在你快淹死的是把你从汽车里拉出来。”

他又感到一阵愤怒，试图再次顶开 Gibbs。Gibbs 再一次把他的头摁到地上。

“你还没完。” Gibbs 在他耳边咆哮。

“Fornell……现在我在嫉妒他，你跟他说话的样子，跟他见面，而这儿这个忠心的傻瓜你瞟都不瞟一眼。”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别停。你说得很溜。” Tony 觉得他能从 Gibbs 的声音里听出一丝好笑。（译者注：我们也觉得好笑，这是 Xanthe 大人在吐槽编剧吧？）

“我爸——为了所有的谎言，哄骗，让我相信他那些愚蠢的故事。老是告诉我该做什么，怎么做，永远的失望，就因为他这个独生儿子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跟他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还有从来不在那儿。我希望他在的时候他从来不在那儿……为了我他妈的孤独童年的每一秒钟”

他如此气愤，差点被愤怒噎死。

“还有我妈……恨她死了把我一个人留给他……”

他恨恨地抽泣着，身体因为狂怒而颤抖。

“就这样。都说出来，DiNozzo。”Gibbs 的声音就像一只锚，让他踏实，让他回归自己。“然后找到掌握它的办法，否则它会让你发疯。相信我。我‘知道’。还有什么？”

“披萨！我恶心死这些健康食物了。我要该死的披萨！”

这句话似乎打破了什么东西，Tony 深吸了几口气，淌进他眼睛里的汗水让他眨着眼睛。Gibbs 说得对；他必须专心。慢慢地，逐渐地，他平静了下来，控制住了自己。然后，慢慢地，逐渐地，Gibbs 放开了手，尽管他还坐在他身上，压着他。直到 Tony 的呼吸重新正常之后，Gibbs 才让站了起来。

Tony 觉得糟透了。他用胳膊擦掉眼睛里的汗水和愤怒的泪水。在这整个让人羞辱的经历中，他的老二始终硬着，鲜明的春宫画面不断地闪过脑际。

“跟我来……现在。”Gibbs 命令道，他跨出拳台，带着 Tony 来到隔壁的洗手间。一个守卫跟着他们——不管到哪里总是跟着 Gibbs 的那个——他是他们的宝贵资产。不过他们起码让他一个人上厕所。

Gibbs 把他推进洗手间的门，一只手推着他的肩膀，让他背靠着墙，然后跪下来，把 Tony 的硬挺含进了嘴里。感觉到温暖包围住老二的感觉是如此幸福，如此欣慰，Tony 大叫了起来。他抓住 Gibbs 的头，但 Gibbs 带着生气的表情甩掉了他。接着他重新笨拙地吞咽着 Tony 的老二。

这实际上不是 Tony 有过的最好的口交，然而却是最受欢迎的。没过多久他就感觉自己要射了。Gibbs 退开站了起来，Tony 射到了洗手间的地板上。Tony 喘着粗气，头砰地撞了一下墙壁。这让他泄了火；现在他起码能够正常思考了。

“好点了？”Gibbs 轻轻拍拍他的脸颊，让他回过神来。Tony 不高兴地轻轻点了点头。

“嗯。谢谢。还有，你知道，抱歉。”他稍稍做了个鬼脸。

Gibbs 抓住他的头，把他拉过来，额头贴住 Tony 的额头。“永远不要道歉，”他激烈地嘶声道。Tony 能够感觉到他的拇指安慰地上下抚摸着他的脖子。

“我知道。软弱的标志。”Tony 无力地嘟囔着，仍然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好小子。”Gibbs 撤回身，在他嘴上印下一个浅吻，接着转身离开。Tony 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跟了上去。

这天剩下的日子里 Gibbs 像老鹰一样盯着 Tony。Tony 差不多控制住了自己，不管也是岌岌可危。他不责备他。他知道药物对思维的影响，感觉困惑、愤怒，而且他们用在 Tony 身上的是最大的剂量，没有任何逐步积累。那肯定快把他逼疯了。

Frank 用一组困难的练习让 Tony 筋疲力尽，他的意图是测试他的极限，而那样似乎对 Tony 有帮助；不断的运动宣泄了进攻性和性挫败。

晚上，他们回到牢房的时候，Tony 看上去累坏了，老实了。他又硬了，尽管白天训练的时候，他去了几次洗手间，Gibbs 知道他在那里自慰。

“我之前说那些话，” Tony 用颤抖的手捋着头发，让它们比刚才竖得更直了。“不是真心的。”

“嗯，你是真心的，而且你说得对。我待你是很差劲。” Gibbs 耸耸肩。“你总是罩着我的后背，Tony，而我总是把你关在外面。”

“那是道歉吗？” Tony 给了他一个假笑。

“不。” Gibbs 瞪了他一眼。“可你应当得到更好的。”

“那你干嘛还那么做？”

“愤怒：以为我不能拥有你。因为我不应该要你。害怕：以前只爱过一次，Tony，而那次差点杀了我；不想再来一次。”

Tony 似乎受到了惊吓，Gibbs 想拍他的笨脑袋。“你没想到？我以为你他妈的知道！昨晚之后……”

“我以为你只是孤独。还有，你知道，发情。” Tony 笑嘻嘻地说。

“五个月了，我从来没有在场外碰过其他任何拳手，也没让他们碰过我。你是唯一一个，Tony，不管这些该死的药。我从来不让别人像你这样靠近。你以为要是 McGee 和我在这里，我会让他那样碰我？” Tony 没有明白过来这件事让 Gibbs 感到不可理喻地恼怒。“上帝，Tony，我爱上你的日子和你爱上我的一样长！”

“爱？Leroy Jethro Gibbs 真的用这个字？” Tony 得意地朝他露出一个傻到家的笑容。

Gibbs 翻了个白眼。“闭嘴，死过来。”

Tony 自在地投入他的怀抱，这种感觉真好，这里就是他的归属。Gibbs 吻着他，热爱他柔软的唇，热爱它们张开让他进去的样子。

他把他推到在床垫上，找到油，倒在手指上。Tony 张开双腿躺在那里，抬眼看着他，

他的嘴唇因为亲吻而红肿着，头发支愣着。就这么看着他，Gibbs 立刻硬了。

Tony 身上总是带着一种性感，也许是他的嘴唇，也许是他的举止，也许是他喜欢挑逗别人，也许是因为他总是故意站得太近，侵入他的个人空间，要求他注意；也许是他总是围着他转，嘲笑他惹他生气，招致一记拍头；也许是闪着调皮光明的绿眼睛，不停地需要 Gibbs 注意他。

Tony 散发的风情这么多年来快把 Gibbs 逼疯了。他总是想要驯服那张调笑的嘴巴，把老二埋进 Tony 的屁股，让他发出快乐的尖叫。

Gibbs 用油腻的手指摩挲着 Tony 柔肤的金色肌肤。他滑过他的胸口，绕着一个乳尖打圈，轻轻捏了它一下，喜爱 Tony 朝自己弓起身子的样子，对每一下触摸都如此急切地回应。

Gibbs 的手指移到下面，开扩着 Tony 的后庭，让他发出低低地喘息低吟。等他扩张好了，Gibbs 给自己的老二摸上油，在 Tony 的双腿之间摆好姿势。他挺入了 Tony 等待的菊穴，同时用油腻的手掌握住 Tony 的分身。

“哦，妈的……油的感觉真好……之前都是干擦……” Tony 吸着气说。

Gibbs 朝他微笑着，开始慢慢地、有力地抽插，喜爱 Tony 的温热挤压着老二的感觉。他冲刺的时候有规律地停下来亲吻 Tony，Tony 更大地打开身体，让他深深地没入。这种感觉他妈的太好了，很快他俩都射了。

之后，他把 Tony 拉进怀里，躺在那儿，鼻子埋进 Tony 的头发，呼吸着他的气息。这种感觉真好。他感到强壮有力，似乎什么也不能打败他，然而他知道这不是他们的真实处境。

Tony 在他怀里转了下身，抬头看着他。“之前你在洗手间吸我的时候，我有种感觉，你很久没有做过这个了。”

“嗯。” Gibbs 摩挲着 Tony 的大腿，不愿自觉吐露更多的信息。

“瞧，我明白，我俩都不喜欢谈这种破事——所以我们花了十年才走出第一步。可是，瞧，事情是，我们没有另外十年来搞明白这事。我们也许只剩下几天，我想趁天塌下来之前填补一些空隙。”

Gibbs 不安地动了动。“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男的。”他说。“给几个人打过手枪。吸过几个人。然后 Shannon 出现了，我再也没看过别的男人。从来没想到。以为那只是一个阶段。”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 Tony 推了推他。他用力咽了口唾沫。谈论自己对他来说从来不是一桩易事，可 Tony 说得对；他们没有很多时间，这个是他欠他的。

“她死了之后……”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他清了清喉咙，重新开口：“Shannon 死后，我没怎么想过这件事。我只是追求碰到的每个红发女人，希望能重新拥有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因为我在这些女人身上找到了她，可她早就没了，我追的都是影子。然后你出现了。”

这次 Tony 沉默了，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

“我盲目了。” Gibbs 耸耸肩。“觉得我再也不会对其他人有那种感觉了，尤其是对一个男人。没料到这样。不能接受。把它深藏起来，这样我俩的生活都不会被搞乱。”

“规则十二，” Tony 悄声说。

“那是有理由的。跟 Jenny 搞在一起差点让我俩都被杀。另外，你总是在说你约会的那些女人。你肯定没有暗示过你喜欢 Harrison Ford 跟喜欢 Kelly McGillis 一样多。” Gibbs 露出一个浅笑。

“自我保护。我在寄宿学校发现自己喜欢男人，然后在夏令营发现喜欢姑娘。” Tony 色色地笑了一下，显然在回忆过去。接着笑容消失了。“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父亲失望，所以我不想给他更多的借口。所以我很低调——这样比较容易。我想这不会有问题，直到我遇见你。接着我知道别人都不成了，所以我被困住了，这下半辈子像小狗一样跟着你不放。可在你身边总好过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学会了随遇而安。尽管有时候我想拍你的后脑勺，让你注意到我。”

“哦，我很注意你，Tony。” Gibbs 懊恼地说：“只是努力假装没有。”

Tony 笑了起来，Gibbs 轻轻咬了下他的肩膀。“什么这么好笑，DiNozzo？”

“只是在想……十年，Gibbs！漫长的十年，我们一直有这个心思，可一次都没说过。要把我们关在一个铁盒子里，灌上药，才让我们承认对对方有他妈的感觉。肯定有更加容易上床的办法。”

Gibbs 在 Tony 的颈间窃笑着。“我俩都是犟种。”

“所以，你喜欢做攻，可你有没有想过试试倒过来？” Tony 问，好奇地注视着他。“那样很好。我两样都喜欢。”

Gibbs 的身体绷紧了。“不，在他们把我放进场子之前，我从来没有插个哪个男人的屁股，而且我觉得不会让别的男人那样对我。我发过誓，他们得先杀了我。”

“那也是你赢的动力之一？” Tony 好奇地问？

“是的。” Gibbs 坚决地说。他不喜欢 Tony 古怪的眼神。他太了解 Tony 了；他会把这当成一个挑战。“别想，Tony。”

Tony 笑嘻嘻地搂住他，困困地拱了拱他的脖子。“随你怎么说，Jethro。随你怎么说。”

Tanner 一天两次把 Tony 叫到医务室给他使用混合好的药剂。早晨是注射，晚上强迫他喝下一瓶难吃的药水，每一口都让他作呕。

Tony 一点也不知道被强迫摄入体内的药物里有什么成分，可他非常清楚它们对他的影响。即使只用了两天药，进行了两天的训练，他已经能感觉到身体开始变得精干结实。不管所有的嘲笑，他以前其实不胖，可跟 Gibbs 和 Hurrell 相比，他的身体更加柔软。现在他感到它开始变硬了——在各个方面。

他持续的性欲和战斗的欲望在斗争，掌握它变得越来越难。他很幸运，因为有 Gibbs 帮助他；Gibbs 不仅知道用了药以后的感觉，而且他正是 Tony 眼下需要的强硬监督人。只有 Gibbs 能让他专心，学会怎样控制在身体中涌动的极致感觉。

Gibbs 每天带他去拳击台，让他搏斗，凶狠、不守规则。他从来不让 Tony 有所保留；他太了解 Tony 了。他也确保 Tony 知道让愤怒影响搏斗的后果。在拳台上，他每次都输，Gibbs 智胜他，把他的脸搥到地上，胳膊拧到背后。Tony 被压在那里，Gibbs 对着他的耳朵咆哮，直到他重新控制住自己。

Gibbs 在拳击台上也许是个强硬的监督者，可在台下，他把 Tony 照顾地得非常好。他每天两次或者更多次把 Tony 拉近洗手间，为他口交，晚上同样勤勉地用熟练的手让 Tony 快乐，帮助他发泄过于活跃的力比多。同时每个晚上至少一次把他的硬挺插入 Tony 的屁股，彻底专注地和他做爱，让 Tony 飘然进入和药物完全无关的仙境。

可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Tony 意识到每过去一天，他们离开结束就越近，就像有一把枪持续地顶着他的脑袋，这种处境，加上大剂量的药物，让他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一天下午，他在拳击台上暴走了，横冲直撞，高声吼叫。Gibbs 警惕地绕着他转圈，避开他风车般乱抡的拳头，然后一带一绊把他打翻在地。Tony 再一次发现自己摔了个狗吃屎，Gibbs 压着他，坚持要他把所有让他生气的事情再说一遍。

“把愤怒运用到搏斗中；把它压下去，需要时再拿出来。” Gibbs 好像已经是一百次这样对他说了。“找到让你愤怒的每一件事，引导愤怒，集中在这上面，然后用它打击你的对手。”

Tony 听过太多次了，他爆发了：“我不是你，Gibbs。”他叫到：“愤怒是你的长处，不是我的！把它锁起来，需要时再放出来简直就是你的专业。可那不是我，我他妈的也不想这样！我不想最后变成你这样愤怒悲惨的老混蛋！”

他能感觉到 Gibbs 放开了他，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可他气得管不了那么多。Gibbs 扯着他的头发，把他推出拳击台，推进了洗手间。Gibbs 的专门守卫像平时一样紧随在他们身后。

“怎么了？”他们单独在洗手间的时候，Gibbs 就问。

“我感觉像只淘气的小狗，也像发脾气的小小孩。” Tony 晕头晕脑地说，“可我都不是。我不想被压在地上，被你拍来拍去。”

“我在努力教你怎么搏斗！”

“有什么意义？” Tony 绝望地问。“我们都知道我赢不了 Mac。我会被打烂，被强奸，被尿淋，然后被他拖回洞里，变成他的晚间性玩具。妈的，Gibbs——这些都有什么意义？你，我，我们——我们在这里建立的帮我们度过噩梦的小小世界——过几天都要完蛋了。”

“不！” Gibbs 的拳头砸在 Tony 脑袋边的墙壁上。

“是的！而你不去提，假装这不会发生，可这用！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我们必须想办法逃跑——我们必须找到一部手机——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去，而不是坐在这里，等着最糟糕的事情发生。”

“不。” Gibbs 再次说。

“瞧，我理解以前发生的事情，Ben 和 Brian 的。我明白风险很大。我只是在说这个险值得冒，因为我面临着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

“不。” Gibbs 猛地把头顶到墙壁上。“你能打败 McIntyre, Tony。你打扮了 Rivkin，我看你打倒过很多坏蛋。Mac 过于自信，被高估了。我这么努力地训练你，因为我知道你能打败那个傻大个。”

“不，Gibbs。” Tony 疲惫地把头倚在墙边上。“他们甚至没把握你能打败 Mac，所以我压根没有胜算。”

“战斗的一半是头脑。如果你相信你能打败他，那么你就能做到。你必须找到那种杀手的本能，Tony。”

“我没有。” Tony 耸耸肩。“我能变得很强硬，Gibbs，你知道的。必要的时候我能打败坏蛋。必要的时候我甚至能杀人。可杀手的本能？不。杀手本能是你所拥有的——不是我。”

“你有更加好的，Tony。你有心，有狮子般的勇气。面对每次挑战你都挺身而出。我看到过。”

“就这个？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依靠？我挺身而出面对挑战？” Tony 不相信地挑起一道眉毛。“我以为过去几天里你想了一个计划——为了不管什么秘密的 Gibbs 理由，不愿告诉我的计划。而你在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计划？在一个星期里训练我——他妈的一个星期——去打败一个身材像卡车一样的对手？他把遇到过的每个对手都打进了地里。上帝，Gibbs。”他摇了摇头。

“不，Tony。不。”这次 Gibbs 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近，直视着他的眼睛。“你能做到。我知道你能。你说你对我有信心，我对你也有。我相信你。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

Tony 不确定地凝视着他，如果有人能让他相信自己，那么就是 Gibbs，用他那是专注的

蓝眸，那副“事情就是这样”的态度。Gibbs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如果他真想的话，他也许可以走进场子打败 Mike Tyson。这是他的能力。

Tony 有他自己的能力；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棒的调查员，一个忠实的朋友，他是干扰和误导的大师。可他没有 Gibbs 那种强有力的意念。他崇拜 Gibbs 的这种品质，因为这个男人性格上他最爱的部分是他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是吸引力的一部分。

“我有一次对你说不许死，你就没有死。” Gibbs 用低沉激烈地语气说。他的脸就在 Tony 眼前，浑身每个毛孔里都散发着意志力。“你当时有百分之十五的机会，Tony，可你活下来了，因为我对你说了活下来。你打败了那些概率，这次你也能。”

“所以我能打败 McIntyre 就因为你跟我说我能？” Tony 怀疑地问。

“是的。是的！” Gibbs 双手捧住 Tony 的脸庞，他的这种确信压倒了一切。他凑过去吻着 Tony 的嘴，Tony 能够感觉到他在把力量和信念传递给他。他热切地回应着这个吻。他能做到！Gibbs 说得对！他的确熬过了鼠疫，因为 Gibbs 下了命令。这次没有不同。他能打败 Mac 因为 Gibbs 跟他说他能。这就够了。

Gibbs 撤回身，仍然专注地凝视着他。“是吗，Tony？是吗？”

“是的。” Tony 点着头。“是的！”

“好小子。” Gibbs 用拇指抚摸着他的脸颊。“现在让我们回健身房。我想练练你的敏捷性。你还是太慢，Mac 是个大个子，移动不快。速度是你在场子里最大的优势之一。”

“我得撒尿。我会跟来的。” Tony 说着朝小便池走去。

Gibbs 点点头，离开了洗手间。他一走，Tony 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了。Gibbs 站在他面前，督促他的时候，他很相信自己能打败 Mac。可搏击之夜，他将独自站在场中，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他没有 Gibbs 那样几个月的经验。他只出场打过一次——而那次对手是 Gibbs。

他理解。他理解 Gibbs 看到过试图逃跑的拳手的下场，他在努力保证他的安全，可他前几天晚上说的话是当真的。他情愿死，也不要再在拳场里做 Walid 的木偶，跟着他的节奏跳舞。Gibbs 也许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打败 Mac，可 Tony 不同意。

他小完便，洗了手，离开了洗手间……然后停下了。看守他们的警卫跟 Gibbs 回健身房了，留下他一个人。他能够去医务室；也许他能打到 Tanner，用他作为人质，要求警卫交出一支枪……

他听到走廊尽头的大房间传来一阵嘈杂，很快做了个决定。他悄悄沿着走廊朝响声走去，接着，他靠近了，发现送货卡车到了，正在卸车。他藏在门后面，看着 Pete 卸完箱子，然后走过去，接过 McGuire 递给他的一支烟。两人坐在那里，抽着烟，闲聊了一会儿。

然后 McGuire 说了什么，朝 Pete 摆了下头，Pete 点点头，于是两人朝警卫室走去，留

下卡车完全无人看守。

这是个机会，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Tony 的长处之一是总能发现机会，并随机应变，他不打算放走这个机会。他奔向卡车，上了驾驶座，从副驾驶座下摸索出盒子。他听到动静，躲到方向盘下面，屏住了呼吸。动静消失了，他松了一口气。

他从盒子里拿出手机，按着按键。“不在服务区”——显示屏嘲笑着他，挫败让他的胃抽搐着。他必须去别的地方……更远的地方。

他抓起智能卡，奔向大门。他把卡插进去，门慢慢打开了。这不理想。他没法再把它们关上——这必须在里面才能做到——可他不在乎。这有危险，然而无法避免的。眼下，什么都比将要降临到他头上的搏击之夜更有吸引力。

外面的黑暗让他吃了一惊；他总是忘记被关在这个大铁笼子里，他们过的是黑白颠倒的日子。他花了几秒钟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奔进黑暗中。

他藏了一会儿，贴着建筑的外墙，四下打量着。Gibbs 说得对，周围都是荒地。显然，这是一大片未开发的私人土地，属于 Scott，周围渺无人烟。很好，那么他会跑。他会比 Gibbs 开卡车逃跑的那次更隐蔽；他独自一个人。

他离开相对安全的外墙，快速离开建筑物。黑暗中，他苍白的皮肤将是最容易暴露的地方，他必须在他们出来找他之前，尽可能地领先。

他猫着腰，尽可能快地冲过开阔地。起码药物和训练给了他速度，肾上腺素也帮了忙。他找到一簇灌木丛，趴在树丛里，再次试了下手机。“不在服务区。”

“只要继续跑，DiNozzo。”他嘟哝着。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骚动，知道他们发现了敞开的门，这意味着他们大概也发现手机没了。

他记得 Gibbs 跟他说过他们能够在几分钟里把拳手打包转移。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那么他的逃跑就无意义了。可如果他能有足够的时间留在外面打通电话，那么 McGee 起码知道他在哪里，过来找他。这是一个开始，如果不是别的什么的话。

他又跑了起来，甚至比刚才更快，可天很黑，他失足跌倒了。他翻了个身，向下滚去，来到一个斜坡的底部，躲在那儿，听着追踪者的动静。

寂静。他正准备站起来的时候，听到了狗吠声，他的心沉了下去。他也许能超过、躲开人，可他不可能逃开狗。他从来没在训练营里看到狗，可拳手们的生活那么局限，这并不奇怪。他就从来没看到过他们吃的食物是在哪里做的，可那幢建筑里肯定有个厨房。

他不打算交出自己，狗见鬼去吧。他站起来，尽全力跑过树丛，他的胸膛起伏着，能够听到身后追兵的声音，现在更近了，几条狗追寻着他的气味，兴奋地嗥叫着。

身侧一阵疼痛让他在一棵树下停住了脚步。他又瞟了一眼手机，发现它仍旧显示“不

在服务区。”

“妈的！”他挫败地想把它甩向树干，可这样违背了初衷。

他喘了几口粗气，然后又跑了起来。他们抓住他后会怎么办？他记得他们让 Gibbs 杀了 Brain。他们还会这么做吗？给 Gibbs 一个选择——其他拳手还是他？Gibbs 会选择谁？他不用想就知道答案；Gibbs 会牺牲其他拳手来拯救 Tony 的生命，可这个选择会摧毁他，所以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永远失去对方。

他拼尽全力跑着，一个画面不断地出现在他脑海中——他跪在地上，一支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如果他能够跑得够远，那么肯定在某个地方这个该死的手机会有信号。他低头看了看，差点绊倒——他看见了两格小小的连接信号；信号很微弱，可也许能行。

他钻进附近的树丛，颤抖着拨打 McGee 给他的号码。这就像那种梦，按对按键太重要了，可他就是按不对。第一次他按错了，手在药物、肾上腺素和恐惧的共同作用下而打颤，可第二次，他拨对了。他按下屏幕上的“呼叫”键，它开始拨号。

听到附近的狗吠声，他抬起头，又低下——看到电话正在连接中，心砰砰直跳。他只需要二十八秒。就这样。二十八秒，让 McGee 进行自动追踪。

他抬起头，看到头上黑色夜空中闪耀的星星，小声数着数。“七、八、九……快点，快点”

狗的声音越来越近，他没有二十八秒，远远没有。为了争取时间，他把手机藏到树丛下，举起双手，走出来迎向追捕他的人。

突然，周围全是人，从四面八方朝他涌过来，围住了他。他被脸朝下摞倒在地，肚子紧贴着泥土，胳膊被拧到背后捆了起来。他们捆得那么紧，绳子勒进了他的手腕，他痛得叫了起来，却被重重压住了。很多人在喊叫，询问，有人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腰，他挣扎着呼吸。

“找到了！”一个警卫喊到，胜利地从树丛中冒出来，高举着手机。

二十八秒……有那么长了吗？Tony 歪过头，抬眼望去，手机上显示着。“拨号失败。”

不知何时电话失去了连接。McGuire 从另一个守卫拿来抓过手机，扔到地上，冲它开了一枪，用一种毫无意义的戏剧性手法，彻底解决了它。

他身后的警卫把他的脸摞到泥土里，Tony 闭上了眼睛，嘴里都是脏土。

他失败了。

~\*~

Gibbs 在跑步机上跑着，一只眼睛看着门口。Tony 一直没有从洗手间回来，他暗自责骂

自己没有等在那里陪他回来。他只是假设他会跟来。永远不要假设！永远不要假设，妈的！这是他自己的规则之一。他回到洗手间，可 Tony 不在那里。他不愿让人注意到他不在，以免让他遇上麻烦——可他到底在哪儿？

现在已经有一个小时了——他能从健身房的器材上看出来。

出了什么事？Tony 为啥不回来？Tanner 在走廊里叫住他去医务室了？现在是下午，这么做有点晚了，都快吃晚饭了。

刚才两个警卫被叫到，跑出去了，健身房里只剩下一个守卫。他们以前从未留下这么少的人。

他的心里不安地翻腾着。出事了。他内心有那么多警铃在响，让他无法集中。他从跑步机上跳了下来。

“嗨——Leroy！你还有十五分钟！”Frank 朝他喊。

“忍一下！”Gibbs 大步朝门口走去，可剩下的守卫站到他面前，举起了枪。他恐吓地举起枪托，朝 Gibbs 的下巴砸来，Gibbs 往后一跃，及时避开了。

这不同寻常。通常他们不敢碰他，生怕伤了他，让他无法上场搏斗，可这个守卫看起来紧张，害怕……就像 Gibbs 眼下的感觉一样。

“怎么了？”Gibbs 急切地问。“出了什么事？”

“闭嘴，回去训练。”警卫回答，警告地举着枪。

屋子里只有一个警卫，却有好几个训练有素的拳手。Frank 也许会帮守卫的忙，可他从来没有枪，所以他应该相对容易被制服。Gibbs 扫视着四周，看见 Sam Hurrell 朝他走来，接着是 Greg。

也许这是他们的机会。起码这是一个机会。他不愿去想 Ben，想 Brian，想他之前失败的逃跑企图。他悄悄朝前走去，注意到 Sam 和 Greg 跟在他后面，Matt 移到了他的侧面。

“走开，否则我把你的脑袋轰开花。”守卫一边警告，一边后退。

“轰啊，然后 Scott 会把你的脑袋轰开花。我是他的冠军，记得吗？”Gibbs 咆哮着，靠上去，感觉正像在搏击之夜，在场子里。这是一个对手，一个敌人，而且不怎么样。Gibbs 能够打倒他，不费吹灰之力。

他像猛兽那样靠近，感觉自己进入了战斗心态：能力……控制……专注……力量……杀手本能……自信……

即使守卫朝他开枪，其他拳手仍然能够制服他，夺过枪，所以这不会是浪费。值得冒险。

他朝后瞥了一眼，看见其他拳手跟在后面，他看得出来他们都愿意这么做。如果他领头，他们会跟上。

他没有犹疑，作势欲扑……就在这时，门打开了，一声警告的枪响射向夜空。

几个守卫冲进房间，全都端着枪，所有的拳手都散开了，朝后退去。时机消失了，机会没有了，可 Gibbs 没有时间去想，因为他看到有人被拖进了房间，浑身是土，双手反绑着。

“Tony！”他奔了上去，一记枪托重重地砸向他的下巴，让他朝后直飞出去。Hurrell 接住他，用结实的臂膀紧紧抱住他，不让他再跑过去。

Tony 的脑袋耷拉着，Gibbs 看不出他还活着，还是他们拖进来的是他的尸体。

“Tony！”他再次大喊，这次有了回应。Tony 的头动了动，他抬起头，直视着他。

Tony 还活着的欣慰很快被他们准备把他怎样的恐惧压倒了。Ellis 正在恶毒地解开手上的一圈绳子。

“Tony 决定他不喜欢这里。他想跑。” Ellis 对着房间里的人宣布。他眼睛里有种阴暗的闪光，Gibbs 太熟悉了，他感觉到胃里不安地打了一个结。“而我确信你们都知道我对想逃跑的拳手是怎么看的。”

他看着 Gibbs，朝他恶意地笑了一笑。

“你高估了自己，Leroy。我们都不得不对这个家伙悠着点，因为他是你的娘炮。嗯，不会再这样了。上次搏击之夜后，Scott 说象其他拳手一样对待他，所以这就是我要做的。没有特别待遇。他想逃跑，所以他要受罚。”

他走向 Tony 身边，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拎了起来。Tony 一声没吭。Ellis 让 Tony 跪下，Tony 直视着 Gibbs，眼神中带着沉默的请求。Gibbs 知道这个请求是什么。他在请求 Gibbs 不要失去控制，不要暴走，因为他知道 Gibbs 眼下正想这样。

他能够感到自己的愤怒像巨浪一样汹涌而来，他在 Hurrell 的手臂中挣扎着。Hurrell 不肯放手，他也看到了 Tony 的眼神，知道它的含义。他只是搂得更紧。他是个大个子。

Ellis 解开 Tony 手腕上的绳子，又立刻重新绑上，这次是他的身前。然后他把另一卷绳子的一头向上扔到天花板的一个钩子上。他把那段绳子穿过 Tony 手腕上的绑绳，然后把他拉了起来。现在 Tony 的手臂被拉直在头顶上，整个身体无助地暴露着。

“不。” Gibbs 轻声说。

Ellis 只是朝他笑着，然后故意慢慢地从腰上抽出鞭子。

“我说了不！” Gibbs 挣开 Hurrell 的手臂，冲了上去，而 Ellis 正好用力挥下第一鞭，在

Tony 暴露的背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红肿的鞭痕。

Gibbs 扑向 Ellis 的时候，三个警卫才把他拉住。他们把他扑到在地，骑在他身上，不让他起身。

Ellis 朝他背上的守卫摆了下头。“让他看着。我要他看到这个。”

守卫抓住 Gibbs 的头，强迫它抬起来，所以他直视着 Tony。Tony 也看着他。

Ellis 再次举起胳膊，开始毒打 Tony，每一下残暴的鞭打都投入了所有的力量。皮鞭抽打在皮肤上的声音震耳欲聋，回响在健身房里。拳手们都在边上屈从地站成一堆，大多数人都扭脸不看。有的用手捂住耳朵，隔开令人欲呕的声音。

Gibbs 的视线一直盯在 Tony 脸上，Tony 迎住了他的目光。鞭子抽在他身上的，让他像钓线上的鱼那样抽搐，他却一声不吭。他没有动，没有叫。他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 Gibbs，好像房间里就他一个人。

Tony 需要他在这里，就像那一天，多年以前，在贝塞斯达的病房里，Tony 因为鼠疫而濒临死亡时一样。Tony 能够承受任何惩罚，只要 Gibbs 在支持他撑过去。所以他让自己的视线锁住 Tony。他不去看 Ellis，不去看其他拳手，不去看守卫，不去看 Frank——他站在一边，不安地咬着大拇指。

眼下 Gibbs 什么也不在乎，只是信守对 Tony 的忠诚。他不能阻止鞭打，可他能给 Tony 力量，让他挺过去。结果会很糟——Ellis 渴望这么做已经很久了——可 Tony 是强壮的。他总是强壮到足以对付 Gibbs，即使在他最坏的时候，所以他肯定也强壮到足以对付最坏的 Ellis。

鞭子抽打在 Tony 背上的声音让人作呕。Gibbs 能够看到每下鞭打都溅起一片血花，他再次无意义地在压着他的人身下挣扎。

Tony 的头开始垂了下来，可他还是勉力地不时看向 Gibbs。他没有发出一下哭喊，Gibbs 感到一阵自豪，知道 Tony 不会让 Ellis 得到那种满足。而且，Gibbs 一直知道 Tony 是勇敢的；十年前，他们的认识道路在巴尔的摩交叉的时候，这是 Gibbs 在他身上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

现在 Tony 开始昏迷了。Gibbs 以前从来不知道他们会这么长时间地鞭打一个人，他突然真的害怕 Ellis 打算把 Tony 活活打死。他挣扎扭动着把压着他的人掀了下去，试图扑上去阻止他们，可他没做到，他们又把他压到了地上。他嘶吼着伸出手，可现在 Tony 的头垂了下来，Gibbs 看出来他失去了知觉。

Gibbs 嗥叫起来，一声接一声，愤怒和焦虑混合着在守卫手中无意义挣扎的无助。接着一切结束了，鞭子击打皮肉的声音停止了，Ellis 把血淋淋的鞭子插回腰里。

“这就是企图逃跑的下场，”他用心满意足的语气对聚集的拳手说。没人说话。他们只是震惊地站在那里，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仇恨注视着。

Ellis 拿出刀，割断吊着 Tony 的绳子，Tony 立刻跌到地上，躺在那里。Gibbs 能够看到他的背上全是鲜血，昨晚他爱抚过的美丽的金色皮肤现在被皮鞭蹂躏了。他看上去像一只死去的鸟儿，羽毛凌乱，头发被附近风扇送出的微风吹地轻轻扬起。

“把他拉走——还有他。” Ellis 摆了一下头，守卫们把 Gibbs 拖出健身房，沿着走廊，拉回他们的牢房，把他扔了进去。Ellis 跟在后面。路上他停下来从哪里拿了一些锁链——他们带拳手去搏斗时绑着他们的锁链。

他走到 Gibbs 跟前，脸上带着恶毒的微笑，把锁链缠住他的手腕和脚踝，然后把它们系在墙上的钩子里。他带着阴暗满足的神情退后几步，而 Gibbs 只能站在那里，锁在墙上，动弹不得。

他们把 Tony 带了进来，一边一个拖着他，手支在他的腋下。他们把 Tony 脸朝下扔在床垫上，然后离开了。Ellis 又转向 Gibbs。

“我没有一枪毙了他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想在搏击之夜看 Mac 在场子里往他身上撒尿，”他笑眯眯地说。“噢，你以为这会让你小娘炮躲开和 Mac 的搏斗？去他妈的！他只剩半条命 Scott 也会把他扔进场——他不在乎。Tony 是个惹事精，Scott 只想除掉他。等 Mac 干掉了他，他就是 Walid 的麻烦，不是我们的了。”

Gibbs 没有回答。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瞪着 Ellis。他不打算回应他，给他任何满足，就像 Tony 做的一样，他那么安静地承受了鞭打。

“晚安，睡个好觉，Leroy。” Ellis 自鸣得意地说，拍了拍 Gibbs 的面颊。然后他离开了牢房，关好门，上了锁。

这个混蛋把他锁在这里，让他没法过去帮助 Tony，清洗他的背部，甚至没法抱住他。他只能站在这里，无助地被锁在墙上。

~\*~

“Tony？”他对着牢房那边叫着。

Tony 动都没动。Gibbs 能够从他起伏的胸口看出他还活着，可他昏迷了。

“Tony，我被锁起来了，所以不能过来，可我在这里。” Gibbs 对他说。他不确定 Tony 能不能听见，可他想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Tony 发出一声疼痛的呻吟，Gibbs 受不住了；他奋力拉扯把他锁在墙上的钩子。锁链也许挣不断，可钩子不一定有那么结实。

他用尽全力向后拉着连在他手腕上的钩子，它动了，说明它不怎么牢靠，于是他拼尽全力不停地上下晃动、拉扯。他的愤怒给了他更多的力量；他记起在场中的感觉，所有的愤怒在身上流动，而现在他找到了这种愤怒。

他狂怒是因为他们碰了 Tony，胆敢伤害他爱的人。他把自己和这种暴怒连接在一起，感觉愤怒在身体中涌动，接着他猛地一扯，手腕挣离了墙壁，它们还铐在在一起，而且他的脚踝还锁在墙上，可起码他的胳膊自由了。他俯下身，脚踝上的链条有一点松，他拉了几下钩子，发现这个钩子比另一个要牢固得多，他无法让它松动。

他跪倒在地，慢慢地朝 Tony 挪去。栓在他脚腕的铁链让他不能完全走过去，可他可以到毯子边，把它拉过来。他把毯子抖开，甩到 Tony 身上，给他保暖，接着他平趴在地上，向着 Tony 伸出绑在一起的手。牢房很小，可即便如此，他也必须用力伸直身体。

Tony 的胳膊摊在离身体稍远一点的地方。Gibbs 尽量伸直身体，指尖碰到了 Tony 的掌缘。

Tony 呻吟了一下，Gibbs 用手指轻轻抚摸着他的掌缘。他只能碰到这里。“你醒了吗，Tony？我就在这里，我只能够到这里。”

Tony 没有回答。他只是躺在这里，一动不动，脸扭向一边。接着，慢慢地，慢慢地让人痛苦地，他勉强把手挪近了一丁点，又近了一丁点，直到 Gibbs 能够双手握住它。他的手腕被绑着，可他打开手掌，温柔地夹住 Tony 的手。有很长一阵子，Tony 没有再动，可接着他弯下拇指，抚摸着 Gibbs 的一根手指。这是一个小小的，颤抖的动作，可足以让 Gibbs 知道他没事。他紧紧夹住 Tony 的手不放。

他腹下的地板很硬，他浑身发冷，而且很快他手臂因为一直伸直而抽筋，可他根本不算放开。

~\*~

好疼。他的肩膀和背上各种疼痛，每动一下就痛得钻心，所以他尽量不动。他闭上眼睛打盹，渴望睡眠能带来甜蜜的遗忘。

在他梦中，他能看到一对狼在搏斗，一条白色，一条黑色。它们绕着对方转圈，龇牙咧嘴，而 Gibbs 站在中间，被它们围住了。接着两头狼突然同时跳了起来，直直地向 Gibbs 的咽喉扑去。它们撕开皮肤，刺穿肌肉，鲜血从红肿的伤口汩汩而出。

Tony 喘着粗气清醒了，抽搐着从噩梦中醒来，立刻感到疼痛重新弥漫开来，不禁发出一声呻吟。

“Tony？”

“嗯？”他一直等到一波波的疼痛稍稍平息一点，才小心的动了下头，朝下看去。

Gibbs 在他右边，伸直在地板上，脚腕锁在墙上。他用绑着的手夹着 Tony 的手。

“对不起，搞砸了。”Tony 喃喃地说。

“怎么回事？” Gibbs 的蓝眼睛在黑暗的牢房里闪闪发光。

“我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守卫不在。听到送货开车在卸车。Pete 和 McGuire 走了，留下它没人看。偷了手机。用卡出去了。拼命跑，直到有了信号。差点拨通了……就差一点。”失败的感觉再次袭击了他，疼痛让它更加强烈。“看见了一个机会，没有放过。对不起，你警告过我。”

“去他的。” Gibbs 怒气冲冲地说。Tony 眨眨眼睛，被搞糊涂了。“你做了我训练你去做的事情。”

“可你命令我不要那么做。”

“嗯……这个……规则 51。”

Tony 又眨了眨眼。“这条我不知道。”

“没关系。”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Tony 的拇指来回摩挲着 Gibbs 的手。“他们还会让我跟 Mac 打，对吗？”

Gibbs 的手用力握了一下。“嗯。”

“现在肯定赢不了了。不是说以前我真的会赢，Gibbs。”

Gibbs 没说话。

“你留下那些疤的那回，他们打得这么狠吗？” Tony 悄声问。

“没这么狠。”

“所以我会有疤了？跟你一样？”不是说这有什么关系。考虑到他即将面临的事情，他大概活不了多久。

“嗯，比我还糟。”

Gibbs 听起来很生气，Tony 对此并不吃惊。Gibbs 总是对他视为家人的任何人都充满保护欲，现在 Tony 对他远远不止家人。

一阵疼痛袭来，Tony 用力忍住一声呻吟。“妈的……”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熬过疼痛时，Gibbs 用力捏着自己的手。“妈的……真疼。”

Tony 闭上眼睛，渴望入睡，可睡不着。浑身都那么痛，他没法入眠。他需要分心。

“你还醒着吗，Tony？”

“嗯，就是好痛。跟我说话，Jethro。”

“说什么？”

“我不知道，随便什么。得想点别的什么，否则老想着有多痛。”

他听见 Gibbs 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曾经带 Kelly 出海；蓝色的海水，天上挂着太阳，舌头能尝到空气中的咸味，感觉到风吹过头发。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Tony 微笑着，喜欢 Gibbs 刚刚描绘的画面。他知道 Gibbs 在努力让他抽离自己，好让自己感觉在别的什么地方。

“比性还好？”他问。

Gibbs 用手指拍了下他的手，Tony 笑了起来，知道这是眼下 Gibbs 能够做到的最接近拍头的动作。大笑让他全身又痛了起来，一波波的痛苦使得笑声慢慢变成了呻吟。

Gibbs 又捏了捏他手，支持他撑过去。

“出海很好。”Gibbs 轻声说。“哪天我会带你去。你出过海吗，Tony？”

“没有。”Tony 咬着牙说，努力不去理睬疼痛。“不是真正意义上。我是说……我坐船出去过几次……钓鱼……但从来没有单纯地出海过。”

“我们会去的。总有一天。坐船去开阔的海面。一起。就我俩。”

“我们能在那里做爱吗？”

Gibbs 闷笑了一声。“随便你想怎样，Tony。我会带你出海，在大海上，阳光下和你做爱。”

“保证？”

“保证。”Gibbs 坚定地说。

“她是什么样的？”Tony 柔声问，换了个话题。

Gibbs 沉默了很长时间。Tony 能够感觉到他用一根手指在他掌心画着小圆圈。接着，终于，他说话了。

“Kelly 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她开心的时候，你会知道。她伤心的时候，你会知道。而她生气的时候……天，你肯定会知道！”

“听起来像她爸。”

“嗯。可聪明，像她妈。”

“跟我说说 Shannon。”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Tony 知道 Gibbs 多恨这个，可他还是迎难而上，开始说了。

“Shannon 很有趣。她让我笑。我生气的时候，她知道怎样让我消气。而且她很能说！上帝她真能说。有时候说起来没完。”

“哈。” Tony 暗自微笑。似乎不止他一个喜欢个性相反的爱人。

“嗯。可她一点也没有你讨厌。”

Tony 用力拧了一下 Gibbs 的手指，引出一个半是大笑，半是低吼的回应。

他们又沉默了。Tony 勉力稍稍侧过身子，不去理睬这个动作引发的全身疼痛。他低头看着 Gibbs。

“跟我说说你膝盖上的伤疤怎么来的。”他悄声说。

Gibbs 再次用手指摩挲着 Tony 的手，画着小圆圈。这次的沉默更长，接着，终于，Gibbs 清了清喉咙。

“我八岁的时候，被一个酒驾司机撞了。放学跟我妈一起走回家的时候。”

“上帝，Gibbs……那真……对不起。我不应该问。”

Gibbs 的手指继续温柔地抚摸着他的手，Tony 知道 Gibbs 在说那没事。

“你伤得重吗？”

“住了一阵医院。”

“留下那样的伤疤，肯定伤得很重。”

“嗯。” Gibbs 的声音发紧。“几个星期不能说话。Jack 来看我，试着引我走出自己。花了很长时间。”

“你被震住了。也许受惊过度，没法开口。”

“不。我是愤怒过度，没法说话。”

慢慢地，很慢很慢，Tony 明白过来。“你在和你妈妈一起走回家？”

“嗯。”

又是一阵沉默。

“那个喝醉的混蛋害死了她，是吗？”

“是的。”

这次是 Tony 捏了一下他的手。

“我妈妈也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死的。癌。” Tony 对着黑暗的牢房说，没有看 Gibbs。她只是慢慢不行了。甚至没人告诉我她病了。我以为每个人的妈妈都掉头发，看起来那么苍白瘦削。就像这是正常的。接着爸爸送我去叔叔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等我回来，他给我穿上黑西装，带我去她的葬礼。过了好久我才明白她不会回家了。我以为她只是待在墓地里，就像度假什么的。”

“嗯，这个，我一直认为你爸就是一坨狗屎。”

“他是的。还是爱他，可他的确是狗屎。” Tony 轻声笑了一下，马上就后悔了。他闭上眼睛，等着疼痛缓解到比较能够忍受的程度。他思索了一会儿 Gibbs 八岁时失去妈妈，被他父亲带大这件事。也许他被 Gibbs 吸引的不仅仅是他身上的不同；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你觉得要是我没有被打得半死，疼得迷迷糊糊，而你没有被锁在墙上，没法逃跑的时候，我们还能谈这些吗？” Tony 沉思着说。

“不能。你得把我绑起来才能让我开口。” Tony 能从 Gibbs 的声音里听出他的笑容。

“别以为我不会。我才不要就为了让你开口再挨一顿那样的鞭子呢。”

“这个，如果有人敢惹我，让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那就是你。”

这个表扬让 Tony 开心。他的背也许痛得要命，可它起码带来了点好处。

“他们有没有找到他？” Tony 悄声问。“那个害死你妈妈的醉驾司机？”

“没有。”

“所以你一直没有讨回公道。” Leroy Jethro Gibbs 的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Tony 从来没有碰到过比 Gibbs 更加追求公道的人。

“没有。”

“可你报了仇。” Tony 慢慢说道：“在场子里，每个搏击之夜：‘找到让你愤怒的每一件事，引导愤怒，集中在这上面，然后用它打击你的对手。’”他对着 Gibbs 引用他自己的话。

“是的。” Gibbs 的声音平稳坚定。“我一次次地痛揍那个混蛋，还有 Hernandez，还有 Walid，Scott，Ellis，伤害了我和我爱的人的每一个人。”

哪里是尽头？ Tony 思忖着。像 Gibbs 这样心中怀着满腔怒火的人——让他怒火满腔的原因有这么多。他失去了妈妈，妻子和女儿——无怪乎这个男人心中积压着这么多愤怒。哪里是愤怒的尽头？

他再次感到昏昏欲睡。疼痛让他精疲力竭，他的眼皮迷迷糊糊地沉下又睁开，沉下又睁开。他再次低头看向 Gibbs，他躺在几乎够不着的地方，留着寸发的头颅歪向一侧， Tony 能够看到缠在他手腕和脚踝上的锁链，把他系在墙上。这让他回想起小时候妈妈曾经给他念过的一本书，一本总是让他哭泣的书。

他的眼皮又沉了下来，这次它们合拢了。

~\*~

他一直努力保证每个人的安全，可他做不到。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他不能保证 Tony 安全，或是 Rajul，或是 Steve，或是被这个地方毁掉的任何人。

Gibbs 伸直身子，手指仍然握着 Tony 的手。 Tony 伤得很重，他根本没机会在几天里上场打败 Mac。

“反正那总归是个傻到家的计划， Jethro。”他喃喃自语。“你在按他们的规则玩。该让他们学学你的规则了。”

他记起 Tony 之前跟他说的话。“杀手本能是你所拥有的——不是我。”

这是他在场子里的优势；他宁死不屈，必要时会杀人。他是个战士。他在战场上厮杀过，他知道每个领袖都知道的事情：有战斗就会有牺牲。任何胜利都伴随着危险。

他回想着健身房里他逼向守卫，全心全意准备攻击的那一刻。他记得回头看到 Hurrell、Greg 和其他拳手跟在他后面的感觉有多好。他们渴望逃跑。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告诉他们怎么做的领头人。

他必须开始像 Walid 那样思考。跟着敌人的规则玩，你是没法超越他们的。他让 Walid 轻松领先了。他没有向他展示 Leroy Jethro Gibbs 到底能做到什么。

Tony 在睡梦中抽搐起来， Gibbs 轻轻抚摸着他的手，直到他再次平静下来。

Sam Hurrell 错了。这不是白狼和黑狼之间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驯服它们，让它们一起

上。只有驯服它们，控制它们，用它们共同的力量和能力，他才能赢得这场特殊的战斗。

白狼是他对 Tony、对家人、对组员们的爱。是他敏锐的正义感、是他保护那些需要他的人的强烈愿望。黑狼是他的愤怒、他的杀手本能、他对复仇的渴望、对战斗的欲望。

两头狼他都需要。是时候制服它们、驾驭它们各自特有的品质以打造一头大坏狼了——然后他会出击，摧毁 Walid 的畸形之屋。

也许 Tony 说得对，他的确有一些来自远古的魔法；起码来自他被抓以前。过去的某个时刻他忘记了自己是谁；Tony 到来并唤醒了一头沉睡的狼才让他想了起来。

Gibbs 捏了捏 Tony 的手，感到自己又完整了。Walid 想让他哭泣；他应该知道狼被逼急了不会哭——它冲上来搏斗，比以前更危险。

Gibbs 微微一笑，露出了牙齿。“小心，Walid。我出来抓你了。”

## 第五章 大坏狼

他又梦到了以前梦到过的双狼，可这次它们躺在森林中的一张石桌上。现在是半夜，可天上挂着一轮满月，照亮了它们。一头白得像雪，而另一头黑得像夜空。Tony 退到一棵树后面，看着它们。

它们的爪子被锁链捆绑着，它们冲着对方怒吼，因为束缚而无法攻击对方。它们只能龇牙怒吼，试图咬住对方。

树林里的动静抓住了 Tony 的目光，他看见 Gibbs 走了出来，慢慢走向石桌。

狼的吼叫似乎没有打扰到他。他站在它们边上，两只手分别覆住它们的口鼻，用力握着。两头狼摇着头，咆哮、吼叫着想甩掉他，可 Gibbs 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看起来威风凛凛，强大有力，完全控制着双狼，用纯粹的意志力强迫它们臣服。

渐渐地它们不动了，在他坚定的触摸下安静下来，这时他才松开对它们口鼻的掌握。现在双狼安静顺从，崇拜地抬头看着他，就像驯服的狗狗。Gibbs 挥了一下手，锁链从它们身上掉落了。它们跳下石桌，站到他身边，一边一个，看起来非常自在，似乎它们一直属于这里。

突然，Gibbs 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他。Tony 吃惊地吸了一口气。现在 Gibbs 看起来完全不同了。他的头发不再是短短的发茬；它们几乎披到他的肩膀，在月光下闪耀着银光。他的眼睛变成了狼一样的黄色，身体光滑有力。他看起来似乎到达了力量的高峰；黑色和白色调和在一起，有力，让人信赖。他扬起头，对着天上的满月长啸，露出尖利的白色獠牙。

Tony 醒了过来，一声惊呼咽在喉咙口，发现疼痛和入睡时一样厉害。他还想撒尿，所以他必须想办法忍住疼痛爬起来。他慢慢从 Gibbs 的掌中撤出手，立刻对安慰的接触感到怀念。接着，同样缓慢地，他慢慢用手掌和膝盖把自己撑起来，动作引发的一阵阵疼痛让他低呼起来。他低头看了看有没有吵醒 Gibbs，却发现他正睁大眼睛看着他，看起来十分警醒。

“你究竟有没有睡过？” Tony 问。

“没有。” Gibbs 坐起来，转了转肩膀，舒展了一下身体。Tony 立刻感到他身上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有些地方在夜里发生了变化，在他睡觉的时候。

Gibbs 从地上站了起来，带着 Tony 记得他在场子里的悄然的致命优雅。

“Gibbs……怎么了？”

Gibbs 突然扭过头。疼痛肯定让他出现了幻觉，要么是梦境的后遗症，因为 Tony 脑子里突然显出了一头灰色野狼的鲜明形象，黄色的眼睛闪耀着，露出了牙齿。他吃惊地吸了一口气。

“Tony，过来。” Gibbs 示意他过去，Tony 慢慢朝他爬过去，每个动作都让身体发出抗议。他来到 Gibbs 的脚边，Gibbs 在他面前蹲下，用绑在一起的双手捧住他的头。

“我需要你信任我。” Gibbs 对他说。

“我会的。我是说……我信任你。一直信任。”

“很好……因为可能会先苦后甜。他们也许会再伤害你。他们可能会再伤害你。你能对付吗？”

“能。” Tony 立刻回答，毫无犹豫。“你有了一个计划，头儿？”他感觉自己立刻进入了副手的状态，回应着他从 Gibbs 感受到的强烈的领袖气息。

Gibbs 重新站了起来。“是的。我们不再仅仅要活下去，或者逃跑，Tony。我们之前都是这么做的，结果都没成功。我们现在要赢。”

“好的。” Tony 慢慢说道，暗想着 Gibbs 脑子里到底都有什么。

“我不只想活下去。我甚至不只是想逃跑。我想要公道，Tony。我要打垮这些混蛋——他们所有人。”

Tony 感到一阵震颤升上他的脊椎，一直升进了他的脑袋，让他脖子后面的汗毛直竖了起来。“哦，好。你回来了。这听上去像我认识的 Leroy Jethro Gibbs 了。”

“他一直在这里。我只是忘了他是谁，直到你让我想了起来。”

Tony 感觉到自己的嘴咧到了耳朵根儿。这是他所有自得、讨厌的微笑里面最最自得，最最讨厌的一个。

Gibbs 轻轻敲了下他的后脑勺，代替拍头。“这不会容易，Tony。”

“我不在乎。只要告诉我你要我干吗。”

~\*~

Tony 的眼睛闪闪发亮，即使在黑暗的牢房里，Gibbs 也能看出他在发烧。照他睡梦中的嘟囔来看，他整夜都在不时地说胡话，Gibbs 知道他不能把所有的计划告诉他，免得他不小心漏出去。所有他决定只告诉他一小部分。

“我要你承受接下来 Ellis 对你做的任何事。不会好的，可相信我，用不着很长时间。”

“好的。” Tony 抬头朝他微笑着，像只快乐的小狗，Gibbs 暗想他做什么才会让 Tony 对他失去信任。

“然后我会离开一会儿，可我会回来。这个你也必须信任我。”

“当然。”

“后面我会告诉你更多。你能相信我那么做吗？”

“你是头儿，头儿。”

这时，电铃响了，外面走廊里的灯亮了，从门上的窗口照进房间。Gibbs 再次蹲到 Tony 身边，好好看了看他。Tony 的脸上和身体的前面满是尘土，头发里还有短暂的逃跑企图带来的树叶和树枝。Gibbs 用指甲刮掉 Tony 脸上的小泥块。

“我没事，头儿。” Tony 对他说，试图推开他。

“嗯。对。现在，闭嘴，不要动。” Gibbs 紧紧捏住他的头，让他转过来，以便看得更清楚。

Tony 的肩膀和背部裂成一条条的，全是血，显然他需要紧急治疗。尘土肯定进了伤口，引起了炎症。他的额头上沁出一颗颗的汗珠，Gibbs 清楚地看出他在发高烧。

“还不坏，我有过更糟的。” Tony 对他说。他在发抖，尽管 Gibbs 能感觉他绽开的皮肤散发出的热量。

“什么时候？” Gibbs 不相信的问。

“好吧，也许不是更糟，可是差点死于鼠疫糟透了，这次和那次差不多。”

Gibbs 肯定 Tony 现在为了抓住此时此刻而让自己越陷越深，他希望自己能够让他免去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你会好的，Tony。我会确保你好起来。” Gibbs 吻了一下 Tony 的前额。它很烫，他知道他烧得厉害。

Tony 爬向马桶撒尿，抓着墙，差点不能坚持站到尿完。Gibbs 希望他能够起码扶着他，可他被锁得太远，帮不了什么忙。他只能看着 Tony 蹒跚地走向床垫，倒在上面。

过了一会儿，Ellis 带着跟昨晚一样的丑陋笑容走进了牢房。他捡起 Gibbs 昨夜从墙上挣下来的钩子，生气地拿在手里。

“它碍事。” Gibbs 耸耸肩。

Ellis 不出意料地反手打在他下巴上，让他跌向一边。

Gibbs 哼了一声，重新站直。“我想见 Scott，”他坚决地说，从裂开的嘴唇里吐出一口血。

“噢，可怜的小 Leroy 想跑到大老板面前，抱怨我们昨天待他的小娘炮有多糟吗？”Ellis 朝他做了个鬼脸。“不可能，Leroy。眼下 Scott 对你一点信任也没有。他不会在乎我们抽了 Tony。他知道 Tony 很快会离开；他还费事喂他你就该庆幸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下的床垫上的 Tony。

“你感觉怎样，DiNardo？哦，等等，不是 DiNardo——是 DiNozzo，是吗？撒谎的小狗屎。”他轻蔑地用脚踢了一下 Tony 的侧面，让 Tony 哼了一声。

Gibbs 立刻干涉道：“叫 Scott 过来。告诉他我不会上场比赛，除非我今天看到他。”

Ellis 差不多对着他的脸大笑起来。Gibbs 站稳脚跟，狠狠地瞪着他，过去比 Ellis 更厉害地角色也要在这种瞪视下闭嘴。Ellis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噢，你是认真的！你真的以为你在这儿有谈判的筹码！”

“是的。”Gibbs 仍然怒视着他。

“不，你没有。我们只要揍这个娘炮一顿，你会同意我们说的任何事情。”

Ellis 抓住他的头发，拉起他的头。Tony 用那双烧得发亮的眼睛盯着他，脸上带着笑容。“来呀……打呀。”他催促着。

Ellis 揪着他的头发，用力掴他的脸，先是这边，然后是另一边。Tony 只是朝他咯咯笑着，Ellis 犹豫了，困惑了。接着他的脸沉了下来，挥起了拳头……这时，Gibbs 凑过来，对着他的耳朵咆哮起来。

“再碰他一下，我就不打了。杀了他，你们就再也威胁不了我了，Ellis。你想跟 Scott 解释他的冠军为什么放水吗？”

Ellis 踌躇了，拳头还举在半空。

“想一想。”Gibbs 阴沉地说。

他能够看出 Ellis 的脑子在转。尽管他很喜欢毒打 Tony，可他不想冒 Gibbs 兑现威胁的风险。

“你能把狼带到水边，可你没法让他喝水。”Gibbs 补充道，“你们能把我扔进场子，可你们没法逼我搏斗。”

Ellis 松开 Tony 的头发，他砰的一声掉到地板上。Ellis 瞪着 Gibbs，然后转身走出了房间。

“目前为止还不错。” Tony 仰脸朝他笑着。“就像你计划的那样，头儿。

Gibbs 在他身后蹲下，轻轻抚平他被 Ellis 抓过的头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Tony。”

他重新站起来，过了一会儿，Frank 进了牢房。“到底是为了什么，Leroy？”他问，在 Gibbs 面前挺直他那不过五英尺高的身体，抬眼瞪着他。“你知道这对你没啥好处！”

“你知道我的条件。” Gibbs 耸耸肩。“让 Scott 过来，否则我不打。”

Frank 冲他哈哈大笑。“你会打的，Leroy。你是个天生的拳手。你忍不住的。我们让你上场，你就会打。”

现在轮到 Gibbs 大笑了。他摇摇头，轻声朝自己窃笑着。“哦，Frank，你了解搏斗，可别的你就什么也不了解了，而你肯定不了解我。让 Scott 过来，否则我不会训练，而且肯定不会再打。”

“别傻了！” Frank 看着 Tony，咬着牙说。“必要的话，他们会杀了 Tony，Leroy，逼你去打。”

“如果他们杀了 Tony，我绝对不会再打。” Gibbs 坚决地回答。“因为我没有任何搏斗的目的了，Frank。”

Frank 把重心移到脚跟上，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知道你有很多东西要依靠我去赢。” Gibbs 对他说。“不只是下一个搏击之夜，还有这个狗屁联赛的最后一轮，我们都知道那很快就到了。你差不多把全部积蓄都赌在我赢上面了，是吗，Frank？你们都是一群赌徒——所以才落到这个怪物派对里来。”

Frank 似乎生气了，可 Gibbs 看出来他那些话击中了他的痛处。

“去叫 Scott，Frank。我就要求这样。这对谁也没坏处，这样谁也不会遭难。”

“我们可以枪毙几个其他拳手——比较弱的。他很快会服软的。” Ellis 在门口说。

“你以为我在乎他们吗？” Gibbs 问。“你看到过我跟他们说话，对他们哪个有兴趣吗？” Tony 来了以后他开始和他们说话了，可他怀疑 Ellis 不会注意到。他冷漠的声誉已经很牢靠了。

“你喜欢那个叫 Brian 的小子……”

“而你让我枪毙了他。所以现在我不和他们套近乎，也就是说你杀了整个训练营的人我也不在乎。可我打赌你这么说的话，Scott 不会开心的。现在他很自豪他的训练营有多大，

因为我整个赛季都在为他赢拳手。所有这些拳手都值钱，即使那些根本不能打的。总得有人垫场，不是吗？而且人们会为一切事情打赌，就像谁是联赛最差这类事。我打赌 Scott 在休整期会卖掉几个比较弱的拳手——总会有想加入比赛的傻瓜会买他们的。可要是你把他们杀了，Scott 就没法卖了。”

Frank 看着 Ellis，Gibbs 看得出他又击中了一个痛处。Frank 叹了口气。“我们去叫 Scott 过来把。让他劝醒 Leroy。”

“先放开我。” Frank 朝门口走去的时候，Gibbs 命令道。

Frank 朝 Ellis 点点头，后者生气地看了他一眼，可还是过来放开了他。接着他俩都消失了，锁上了门，等待的比赛开始了。

Gibbs 先去撒了尿，他的膀胱都快憋疼了。接着他从水槽里接了几口水喝了，让自己恢复精神。他饿了——昨晚他俩都没吃晚饭，现在早饭也没吃——但是他感觉机警、活跃，跟每次搏击之夜上场前一样。这将是 he 一生中最大的战斗，每一步他都必须像在场子里那样好好干。

他在水槽里浸湿了一块毯子，然后走到 Tony 身边。他先擦掉了 Tony 脸上的一些泥巴，而 Tony 只是坐在那里，仰着脸，让他弄。接着 Gibbs 让他转了个身。“趴下。”他命令道。

Tony 照他说的做了，Gibbs 跨在他背上，开始温柔地给他清洗。现在 Tony 拼命哆嗦着，Gibbs 知道高烧真的影响他了。

等血迹洗干净了，他终于能好好查看伤势了。伤得不轻；如果 Tony 活了下来，他也会终生带着疤痕，不过他要是能够得到消炎治疗，他很快会好的。Gibbs 学会了永远不要低估 Tony 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生活的强烈热情。

“怎么样？” Tony 看着他问。

“没看上去的那么糟。你会好的。” Gibbs 朝他笑了一下。

Tony 朦胧地注视着他，Gibbs 知道他又要昏过去了。“喜欢你笑，头儿。一直喜欢。”

“很好，Tony。我会给我俩都找点真正能够微笑的事情的。现在睡吧。”

他给 Tony 盖上干的毯子，在他身边坐下，轻轻地把 Tony 的头搁到自己的大腿上。他安慰地抚摸着 Tony 的头发，用手指理出一些干掉的泥土。Tony 轻轻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在他的抚摸下放松下来。Gibbs 不喜欢他额头上冒出的汗水，可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只能坐在这儿，温柔地抚摸着，而 Tony 坠入了梦乡。

好像几个小时了，Tony 一直睡着，他的休息不时被发烧引起的梦境打断，一会儿嘟哝，一会儿哭叫，在毯子下面躁动。Gibbs 抱着他，对着他轻喃，在他特别焦躁的时候让他镇静下来。他不停地唠叨，咕哝着狼啊，蛇啊，石桌什么的，经常喊出对他的警告。

“Gibbs——那边！枪！Jethro！”

“嗨，没事。我在这儿。我很好。”Gibbs 希望 Scott 他妈的快点来，因为 Tony 的情况在恶化，他需要马上治疗。

如果他的计划失败了，那么 Tony 很可能死……不。他不会让自己那么想。他必须跟在场子里一样，永远不给屁眼涂油，因为他不会允许那怕是输的可能。他不会输给 Scott。现在他认识这个人已经几个月了；他研究过他的长处和弱点，完全知道什么会触动他。

他听见外面走廊里的脚步声，他小心地抬起 Tony 的头，把它放到枕头上。Tony 在睡梦中轻轻呻吟着，嘟哝了几声。

“嘘……睡觉。没事，Tony。我会很快回来的。”Gibbs 最后摸了摸他的头发。接着他记起了什么，俯下身，对着 Tony 的耳朵说：“你不会死，听见我了吗，Tony？”他轻轻拍了拍 Tony 的头，Tony 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听……见……了，头儿。”

“很好。你不会死。”Gibbs 坚决地重复着。然后他温柔地吻了一下 Tony 的额头，站起身去迎接战斗。

他被带到一间从未来过的房间。它看上去有点像办公室。Scott 在等他，站在桌边，看起来满头大汗，激动不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Leroy？”Gibbs 进屋时，他质问道：“我以为你和我达成了共识！”

“什么共识？”Gibbs 挑起一道眉毛。“我在场中为你赢得比赛，作为回报，你把我关心的人毒打一顿？”

“我告诉过你；你为我赢比赛，我会让你奢侈地过休整期！”Scott 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按在额头上。“我不高兴你提要求，Leroy。我待你很好。”

Gibbs 哼了一声。“现实点，Scott。你待我不好。你只是顺势而为。Walid 的人绑架了我，你因为便宜买下了我，你想加入比赛。你压根不知道我在场上会打得这么好。你走了大运，如此而已。只要我愿意，你随时会倒霉。”

“绝对不是这样的！”Scott 忿忿地说：“我干得很漂亮；Walid 王子亲口说的！”

Gibbs 嘲讽地哈哈大笑。“Walid 在玩你，Scott。你要是看不出来可就太傻了。”

Scott 的脸涨红了。“你敢！Walid 王子和我是朋友！他说我值得加入精英，欢迎我加入他的小圈子，只保留给那些他完全信任的人的小圈子。”

Gibbs 哼了一声。“这个，他会的。你拥有的一个拳手阻碍了他取得完全胜利的荣誉。”

Scott 张开嘴盯着他。

“得了，Scott！动动脑子！Walid 想赢，你是能阻止他胜利的那个人。你想他为什么建议你让 Tony 上场跟 Mac 打，还让我看着？他希望这会毁了我，让我输掉比赛。”

“Walid 是个正直的人。他不会……” Scott 犹豫了。

Gibbs 翻了个白眼。“他当然会，伙计！醒醒吧！这对他不只是一场比赛——你看到了。他想赢！”

“胜利者的确会赢一大笔钱，还有比赛的部分收入。接着还有赌博所得。” Scott 没把握地说。

“我想 Walid 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有的是钱。对他来说，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Scott 再次用手帕按着额头，擦掉流下来的汗。“就算你是对的，Leroy——我该怎么办？”

“别让他玩你！因为你也是赢家，Scott！你想赢，对吗？”

Scott 慢慢点了下头。“不像 Walid 王子，我必须承认奖金对我有不同的意义。我卖了几个你为我赢来的拳手，Leroy。他们换了不少钱，可你知道运作一个训练营有多贵吗？”

Gibbs 好不容易才没再翻个白眼。“嗯。我打赌是的。我还打赌你在我胜利上面押了一大笔钱。我知道 Frank 押了。你在最后一轮赌了一大笔钱押我打赢 Mac，对吗？大到你根本输不起。”

Scott 嘟起嘴巴，却没有回答。

“事情是，Scott，你想不想我赢？” Gibbs 质问道：“就这么简单。”

Scott 转向他，眼中带着贪婪。Gibbs 一直了解他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贪婪。他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我当然想你赢！我在这个训练营里下了大本钱。我已经成为了主要玩家。我理应赢。”他挺起肥大的胸脯。

“嗯，是这样。” Gibbs 轻声说。“而我可以为你赢，但我有些条件。”

“你有条件？”Scott 又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你是我的，Leroy。你要照我说的去做。”

“你这样想，吭？可，不。” Gibbs 朝前移去，Scott 朝后退了一步，又是一步，直到赤涨了面皮靠到桌边。

门口的守卫走上前来，但 Scott 挥手让他退下。“瞧，Leroy，我了解你；你跟我一样想赢。”他说，猪一样的棕色眼睛露出狡猾的神情。“我不相信你比赛时会放水。你真的想被操，被嘲笑，被淋尿，然后被拖到别的训练营？那里没人会介意你是谁。相信我，你得到的待遇会比这儿差得多。你得从最底下开始重新往上爬，你不会喜欢这样的。”

“对，我不喜欢。” Gibbs 露出一丝笑意——然后立刻把它从脸上抹去了。“可要是你不给我想要的，我肯定会这么做。！”他对着 Scott 的面孔怒吼。

Scott 从他面前挪开，重重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你想要什么，Leroy？”他轻声问。“你的自由不行——我不会给你自由的——也不会给 Tony 自由。比赛规则禁止给拳手自由，这个，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

“哦，我知道。” Gibbs 不耐烦地甩了下头。“这是我想要的，Scott。我要你命令你的人不去惹 Tony。他哪怕被人擦了一下，我下次比赛就放水。”

“啊……Tony DiNozzo……他是你的阿基里斯之踵，” Scott 狡黠地说。“总有一天你会栽在他身上，Leroy。你瞧，你关心他。也许你还爱他？”他扬起一道眉毛，探究地看着 Gibbs。而 Gibbs 只是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这会让你软弱。” Scott 说。

“不——这会让我强壮。” Gibbs 回答。“我花了一阵工夫才明白过来，是 Tony 让我强壮，而你这样的混蛋让我软弱。你对我的理解都错了，Scott。记得你怎么对着我小声说那些废话——关于我对我妈、我妻子女儿的愤怒让我成为这么好的拳手？你说对了一半——我是愤怒，可我那么愤怒是因为我多么爱她们。现在想想 Tony——她们都死了，可他还活着。要是我为了死人都会那么愤怒，想想为了活人我会怎样。”

“嗯……有趣。” Scott 想了一会儿。“可那样的话，照你自己的承认，我只要威胁 Tony 的生命，你就会做我说的任何事。”

Gibbs 大笑起来。“你要是杀了他，你就什么也威胁不了我了。”

“要是我们伤了他，我们能确保你继续合作。”

“你已经伤了他。我合作了吗？”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有点陷入了僵局。你的其它条件是什么，Leroy？我肯定刚才说的不是全部。”

“你说对了。你不会让 Tony 出场。下个搏击之夜不会，永远不会。”

“那他对我就没用了。我干吗还留在他？” Scott 摊开双臂。

“让你的明星拳手开心。” Gibbs 厉声说。“而你想让我开心，Scott，因为只有让我开心我才会为你赢。”

“继续。” Scott 朝前凑了凑，手放到膝盖上。Gibbs 没有上这人的当。Scott 不是 Walid，可他还是有点小聪明；他会有自己的条件。

“我得随时看到 Tony，包括在场子里。所以他跟你一起坐在看台上。”

“真的？” Scott 沉思地点点头。“还有？”

“搏击之夜他穿衣服。” Gibbs 耸耸肩。“我不想有人盯着他看。”

“天，天，你真是个专制的爱人——我猜你在操他？” Scott 扬起一道眉毛。“现在我更理解你了。你在努力保护一个爱人。这让我明白了。告诉我，Leroy。你以前操过他吗，你们一起在 NCIS 当联邦探员的时候？上头不是不赞成领导操下属的吗？”

他露出一个下流的微笑，Gibbs 感到自己的手攥成了拳头。引导愤怒，集中在这上面，然后用它打击你的对手。

“还是在这里开的头？” Scott 淫笑着问。“如果这样的话，那也许你目前这种小小的迷恋后面是药物的原因，仅此而已。没有它们，你对这个小子不会有任何感觉，尽管他很漂亮，这个我同意。可要是你们没有被关在这里，你能老实说你会对他有想法吗？你会放走一个曲线玲珑的女人吗？”

他做了个淫秽的手势，可 Gibbs 拒绝上钩。

“把这些都丢掉，让自己在场子里被揍成一滩烂泥，被人插屁股，就因为你把短暂的迷恋错当成了爱情，这不傻吗？”

“Tony 还需要紧急治疗。” Gibbs 继续说道，脸就像花岗岩一样。“我们的谈话一结束他就必须得到治疗。他得到任何需要的治疗，而且你停止给他下药。”

“还有呢？” Scott 滑稽地扬起一道眉毛。

“嗯。披萨。他想吃披萨——意大利辣香肠、香肠、双份奶酪。” Gibbs 靠到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

“哦，那肯定是爱了。” Scott 假笑着说：“这些要求真有趣，Leroy。”他对拢手指，若有所思地说：“说实话，要是这样能让你开心的话，我也没有损害。就像你说的，你是我的明星拳手。”

Gibbs 哼了一声，等着 Scott 的条件。

“而我不反对给你一根胡萝卜，来保证你在场子里胜利。然而……”他朝前靠了靠，脸上露出狡猾的表情。“跟胡萝卜一样，我也十分相信大棒，Leroy。你跟我说了你的动力，我想我能确保你上场时得到充分的激励。”

他抬起头，肥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所以，这是我的条件，Leroy。你能得到对 Tony 的治疗，给他穿衣服，还有披萨。”他对此轻哼了一声，轻蔑地挥了下手，“你上场比赛时，我会很高兴地让他坐在我身边，所以你能够看到他平安无事。可我想你在场上有些搏斗的目的也很重要。所以，为了保证你得到正确的激励，你得明白：如果你输了，我会把 Tony 拖到场上，邀任何有意的人来强奸他，而你在一边看着。等他们完事了，我会非常高兴的亲手给他的后脑勺来颗子弹。这就是你输掉的下场，Leroy；这是我对你的庄严承诺。”

Gibbs 哼了一声。这真下流，可没出他的意料。

“那么，我们成交了？” Scott 问。

“成交。” Gibbs 点点头。“我要赢几场？”他问。“离最后一场还有几轮？”

“只剩两场了，我的孩子。下个搏击之夜是我们的压轴，接着就是大轴了，如果下一场你和消防员都赢了，最后一轮你就会遇上他。”

“我会赢。” Gibbs 冷冷地说。

Scott 眯起了眼睛。“哦，看在 Tony 的份上，我希望这样。”

~\*~

门开时，Tony 迷糊地动了一下。他朦胧地记得 Gibbs 站在身边，接着他被抱了起来。他想 Gibbs 不可能像抱小孩一样把他抱出门，抱过走廊，因为他知道自己挺沉的。接着他记起了 Gibbs 接受的所有训练，他想也许这是可能的，可他累得睁不开眼来看。

他还在痛，可现在变轻了，就像自己已经不在身体里了。他的头靠在一个头颈上，这肯定是 Gibbs 的头颈，因为它有 Gibbs 的气味，而他倚着的结实身躯有 Gibbs 的感觉。

他被轻轻放到一张柔软的床上，嘴边递来一杯水。他喝了下去，觉得胳膊上插入了输液管，可他吃不准，因为他还没搞清楚就睡着了。

他又梦到了森林，这次是在正午，红日高悬，强烈的阳光照耀着他。他在炎炎日光下躺在一张石桌上，赤身裸体，热得快烧起来了。他想爬下石桌，可一动就痛，所以他放弃了，只是躺在那里，感觉汗水流下脸庞。

什么东西遮住了太阳，让他多少幸福地逃离了灼热的阳光。他抬起头，看见一匹巨大的灰狼站在他身边，他想自己也许应该害怕，可不知怎么的，他并不怕。他只是微笑着，伸手爱抚着狼的毛皮。狼朝他咆哮着，用鼻子顶了顶他的后脑勺，可他还是不怕；他只是不停地用手指理着那松软的灰色毛皮。

狼靠了过来，张开嘴，白色的獠牙闪闪发亮。Tony 毫不害怕地露出脖子，开心地给狼咬。可狼没有咬他，而是轻轻地含住 Tony 的脖子，把他从石桌上拖下来。移动让他疼痛，他像狼崽那样呜咽着，紧贴着狼。那狼用嘴温柔地叼着他，大步跑离石桌。他带着 Tony 离开阳光，把他放在一簇灌木下面。接着他开始用湿漉漉的舌头有力地把他的舔干净。

Tony 醒来的时候，他的头脑清醒了。他还是痛得要命，可不再感觉烧得慌。他眨了眨眼睛，四下打量着。他在某个房间里；是个小房间，可没他们的牢房那么小，而且他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不是放在地上的床垫。

他低头发现自己整个躯干部分都被包扎起来了，接着抬头，看见 Gibbs 站在床边，正低头看着他。

“你醒了？” Gibbs 问。

“嗯。我想是的。” Tony 伸出一只手，Gibbs 把他扶了起来。“我们在哪儿？”

“跟医务室连着的房间。” Gibbs 朝门口摆了下头。“过去两天里 Tanner 用点滴给你灌了好多抗生素。他说热度没有了，两小时前拔掉了点滴。那时你还睡着。你感觉怎样？”

“好多了。” Tony 坚决地说。“那么……事情怎么样？”

他接过 Gibbs 递来的塑料杯，大口喝着里面的水，喜欢凉水润过他焦干的喉咙。

“很好。” Gibbs 点点头，他拿过 Tony 手里的空杯子，把它放回水槽。接着他探究地注视着 Tony。“瞧，Tony，Tanner 让我给你吃两颗止痛药，要是你想的话。”他举起白色的药片。“可事情是，咱俩都知道止痛药会让你变得呆头呆脑的，要是你吃了，我不能冒险告诉你计划。”

“我不需要止痛药。” Tony 坚决地说。“我想听计划，头儿。”

Gibbs 朝他微微一笑，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答案。

“这房间安全吗？” Tony 不安地问，环顾着四周。

“安全。我查过。门外有惯常的守卫，可里面没有窃听器和监视头。”

除了床、水槽和马桶，整个房间光秃秃的，所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藏任何监录设备。Tony 朝 Gibbs 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我让 Scott 同意给你治疗。所以你在这里。他还同意今后没人会碰你一根手指头。而且你不用在下个搏击之夜上场。你再也不用上场搏斗了。”

“真的？哇哦。” Tony 轻声吹了下口哨。“你也能在水上走路吧，头儿。”

Gibbs 冲他翻了个白眼。“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视线，这样我能看到你没事。我上场搏斗的时候，你会坐在 Scott 旁边观看，所以我还能看到你。搏击之夜你还能穿衣服。”

“衣服？” Tony 能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亮了。“妈的，头儿，你得给 Scott 什么样的保证来得到这些？”

Gibbs 耸耸肩。“我必须赢。就这样。”

Tony 太了解 Gibbs 了。“否则？”他轻声问。

Gibbs 的双臂交叉到胸前。“否则他们强奸你，强奸完了，Scott 朝你脑袋开一枪。”他坦率地说。

Tony 皱起眉。“你知道，头儿，你对‘好’的定义和我的肯定完全不同。”

Gibbs 凑了过来。“搏击之夜的时候 Scott 带着一部手机，Tony。我看到过。”他对着 Tony 的耳朵低语。“他还会被场子里的情形分心。我要求给你穿衣服不是因为一想到那些人盯着你看我就受不了——尽管这也是其中一部分。”他歪嘴笑了一下，Tony 翻了个白眼。“衣服会让你有机会藏起手机。”

“你想让我偷手机？在这次叫我不那么做之后？” Tony 瞪着他。

“这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你偷手机，去厕所，打电话。那些临时厕所很小，守卫没法和你一块儿进去，所以他们会待在外面。等你打完电话，你把通话记录删除掉，这样 Scott 就不会发现。然后你回到看台上，把它放回 Scott 的外套，这样他永远不知道它丢失过。”

“你对我做小偷的天赋很有信心。” Tony 沉思着说。

“是的，Tony，我有。” Gibbs 紧紧凝视着他。

Tony 绽开一个大大的微笑。“你应该这样！我是个优秀的小偷。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从舍监书房里偷走了他锁在文件柜里的毛片收藏？那玩意真不错！我卖了一半，挣了足够在剩下的学期里买奥利奥和好时巧克力的钱。不过我当然还留了最好的一半。当然他们最后发现是我干的，也许是因为我吹嘘太多了。”他露出副苦相。“天，舍监的右手可真厉害。之后我几个星期没法坐下，而且……”他刹住了车，因为 Gibbs 轻轻拍了下他的后脑勺。

“是，头儿，抱歉，头儿。你的右手也相当厉害。”他补充道，可怜地抚平后脑勺的头发。“那么，下一步呢？”

“接下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拖住他们，让 McGee 有机会找到我们。所以你必须晚上尽早偷到手机。可我们不能只靠这个。不管我们能不能获救，我们要毁了 Walid 的夜晚。这就要用到 Sam Hurrell。”

“Sam？”

“是的。你必须做我的中间人，Tony。我不能亲自训练拳手，因为他们把我看得太紧，可 Sam 行。他是个陆战队员，他知道怎样把人组织起来。而且我在场上的时候，他已经比赛完要出去上卡车了。”

“等等……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们谁先上场？”

“因为我们要在最后一个晚上行动，我看过的所有决赛，好戏总是放在最后上场的。所以我会场上对战 Mac，而 Sam 会在卡车里。我猜外面不会有很多守卫——每个人都想看这场大战。所以 Sam 要想办法制服守卫，从他身上拿到钥匙，放出所有的拳手。”

“要是有人能做到，那就是 Sam。” Tony 坚定地说。

Gibbs 点点头。“我是这么想的。我会尽量拖长和 Mac 的比赛，大家都在看我们搏斗的时候，Sam 必须解放并且武装尽量多的拳手。”

“然后呢？” Tony 问。

Gibbs 耸耸肩。“然后我们希望救兵及时出现，阻止整件事变成一次大屠杀。但是，那次搏斗之后我不打算回到这儿，Tony，我也不打算去其它训练营。我要么死去，要么回家。这是我给自己的唯一选择。”

Tony 打了个哆嗦，Gibbs 按住他的肩膀。“你没事吧？”

“很好……只是……那些可怜的废物以为自己了解狼人，可他们不了解，真的不了解。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行动，可我看到过。他们不知道落到他们头上的是什么。”

Gibbs 轻声哼了一下，可 Tony 觉得他似乎还是很高兴的。

“这很危险。我在要求每个人把生命置之度外，” Gibbs 轻声说。“你觉得他们会为我这么做吗？”

Tony 不相信地笑了起来。“妈的，Gibbs，他们只等着你开口！”他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不安地绷紧了身体。“还有我必须知道的吗？”他急促地问，这时门把手转了一下，门打开了。

“嗯……你饿了吗？” Gibbs 走到门口，从警卫手里夺过一个盒子，重新关上门。他转过身，Tony 闻到一股如此强烈的烤奶酪的香味，他的唾液腺开始加速工作。

“哦，伙计……请告诉我那时披萨！我馋了披萨好几个星期了！”

“哦，是的！是披萨。” Gibbs 露出一个傻呵呵的笑容。“意大利辣香肠，香肠，双份奶酪让你馋吗？”

他打开盒子，端在床的上方，Tony 把鼻子伸了进去，梦幻般地吸着香气。

“我爱你，头儿。”他喃喃地说着，撕下一块披萨，塞进嘴里。“哦，上帝，真爽……哦妈的……”他意识到自己吃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像在叫床。他抬眼看见 Gibbs 朝他微笑着。“上帝，Jethro，你给了我治疗、衣服、搏斗豁免证，还有披萨。”他鼓着嘴巴说。“你没为自己要点什么吗？”

“别傻了，DiNozzo。”Gibbs 低吼着，仍然朝他微笑着。“我要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我自己。”

~\*~

“你不来点吗？”Tony 举起一块披萨晃了晃。这实际上让 Gibbs 反胃；也许吃了几个月的乏味的健康食物，他的味蕾改变了。

“不了。你睡着的时候，Tanner 已经给我拿了点吃的。另外，我在训练。”Gibbs 耸耸肩。“现在输不起了，Tony。代价太大。”

Tony 看了他一眼，显然他非常清楚代价是什么，然而，用典型的 Tony 方式，不去理睬那个不愉快的话题，而是又往嘴里塞了一块披萨，贪婪地咀嚼着。“伙计，我饿死了。还有一件事，”他鼓着腮帮子说：“最后一晚是什么时候？所有这什么时候垮台？”

“再下一个搏击之夜。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多星期来计划这件事。”

“以前有过更仓促的任务。”Tony 耸耸肩。

“我们要利用这个搏击之夜进行侦察，搞清楚最后一晚是怎么进行的。”

“我和 Sam 会拉其他拳手入伙。那意味着起码告诉他们一部分计划。这有风险。”Tony 指出。

“无法避免的风险。你比我更了解他们——你觉得有谁不能信任吗？”

Tony 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没有。他们都是好人，都跟我们一样想离开这里。你的内心怎么说？”

Gibbs 哼了一声。“我的内心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相信他们。”

他朝后靠了靠，看着 Tony 吃完披萨，然后开始吮掉手指上的油腻，那个样子简直是淫荡。他感到老二硬了，脸抽搐了一下。光着身子，没法隐藏任何兴奋的信号让人尴尬，而药物还要雪上加霜。

Tony 吮完手指，接着看着他的勃起，咧嘴笑了。

“不。” Gibbs 坚决地说：“首先我们没有润滑剂，而且你伤得太重。”

“我的嘴没受伤，而且我的嘴很想说谢谢，为了它已经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 Tony 挑逗地笑了笑，慢慢下了床，摇摇晃晃地下了地，脸痛苦地抽搐着，显然扯到了伤口。 Gibbs 伸手搀住他。

“Tony，别傻……”他开口道，可 Tony 抓住他的胳膊，支撑着自己，慢慢跪了下去，然后双唇一张吞下了他的老二。

Gibbs 大叫一声，被硬挺上传来的感觉震撼了。 Tony 抬头看着他，双唇紧紧裹着 Gibbs 的老二，快活地眨眨眼睛。 Gibbs 一只手伸进 Tony 的发间，抚摸着他的头，而 Tony 开始给他做一生中最棒的口交。他认为 Tony 的手活很棒，可这个甚至更好。

Tony 显然有过很多练习，他的嘴唇熟练地在 Gibbs 的老二上上下下滑动。他退后少许，用舌头戏弄着马眼，同时用手托住 Gibbs 的双丸，灵巧地耍弄着它们， Gibbs 靠到墙上，快乐地喘着气。

接着，毫无警告地， Tony 头一摆，为他深喉， Gibbs 感觉到自己射了。他想撤回身，可 Tony 不肯放。他含住 Gibbs，吞下他的精液直到 Gibbs 彻底疲软。接着他撤回身，幸福地嘬着嘴。

“噢，你还提供了餐后甜点。” Tony 眨眨：“你真是神仙下凡， Gibbs。”

Gibbs 只能哼了一声。“我早晚死在你手上， DiNozzo。”

“没错——你的墓碑上会这样写：‘Leroy Jethro Gibbs——被 Tony DiNozzo 吮吸而死，享年 102 岁。他死得很快乐！’” Tony 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肯定会这样， Jethro。你和我，出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不会在这里完蛋。”（译者注：原文是 *You and me, out there, living a life together until we grow old and die*. 按道理翻译应该翻成白话，让老外说出诗经里的句子实在违和。可我忍不住啊，大家原谅我的恶趣味吧。）

Gibbs 轻声哼了一下。他只想离开这里，压根不知道他们今后的生活会怎样。他不能分心。

“只有一张床， Jethro。一起睡？”

Tanner 告诉他只有这个晚上他们可以睡这儿，因为 Tony 显然在好转；明晚他们会回到平时的牢房里。 Gibbs 认为能重新睡到真正的床上很不错，那怕只有几个小时。

床不大，但还是比他睡了几个月的薄床垫大。他扶着 Tony 爬到床上，然后在他身边躺下。床太小，所以他们紧贴在一起，可 Gibbs 不在乎；他喜欢这样的亲密。

他们脸对着脸， Tony 轻轻吻着他的嘴唇。 Gibbs 的手放在 Tony 的腰上，回吻着他，然后他们就这样睡着了，两人都意识到他们即将面料人生中的大战。

第二天，Gibbs 恢复了训练。他热烈地投身其中，知道现在的代价更大了。Tony 坐在健身房的角落里看着他，神情疲惫，但在恢复。Scott 信守条件，Tanner 给 Tony 换纱布，检查伤情，给他正确的治疗。

Sam Hurrell 完成了跑步练习，从桌上抓起一瓶饮料，然后朝 Tony 坐的地方走去。他在他身边蹲下，显然在询问他的情况。

Tony 轻声说了起来，头歪向一边，靠近 Hurrell 的耳朵低语。一会儿，Hurrell 愣住了，接着他抬起头，直直地朝 Gibbs 看去。Gibbs 冲他几乎无法察觉地点了下头，Hurrell 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接着，淋浴的时候，Hurrell 故意安排，让自己站到 Gibbs 身边。守卫们靠在门边的墙上，表情无聊，显然没有在听，反正淋浴的水声也让他们的说话声传不到那么远。

“Tony 跟我说了你的计划，” Hurrell 低语。

“你加入吗？” Gibbs 问。

“我当然加入。我只是希望我能做到你要求我做的事情。”

“你当然做得到，Sam。你是一个海陆。”

这话让 Hurrell 挺直了身子，不过 Gibbs 理解他的自信缺乏。Hurrell 在这里关了六个月，这段时间里，一个男人能够忘掉自己的很多事情，忘掉自己的本质。Hurrell 没有那么幸运，有 Tony 那样的人来提醒他，所以 Gibbs 必须为他这么做。

“休整期一结束，一些拳手就会被卖掉。我不知道他们会拿剩下的怎么办，可我们也许会被分开，或者运到其它地方。我们必须在这之前行动。”

“嗯，可最后的夜晚？”Hurrell 扬起一道眉毛。“从没料到你是喜欢戏剧化的人，Gibbs。”

Gibbs 耸耸肩。“想想吧，Sam。最后一晚他们都会来。不只是 Walid 和 Scott，所有的训练营老板，还有所有的观众。我不只是想逃。我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却留下这整个运作继续壮大。当然，我能够在余生里追捕他们，可我没法打包票能全部逮到他们。我想把他们全部铲除，当场抓获，让他们付出代价。”

Hurrell 凝视着他。

“怎么了？” Gibbs 不耐烦地问。

“只是以前从没看到过你这个样子。感觉我好像看到了 Tony 跟我谈起的男人。以前我都吃不准他是不是在这儿。”

“他在这儿。” Gibbs 气哼哼地说：“问题是，这些人会跟随我吗？ Matt， Greg……其他所有人。他们会为我的计划冒生命危险吗？”

“我已经跟他们提了，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Hurrell 对他说。“他们崇敬你， Gibbs。你是这里的一个传奇。可他们害怕，他们同意只是因为这是你的计划，他们认为你是不可战胜的。别辜负了他们。”

“我不会的，” Gibbs 坚定地说：“可这次不能有弱点。只有我完成我的部分， Tony 完成他的，你完成你的，他们都完成他们的，这个计划才能成功。”

“‘狼群的力量来自狼，而狼的力量来自狼群’” Hurrell 对他引用道。

Gibbs 挑起眉。“所有这些狼的引用是怎么回事？你吃了某种狼言录还是怎的？”

Hurrell 大声笑了起来。“那是 Rudyard Kipling 的，还有，呃，我猜我喜欢记那种东西。”

“嗯，你是名人名言作坊。”

Hurrell 脸又点红，却不是热水造成的。他低下头，显得尴尬至极。“我跟你提过我参加过领导力课程， Gibbs。这是他们的建议之一。用名人名言激励你的部下。我还牢记着《亨利五世》里面阿金库尔战役前演讲的全部内容。”

“这个，千万别背给我听。” Gibbs 翻了个白眼说。接着他看着 Hurrell 诚挚的面容，叹了口气。“瞧， Sam，你试太多了。来。”他把手上的肥皂扔到浴室的地板上。“试着把它捡起来。”

Hurrell 看着，眼中带着迷惑的神情，接着他弯下腰，捡起肥皂，不确定地把它递给 Gibbs。

“我告诉你‘试着’把它捡起来。” Gibbs 把肥皂扔回给他。“重点是，你不是试着去做什么事情， Sam。你只是去做而已。”

“哦，我知道这个。” Hurrell 笑嘻嘻地说。“‘要么去做，要么放手，没有尝试一说。’这是尤达大师……呃，‘星际大战’？”他短促地笑了一声， Gibbs 瞪了他一眼。

Gibbs 按住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你已经是个领导者了， Sam。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更加值得尊敬的人。你一直在跟我说很多事，我早就该听了，而你一直没有放弃。你不用尝试做一个领导者；你已经是的。无可怀疑。只要在最后一晚出击，领导这些人取得胜利。”

Hurrell 脸放松了下来，心中似乎放下了什么。他啪地立正，行了个潇洒地军礼：“是，军士长！”

倒数第二个搏击之夜的早晨，Tony 心中忐忑地醒来。大家都知道他们要来次侦查，并且都知道他们必须赢得各自的比赛，以保证能加入下一周的逃跑。

天色尚早，电铃还没醒。他的背在愈合，现在开始结疤，很痒。他转动了一下肩膀，在垫子上蹭着肩胛骨上的特别痒的地方。这只能减轻一点烦恼，所以他把手伸到背后，想去挠。之前他这么做过，引起结痂处出血，可他宁愿痛也不要老是痒。

他刚找到痒的地方，准备下手的时候被抓住了，手腕被老虎钳一样的手钳住了。

“我是不是要向 McGuire 借一副镣铐，把你锁住，不让你这么做啊？” Gibbs 在他耳边嘶声说。

“哦……变态。” Tony 回过头咧嘴一笑。

Gibbs 翻了个白眼。“今天早上你在紧张。”

“你怎么……？哦，没关系。” Tony 叹了口气。Gibbs 总是无所不知。

“你醒了很久了，天还早。”

“这个，今天也许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 Tony 耸耸肩。

Gibbs 握紧了 Tony 的手腕，Tony 能够感到他用整个身体贴着他。“我不会输的，Tony。”

“万一你终于碰上了比你强的人呢？我是说，现在是半决赛了；这家伙也许挺厉害。”

“你没在听。我不会输，Tony。” Gibbs 在他耳边重复。

Tony 能够感到 Gibbs 的勃起正顶着他的屁股，他张开双腿，趴跪在垫子上。“操我，Gibbs。就像这是最后一次那样操我。让我感觉到。”他催促道。

Gibbs 不需要更多的邀请。他从枕头下抓起油，Tony 感觉他的手指伸了进来，很快，它们被他硕大坚挺带来的熟悉的胀痛代替了。Tony 喜欢被撑开的感觉，他特别热爱 Gibbs 的老二每次擦过他的前列腺时那麻酥酥的感觉。

Gibbs 完全按照 Tony 的要求，用力地操他。这是他第一次从后面要他——之前 Tony 总是仰面躺在，然而照他们眼下这种激烈程度，那样太痛了。

Tony 喜欢这种门户大开的感觉，跪在那里，屁股翘起，Gibbs 从后面大力抽插。他喜欢在性事的时候能够看着 Gibbs，可这种方式也有某种原始的东西让人激动。

Gibbs 就像一台活塞，用力在他体内冲刺很长时间。和 Gibbs 上床是 Tony 在这地方能够有所控制的几件事情之一，这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似乎对自己的命运起码还有些发言权。

Gibbs 的老二在他的后庭进出让他感觉充实完整。

Gibbs 发出一阵低沉的充满欢愉的呻吟，Tony 笑了，很高兴自己能够让平时沉默寡言的爱人发出这种声音。他用手释放了自己，Gibbs 的老二仍然深埋在他体内，接着，随着一声幸福的低吟 Gibbs 也射了。

然后他撑起来，转过身，一个不愉快的想法涌上心头。“等会儿你在场上操别人的时候，心里会想谁？你会想我吗？”

Gibbs 挑起眉：“嫉妒了，Tony？”

“不！”Tony 笑着做了个鬼脸。“嗯，有一点。我会去看，记得吗？我要坐在那里，看着你把它插进别人里面。”

“我不会得到快乐的，Tony。这不是我的选择。”

“我知道。可并不意味着我得喜欢这样。你是我的，我一向不喜欢分享。”

“那么，你的占有欲很强，吭？”

“你不这样吗？”Tony 反驳道。“想象一下要是我在场上，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想把这个世界撕开来阻止它。”Gibbs 回答，眼神阴暗下来。他捧住 Tony 的头，专注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这跟我们在这里做的不一样，Tony。完全不同。”他拉过 Tony 的头，给了他一个热烈的吻。

Tony 暗想他们在其它任何情况下能不能达到这样亲密。现在真正的 Gibbs 被释放出来了，他是一个激情专注的爱人，知道自己想要的，对待 Tony 的身体就像这是他的所以物。他是个慷慨的爱人，一直给 Tony 欢愉，可他也极其强势苛求——这一点儿没让 Tony 吃惊。

Tony 很高兴自己不是一个羞涩的处男，因为和这头特殊的狼关在一起是一个挑战，不管他觉得这个男人多有魅力。Gibbs 毫无保留；他给了 Tony 他的所有一切，Tony 热爱这样。不过他怀疑不是很多人应付得来，他暗想着 Shannon 是怎么对付的。难怪 Gibbs 有这么前妻。

电铃响了，他们被赶着做完早晨的例行事务，接着被带上了车。尽管早晨来了一场欢迎性事，Tony 仍然忐忑不安。他相信 Gibbs，相信 Gibbs 会赢，可眼下他们大家都非常依赖这个男人。他能不负众望吗，还是他会在所有的压力下垮掉？他一个人有很多事情要对付。

Ellis 走到他面前，脸上带着酸溜溜的表情，手里抱着一叠衣物。“这是你的。”他举起衣服说，可当 Tony 伸手去拿的时候，他故意把它们掉到地上，走开了。

Tony 弯腰拾起衣服。“噢……他们在西尔斯买东西，头儿，就跟你一样。”他举着一件红黑格子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牛仔裤说。Gibbs 一拍不拉地拍了下他的后脑勺，Tony 尖叫着作

为回应，同时大大地咧开嘴。“没有内衣，没有袜子，没有鞋子。我猜就这些。” Tony 检查了下衣服，叹了口气说。“也算是简约派。”

“可没有你现在的行头简约。” Gibbs 看着他赤裸的身体说。

“的确。” Tony 套上牛仔裤，拉上拉链。裸了这么久再穿上衣服，感觉有点陌生，织物贴着他的皮肤感觉粗糙。他穿上衬衫，扣上扣子，然后使劲儿用手撸平它。“我看起来怎么样？”他乐呵呵地转身问 Gibbs。

“像个伐木工人。” Gibbs 哼了一声。Tony 冲他做了个鬼脸。“规则第一条还是第三条——永远不和伐木工人约会。” Gibbs 补充道。

“呃，这不是规则第一条，头儿。” Tony 迷惑地说：“事实上也不说第三条。”

“别人的规则。” Gibbs 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他按住 Tony 的肩膀，上下打量着他，然后靠过来对他耳语。“你看上去棒极了。我不会输。而且我绝对会想着你。”

他一只手放到 Tony 穿着牛仔裤的屁股上，笼住一侧的臀部，用力捏了一下。Tony 笑了，突然感觉不安减轻了很多。

他们被赶进卡车，像平时那样锁了起来，朝着目的地开了两三个销售，接着停下来，被赶进等候栏——除了 Tony。

Scott 出现了，一脸笑容，猪一样的小眼睛里充满奸诈。他拍了拍 Tony 的肩膀，落在了他的鞭伤上面，让他的脸抽搐了一下。

“你跟我在一起，Tony！”他大声宣布。“好好打，Leroy，”他瞟着 Gibbs 说：“我会让着小子平安无事地待在我身边。你赢了就能把他要回去。”想起 Gibbs 和 Scott 之间达成的协议，这句话让 Tony 的脊柱里冒起一股寒意。

他带着镣铐被带到看台上 Scott 的小地盘。那里有几个熟悉的面孔：Frank、Tanner、McGuire、Ellis，和其他许多警卫。甚至那个叫 Pete 的卡车司机也在，可他不肯接触 Tony 的视线。Tony 思忖着他是在为他偷手机而生气呢，还是在为发生在他身上的结果而内疚。

他的座位紧挨在 Scott，这样很好。尽管他的手和脚踝被锁在一根锁链上，但是比较松，有足够移动的空间。他觉得时机到来的时候，并且如果 Gibbs 说对了，Scott 的确有手机的话，他会用到锁链。

Mac 第一个出场。Tony 已经忘了他有多混帐。他隆隆地走进场子的时候，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座肉山。观众为他发狂，喊着他的名字，而他挥舞着手臂，做着下流的手势——这只有让他们变得更加狂热。

“他挺爱显的，对吗，Tony？” Scott 嘟囔着，倾起身子，专心地看着。

“你可以这么说。我自己会叫他洒狗血的业余演员，反正什么都行。” Tony 耸耸肩。

Toan 看到 Frank 也倾起了身子，知道教练会评估 Mac 的每个动作，寻找弱点。

Mac 的对手也是个大大个子，解说员亲切地称这场比赛是巨人之间的搏斗。他们脚步沉重地在场中转圈，身体发亮，叫骂着对方。接着 Mac 发起了攻击，作为这么一个大个子，他比 Tony 预料的要快；也许 Walid 的教练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知道速度和敏捷是 Gibbs 的优势。

很快，Mac 在地上大力抽插着他的牺牲品，之前，他绕着场子炫耀了胜利，之后，他回来在输掉的拳手身上撒了一泡尿。

“噢，真恶心。” Tony 扭开脸。他知道这是 Mac 的招牌行为，可知道和看见是两码事。他更加感谢 Gibbs 和 Scott 达成的协议，让他不用上场和 Mac 搏斗，要不，他眼下将在体验一个完全不同的搏击之夜。

Tony 郁闷地拉着下嘴唇。坦率地说，Mac 要把其他所有拳手都甩开几条马路。他个子更大、更强壮、更残忍。同时他进场的时候好像热爱这里，不想到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去。其他拳手，即使是那些好的，看起来符合他们的身份：被绑架的男人，违反意愿被扔进这个噩梦，努力生存。有些试图拉拢观众，让他们兴奋，可没人像 Mac 那样感觉自在。

Gibbs 很棒，自被抓以来，他长块儿了，可 Mac 还是比他的个子大好多。下个星期 Gibbs 真的有机会赢下这个家伙吗？要是他们的计划没成功，救兵没有及时出现呢？要是 Mac 把 Gibbs 打成一滩泥，然后强奸他，在他身上撒尿呢？Tony 认为自己无法忍受这样。

在他身边，他能够看到 Scott 和 Frank 交换着担心的眼神。他们也能够看到 Mac 是多么地不可战胜，他们显然在想 Gibbs 能不能打败他，把自己吓得要死。

场中休息了一下，铺上了更多的木屑，接着 Hurrell 出场了。Tony 发现自己的手握成了拳台。他们需要 Hurrell 胜利；如果他输了，他会去另一个训练营，为了下周的出逃计划，他们需要他。

Hurrell 很棒，可他的对手也棒。他们进行了一场漫长艰苦的搏斗，然后 Hurrell 打败了他。Scott、Ellis 和 Scott 圈子里的其他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Tony 发现自己和他们一起站了起来，拍着手，大叫着松了一口气。他和 Frank 交换了一个开心的眼神，接着感到成了这整个事情的帮凶。

他突然看到人们被吸引进来，沉溺进去有多容易，不久你会不在乎残忍，不在乎强奸。这只是游戏的一部分。你被卷入了情感的激流，忘记了这些是真实的人，被绑架来，用枪逼着比赛，被强奸。他静静地坐了下来。

Scott 很开心。他和 Frank 握了握手，Tony 猜 Gibbs 不是他们唯一下注的拳手。接着 Scott 的手伸进口袋……掏出一部手机。Tony 松了一口气，注意着 Scott 把它放在哪个口袋，是什么样的手机。

Scott 按了一个号码。“你看见了吗？”他朝手机大叫。“现在你能看出 Hurrell 比你开价的区区五万美金更值钱了吧？他是潜在的胜利者——明年，经过正确的训练，他能赢下整个赛季。”

Tony 意识到他、Gibbs 和其他拳手只看到了整个运作的极小部分。他们只看到了训练营内部、卡车、等候栏和拳场。坐在看台上，你得到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显然还有很多其它事情在进行，像训练营老板相互之间买卖最好的拳手，赌博时金钱的转手。这是桩大买卖——掷进去的金钱可以证明这点——而 Scott 不只是着眼于赢得这个赛季。他已经在考虑下赛季了。

“我们会看到的，我的朋友。我们会看到的。”Scott 沾沾自喜地对着电话说。他朝坐在远处看台上的某人挥了挥手，大概是另一个训练营老板。然后他结束通话，把电话放回口袋。

Tony 的目光在观众身上多扫了一会儿……然后落到了 Walid 身上。

Walid 坐他的宝座上，打扮依旧完美无瑕。他戴着太阳眼镜，翘着二郎腿，看起来像平时一样冷静、内敛、疏离。他的周围散发在权力的气场，这是他的领地。这里，他是皇帝，其他每个人都是奴才。

他俯视着观众，礼貌的假面上带着一丝嘲讽。Tony 明白为何 Walid 给他的子民提供娱乐的时候仍然鄙视他们。看着他，Tony 感受到这个人极度膨胀的自我。这是 Walid 的联赛。这是他的宝宝。他创造了这整个世界；他提供了资金，组织了所有比赛。

像 Scott 这样的胖傻瓜能够走进他的世界、侥幸得手、偷走他的胜利，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可憎的。如果他觉得棋逢敌手，对方高他一筹的话，他会优雅地认输。可输给 Scott 这样的傻瓜？这种愿景肯定在吞噬他的内心。难管他这么努力地想扰乱 Gibbs 的头脑，让他输掉比赛。

Walid 突然朝 Tony 的方向点了点头，Tony 意识到自己被看见了。妈的——Walid 戴着的那副太阳眼镜总是让他看不到他的眼睛在看哪里。Tony 做了个也许不明智的决定，给他捣乱，所有他朝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翘起双手的拇指。

“看着吧，笨蛋，”他低声说，知道眼下 Walid 会有多愤怒，因为他逃脱了 Walid 给他定下的和 Mac 的比赛。

Walid 摸着他的山羊胡，看起来漠不关心，Tony 不舒服地挪了挪身体。不像 Scott，Walid 是个可怕的对头，不能低估他。

Tony 要求上厕所，被 McGuire 押到了那里。Gibbs 说得对；厕间的确小得容不下守卫进来，McGuire 待在外面，守着门。之后，他们离开厕所，Gibbs 像等候栏看去，从厕所这里可以看到它们，Gibbs 看到了他，冲他摆了下头。这也很好；下周，Tony 会给他们一个信号让他们知道他有没有打通电话。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行动，可计划会有所不同，取决于会有救援，还是自力更生。

Tony 回到看台上，看完了剩下的比赛。这对 Scott 是个奇妙的夜晚，他的大多数拳手都赢了。Tony 知道原因——他们都受到了额外的激励，知道下周他们有机会逃跑。他们的人数会因为带回去的新拳手而大大增加，可 Tony 怀疑 Gibbs 不会对新人有足够的信任，告诉他们他的计划。然而，Hurrell 下周行动的时候，Tony 打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会觉得加入。

Gibbs 是最后一场。这有道理；Mac 拉开了今晚‘娱乐’的序幕，而 Gibbs，他的主要对手，会拉上帷幕。Mac 赢了他的比赛，Gibbs 这场的胜利者将在最后一轮面对他。

Tony 专心地看着 Gibbs 潜进拳场，他的动作和 Mac 如此不同，缓慢、自制，带着致命的优雅。

Gibbs 抬起头，直视着他，Tony 站起来，双手在空中挥舞着。他知道 Gibbs 不需要提醒风险是什么，可他想让他知道自己没事，Gibbs 可以专注在比赛上，而不是他。

Ellis 把他拉回座位上，接着 Gibbs 的对手被放进了场中。

Tony 张着嘴，看着 Gibbs 上演了一场大师级的搏斗。Gibbs 在每次或力擒或智取对手时，观众都气喘吁吁。Gibbs 的对手是半决赛选手，据解说员介绍，整个赛季只输过一场，可这就好像观看大师对阵完全的新手。Gibbs 从来没有这么像一头饥饿的狼，在场子里行走，追逐他的猎物，然后用尖利的牙齿制服他。

这只是几分钟的事情，当晚最快的比赛，人群惊呆了。

Scott 一伙儿都站了起来，狂热地欢呼着。这次 Tony 看到 Scott 和 Frank 交换了一个不同的眼神，里面充满希望；他们认为如果有人能打败 Mac，那就是 Gibbs，而看到他今晚的表现，Tony 明白了原因。

观众安静下来，Tony 扭过脸，不想看到下面的事情。然而他振作起自己。Gibbs 必须真刀实枪地去做这件事；他起码他能做到陪着他，经历每一步，就像 Gibbs 支持他撑过鞭打一样。

所以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下面场子里的 Gibbs 走向刚刚被他击败的男人。而这时，Gibbs 抬起头，直视着他点点头。Tony 也冲他点点头，记起了早晨两人的对话。他俩都没有微笑。他俩都不想这样，只是必须这么做。Tony 为将被 Gibbs 操的可怜混蛋感到难过，为 Gibbs 没有选择，不得不操他而难过，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都情非得已，另一条路还要糟得多。

Gibbs 操他对手的时候，Tony 迎着他的目光，陪他一起度过这个不愉快的时刻。Gibbs 起码对他的牺牲品很仁慈。他没有拖延，没有像之前的一个拳手那样，快到高峰时拔出来射到对手身体上。他只是做他必须做，然后退后，最后看了一眼 Tony，大步走出拳场。

“看起来，” Scott 凑到 Tony 面前说：“Leroy 说得对。我们的小小协议的确给了他正确

的激励，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这么斗志昂扬。我想下周 Mac 最好当心点。”

他开心地拍了拍 Tony 的肩膀，又让他抽搐了一下，然后把他推下台阶。他们走回卡车，Gibbs 已经被锁了上去，准备转移。Scott 又是满脸堆笑，又是祝贺，又是握手，似乎他真的相信 Gibbs 是他的朋友，不是被他胁迫勒索着去争取胜利的人。“干得好，Leroy！漂亮的比赛！今晚最棒的！”

“我必须同意，”一个丝滑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Tony 转身看见 Walid 和他的随从保镖们站在那里。“这真是一个印象最深刻的胜利，Jethro。”

正确的名字让 Gibbs 僵了一下，Scott 显得糊涂了。Walid 彻底忽略了 Scott，显然把他当做完全无足轻重的人。他朝 Gibbs 跟前凑了凑，摘下太阳眼镜，Tony 看到了那双冷酷的黑眼睛。

“我必须祝贺你，Jethro。我期待今晚 Tony 会上场对阵 Mac，可显然你技高一筹。”他停下来想了想。“享受你能享受的时刻，Jersey，因为这是你在 Scott 训练营的最后一周。下个搏击之夜之后，你会属于我。”

他轻蔑地看了一眼 Tony，重新戴上太阳眼镜，安静地走开了，身后跟着随从们。

“哦，不，你这个恶心的变态，下个搏击之夜之后，你会属于我。”Gibbs 低声咆哮着，声音这么低，只有 Tony 听见了。

Tony 看了一眼 Walid 离开的背影，想起了眼镜蛇，狡猾、安静、冷酷、致命。接着他看向 Gibbs，看见了吼叫着的狼，颈毛竖起，龇牙咧嘴，准备和蛇战斗。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正奔向一个紧要关头，比场子里将会发生的任何事都要波澜壮阔。下周是 Walid 和 Gibbs 之间的战斗，只有一个人会赢得胜利。

然而会是谁呢：眼镜蛇还是狼？

~\*~

接下来的这周，Gibbs 秘密地训练着手下。他可以的时候看他们的格斗训练，给他们小小的鼓励和建议，为他们明显的进步而欣慰。似乎 Hurrell 说对了，他们对他高度尊重。他没有接近新人；跟 Tony 一样，他同意让他们都在当晚加入，可在这之前，他不信任把计划告诉他们，以防他们会告诉某个守卫。只有他、Tony 和 Hurrell 知道整个计划。Greg、Matt 和其他人知道有逃跑计划但不知道会怎样逃跑。Hurrell 只是让他们在时机到了的时候做好准备。他是个好海陆，Gibbs 看得出人们服从他的领导。

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最后一个搏击之夜都来得太快了。经过几个月来折磨人的白天和无聊的夜晚，突然到了大战的前夜。晚上，牢房门被锁上了，Gibbs 发现自己看着 Tony，而 Tony 也看着他。

“那么就这样了。”Tony 悄声说。

“嗯。”

“瞧，Jethro，明天不管发生什么……”

“别，Tony。就是……别。”Gibbs 摇摇头。

明天会有那么多可能性。他的计划可能成功，所有这些都结束，又或者，他的计划可能失败，Tony 可能被强奸，被杀害，他可能落得坐卡车回 Walid 的训练营度过休整期。又或者他们都可能死。Mac 也许会在场上杀死他，或者 Walid 会决定杀了他，仅仅因为他可以。又或者 Hurrell 也许能释放大家，武装他们，然后是一场枪战，大家都死。

“过来。”Tony 伸出手，悄声说。

Gibbs 接住他的手，Tony 把他拉近，温暖结实的肌肤贴着他身体的感觉是多么令人安慰。Tony 搂住他，在牢房里静静地舞蹈起来。

“但是我的确知道一加一等于二，”Tony 在他耳边唱着：“要是我能够和你在一起，这个世界将会多美好。”

Gibbs 想到了 Rajul、Steve、Ben、Brian 和其他所有人，想到了每次上场被逼着做的事情，想到了他们鞭打 Tony 直到他的背上鲜血淋漓。他还想到了，在 Tony 到来之前的孤独的漫漫长夜，在牢房里独自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弱点。

“我没觉得这是个美好的世界。”他对着 Tony 的肩头低喃。

Tony 笑了。“肯定是。你只是把它看拧了。”

Gibbs 想着 Tony 到来之前的黑暗日子。然后 Tony 来了，用他的微笑、魅力和对生活的纯粹热忱把黑夜变成了白天。他想着 Tony 对 Leroy Jethro Gibbs 的高度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如何让他重新相信自己，就在他快要忘记自己是谁的时候。

他想着他们怎样对否认了漫长十年的事情慢慢达成进步。想着那天夜里 Tony 的手攀上他的身体，给了他陪伴和安慰，却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他想着 Tony 偷油给他按摩，在他伤疤上印下细吻。想着晚上的长长谈话，用他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一起做过的方式谈了他的生活。想着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却还是比本应的来得容易，因为听他倾诉的人是 Tony。他想着 Tony 的唇在他身上，Tony 的身体在他身下，在他嘴里，裹着他老二的感觉。

“可我真的知道我爱你，我知道如果你也爱我，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Tony 对着他的耳朵半是低语、半是哼唱

也许他是的。Gibbs 捧住 Tony 的头，吻着他的唇，舌头轻轻探进 Tony 的嘴巴，跟着

只有他俩能够听到的音乐起舞，边舞边吻。

之后，他们躺到床垫上，Gibbs 找到油，把自己深深埋入 Tony 的身体。他们也许没有明天，可他们拥有今晚，如果这是他们共度的最后一晚，那么 Gibbs 要细细品味每一秒钟。

他不确定他们做了多少次爱。他不想知道他们吻了多少次，他在 Tony 的身体深处射了多少次。他不想知道 Tony 多少次拱起身子射在他嘴里，或者射在他手里。

他意识到的只有指尖上 Tony 光滑的皮肤，柔软的头发，他那温暖的双唇贴着自己的，低低地欢愉地喊叫。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做爱，身体贴合着对方起伏着，像富有节奏的舞蹈，他们谁都不想终止的舞蹈。

他们做着最后一次共舞，直到最后谁也跳不到了。然后他们就躺在那里，看着对方，疲倦的手指在对方身体上温柔地画着圆圈。当他们终于入睡的时候，相互搂抱着，肢体交缠。

早上，洗完澡，Gibbs 在镜子中看着自己，看着前一天 Frank 给他剃短的头发。他是狼，是猎手，可他再也不需要愤怒来帮助他战斗了；现在他有了更好的战斗理由。

他们驶向比赛地点的时候，卡车里的气氛不一样了。Hurrell、Greg、Matt 和其他拳手都很兴奋；他能从他们眼神里，上下抖动的双腿上看出来。路上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他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他的殷殷期待压在他的肩头。接着 Tony 按住他的肩膀捏了一下，他记起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Hurrell 朝前凑了凑。“狼群的力量来自狼，”他盯着 Gibbs 轻声说。

Gibbs 点点头，挺直了身体。“而狼的力量来自狼群。”他回答，一边说一边扫视着整个车厢。他看到拳手们都挺直了身体，理解地朝他点着头。

Hurrell 咧开嘴笑了，Gibbs 回给他一个微笑，想着也许领导者学校的名人名言没有他想的那么糟糕。

卡车停下了，车厢门打开了。Gibbs 感到迎面吹来的凉风，抬起头，看见一轮皎洁的满月。

“这是个好兆头。”Tony 在他耳边低语。“狼喜欢满月。”

~\*~

Tony 被带上了看台，就跟上次一样。尽管天气凉爽，可 Scott 紧张得额头上全是汗，不停地擦着。风嗖嗖地刮着，天上的云飞快地移动，Tony 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希望这不会影响到手机信号。他无法知道这个比赛场地是否和上次一样；他们经常改变比赛地点，然而从看台上看下去，灯光照耀下的拳场总是一样的。

今天这里有种嘉年华的气氛。人们显然早就开始喝酒了，还有很多人化了妆。Tony 看到了几十个狼，还有同样多的消防员打扮。要不是处境如此险恶，Tony 也许会觉得他们滑稽可笑。而事实上，这只有让他毛骨悚然。有人在唱歌，有人在鼓噪，有人在敲鼓，Tony 觉得自己置身于某个食人魔庆典中。

解说员开始鼓动观众，告诉他们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人群欢呼呐喊着回应他。这个地方让 Tony 有点害怕，有点紧张，一个念头涌上他的心头。

他凑到 Scott 跟前，他正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显然开始紧张了。Tony 问：“今天和其它搏击之夜一样吗？”

“不，不完全一样。” Scott 擦掉额头上更多的汗。“你瞧，过去这个星期来，Walid 王子认为我们通常的最后一轮不够刺激。”

Tony 感到胃紧张地抽搐了一下。

“他认为 Mac 和 Jethro 之间的大战需要更大的高潮。现在，失败的拳手被……呃……这个……”

“强奸？” Tony 提醒他。

Scott 蔑视地耸了下肩。“在通常的高潮之后……”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点没有对双关语的嘲讽，Tony 为此几乎要崇拜他。“然后 Walid 王子打算亲自处置失败的拳手。”

“‘处置’的意思你是指‘杀害’？”

Scott 耸耸肩。“王子殿下觉得在拳击之夜观众理应得到更多。他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保证会流血，而不只是可能。他还想更多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厌倦了只是旁观。”

“他要是真的想身临其境的话，总归可以亲自上场比赛。” Tony 开玩笑地说。

“这个，反正他觉得这是观众理应得到某种大高潮。毕竟，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是我们这个小联赛的忠实追随者。他想让他们离开拳场时会说这是个多棒的夜晚，这样明年他们还会回来。”

“等等，这些拳手值很多钱。最好他杀死的是他自己的财产——可万一他杀死的是你的财产呢？如果 Gibbs 赢了，Mac 就属于你。” Tony 指出。

“这个，是的。” Scott 看起来很痛苦。“不过他的确承诺给我适当的补偿，他一向言而有信。”

“哦，是啊。不管你怎么说 Walid，他倒的确是言而有信。” Tony 看向正在招摇亮相的 Walid，人群疯狂地呼喊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看起来 Walid 很了解他的观众。” Tony 嘟囔道。承诺在比赛的结尾有人会死似乎让他们充满了激情。

“我应该提醒你，” Scott 暴躁地说：“我和 Leroy 的交易仍然有效。如果他输了，那么在 Walid 枪毙他之前，我会把你带到场子里，邀请任何有意的人来操你，然后亲自枪毙你。”

“听上去真像一个派对。” Tony 给了他一个最灿烂，最明快的笑容，因为他不会让这个混蛋以为他被吓到了。“都等不及了。”

所以就这样了。如果 Gibbs 输了，今晚他和 Tony 都会死在场上。所以如果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如果 Sam 没有设法制服警卫，解放拳手们，如果 McGee 和救兵没有及时出现，那么这就是结局。

Scott 又用手帕擦了擦汗，然后举起酒壶倒进嘴里。

“那么，我在想……” Tony 举起双手，一根锁链挂住了 Scott 的胳膊，拉了一下，使他打翻了威士忌。在接下来的混乱喝骂中，Tony 的手伸进了 Scott 离他最近的外套口袋，抱着一线希望手机就在这个口袋里。他走运了，他的手指握住了手机坚硬的边缘。

他悄悄把它拿出来，藏进袖子里，同时用另一只手擦着 Scott 招牌的奶油色外套，对着领子上的一大片棕色污迹大惊小怪。

“把手拿开，你这个傻瓜！” Scott 吼叫着推开他。

“抱歉……真抱歉……” Tony 做了个鬼脸。“妈的，说起等会要被强奸，被杀掉让我想撒尿。”

“现在？” Scott 暴躁地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抱歉。” Tony 咬着嘴唇，无助地耸了耸肩。“也许我该尿在裤子上？”

“你真是我碰到过的最让人恼火的人！我不知道 Leroy 看中你什么！”

“真的？可你看到过我的屁股有多可爱，对吧？” Tony 笑嘻嘻地说：“那就是 Leroy 看中我的地方。”

“哦，快去！”

这次是 Ellis 押着他去厕所。他们下来时，他一只手按 Tony 的肩膀，等到了厕所，他性急地把 Tony 推进一个厕间。Tony 准备关门，可 Ellis 一只脚伸进来，不让他关。

“我想看着你。”

“啊，这也许有问题。瞧……有人看的时候，我可尿不出来。” Tony 随机应变地道歉道。

“他妈的快点。” Ellis 还是站在那里，脚插在门里。

Tony 装模作样地站到马桶前，吹着口哨。“不行……尿不出来。我们可以整晚站在这儿，看着我的老二，希望它开始漏水，可你会错过比赛。你为啥不让我关门快点完事呢？”他建议道：“我又不能跑哪儿去。”

Ellis 瞪着他，但是终于拿开了脚，Tony 关上了门。他靠在门上，大大地松了口气。接着，他颤着手从袖子里拿出手机。

“拜托这里有信号……拜托。”他轻声地说。上个星期有的，可这次可能是另一个场地，也可能场地的不同部分，信号不同。

他按下一个键，手机亮了……好！有信号！满满五格，说明连接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看着仍在颤抖的手指，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镇静下来。

“这次你不会像上次那样搞砸。”他坚决地对自己说。他的手指不再颤抖，开始按键。按完之后，他按下了屏幕上绿色电话标志，电话开始拨号。

电话立刻接通了，但没人应答——Tony 知道这是自动的。他看着电话显示屏上跳动的读秒。

“十八，十九……快点……快点……二十……二十一……”

“他妈的快点！比赛马上开始了！”Ellis 不耐烦地敲着厕所门，把 Tony 吓了一跳，手机掉到了地上。

“不！”他赶紧弯腰捡起来，希望连接没有中断。“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好！”

他又等了几秒钟，只是为了保险。然后他中断连接，很快删除所有的电话痕迹，接着，冒着风险，他打开短信功能，给 McGee 的手机发了个简短的信息，只有一个字：“快！”

他把这也删了，然后把手机塞回袖管，正好赶在 Ellis 第二次砸门的时候。

Tony 微笑着打开门：“对不起……紧张了。”他抱歉地说。

Ellis 抓住他的衬衣领子，开始把他拖回看台。远远地，Tony 能够看到 Gibbs、Hurrell 和其他拳手都在等候栏里看着他。他很快地敬了个礼——这是一切按计划进行的信号。他看见 Gibbs 挺直了身子，然后回了一个敬礼。消息收到，明白。

Ellis 把他拖上台阶。身后场子里传来的声音让他知道他们错过了第一场比赛的开局。

他抱歉地穿过一排座位，来到 Scott 坐着的地方，到他身边时，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Scott！我想你！”

Scott 生气地推开他，不过 Tony 已经把手机塞回了他的口袋。

“你到底以为你在干吗？” Scott 质问道。

“没啥……紧张总是让我有点傻乎乎的。” Tony 笑嘻嘻地说：“问 Leroy 吧。哦，这个，你不能，因为他在下面，而我在上面，不过他会告诉你……”

Ellis 反手抽了他下，力道大得让他倒向一边。“他妈的闭嘴看比赛，娘炮。你也许能学到点什么。” Ellis 咆哮道。

Tony 捂着裂开的嘴唇，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行动的第一部分完成了。现在要看 Hurrell 和其他拳手了。

还有 Gibbs。

还有 McGee。

还有 Fornell。

有这么多小块要就位；Tony 暗想着这个计划有没有希望成功。他不知道这个比赛场地在哪里，McGee 得赶多远来这儿。他也不知道 Fornell 会不会信守诺言让 FBI 参与进来。否则 McGee 可能只带着 Ziva、Abby、Ducky，和 Jimmy，坐着 NCIS 卡车现身。坦白说，Tony 认为不管他多想看到他们，对着这里的这么多人，这样没啥帮助。

Tony 舔掉嘴上的血，感觉更加紧张了。他甚至没有对 Gibbs 说 McGee 带来的救兵会是 FBI，不是 NCIS。他知道 Gibbs 不喜欢，不相信 FBI，即使他和 Fornell 之间有种奇怪的，别扭夫妻一样的友谊。

今晚也许他们都会完蛋，然而也许有一线希望计划终究会成功。

Tony 在背后交叉起手指，等待着。

~\*~

现在风大了，空中有雨点掉下来。附近的几棵树摇摆着，暴风雨加快了步伐。

等候栏里 Gibbs 蹲到 Hurrell 身边，避开守卫的听力范围。“再跟我对一次。”他说。

“等我比赛完了，守卫把我带回卡车的时候，我制服他，拿走开铐的钥匙和枪。”

“确保你杀了他，或者打昏他。” Gibbs 严肃地说。“这样他不会出声警告。如果必须的话，把他锁在车厢里，堵上嘴。杀人是最后一招，但是如果必须的话就下手。”

Hurrell 点点头。“我穿上他的衣服，假装是他，然后解放我们其余的拳手。接着我们打

掉其他等候栏和卡车的守卫，但是要静悄悄的，不让人听见。我们要解放尽可能多的拳手。

“别开枪，只是用它们打昏守卫；我们不能让守卫听见枪声出来看。” Gibbs 指示他。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过要是一起顺利，我会解放很多其它训练营的拳手，他们也许不会听我的命令。”

“让他们听。”

Hurrell 不确信地注视着他，接着，他的眼睛亮了，然后他点点头。“是，军士长。”

“然后呢？” Gibbs 问。

“然后我们包围场子，制服能找到的任何守卫。”

Gibbs 点点头。“我会在场子里。我会尽量拖住 Mac，给你时间制服守卫、释放拳手。”

这很重要。Hurrell 只有在 Gibbs 进场对阵 Mac 之后才能开始逃跑计划，因为这时留下的守卫最少。Gibbs 指望他们都想看大战，留下最少的警卫人员看守围栏和卡车。在平时的搏击之夜，这个计划不会成功，因为等候栏有重兵把守。

“Tony 完成了他的部分——他及早打通了电话，所以我们有几个小时。” Gibbs 补充道。

这也许并不够。他知道这点。McGee 必须找到他们，组织救援行动，赶到这里——一切都必须赶在大轴戏结束之前。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如果 NCIS 没有出现，那么 Sam、Gibbs、Tony 和其他人就必须和剩下的守卫、观众和 Walid 的所有保镖作战——Gibbs 有种感觉，那将成为一场大屠杀。

“组织好你的人。用信心领导他们。让他们服从你。” Gibbs 对 Hurrell 说。

“他们不完全是我的人……”

“一个好的领导能领导任何人。” Gibbs 坚决地说。他不完全确信是不是这样，但是他想让 Hurrell 相信这点。这个人最大的障碍是缺乏自信。

“是的。” Hurrell 凝视着他，脸上带着 Tony 总是给他的那种完全信任。“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对吗，Gibbs。”

“是的。Sam。” Gibbs 捏了捏他的肩膀。“我们真的要做。”

~\*~

时间缓慢地流逝着，随着大结局越来越近，观众变得越来越激动。Tony 不安地抖着腿，思忖着 McGee 到底在哪里。

“快点……快点……快点……”他小声嘀咕着。风很冷，他很高兴自己起码穿了一件衬衫。后面等候栏里的拳手会冷的。

倒数第二场比赛开始了——那是 Hurrell。计划很顺利。现在所有的拳手都被锁回到卡车上。他们把 Hurrell 带回去的时候，他会赶在他们给他上铐前行动。他会有更大的机会。可首先他必须赢……

Hurrell 自信地走进拳场，进行了一场 Tony 看到他进行过的最好的搏斗。他轻易地打败了他的对手，很快昂首走出了场子。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在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大结局，巨神的对撞！”解说员为了制造戏剧效果停顿了一下：“这是狼人和消防员之间的决战！”

人群疯狂了，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平静下来。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尖叫，有人重新打起了那些该死的鼓。狼人的粉丝对着消防员鼓噪起来，引发了一轮有节奏的呐喊，看台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Tony 深吸了一口气，向上帝祈祷起来。

~\*~

Gibbs 站在场边的围栏里，等着上场。他能看到 Mac，就在场子对面，透过围栏瞪过来，直视着他。

Mac 做了个‘L’的手势。“Loser! (译者注：失败者)”他尖叫着。“我来找你了，狼人！”

他的围栏打开了，Mac 跳进了场子。“谁怕大坏狼？”他对着观众大叫。“我不怕！我要用力扯他的尾巴，让他哭得像个毛头！”他一边说，一边握着老二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人群发狂了，站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消防-员！消防-员！消防-员”

Gibbs 想着出去要怎么做。这不像场上平时的比赛。他不是要赢，而是为 Hurrell 释放拳手争取时间。不幸的是，他知道因为自己的年龄，比赛拖得越长，他的劣势越明显。Mac 比他年轻了整整二十岁，而且更高大，更沉重。一切都对 Gibbs 不利。

Gibbs 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输。随之而来的是 Tony 的死亡，他不想这样。不过如果他为 Hurrell 解放拳手争取了时间，那么也许他们会在此之前冲进场子。也许 McGee 会出现。

也许，也许，也许……这个计划里有太多的也许。他不喜欢这样。

Mac 仍旧在冲观众叫嚷，让他们癫狂，接着 Gibbs 的围栏打开了，他慢慢走进了场子。

他没有和观众沟通。他从不这样。他总是冷落他们。他抬头看向 Tony 坐着的地方，他

的目光立刻落到他身上。Tony 站了起来，俯视着他。Gibbs 能够感觉自己几乎明确地在从他身上汲取力量。

“所以，这是狼人对战消防员。整个赛季他们都没有输过一场比赛，他们都值得拥有冠军。可将会是谁呢？消防员更高，更壮，可狼人更结实、更残忍——我知道我自己被他吓得要死！谁会赢得这场史诗般的胜利？”解说员尖叫着，让观众更加狂野了。

Mac 张着双臂，脚步沉重地向他走来。他身材巨大，Gibbs 看得出来为何其他对手畏惧他，可他没有。Gibbs 轻松的闪过他，趁机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Mac 吼叫着转过身，眼中带着愤怒。“我操，loser，”他吼叫着向 Gibbs 追来。“我要揍得你醒不过来，然后把我的大-鸡-巴插进你的屁股，把你操得像小妞那样尖叫。”

Gibbs 突然跳起，朝 Mac 的裆下踢去，同时一拳打中他的下巴。“你话太多。”

Mac 愤怒地痛叫着。他朝 Gibbs 冲来，疯狂地挥动着硕大的拳头。Gibbs 跳出他出拳的范围，对着 Mac 的后腰来了个肘击。接着他跳到他背上，抓他的眼睛，Mac 胡乱扒拉着，想甩掉他。

Gibbs 跳下来，同样迅捷地扫在 Mac 的脚踝上，使他摔倒在地。现在他有了一个真正的机会。有那么一瞬间他可以扑到 Mac 身上，把他打到投降……可这样太快了。如果他这么早赢，那么 Hurrell 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解放拳手。

如果他赢了，那么一切就结束了，十五分钟之内，卡车会往回开。如果 McGee 已经上路，那么他到达时只会找到被遗弃的场地。

然而如果他不打败 Mac，那么 Scott 会杀了 Tony。什么最重要？为了一人，还是为了大家？为了正义，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心？最后，他犹豫了太久，失去了时机，Mac 翻身站了起来，对这么一个大个子来说，敏捷地叫人吃惊。

犹豫不是 Gibbs 的搏斗风格。他总是在机会还没露头时就抓住它，取得胜利。杀手本能总是给了他优势。否则，他没有任何机会。

妈的。他在同时打两场比赛。场中，他在和 Mac 搏斗，场外，他在和 Walid 搏斗。也许他无法同时取得胜利；也许他必须做出选择。可他应该选择哪一个？

Mac 朝他冲来，快得出乎 Gibbs 的意料，他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让他飞了出去。他勉强在 Mac 扑到他身上之前站了起来，可只差了一点。

Gibbs 跳了开去，听到远处传来人群的呐喊：“狼-人，狼-人，狼-人……”

Gibbs 做出了选择。他会尽量拖延比赛，争取时间让 Hurrell 冲进场中，让 McGee 现身，如果他输了，那么就输吧。他记得自己心中曾经的誓言：永远不在场上被强奸，他在脑中把它扯碎。

这不再是为了他或者 Tony。这是为了所有拳手的自由和公正。上帝知道，没人支撑他们熬过这一切，但是他们是他的人，他会成为他们的冠军。

他会为他们而战，那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会为他们而死，如果这是必须的话。这是 Tony 爱上的男人，这是 Tony 来救的男人。

这就是他。

~\*~

Tony 无助地看着 Gibbs 倒下——然后又堪堪站起来。他知道 Gibbs 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延长比赛。他也知道要是 Gibbs 没有努力拯救他们大家的话，他是可以赢的。

他经常暗想着 Gibbs 能不能赢得和 Mac 的正面交锋，然而他们的场子里的表现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疑点。Gibbs 看上去像个狡猾危险的掠食者，而比较起来。Mac 看起来像头笨重的犀牛，他吼叫着冲过场子，却没有良好的搏击头脑。他只有一股蛮力，毫无技巧可言。Gibbs 是骨子里的斗士，一生都在搏斗，还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Mac 再次打倒了 Gibbs，人们都站了起来，尖叫着，吹着口哨。Tony 站了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可 Gibbs 挣脱了，人们疯狂了。这是他们看到过的最漫长，最激动人心的比赛，加上胜利将带来的一切，他们爱死这场比赛了。

~\*~

他累了。他受了几下重创，被打倒了几次。Gibbs 摇摇头，努力让头脑清醒，感觉到献血流下一侧的脸颊。

现在雨下得大了，冲掉了他身上的油。如果 Mac 抓住他，他也许无法挣扎着从他手里滑开。

Hurrell 在哪里？也许他失败了。也许他不能释放拳手们。也许这时他已经躺在车厢里死去了。

McGee 在哪里？也许 Tony 的电话没有通，他甚至都没有出发来这里。

也许是他自己失败了。也许 Leroy Jethro Gibbs 失败了，而 Tony 会为了这个失败付出最终的代价。

闪电划过天空，让他一时眼花，Mac 又扑了上来，Gibbs 勉强挣开，可他的脚步变慢了，这是人们看到过的最长比赛，可即使这样，它也许没有长到能够拯救他们。

他转身……Mac 扑了上来。Gibbs 挥出一拳，又是一拳，可似乎没有什么能击退这个人

的庞大身躯。Mac 朝他咧开嘴，雨水夹着血水从他脸上淌下，流到他的齿间，让他看起来毛骨悚然。

“晚安，狼人。你该倒下放平了。” Mac 狠狠挥出一拳，Gibbs 的脚步太沉重，无法及时躲开。他听见咚的一声脆响，感觉到下巴上挨了一拳，头向后仰去……接着，他倒下了。

~\*~

“糟糕！”Gibbs 仰面朝天地倒在木屑里，Mac 扑到他身上的时候，Tony 跳了起来。“起来……起来！”他催促着，可 Mac 个子太大，任何人都看得出那是不可能的。妈的，Hurrell 在哪里？

“他要输了！这个愚蠢的混蛋要输了！” Ellis 尖叫着。

Scott 的脸变白了，手紧紧抓着椅子边，关节都发白了。Frank 拼命咬着手指，干瘪苍老的面孔上满是不安。

一拳又一拳落在 Gibbs 身上，Tony 扭开了脸。现在，他肯定输了。没人能够挨了那样打，再站起来。

裁判冲向 Mac，把他拉开，然后人群爆发出刺耳的欢呼。整个竞技场像爆炸了一样，他们新的胜利者诞生了。

“我不明白！” Frank 在喊。“他抓住了他，他抓住了他……就在开始的时候。他那时干吗不干掉他？”

Tony 知道原因，可他不会说。Scott 坐在那里像掉了魂，头垂着，喃喃自语。

“女士们，先生们，看你们的胜利者！他高大、残忍，他是一部搏斗机器！他是……消防员！”解说员叫嚷着。

Mac 像平时那样绕着场子炫耀他的胜利，冲着人群尖叫，他们也朝他尖叫着。他们喜欢这样。

解说员让他享受他的时刻，然后再次让观众安静下来。“在消防员用他惯常的娱乐方式完成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慷慨的主人，Walid 王子，想对你们大家说几句话。”他宣布。

~\*~

他看不见。他的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另一只被鲜血和雨水蒙住了。他仰面躺在地上，朝上看着，快昏迷了。他的耳朵嗡嗡作响，感觉好像被一辆卡车撞过。

他眨了眨好的眼睛，视线清楚了。他看见 Walid 走进了场子，意识模糊中，他注意到了像木屑沾在 Walid 昂贵的裤子上这样的傻事。Walid 的一个侍从为他撑着一把黑伞，在快昏迷的 Gibbs 看来，这让 Walid 看上去像一条准备出击的眼镜蛇。

Walid 从解说员手里拿过麦克风。

“谢谢大家，让这个赛季成为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一个，”他说，朝观众们点了点头。“现在，我向你们承诺过鲜血，而我总是信守诺言。”Walid 露出一个致命的浅笑。“首先，我们会让 Mac 享受胜利的喜悦；这是他挣下的，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同意。”人群笑了起来，Walid 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冷笑。“等会儿，我会让这个可怜的东西用他活该的方式解脱痛苦。”他用脚尖顶了顶 Gibbs。“我确信你们也会同意失利者活该为他的失败付出终极代价。”

人群爆发出一阵激动的欢呼，Gibbs 意识到他面临着和 Tony 一样的命运：强奸，然后脑袋上来一颗枪子儿。

他们失败了。

~\*~

Scott 站起来，抓住了 Tony 的衬衫。

“他会付出代价，你会付出代价——你俩都会付出你们的生命！”他尖叫着：“我毁了，就因为他……就因为你们俩。”

Tony 哼了一声。“如果你毁了，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贪婪。”

Scott 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我要把你拖下去，这样你能看着 Leroy 被 Mac 操，被他淋尿，然后我要把你带到场子里，这样 Leroy 能够看着你被任何想操你的人操。如果观众们干完你后，你还剩一口气，我会很高兴地一枪打穿你的脑袋，就在 Walid 王子对 Leroy 做同样的事之前。”

“就这样吗？”Tony 扬起一道眉毛，咧着嘴从 Scott 的肩膀上看过去。

“是的。就这样。你死了，DiNozzo。”

“哦，我不这么想。”Tony 说，就在这时 Sam Hurrell 用枪管顶住了 Scott 的脖子。

~\*~

Gibbs 模糊地抬眼看到一顶巨大的黑伞挡住了探照灯刺眼的光线。

“可怜的 Jethro。他输了。”Walid 说，摘下太阳眼镜，俯视着 Gibbs。“我必须说，你是个旗鼓相当对手，狼人。你让这个赛季成为我记忆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我已经对一起都如此厌倦了，可你来了，让它变得如此有趣。”

“我操。”

“不，我亲爱的狼人，你要在这里被 Mac 操，然后我会很高兴地枪毙你。” Walid 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他的侍从把一把乌黑发亮的枪放在他手上。

“真的吗？” Gibbs 抬眼凝视着夜空。

“哦，是的，你瞧，结果我们发现大坏狼也没这么大，没这么坏，” Walid 慢慢露出一个恶毒的微笑。

“可他还是设法轰掉了你的巢穴，Walid。” Gibbs 对他说，仰视着朝他们飞来的直升机，机身上装饰着大大的白色的 FBI。

“什么？” Walid 听到直升机的声音，猛地转过身，这时他们周围乱成了一团。

突然，拳手们端着枪涌上了看台，头上直升机盘旋着，地上，透过场边的围栏，Gibbs 看到车身上写着 NCIS 和 FBI 的卡车停得到处都是。他看着探员们从车上涌下来，穿过空地朝场子冲过来，在场中，Walid 只是站在那里，整个该死的变态秀在他四周倒塌了。

Gibbs 爬了起来，赤身裸体，身上的血、油和雨水混在一起，站都站不稳，可他还是勉力蹒跚着走到 Walid 面前，夺过了他手里的枪。Walid 甚至没有展开搏斗；他只是站在那里，被惊呆了。

Gibbs 蹒跚着离开他，在场子正中停了下来，再也迈不开一步。枪从他无力的指尖滑落了，他向着愤怒的鸟一般盘旋而下的直升飞机，向着天上飞驰而过的暴雨云举起双手。这是云散开了，黑暗的夜空中露出一轮皎洁的满月。

这是他的时刻。今晚，在这里，他打败了遇到过的最可怕的对手，取得了胜利。他赢了。

Gibbs 跪倒在地，扬起头，对着月亮发出胜利的长啸。

~\*~

被 Hurrell 释放的拳手涌进了拳场，锁定所有的训练营老板，每一群都冲向曾经拥有他们的人。

头上有 FBI 的直升机，盘旋的螺旋桨和着风声雨声，形成一片嘈杂。

探员们冲上看台，身上的防弹背心上印着 NCIS 和 FBI。

Tony 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只有 Gibbs，他正一个人和 Walid 在下面的场子里。今晚他的头上挨了太多的拳头，谁知道他还有没有意识，甚至是不是还活着。一片混乱中无法看清下面的情形。他必须到他身边，确认他没事。

“给我松开这些链子！”他冲着 Hurrell 大吼。锁链很快从他身上解下，他环顾四周，努力找出下到场子里的最佳路径。

他看见 Ellis 试图从侧面的台阶逃跑，他朝他奔去。他跳过一排排的座位，笨拙地用最快的速度追着 Ellis。他设法先到达了底部，蹲在一排座位后面，等着他。

Ellis 推开人群跑了过来，Tony 一跃而起，一拳砸在 Ellis 的面孔正中。Ellis 砰地跌到地上，似乎完全被惊呆了。Tony 从他手里夺过枪，插进牛仔裤的口袋里，接着他抓住 Ellis 的衬衫，把他拎了起来，让他看清楚打倒他的人是谁。

“去哪儿啊，Ellis？”他问，脸上带着冷笑。

“我操！”Ellis 用力踢打着，想挣开，可 Tony 揍了他一拳、两拳、三拳，很高兴地听到自己的拳头落在 Ellis 鼻子上的声音。

Ellis 鼻血飞溅，身体软下来的时候，他收了手。接着他让他倒在地上，拔出枪，指着 Ellis 的脑袋，看到这人的眼睛恐惧地睁大了。

Tony 凑过去，用枪抵住 Ellis 的前额，他看着 Ellis 畏缩了，等待着最后的枪响，可相反，Tony 只是笑着说：“把你的衣服给我。”

“什么？”Ellis 嘴巴像鱼一样张开又合拢。

“现在！”Tony 命令道，不耐烦地挥着枪。“否则我会把你的脑袋轰掉，把衣服从你尸体上扒下来。”

Ellis 很快脱下衣服，Tony 抓起他的衬衫和牛仔裤。“你可以留着内衣。”他说，厌恶地抽了抽鼻子。他转过身，接着，一个漂亮的转身，砰地一拳打在 Ellis 的下巴上，让这人再次倒地。Ellis 呻吟着，捧着下巴，Tony 怀疑他的下巴和鼻子一样骨折了。

“噢，那里痛吗？娘炮？”他嘲笑地说，然后冲下场子，嘴咧到了耳朵根。

~\*~

Walid 的随从逃走了，Mac 也不见了。这里只有他们两人，独自在场中，等着大幕落下。Walid 站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沉思地看着他。

“这样结束真是太遗憾了。”Walid 说：“本来是多么有趣啊。不过……”他耸了耸肩。“我被一个旗鼓相当对手打败了；我必须这么说，Jethro。”

“对你来说是 Gibbs，Walid。”

“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之后，你还想让我们这么正式？”Walid 叹了口气：“你没有觉得我是个令人着迷的对手吗，Jethro？你没有用尽一切巧思才造成这样的结局吗？”他朝头顶的直升机挥了挥手。“我得说，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知道你很棒，可我没想到结果会证明你这么棒。我在想我哪里犯了错。”Walid 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我玩了场这么好的游

戏”

“哦，我能跟你说你的错误。”Gibbs 愤愤地说：“这种错误打垮过比你更出色的人，Walid。你的错误——操你妈的巨大错误——是 Tony。”

“Tony？”Walid 好奇地扬起一道眉毛。

“是的，你把他错当成了傻瓜，大家总这样——他就想这样，Walid。然后你把他给了我。你把他给了……我。”Gibbs 停了下来，胸膛起伏着，喉咙在痛。“他是王牌，百搭，这场他妈的游戏里面最重要的牌，而你没有意识到，所以你把他给了我。”Gibbs 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Tony。”Walid 重复道，似乎被惊呆了。“你说得对，Jethro。我不知道他这么重要。”

“你以为你能够利用他混淆我的头脑，可那只是让我更强。Tony 让我记起了我是谁，而一旦我记了起来，你就他妈的一点机会也没有了。”Gibbs 轻蔑地说：“你以为我只是一头等着被打垮的狼。你忘了狼要保护他的配偶时最危险。”

“真的吗？多感人。”Walid 冷笑道。

“你不会懂，因为你一生中从不在乎——真正地在乎——任何人。你不知道拥有 Tony 这样宽广、勇敢、忠诚的心是什么感觉。你一点都不懂这让他变得多么强大。这就是你的错误”

Walid 耸了耸肩：“这很有趣。现在，我料想你的人 would 会问我一些问题，可之后，我必须乘飞机回家。我有没有提起过我有外教豁免权？他们不会长期扣留我。”

他朝 Gibbs 点了下头，朝场边走去，Gibbs 感到一股炽热的怒火，怒吼着追了过去。他扑到 Walid 身上，把他压倒在地，骑到了他身上。这就像这里其它的每场比赛一样；它们都是这样结束的——他的拳头一次又一次的砸向某人的面目。

首先，他做了他想了很久的事情；他扯掉了 Walid 脸上的太阳眼镜，折断，扔开。Walid 抬眼看着他，黑色的眼睛里满是惊讶，还有，第一次，充满了真正的恐惧。

Gibbs 很高兴；在几个月跟着他的曲调跳舞，根据他的规则比赛之后，他喜欢这个人最终落入自己掌中的感觉。他举起拳头用力砸在 Walid 的下巴上，Walid 尖叫着，试图把头扭开。

“怎么了，Walid？不是一个拳手？”Gibbs 低头朝他笑着：“不过，你不是，对吧？你更喜欢让别人为你搏斗。”

Walid 在他身下扭动挣扎着，可他不是 Gibbs 的对手，他在场上久经搏斗，周复一周，经历了长长的六个月。Gibbs 毫不留情，拳头不停地砸向 Walid 的脸，想着 Steve、Rajul、Brain、Ben 以及其他所有被这个魔鬼毁掉的人。

他不想停下，他想一直打下去，直到 **Walid** 遭受和他们一样的命运。他想毁了他，把他砸成烂泥，从地球表面抹掉。他的怒火冲天，这次无法控制。滔天的怒火吞噬了他，彻底淹没了她。

“**Jethro**，” 一个声音说。

开始时他几乎没有听见，继续挥着拳头。

“**Jethro**。” 那个声音再次说，平稳地坚持着，要求他的注意。

他停了下来，低头看向 **Walid** 血淋淋的脸。

“**Jethro**。”

他抬头，看见 **Tony** 朝他走来，太阳灯的光芒给他打上了一圈光晕。

**Gibbs** 再次俯视着 **Walid**，举起了拳头。

“**Jethro**。” **Tony** 在他面前停下，没有动。“别这样。这不是你。”

可这是他。他抬头看着 **Tony**，想起了 **Hernandez**。他给了这个混蛋的脑袋一枪，一刻也没有后悔过。他也不会后悔杀了 **Walid**。

他捏紧了拳头，想要出击。

“他们每次逼你上场的时候，你没有选择；你必须搏斗。现在你不必了。” **Tony** 轻声说：“这次是你的选择。”

他心中的怒火再次升腾了起来，让他颤抖。他想这样；他太想这样了。

“控制愤怒，否则它会毁了你。” **Tony** 说，对他引用了他自己的话。“我想它已经毁了一点了，对吗？”

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对她死亡的愤怒从来没有消失过。这场愤怒很久以来破坏了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接着是他的家人，他把这场愤怒引向了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二十年的孤独生活中，不让任何人进来；他甚至把 **Tony** 关在外面十年——他们本可以一起度过的十年。现在是在这个。他有这么多的愤怒；就好像是个无底洞。

“哪里是尽头，**Jethro**？” **Tony** 问，蹲到他面前。“我经常在想。你会进监狱吗？你会因为在战斗中同对手较量地太厉害，结果脑袋上挨一枪吗？什么时候才够？你还能释放出所有这些愤怒吗？为什么总是这样？它让你感觉还活着吗？”

是的

在场中搏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感觉这么鲜活过，让所有的愤怒在全身涌动。

他记得和妈妈一起走回家，她曾经如何引他说话，鼓励他和她说笑，不管他有多害羞。他感觉活着。他记得和 Shannon 做爱，她的白色皮肤如此柔软地贴着他；他感觉活着；他还记得和 Kelly 一起不停地荡着秋千，直到她脑袋发晕，咯咯直笑；他也感觉活着。

接着他记起了和 Tony 一起跳舞，晚上被关在牢房里，相互安慰。他记得亲吻他，和他做爱。那时他肯定感觉活着。

愤怒似乎自己崩塌消失了。他低头看向 Walid，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彻底麻木了。结束了。

Tony 伸出手，慢慢的，Gibbs 接住它，全身疼痛。Tony 的手温暖强壮，永远不会让他倒下。Tony 扶在他站起来，离开 Walid，把他带到场子的一脚，离开刺眼的灯光。他们周围一片混乱、嘈杂、困扰，可这里，和 Tony 在一起，几乎是安静的。

“这儿，衣服。” Tony 递给他一件全黑的衬衫。Gibbs 瞪着他。这么久没有穿衣服，他几乎忘了这么穿。“我想你应该穿起来。” Tony 笑嘻嘻地说：“除非你想让 Fornell 看到你光着身子。嗯，事实上，我想你应该穿起来，因为我不想让 Fornell 看到你光着。你是我的，我不想让他对你抛媚眼。”

“Fornell……” Gibbs 终于能说话了。

“啊……对……是的……我忘记告诉你了。嗯……因为 Vance 这么不帮忙，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倚靠 NCIS 提供足够的后援。所以我去见了 Fornell。给了他手机，告诉他日夜开着，做好准备，当他接到 McGee 电话的时候，把他能够找到的每个人都派出了，立刻。”

Gibbs 环顾四周，看着铺天盖地的 FBI 探员，还有天上的 FBI 直升机。“看起来他不负众望”

“他说他会的。” Tony 耸耸肩。“我现在喜欢他一点了。可还是不多。我还是有点嫉妒他。”他微微做了个鬼脸。

“NCIS 也来了。我看见了卡车。”

“我知道。看来 McGee 自己也完成了一点奇迹。” Tony 骄傲地微微一笑。“他是我的菜鸟”

McGee。NCIS。Fornell。菜鸟。这些就像上一辈子的话。它们应该对他有点意义，可不知怎么的，它们没有。他到底怎么了？他自由了，经过六个月的活地狱，他终于自由了。

可眼下，他为什么什么感觉也没有？

~\*~

Gibbs 被打得很厉害，浑身是血和伤，Tony 觉得 Mac 给他的反复击打很可能让他得了脑震荡。

“快点——我们得给你穿上衣服。” Tony 坚决地说。

他打开裤子，Gibbs 跨了进去。Tony 拉上裤腰，为他系好。它在他平坦结实的肚子上太大了，可还凑合。接着 Tony 抖开衬衫，引着 Gibbs 的胳膊伸进去。他站在他前面，为他扣起衬衫，好像 Gibbs 是个孩子。眼下他确实像孩子一样无助。

他刚穿好，什么东西向他疾飞过来，大声尖叫着，一个似乎由飞舞的羊角辫和大大的黑色皮靴构成的生物。

Abby 扑进了他的怀里。“Tony！我太担心了！哦，Tony！”她勾住他的脖子，用力拥抱着他，差点让他透不过气来。

他终于设法挣开一点，好看着她。“嗨，Abs！见到你太好了。这可是本年度最谦虚的说法，相信我。”他朝她笑着。

“Gibbs 在哪里？他好吗？拜托告诉我他没事！他在哪儿，Tony？”她四下打量着问，甚至没有看到正在他们眼前的人。Tony 不怪她；Gibbs 的头发剃短了，脸上全是血和伤，一直眼睛闭着，穿着在家里死也不会穿的衣服。而且从 Tony 把他从 Walid 身上拉下来开始，他的眼中一直带着同样失落、困惑的神情。

“他就在这里，Abs。” Tony 说，拉着她的手，轻轻放到 Gibbs 的胸口。

他看见她眼里的震惊，很快变成如此浓厚的哀伤，他的喉咙被堵住了。

“Gibbs……哦，Gibbs。” Abby 没有像对 Tony 那样对着 Gibbs 大笑。她只是轻轻搂住他，好像他是个瓷人，拉过他，那样抱着。

这时 McGee 赶了过来，带着 Fornell，让 Tony 大吃一惊的是，还有 Vance。

“Tony！感谢上帝你没事！我们到处找你。Gibbs 在这儿吗？他好吗？” McGee 气喘吁吁地问。

Tony 朝身后翘了翘大拇指，Abby 还轻轻抱着 Gibbs，摇晃着他，在他耳边轻声说着话。他从他们的脸上都看到了 Gibbs 的模样给他们的震撼，尽管他不责怪他们，可还是让他感到愤怒。Gibbs 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而他们就这么看着他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他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发现的。

“他就在这里，”他回答，挡住 Gibbs 和 Abby，给他们一些私人空间。“不过你在这里

让我吃惊。”他对 Vance 说。

Vance 似乎既生气又悔恨——Tony 觉得这种表情很难做到。

“McGee 探员给我看了令人吃惊的证据，证明海军部长有罪。我招来 Fornell 探员进行了调查。”他刻板地说。

“干得好，麦告密！”Tony 说，崇拜地看向 McGee。

McGee 红着脸翻了个白眼儿。“你给了我一个好的开端。我只是深挖了一下，找到了我们在找的东西。”

“NCIS 和 FBI 联手对 Walid 的小组织进行了一场顶级调查。”Fornell 插了进来。“我们组织了一支特遣队，一收到你的电话就出发了。反正我们也接近他们了，但看来你把他们盛在盘子里端给了我们。”

Tony 回头看到 Abby 放开了 Gibbs，他站在那里，在风中微微摇晃。

“我有很多问题问你，”Fornell 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理清这团乱麻，找出谁是关键，用什么罪名……”

Tony 没有停到下面的话。他朝 Gibbs 奔去，在他倒下时及时接住了他。

“叫急救人员过来！我要该死的急救人员马上到这儿来！”他大叫着，McGee 奔去叫救护车过来。

Tony 抄起 Gibbs，不去理会肌肉对重量的抗议。他受伤的时候 Gibbs 抱过他，他一定要回报他。Gibbs 昏过去了，脸色灰败，让人担心。

一组急救人员带着担架冲了过来，他们试图从他手里接过 Gibbs。

“小心！”Tony 推开他们，好亲自温柔地把 Gibbs 放到担架上。他握着 Gibbs 的手，跟着担架奔到救护车边。“你们给他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治疗，”他语气激烈地对围着 Gibbs 忙碌的救护人员说，“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混蛋，他刚刚救了我们大家。”

## 第六章 狼的力量

他梦到自己在一个笼子里，抓住他的人时不时从栅栏间伸一个棍子进来折磨他，激怒他。他静悄悄地绕着小小的笼子爬行，囚禁让他越来越挫败。他朝着捉他的人咆哮，悲痛地咬自己的爪子，把血都咬出来了。

有时候他们用链子绕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出来。他们用嘴套套住他的口鼻，打他，直到他极其愤怒。他们去掉他的嘴套，把他扔进场子里，让他搏斗。

等他打完了，他们把他赶回笼子里，整个循环又开始了。

他嗥叫着醒来。有人把一只手放到他的头上，温柔地抚摸着他，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低语。他不知道那声音在说什么，但是这声音让他平静下来，他又睡着了。

这次 Gibbs 梦见他们使劲儿用棍子打他，一截木片断了下来，插进了他的爪子。他想把它咬出来，却推得更深。当他们把他扔进场子里的时候，他痛得一瘸一拐。

他们把一个男人送入场子和他搏斗，Gibbs 慢慢朝他走去，咆哮着，想用牙齿撕开他的皮肉。他想要别人更他一样痛，可当他走近时，那人翻了个身，朝他微笑着。

“嗨，是我。”他说。“是 Tony。”

Gibbs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以前没人在场子里朝他微笑过。Tony 坐起来，伸出手。Gibbs 警惕地瘸着腿走近他，Tony 伸出手，温柔地摸着他的皮毛，摩挲着他的头。这感觉很好。他想生气，却反而伸展开身体，让 Tony 爱抚他。接着，Tony 小心地用手指碰碰他受伤的爪子。

“会痛，可过后你会感觉好过点。”他柔声说。

Tony 捏住木刺，把它从他的爪子里拔了出来。Gibbs 嗥叫起来，可疼痛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接着疼痛消失了，他感觉好转了。他舔了下 Tony 的手，Tony 把他拉近，抱住他，亲着他的毛皮。

Gibbs 翻了个身，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让 Tony 碰了他的肚子。Tony 温柔地抚摸着，小心翼翼，显然清楚自己得到的巨大荣幸。这样的感觉太好了，Gibbs 慢慢地进入了满足的沉睡。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不在笼子里了。他躺着什么柔软的东西上，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刚才做了个梦，然而感觉却那么真实。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想搞清楚身处何方。他身上在痛，头在痛，就好像有人在从里往外在他的头骨上钻孔。

Gibbs 慢慢睁开眼睛，眨了几下。他在一间病房里，窗帘拉着，不过他能看到边缘透进来的日光。即使那么微弱的光线也让他头疼，他痛苦地低吼着扭过头。

“嗨……你醒了。”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了 Tony 的脸。“想喝水吗？”

他稍稍点了下头，因为再大一点的任何动作都会让他痛得更凶。Tony 把一杯水端到他的嘴边，他喝了几口，然后扭开脸。

“真正的玻璃。”他嘟哝了一句。

Tony 举起水杯，点点头。“嗯。不是塑料。再也受不了塑料杯了。你在医院里，Jethro。”

Gibbs 朝边上斜了一眼，希望眼睛没有因为一直睁着而疼痛。“多久？”

“一星期。你有颅内出血。他们不得不给你做了手术，并且一直让你昏睡，直到血肿消失，不过你会好起来的。”

一星期？最后一个搏击之夜的事件好像就发生在几小时之前。Tony 坐在床边。他看起来很疲惫，下巴上有淡淡的淤青。

“你好吗？”Gibbs 粗声粗气地问。

“我？嗯。只是……有一阵子情况有点糟糕。没把握你能不能挺过来。”

“我能吗？”

“你想知道伤势？你被揍得很厉害，左眼也许不会复原了，肋骨断了，硬脑膜下血肿，头会疼上一阵子。”

“就没什么好消息？”Gibbs 斜了他一眼。

“有——他们做了性病测试，你是阴性的。”Tony 轻声说。

考虑到过去几个月来他进行的无保护性事的次数，这真是奇迹。接着他想起 Tanner 给每个新人做的验血，也许被赶进场子之前，有性病的人都被筛除了。

“我也是。阴性，我是说。尽管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只和你一个人睡。”Tony 补充道。

Gibbs 看着屋子角落里的扶手椅上皱巴巴的毯子和枕头。

“你睡在这儿？”

“嗯。不比牢房里的垫子差。” Tony 耸耸肩。

“Vance.....”

“他朝我吼了几嗓子。说我的休假都用完了，让我滚回 NCIS。可我跟他说，我还有休假，因为我是执行 NCIS 的卧底任务，即使他只是在事后确认的。所以，哈！” Tony 咧起嘴。“过了那样的几个星期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

“再？以前怕过？”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马上就后悔做了这个动作。

Tony 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我不喜欢老是告诉我该做什么的大佬。他们让我想起我爸。显然你不算。”他用一根手指温柔地抚摸着 Gibbs 的手，Gibbs 把手抽了回来。Tony 的眼里闪过不安。“提起父亲，我跟 Jack 通过几次电话。”他急促地说，显然像打破这个尴尬的时刻。

Gibbs 露出痛苦的表情。尽管他爱 Jack，可眼下他无法面对他。

“他知道你失踪了，可我大概暗示过你在执行一项卧底任务。”这次是 Tony 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对不起，Gibbs——可他年纪大了，当时我没有你在哪里的任何线索。我只是不想让他担心死。”

“没事，Tony。”他想也许自己也会这么做，Tony 让 Jack 免除了几个月的担心，这让他感到欣慰。

“他知道你在医院里，不过我说你需要一点时间。你做得到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他想听到你的声音，我不能永远拒绝他。他已经起疑心了。可我不知道你想对他说什么——或者让他知道多少。”

Gibbs 最不想要的就是 Jack 上医院来探望他，所以他很高兴 Tony 开头就挡住了。上次他父亲来医院看他是他在科威特受伤之后，再前面一次是他妈妈去世之后。两次的结果都不愉快，他不想再来一次了。最近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改善了许多，可他还是不想面对 Jack 坐在病床边必定会带给自己的回忆。

Gibbs 四下打量着房间，看见桌上有一台手提电脑，边上散乱着一些文件。

“你把这儿当做办公室？”

“没错！”Tony 笑嘻嘻地说：“Fornell 需要我的信息，McGee 每过几个小时就和我 skype。”

“我不知道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没关系。Vance 说我必须做一次心理评估，然后才能正式回去工作，那是不用着急的

另一个理由。” Tony 停了一下，咬着嘴唇。

“我不会看精神病医生。” Gibbs 立刻说，猜到他下面的话。

“瞧，我听到你说的了，我也不喜欢这样。” Tony 凑了过来。“可你要是想回去工作的话，就得忍一下，Gibbs。你失踪了六个月。”他又停了一下，让后叹了口气。“瞧，他们知道咱们遇到的事，他们看了从观众手里缴获的手机里的录像，一些录像里有你。他们‘知道’，Gibbs。”

他也不愿想这些。很久以来，那一直是他个人的地狱。想到别人看到这些，对他的选择说三道四，这让他受不了。

“他们‘知道’个屁！他们不在那里。”

Tony 点点头，撤回了身子。“他们知道的够多了。他们听了所有拳手和观众的口供，立了案。Fornell 想和你面谈——他在领导调查。”

想到要和他的老朋友 Fornell 谈这些事，让他感到恶心。他的脸肯定变白了，因为 Tony 站了起来，抓起来废物桶，塞到他鼻子下面，正赶上他吐了出来。他没什么好吐的，可他还是从肚子里呕出一些酸水。

这让他精疲力竭，他靠到枕头上。Tony 又把水递给他，他喝了好几口，冲掉嘴巴里不干净的味道。

“哦，瞧！手指！” Tony 说，显然想再次分散注意力。他举起伤手，弯了弯断指，马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哦哟。它们有点僵，还需要一些练习，不过在好转。差不多，有点，快了。”

“你的背呢？”

Tony 耸耸肩。“没事。医生看过了，不过也没什么好做的。它在好起来，不过就像你说的，我会一直有疤了。”

Gibbs 凝视着他，知道那比 Tony 刚刚说的要更糟。他伤得有多重，身体上，心理上，感情上？伤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想到这些就让他疲惫；这是他眼下无法应付的复杂。

这时，门开了，一个穿着医院制服的男人走了进来。Gibbs 感到一阵不安，立刻想到了 Tanner。目前他对整个医疗行业没有什么好感。

“你醒了，Gibbs 探员！太好了！DiNozzo 探员会欣慰的。过去一个星期里几乎没有离开过你的床边。”

“是那样吗，DiNozzo？” Gibbs 看着 Tony，他耸了耸肩。

“Ducky 给我带了些衣服什么的。他是我唯一允许探视的人。Abby、Ziva 和 McGee 想来，可我知道你不想让他们看到你这样。”

Gibbs 哼了一声。Tony 总是这么了解他。

护士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这个，你看起来好多了，我只是要检查……”他凑到输液管前面，Gibbs 伸出手，牢牢攥住他的腕子，用力按住。

Tony 站了起来。“我以前跟你说过，所有的治疗都必须得到他的允许——要是他昏迷的话，要得到我的允许。明白吗？你做的每件事都要得到他的同意，或者是我的。”

护士喘着气同意了，这时 Gibbs 才松开他的手腕。护士揉着腕子，不安地注视着他。“这个，显然你的运动技巧没丢。我料想你的头在痛；我会给你一些布洛芬。”

“不用。我不要。”Gibbs 气冲冲地说。

“可你……”

“我刚才怎么说的？”Tony 坚决地说：“他不想用药。要是他改了主意，会让你知道的。”

护士瞪大眼睛点点头，急忙逃出房间。

“妈的。我想咱们把他吓坏了。这根本不是他的错；我待会去哄哄他，给他买一杯咖啡。”Tony 叹了口气说。“你昏迷的时候，我确保他们把准备给你用的每种药都告诉我，然后我先跟 Abby 把每种药都查一下。我发现我是你的最近亲属。”他耸耸肩，专注地盯着 Gibbs。谁知道？”

Gibbs 记起多年前把 Tony 列为他的最近亲属，他也知道 Tony 把他列为最近亲属。如果他自己无法做决定，Tony 是他唯一信任可以做正确决定的人。

“不过你打定主意不要止痛药了吗？”Tony 问。

Gibbs 没有回答。太累了。他闭上眼睛，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Tony 正在用手提电脑工作，带着耳机轻声说着话。

他结束通话，转过身，看见 Gibbs 醒了，于是微微一笑。

“我给你拿了吃的。看起来很糟，可他们说你现在只能吃这个。”

他帮 Gibbs 坐起来，然后把一个托盘放到他面前。食物看起来的确很糟，可 Gibbs 还是吃了。吃完他感觉好多了。Tony 拿走托盘，然后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了下来，脚搁到床上。

“出了什么事？” Gibbs 轻声问。“他们有没有抓到所有的人？ Hurrell 成功了吗？他好吗？”

“Sam 很好。他干得棒极了，头儿！他释放了所有的拳手，控制了所有的训练营老板和他们的保镖，所以我们的人到达时，根本没流血。他给 McGee 和 Fornell 帮了大忙，指认了所有的坏蛋。那花了很长时间。那晚我们抓了很多人。”

“Walid？” Gibbs 问：“那混蛋跟我说他有外教豁免权。”

“嗯，他老拿它说事儿。可似乎有人，”他亲切地强调了一下这两个字，“给 Walid 的大哥发了一些 Scott 手机里的录像。” Tony 微微耸了耸肩。“似乎大哥对 Walid 的小小变态庆典不感冒，特别是每次搏斗结束后的事情。” Tony 拱起背，微微皱了皱眉，Gibbs 看得出他觉得很难坐舒服。

“他哥哥准备等他回家后给他罪受？”

“哦，比这还妙。大哥说 Walid 给家族丢了脸，他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还解除了他的外交特权，正好在 Walid 准备坐飞机回家的时候。真可惜。” Tony 笑得见牙不见脸。“妈的，Jethro，你真的以为我会让那混蛋溜掉？”

“哦，还有些事，也许你会觉得有趣。” Tony 把脚从床上拿下了，身子前倾，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似乎我们的朋友 Mac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囚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戴镣铐，我觉得很奇怪，可后面出的那些事让我把这茬儿忘记了。”

Gibbs 皱起眉。“我不明白，他被赶上场搏斗，跟咱们一样。”

“不对。他不一样。” Tony 摇摇头。“似乎 Mac 对搏击有狂热迷恋。开始他只是看比赛，几年之后，他决定光当看客不够了；他想参与。所以他找到 Walid，自告奋勇为他搏斗。”

“什么？” Gibbs 难以置信地看着 Tony。

“没错。我也觉得他疯了，可 Mac 爱死整个调调了——气氛、观众、搏斗……还有操人。我猜这也不比 McGee 和他网络游戏更怪。” Tony 翻了个白眼。“只是在这里，搏斗不是虚拟的；他体验了真家伙。他也喜欢名声——我知道这很疯狂，可名声在外，深受观众喜爱，有人为他欢呼，他们对他的奉承——他都欣然接受。他渴望这些。你看见过他孜孜以求的样子。”

“嗯，我看到过。”奇怪地，Gibbs 甚至能理解他。他从来不在乎受不受欢迎，观众是不是奉承他，可周复一周上场搏斗带来的肾上腺素高峰绝对让人上瘾。即使他痛恨搏斗，他也知道一部分的自己觉得那样十分令人满足。“Walid 同意了？”

“没错。你知道 Walid 和他的心理战——他把它变成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赌局。他们做了个交易；赛季结束时，如果 Mac 赢了，他可以留在 Walid 的组织里，当他的首席教练，工

资很高。如果他输了，他和其他拳手一样成为新东家的财产。赛季里 Walid 必须住在 Walid 的训练营里，照 Walid 说的做，可 he 比绝大多数拳手都自由得多。”

“明白了。” Mac 如此享受比赛的样子总是有点不对劲；现在清楚了。

“还有，呃……我大概有建议 Fornell 把 Walid 和 Mac 关在一起。” Tony 又笑得见牙不见眼。“我觉得 Walid 也许乐于知道他的拳手们被整晚和消防员关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怀疑 Walid 没睡成什么觉；Mac 喜欢漂亮男孩，而 Walid 长得不赖。”

“也许我教你太多了。” Gibbs 若有所思地说。

Tony 哈哈大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 Gibbs 感到有一种两人在牢房里时的那种融洽。Tony 和他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他们的想法一样，三观相同，两人之间总是有一种连接。

接着，这个时刻过去了，现实世界又压了下来。他们再也不是在 Scott 的牢房里了。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

“Scott 呢？” Gibbs 问。

“抓起来了，还有 Frank、Tanner、McGuire……甚至 Pete。Ellis 也被抓了，不过眼下他在监狱医院里。”

Gibbs 皱起眉。“他拒捕？”

“呃……不。他好像撞到了某人的拳头上，挨了一点揍。” Tony 微微皱了下眉。“他的鼻梁骨和下巴骨折了。”

听到这里，Gibbs 居然闷笑了一声。“他该对某个被他叫做娘炮的人更小心些，吭，Tony？”

Tony 心照不宣地咧了咧嘴，肯定了 Gibbs 对 Ellis 如何受伤的怀疑。其实 Gibbs 根本用不着他确认。

“海军部长也被捕了，” Tony 继续说：“FBI 在对腐败进行最高级别的调查。不只是海军部长，还有 Walid 贿赂勒索的所有人——联邦探员、警察、法官……Walid 的触手伸得很远，很广。FBI 从他办公室里找出了一大堆材料——原来 Walid 什么事都会仔细记下来，每件事、每个人都有档案。把这些材料都过一遍要让 FBI 开心死了。”

“Fornell 肯定被这些事忙死了。”

Tony 摇摇头。“Fornell 只是在调查搏斗的事儿——光这些就够他忙乎一两年了。他只好把 Walid 的文件交给别的组。该死，我想 FBI 得招几个新探员来对付所有这些。”

“那么这些功劳全归 FBI 了？”

“不总是这样吗？” Tony 翻了个白眼。“我写了一番证词，说我看到 Ellis 杀了 Rajul，还签了名。我猜 Fornell 也会要你作证他杀了 Ben 和 Brian。” Tony 轻声说，“等到你准备和他谈话的时候。”

“我杀了 Brain。” Gibbs 闭上眼睛，再次感觉身心俱疲。

“可那是 Ellis 逼你的……”

“闭嘴，Tony。我想睡觉。”

这次，他梦到有人追他。Tony 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奔跑着，可他让他的速度变慢了，使两人都身处险境。追他们的人赶了上来，渐渐逼近，狗狂吠着。Gibbs 决定离开 Tony，这样追他们的人将不得不分头追捕。

“停下！等等！” Tony 追着他叫着，可他们独自行动的话会比较快，活下来的机会更大。

这给他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是他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他累坏了。他不能永远跑下去。当他意识到无法跑过追兵的时候，他藏到一簇灌木下面。如果他静悄悄地一动不动，那么他们不会发现他在这里。现在他必须一个人，舔着伤口，让它愈合。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里有一个女人，正轻声和 Tony 交谈。她抬起头，朝他微笑着。

“Gibbs 探员，我是 Sheldon 医生。很高兴你醒了。你感觉怎样？”

“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她微微一笑。“很快。手下，我想跟你谈谈一些预后。DiNozzo 探员告诉我你喜欢听实话，所以我准备就这么做。”她走过来站到床边。“你刚入院的时候，我们给你做了全面的验血，你的身体里有多种不同药物。我这里有清单——你有空的时候可以自己看，要是有问题随时可以问我。”

她把一张纸放到床头柜上。

“你身体里有这么多物质，开头会感觉不同，现在它们都被清除了。幸运的是，断药最难受的时候，你被麻醉了，但是你会感觉到情绪和精力的不同。”

“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重复道。

她轻声笑了一下，同时摇了摇头。“另外，你的头部受了重伤，再加上断药，你也许会有头痛、出汗、发抖、易怒、情绪变化和嗜食。也许还有幻觉——或者非常清楚的梦——还有勃起障碍。”她抱歉地拍了拍他的手，他把手挪开了。他希望人们不要在试图触摸他。他不喜欢待着这里，光线充足，人们来来去去。

“我会好的。”

“我们可以给你开些药，减轻某些症状，可 DiNozzo 探员跟我说你不喜欢服药。”

“是的。”他摇摇头。“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今天下午我会做些测试。如果结果正常，并且家里有人察看你的话，那么过两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我能察看他。”Tony 说。

“好。”Gibbs 厉声说。“随你做什测试，只要让我回家。”

她点点头，走到门边。“我说了易怒是症状之一。”他听到她出去时对 Tony 嘀咕道。

“哦，不，他总是那样的。”Tony 笑着说，可他不做拍头可及的范围之内，而 Gibbs 也没心情。

~\*~

两天后，Ducky 来了，带来了 Tony 请他从 Gibbs 家里拿来的衣服。Tony 在走廊里贩卖机旁遇到了他。

“他情况怎样？”Ducky 问，一边递过装衣服的袋子，一边透过镜片诚挚地注视 Tony。

Tony 耸耸肩。“你知道的，他是 Gibbs。”

“跟每个人凶，抱怨食物，要求尽早出院？”Ducky 微笑着。

“没错。”Tony 咧着嘴，心不在焉地揉着正在痊愈的手指。

“你离开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我想。”Ducky 带着惯常地敏锐说。

“你可以这么说。”Tony 讽刺地哼了一声。“那里自成一个世界，Ducky。我们就像住在一个气泡里。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了真实世界，所以……”他摇着头消声不说了。

“所以你在想气泡存在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也能在这里存在，在你们的正常生活中存在？”Ducky 轻声问。

Tony 抬起头，发现 Ducky 的眼神柔和、慈祥。“我看到了你们回来后你和他的相处方式，Anthony。”他拍了拍 Tony 的胳膊说，“我相信你们被拘禁的时候，他有点暗示你对他的感情是有回报的。然而现在你们自由了，你在想那是否……”

“那是否是由于药物、拘禁、狭小的空间——我们俩被关在一起的那些夜晚。瞧，Ducky，有那么一阵子，我看到了一点真正的 Leroy Jethro Gibbs。他不让任何人看到的部分——我是

说任何人。我打赌 Shannon 是最后一个看到那部分的人。他谈话——我是说真正的谈心。我们都谈了。我以为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可现在，似乎有人按了重启动键，他又成了原来的 Gibbs，我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

“坚持下去，Anthony。” Ducky 轻轻捏了捏他的胳膊。“你们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磨难，会有一段调整期。”

“也许。只是……我有种感觉，他想让一切回到以前的样子。”

“那是他的人生。他肯定有很长时间在梦想回到从前。”

“嗯。可以前那里面没有我——反正不是我想要的那样。所以，我现在怎么插进去？”

Ducky 微笑起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无比固执的男人，经常不知道什么对有好处。我想，Anthony，你必须和他一样固执，还要非常耐性。给他时间弄明白。我想最后他会明白的。我认识 Jethro 很长时间了，我从不认为他是个笨蛋。”

听到这里，Tony 勉强露出一个苦笑。“好的，Ducky，我会等老狼出来的。”

“狼？” Ducky 扬起一道眉毛。

“只是……我俩之间的一个玩笑。” Tony 微笑着说。

他回到 Gibbs 的病房，发现 Gibbs 从浴室里出来，刚刮了脸。他走得很慢，好像浑身都在疼，可他现在气色好多了。

他的脸上仍然有淤青，左眼布满血丝，指关节都擦破了，额头有道新伤疤。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历经磨难却仍然活下来讲述着自己经历的老狗。

“头发长长了。”Tony 伸手摸了摸贴着 Gibbs 头皮的银发，Gibbs 不耐烦地甩开头。“给。” Tony 把衣服袋子递给他，过去打包自己的手提电脑。

等他重新转过身，Gibbs 已经穿上了一件藏青色的翻领 T 恤，一条牛仔裤——皱着眉低头看着自己。“我以为你说 Ducky 帮我把家里的衣服拿过来？”他暴躁地抬起头。牛仔裤的腰太肥了，翻领 T 恤的胸部也太紧。

Tony 叹了口气。“你的体型变了，Gibbs。六个月吃 James Scott 的食谱，还有锻炼，会让人那样的。”

Gibbs 瞪了他一眼，生气地用力抽紧皮带，显然这些显示了他有巨大改变的迹象让他生气。

他拒绝坐在轮椅上出院，对此谁也没有吃惊。所以 Tony 扶着他慢慢走到医院门口。

“车库在这边。”他们走进晚秋的阳光中时，Tony 说，接着他发现 Gibbs 没跟上来，于是转身看去。

Gibbs 就站在医院门口，抬头望着头顶的天空，Tony 看得出，他简直就在痛饮阳光。

Tony 走回到他身边。“六个月了，Tony。”Gibbs 粗声粗气地说，声音几不可闻，“离上次太阳照在我身上已经六个月了。”

Tony 站在那里，看着他，强咽下喉咙里的哽塞。Gibbs 忍受了六个月的囚禁，唯一能够看到外面世界的时候，是他马上要被赶进场子为生命而战之前。每周他只有一个晚上能感受到风吹过发梢、呼吸到新鲜空气。Tony 尝试了几周这样的生活，可忍受六个月？

难怪 Gibbs 像匹新生的小马驹那样站在那里，沐浴在秋阳里，感受阳光晒在身上的感觉。Ducky 说得对；Gibbs 需要一段调整期，Tony 打算给他一段时间，可他也准备为了他们在 Scott 的训练营里所曾经拥有的东西而战。

也许，Gibbs 会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为胜利而战的人。

~\*~

人、街道、房子……忍受了几个月的人造光线和 Scott 训练营的内部设施之后，这些看起来都如此陌生。Gibbs 凝视着车窗外，走出病房让他感到疲倦。

体力的衰退让他恼火，就像外表的改变让他恼火一样。他想要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样，他可以把这件事置诸脑后，继续他的生活。

他们驶入熟悉的街道，越过熟悉的房子，停在他家的门外。这里是他的避难所，他可以躲进这里，藏起来，舔好伤口，然后重新面对世界。

他慢慢走到门口，打开门，转过身，Tony 在他身边。Tony 停在门口，脸上露出吃惊的神情。

“有问题，头儿？”

“嗯。我不想让你进来。”他能看到 Tony 眼中的受伤和关心，可他没去理会。“你现在可以回去了，Tony。”

“医生说得要有人检查你。”Tony 固执地回答。

“那就检查啊。打电话，让 Ducky 打电话，随便怎样，我可要一个人待着。”

Tony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却没有动。

“瞧，DiNozzo，我和一群男人一起关了六个月。我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都没有发

言权，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现在我有了。我想一个人呆在，明白吗？”

Tony 点点头。Gibbs 也朝他点了下头，然后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却发现门没关上。他低下头，看见 Tony 的脚把门卡住了。

“我明白，真的，我明白。你能假装嘉宝，一个人待会儿，Jethro，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啥，也别以为我会让你永远这么干。”

“我他妈的在干啥？”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做孤狼。你就会这个，我明白——你总是这么干，你又回老路上了，跟平时一样。”

“是这样吗，DiNozzo？”

“嗯。之前的事情没关系，我吸你的屁，你吸我的屁，而且我们发现咱俩都喜欢那样。现在，事情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可要是你拖太久的话，别以为我最终不会过来把你揪出来。”

Gibbs 面无表情地盯着 Tony，Tony 同样面无表情地盯着他，Gibbs 突然意识到眼镜蛇不是狼会面对的最危险的对手。

Tony 从门里抽回脚。“就像你有一次跟我说的，Jethro：如果有人能惹你，让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那就是我，记住这点。”

然后他转过身，走向汽车。Gibbs 看着他走远。过去几周里，他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间，经历了那么多，被压缩在那么紧密的时空里，突然一个人的感觉很陌生。

他关上门，慢慢地，僵硬地走进他的房子。这里和他离开前完全一样，除了清洁程度。一尘不染。所以他猜自己不在的时候有人过来打扫；也许是 Abby。

他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塞满新鲜的食物和几罐 Caf-Pow。肯定是 Abby。

他走过一间间屋子，重新发现他的家。他热爱这个地方；他曾经和 Shannon、Kelly 住在这里，他的一部分灵魂和她们的记忆一起驻扎在这里。有时候他听到 Kelly 在笑，Shannon 从楼上跑下来，喊着他的名字。有时候，他坐在桌边，要是很快抬起头，他能看到 Kelly 在走廊里玩跳房子。

他打开地下室的门，慢慢扶着栏杆走下楼梯。这个房间只是他的避难所，他可以关起门来，舔舐伤口，直到有力气重新面对世界。

这里没有船，很久没有船了。过去两年里，他在做不同的东西；修椅子、做玩具、做相框、镜框、装饰 Mike 的棺材。密切精细的伙计让他集中在工作之外的事情上，解放他的思想，挡开问题，给他一些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找到过的空间……起码直到几周前，他和 Tony 一起在一间小小的没有窗子的房间里翩翩起舞之前。

现在他需要这个避难所。他走下最后一级楼梯，走向工作台。他在那里找到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大概也是 Abby 的礼物。他打开酒瓶，朝玻璃罐里倒了一点，然后用两大口吞了下去。

接着他一瘸一拐地朝中间的大桌子走去。这真陌生。这几个月里他一直掩藏着瘸腿，因为这会显露弱点，而他不能负担这样显露，可现在童年的旧伤痛得那么厉害，他差点连路都走不了。

膝盖失了力道，他绊了一下，跌倒在地。木屑的味道突然涌进鼻孔，他立刻回到了场中。这个记忆那么突然、那么鲜明、那么出自本能，让他吃了一惊，他弯下腰，胃里的东西全吐到了地板上。威士忌涌了出来，火辣辣的刮过喉咙，吐到了地板上的木屑里，接着是他上一顿的病号饭，一滩暗棕色的东西。他躺在地板上，喘着气，胃又痉挛起来，迫使他又吐了一会儿。

等吐完了，他重新躺到木屑里，抬头看着顶上的天花板，大笑起来。在他们从他身上夺走的所有东西里，再也不能在地下室里享受宁静和庇护是他没有想到的。

~\*~

他的公寓就和他离开时一样。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Walid 的手下肯定非常小心的撬开了他的门。他们还拿走了摄像头和剩余的下了药的披萨。他们一丝不苟地清除了踪迹，没有留下线索，就像他们绑架 Gibbs、Sam 和其他人时一样。

他的同事也帮他打扫过了；这里被采集过指纹，Aby 显然把所有东西归了位，比原来还要整洁。餐椅整齐的围着餐桌，餐具也洗干净了。

他给 Ducky 打了电话，让他隔一段时间检查一下 Gibbs。也许 Gibbs 说得对；几周来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也许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回家，回到自己的空间肯定很好。

他打开冰箱，发现了一下新鲜的食物，甚至有一碗沙拉，上面贴着一张角上有骷髅后交叉骨头的报事贴，上面是 Abby 潦草的字迹：“吃了这个，Tony。这对你有好处！”

“嗯，好像有这种可能似的，Abs。我已经吃了几个星期的健康食品了，同时还折断了一只手上的所有手指，被打耳光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还被鞭子抽到昏过去。现在谁能怪我把健康食物和痛苦联系起来？”他从冰箱里拿出沙拉，把它丢进了垃圾桶。

他觉得累得不想吃东西，所以他走进了卧室，踢掉了运动鞋，重重地躺倒在床上，几乎立刻睡着了。

十三个小时后，他被闹钟惊醒了。他抬起头，看了眼钟。想到这个蠢家伙每天都响，而他压根不在这儿被它闹醒，感觉真诡异。

今天是工作日，他不妨进办公室，面临那个特别的阻碍，反正总有一天会发生的。

他走进浴室，慢慢昨晚睡觉时穿的脱下 T 恤和运动裤。他的背在痛，可自从挨了鞭打之后，它一直在痛。他一直在忍着，不过他决定这是他终将面对的另一阻碍。

他想了一会儿，给自己鼓劲儿，然后转过身，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背部。

伤疤和 Gibbs 背上的很像，所以他知道今后会怎样，可看到它们在自己的皮肤上还是让他震惊。他挨的鞭打比 Gibbs 挨的更重、更久，所以伤疤的面积也更大。他的伤病也更新，所以比 Gibbs 背上的颜色更深，和他苍白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皮肤都纠结了起来，所以才老是痛。

他记得手腕被绑着吊在头顶，所以他几乎是脚尖着地。他记得第一下鞭打的痛苦，而只有和 Gibbs 紧紧对视才支持他撑了下来。他记得鲜血开始流下背脊的感觉。

他打开花洒，走进热水中，知道那天的记忆将像背上的伤疤一样难以磨灭。

热水流过全身，抚慰着他。他知道自己还会这么做。那场鞭打是值得承受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不仅拯救了 Gibbs，还救了 Sam、Greg、Matt，和其他所有陷在那个噩梦里的可怜家伙。如果他能救下 Steve、Rajul 和其他逝者就好了。他知道自己做了件好事，可现在这没啥帮助。

Gibbs 挨鞭子的时候，没人在那里迎住他的目光，之后的黑夜里也没人摸着他的手。没人在夜里和他说话，为他分担痛苦；Gibbs 被赶进场子时，没人为他做交易，好不让他去搏斗；Gibbs 试图逃跑时，没人告诉他尝试是正确的，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是他的错。

Tony 到来之前，Gibbs 在那个噩梦里独自待了五个月。他也许是 Gibbs，他也许是一头孤狼，情愿躲起来独自舔伤口，可他还是会痛。如果他拒绝别人的帮助，如果他把世界关在外面，认为自己能够压下它，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么 Tony 害怕他会变成什么样。

经过他经历的一切，忍受的一切，理应有人向 Gibbs 张开双臂，抱住他，一个了解，关系，爱他的人。Tony 想成为那个人。他想在 Gibbs 身边，就像他挨鞭子时，Gibbs 在他身边那样。让他坚强地面对痛苦，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Tony 扬起头，假装没有注意到热泪混着热水流下他的脸庞。

等他洗完了，他走出淋浴房，擦干身体，然后慢慢走向卧室，打开衣柜，穿上白衬衫、一套深灰色的西装，系上一条全黑的领带。这是他的工作行头，他的阿玛尼盔甲，他戴得无比纯熟的又一套面具，看到他的人，都猜不到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写在他的皮肤上，刻在他的灵魂里。

然后他冲镜中的自觉微笑着，大大的，灿烂的，快乐的，Tony 式的笑容，只有当他满意所以的伪装就位时，他才出去上班。

电梯叮的一声打开了，Gibbs 慢慢走出电梯，走进一间放着一排金属台的房间。有人在最里面的台子上工作者，对着面前的一具尸体自言自语。他很年轻，有着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副眼镜，他不时认真地把它推上鼻梁。

Gibbs 慢慢走近，用四个爪子悄悄地走着。年轻人抬起头，朝后退去，眼中带着害怕；Gibbs 能从几步外闻到他的恐惧。

“Gibbs 探……探员……是你吗？”

“你以为会是谁，Palmer？”他怒吼道。

“可……这不可能是你，”Palmer 小声说，仍然朝后退着。

“为啥不？”他愤怒地摇着尾巴走进。

“呃……这个……因为我刚刚称过你的心脏，”Palmer 说着，指了指尸体。Gibbs 转过身，发现自己正俯视着台上自己的尸身，胸膛被剖开了，心脏不见了。

他惊醒了，暗想着自己身在何处，为啥头疼得这么厉害。

他躺在床上，他的床，在卧室里，在他家里。床头柜上有个杰克丹尼的空瓶子，解释了头痛。可他漏了什么。他在床上摸索着，拍打着，琢磨着自己到底漏掉了什么。他只是知道有什么不在该在的地方。

Tony。

他在找 Tony。他到底在哪里？

“Tony！”他咕哝着，更加疯狂地拍打着。接着他想起来里；他把 Tony 赶走了。他停止拍打身边空出的床垫，重新躺到枕头上。“该死的傻床。”它感觉太大、太空旷。太暴露。

他滚下床，抓起床垫，把它拖到地板上。接着他把它拖到走廊里，推进了浴室。它正好塞进狭小的房间，一边挤着浴缸，可它必须这样。他走回浴室，拿了枕头和毯子，重新回到浴室。

他还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他不喜欢它们贴着皮肤的感觉，又热又刺痒，好像它们不属于这儿。他脱下衣服，扔到马桶边，然后他躺到地下的床垫上，用毯子蒙住头，重新睡着了。

~\*~

“嗨——麦救兵，情况怎么样？”Tony 大步走进办公室，欢快地问。

“Tony！我以为你还得过几天才回来。”McGees 走过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嘴巴咧到

了耳朵根。

“这个，有工作要做，你知道我有多热爱努力工作。”

“呃，不……不怎么知道。”

“你肯定知道。给，接着！” Tony 给他扔了块果仁奶油饼干。McGee 灵巧地单手接住。“喂……不笨手笨脚了？你是谁，你把我的麦小呆怎么了？” Tony 怀疑地皱着眉问。

“Tony！” Ziva 短暂的拥抱让他吃了一惊。接着她撤回身，看起来有点尴尬。

“你想我了！”他带着大大的笑容说：“继续！承认吧！你怀念我在这儿，Zee-vah！”

她瞪着他。“我只是很高兴不用再适应和新的外勤探员一起工作了。尽管你很讨厌，我还是习惯了那些奇怪的恶习。”

“噢——我也想你，我最喜欢的前摩萨德军官转变来的见习 NCIS 探员！”

“我已经后悔你回来了。”她一边翻着白眼说，一边回到自己座位上。

Tony 笑嘻嘻地走到 Gibbs 的桌边。没被绑架之前，他就坐在那儿。起先他不愿意坐 Gibbs 的位子，可坐在这里可以让他免于一天几次看着 Gibbs 的空桌子，感觉到思念那个男人带来的剧痛。

“情况汇报，McGee！我们到哪儿了，在干啥，对谁干？” Tony 坐到位子上问，脚搁到了桌上。

“现在，你要做的是跟我来，DiNozzo。”一个阴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他意识的那是 Vance，感觉下巴绷紧了。

他跟着 Vance 上楼来到他的办公室，在他示意的椅子上坐下。

“你的小组被指派协助 Fornell 探员结束你最近参与的调查。”Vance 对他说，坐到桌后自己的大椅子上。“我告诉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 FBI；现在这是他们的案子了。”

Tony 感觉到汗毛竖了起来。他不是不想把这个特殊案子的收尾工作交出去，可他不喜欢没人问他的意见。“为啥？”

“因为你办这个案子已经够久了，我要我的重大罪案反应小组回来重新办案。”

“那是一个案子。”

“我知道：我有两个手下不能办的案子，因为他们成了受害人，而不是调查人，结果不得不派人救他们，就因为他们的私人介入。”

“你说得好像这是我们的责任。” Tony 倾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

“对你来说，DiNozzo，就是你的责任。”

“如果我没有去那里……”

Vance 举起一只手。“这点我不和你争，DiNozzo。”他的表情柔和了。“你干得不错。”他用更加安抚的语气说。

“要是我能对你说同意的话就好了。”

Vance 的眼睛闪了一下，但是接着他点了点头。“我在接受海军部长的命令。当时我没理由不信任他，我给你的时间够长了，DiNozzo。五个月里，你没有任何进展。”

“因为每次我们想到哪里，就撞上 Walid 这堵墙！”

“我在管理一个联邦机构，Dinozzo。我还应该给你多长时间？”

“要多久就多久！我们在找的是 Gibbs。Gibbs！”

“我在你和海军部长之间调停了几个月！比起他想给的，我起码多给了你三个月！”Vance 厉声说，Tony 第一次模糊地认识道，也许 Vance 不全是个坏家伙。他没有付出更多的努力，他本来应该这样的，可他也不是罪犯。

沉默了一会儿，Vance 叹了口气。“你会对此有问题吗，DiNozzo？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肯定能够给你找个驻舰探员的任命。”

Tony 理解地慢慢点了点头。“我有没有问题？不。可被你遗忘在外的不是我。等 Gibbs 回来……”

“Gibbs 探员回来工作时，如果他回来，我会面对他的。”Vance 坚决地说。“同时，你的小组会帮助 Fornell 结束 NCIS 在这个案件里的参与。我希望接下来几天你会在胡佛大楼办这件事——等心理医生宣布你适合回来工作以后。”

“我要去看那个长着男人手的漂亮神经病医生？我觉得那让人不安；这是某种矛盾的信息……”

“你可以今天上午见她。我现在会预约。”Vance 朝他甜蜜地微笑着。

“这真的用不着，”Tony 一边说，一边思忖着能不能花言巧语逃脱这场特别的折磨。

Vance 往前靠了靠。“DiNozzo——Tony——我看了你的病历，我看了 Walid 那个恶心的小马戏团里的一些录像。我想这是必须的。”

Tony 感到自己的脸红了。想到 Vance 是否看到了 Gibbs 在场子里操他的录像，他开始发冷。Vance 肯定看到了一些场子里的录像，他肯定知道 Gibbs 也参与了。Gibbs 是 Tony 认识的最讲隐私的人。知道他的小组和领导看到了他那样的录像，他怎么能回来工作？怎么有人能回去？“

“还有一件事。”Vance 打开抽屉，拿出一枚 NCIS 徽章，放到桌上推给 Tony。“我相信这是你的，DiNozzo 探员。”他强调了‘探员’这个词儿。“我在你的档案里加上了一个嘉奖。”Vance 轻声说：“你的所作所为，在没有后援，没有武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入那个地方，是极其愚蠢鲁莽的。也是非常勇敢的。你是个好探员，DiNozzo。曾经想过 Gibbs 到底看中了你什么，可现在我知道了。”

Tony 伸出手，拿起徽章。重新拿回它，让他涌起一阵小小的自豪。

Vance 朝他浅笑了一下。“欢迎回家，DiNozzo 探员。”

~\*~

几个月来，Gibbs 第一次不是被电铃或者灯光惊醒的。相反，他是被咖啡的香味唤醒的。

“嗯……这个睡觉的地方不同寻常，不过看起来蛮舒服的。”一个不会弄错的英国口音低声说。

他坐起来，发现 Ducky 站在浴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 FHC 的咖啡。那香味仿佛直接跟 Gibbs 身体里某个特殊的饥渴了六个月的咖啡腺体对上了话，他坐直身子，无言地伸手接过咖啡。

“当然，你可以选择保持目前已经脱瘾的状态，”Ducky 一边说，一边把咖啡递给他。“我确信重新开始用咖啡因堵塞你的动脉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可 Anthony 坚持要这样。”

“Tony 派你来的？”Gibbs 深深吸了一下咖啡的香味，然后喝了一口。咖啡很烫，很浓，既陌生又熟悉，他不得不停下来回味这个时刻。

“是的。他派我来的。事实上，他给了我一些有关你健康福祉的相当严格的指示。”

“不需要。我很好。”Gibbs 又品了一口，醉心于咖啡流过舌头的感觉，它征服了他的味蕾，几个月来平淡的健康食物似乎让它们变弱了。

“是的，他说你会这么说的，而我应该不予理会。我正要这么做。”Ducky 走进屋子，蹲到 Gibbs 面前。他伸出三根手指。“我伸了几个手指？”

Gibbs 翻了个白眼，推开他的手。“奥巴马总统。”他开玩笑地回答。

“啊，很好。我想你恢复到了原来的脾气。”Ducky 站起来，环顾四周。“你睡在浴室里

的理由，Jethro？”

“卧室太大了。”Gibbs 喝完咖啡，这么久以后重新享受咖啡进入他血液的舒畅感觉。他感觉到一阵巨大的苦闷，因为他意识到他多么怀念 Tanner 以前灌进他身体里的那些药物。他也许痛恨它们，可它们刺激他，让他精力充沛，勇往直前。没有了这些药物，他总是感觉精疲力竭。

“嗯……神秘的答案，可我感觉到了真相。”

Gibbs 爬了起来，几个月在人前赤身裸体之后，他不在乎在 Ducky 面前光着身子，所以 Ducky 的惊呼让他吓了一跳。同时，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站住了，明白了 Ducky 震惊的理由。

他看起来不像自己。不仅仅是由于头发刚刚开始变长，左眼布满血丝，脸上还有淡淡的淤痕。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于肌肉发达的身体，肚子上六块完美的腹肌，结实隆起的胸肌和上臂。Ducky 的反应不是针对上述任何事。相反，他的目光落在 Gibbs 从头到脚星罗棋布的伤疤上，这些都是在场子里搏斗时留下的。Gibbs 看上去像一头伤痕累累的老狼，为了保持狼群中的头狼的地位，进行了太多次的搏斗。

“哦，Jethro。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Ducky 柔声问。

Gibbs 茫然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他不愿想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他不允许自己去想那些，因为要是想了，他吃不准结果会怎样。

“没什么，Ducky。”他嗓音沙哑地说，伸手拿过浴袍，盖住所有那些诉说着相反事实的证据。

“啊，我亲爱的 Jethro。”Ducky 悲哀地摇摇头。“我们这一代的男人——我们的确不十分擅长承认我们的悲哀，是吗？你总是把自己的悲伤封闭起来，紧紧地看护着它们，不愿和别人分享。我们曾经为此争吵过一次，如果我回想的话。”

Gibbs 转向他，记起 Ducky 对于他从来没有跟他提过 Shannon 和 Kelly 的愤怒。

“这次不一样。”他生气地说。

“是吗？”Ducky 扬起一道眉毛。“怎么不一样？”

“Ducky，我是一个海陆。我经受过更糟的。”Gibbs 耸耸肩。

“嗯。”Ducky 沉思着看了他一眼。“对此我非常怀疑，Jethro。无论如何，我希望如果这么多年来你学会了什么，那就是如果你先承认感觉到痛苦的话，那么就比较容易痊愈。”

Gibbs 盯着他。眼下，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可他不想告诉别人。

“而你不用独自忍受痛苦。当你有好朋友帮助你分担一些负荷的时候，你不必独自承受。”

“我不打算想小孩子一样哭叫个不停——那样有什么用？” Gibbs 厉声说。

“有的人觉得那样有用。” Ducky 耸了耸肩。“就算那不是你的风格，Jethro，那样应对你的悲痛，也比推开最能帮助的人更好。”

“我没有推开你！”

Ducky 轻轻拍了下他的胳膊。“我不是在说我自己，Jethro。”

~\*~

“我读了 Vance 主任关于你遭遇的报告，DiNozzo 探员。” Bracco 医生前倾起身子，大得出奇的双手在桌上对成尖塔状。

别看那双手，别看那双手……Tony 努力把视线落在她的脸上。

“我也看了你的病历。你经历一些极其痛苦的身体创伤。”

“极其痛苦的身体创伤？”

“你挨了鞭打。”

“啊，那个。是啊。” Tony 耸耸肩。“可那是好几周前了。我现在已经好了，能够回来工作了。”

“身体上——也许。”她露出一丝浅笑。她的眼睛很漂亮。“可心理上呢？”

“我很好。瞧，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周。Gibbs 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我甚至不用上场搏斗——嗯，不用一本正经的搏斗。不是那种威胁生命的，不死不休的搏斗。我只跟 Gibbs 打过，而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不会真的伤害我。”

她低头看了看她的报告，不过他确信她不知道 Gibbs 折断了他的手指，因为他没对任何人提过这件事，他确信 Gibbs 也没说过。也许有别人提过，可 Fornell 眼下被证词塞满了耳朵，所以 Tony 怀疑这点特殊的信息不会被漏出来。不过她也许知道场子里的性事。他拒绝称其为强奸。这不完全是他生命中最棒的性事，可他不会给它安上那种名称，及其随之而来的后果。

“Gibbs 在那里搏斗了几十次。跟他比起来，我遭遇的根本不算什么。” Tony 耸耸肩。

“那么让我们谈谈 Gibbs 探员。这件事之后，你跟他一起工作会有问题吗？”

Tony 几乎大笑出声。他不愿意在所有人中间，偏偏和一个心理医生谈论他对 Gibbs 的感

情。不过，也许他的确需要检查一下脑子，看看为啥会爱上一个像 Gibbs 那样爱起来这么复杂的人。然而，也许这正是他的吸引力的一部分。

“我总是想要一条狗。”他突然对她说。“我小时候，我妈死后，我家附近有一条流浪狗。他是一条犟头犟脑的串串，腿瘸了，老是打架，可他老跟着我。”

“当时你很孤独。” Bracco 医生鼓励地冲他微笑。她的确漂亮……要是没长那双奇怪的大手的话。

“嗯，是的。我想收养那条狗，可我爸不允许。他说那是条野狗——没有驯服过。他说得对。我想那是吸引力的一部分。” Tony 沉思道：“瞧，除了我，那条狗没有真正地喜欢谁，那让我感觉与众不同。”

“你在说你对 Gibbs 探员的感觉吗？”

“我是说我理解 Gibbs。我懂他，他懂我。我们一起工作不会有任何麻烦。”他在背后交叉起手指。反正不是为了那个理由。

“他离开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你是小组领导。重新交出这个职务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以前做过几个月的小组领导。那次他回来重新当领导没发生任何问题。”他耸了耸肩。

“所以你对他没有心存任何恶感？”

Tony 哈哈大笑。“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勇敢的人。他让我们都活了下来。他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我们活着逃了出来。”

“你没有回答问题。”

“没有。” Tony 坚决地说。“我对 Gibbs 探员没有任何恶感。”他也许想给他又笨又倔的脑袋瓜里拍进一点道理，可他对 Gibbs 从来没有恶感。“我在担心他。他忍受了很多。要是我经历了他几个月来经历的事情，我没把握会不会崩溃。”

肩膀在痛，他做了个苦相，转了转肩，想让它们舒服一些。他痛恨结疤总是让他感觉沉重纠结，好像他背负了什么东西一样。

“我不会羡慕你给 Gibbs 做心理评估，”他笑嘻嘻地说：“他是个难搞的混蛋。”

她靠到椅背上，好奇地看着他。

“他们也鞭打了他，你知道。但是没有人会在毒打后照顾他。起码，我有他照看我，给我换来了治疗。” Tony 耸耸肩。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由于 Gibbs 探员受了如此极端的苦难，你受的不算什么了，DiNozzo 探员？”她轻声问。

“什么？”他看着那双具有欺骗性的漂亮眼睛，被这个问题蒙住了。

“你来这里之后只想谈 Gibbs 探员。我理解你敬仰他的力量和勇气，可在我看来，你有你自己的问题，DiNozzo 探员，专注在他身上也是你躲避自身问题的一种方法。”

他盯着她。“我没有……”

“你对 Vance 主任失去了信心，绝望地请假去执行你救回 Gibbs 计划。你让自己被下药，被绑架，被监禁。你受到了肉体上的折磨，被毒打、被虐待。面对这一切，你保持坚强，为了拯救那些陷入可怕境地的人。谁为你保持坚强，Tony？”

他茫然地注视着她，用力咽了口唾沫。“Gibbs。”他轻声说。“我们为对方保持坚强。这样我们才逃了出来。他倒下的时候，我扶起他。我倒下的时候，他为我做同样的事情。他是我的搭档。我们是一个小组。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他痛苦地认识到自己有多怀念这样。以前的处境尽管可怕，但是起码他们拥有对方，可现在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记得最后一次搏击之夜的前夜，他让 Gibbs 和他一起翩翩起舞。他知道如果有选择的话，Gibbs 不会这么做。他只是顺着他，因为他俩被关在一个小小的牢房里，无处可去。Gibbs 就像他小时候待如朋友的狗狗一样固执；他不是一条驯服的家犬，他永远不会成为那种狗。

“那么现在谁在支持你？”Bracco 医生问。“你俩都受了伤害，你俩都需要支持。你如果你不要求他支持你的话，你还能支持他吗？他是不是知道你的伤痛？你有没有告诉过他？”

不。Gibbs 在医院里问过——事实上，这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可 Tony 轻描淡写地糊弄过去了，因为他知道 Gibbs 的伤严重得多。

“我没有伤痛。”他固执地说。

“从你进来到现在，你的背一直让你不舒服，而且你甚至都没试过处理这些遭遇给你的感觉。”

“美女眼男人手；你把人骗进来，然后给他们致命一拳，吭？”Tony 不带笑容地说。

她慢慢地点点头。“你经历了相当严酷的历程，DiNozzo 探员。它会在某些方面改变你。不要为了取悦别人，就试图强迫自己和以前一样——甚至让自己相信它没有影响你。它的确影响了你。”

Tony 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然后重新抬起头，看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嗯，我知道。”

她微笑起来。“我准备同意你回去工作，DiNozzo 探员。你要记得还会有挣扎，而请求——”

“接受——帮助不是软弱的标志。”

“没错，软弱的标志是说对不起。” Tony 嘟哝着。她扬起一道眉毛。“永远不要道歉；Gibbs 把这看作软弱的标志。”

“你不是 Gibbs，你可以说出你自己的苦难，不用总是和他的相比。”她柔声说。

他嘲讽的哈哈大笑，意识到他在做和 Gibbs 一模一样的事情，用他自己的方式。

他怎么能指望 Gibbs 向他敞开心扉，却不承认自己的伤痛？以前在牢房里，他们什么也不能掩藏，无法选择，只能向对方露出之间的弱点。看起来，现在自由了，他们倒退回了回避和否认的老路。

显然，把生活调整回真实世界比他想的要难得多。

~\*~

Ducky 走了，不过走之前严辞警告他要经常小睡，好好休息，有规律地吃饭。等他走了，Gibbs 四下打量着这个地方。在他被囚禁的时候，他只想重回以前的生活，可现在回来了，他意识到自己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他以前的生活就是工作，不工作的时候，总是在地下室里造东西。现在这两样都行不通。他的身体还没恢复到可以回去工作，他知道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医生会同意他上班，不管他多么严厉地怒视他们。至于地下室……他甚至没法让自己回到下面去。一想到木屑的味道，就让他想吐。

他坐在沙发上，试着看书，可他无法集中精神。咖啡因有帮助，然而缺乏精力让他狂怒。现在不再被灌满药物，他感到疲倦，无精打采。然而不仅仅是这个；他已经习惯了面对持续的危险，时刻保持警惕，还有伴随这种处境而来的经常性的肾上腺素增高。现在安全了，他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放松。

他拿起手机，发现里面全是 Abby 发来的短信，从平静的到恐慌的。他把它们全删了。

接着为了找点事干，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你好，儿子！” Jack 似乎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他那温暖低沉的嗓音涌进了 Gibbs 的耳朵。“你好吗？Tony 跟我说你在执行一个很深入的卧底任务，可让我知道你走了那么久不是违法规矩的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爸。”他回答，凝视着空荡荡的壁炉架。他想告诉父亲真相，可怎么跟你家老头说他的独生儿子经历了这么多月的磨难？他发现自己做不到。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不过现在我回来了。”

“Tony 告诉我你受伤了。我想来看你，可他让我等到你好一点。也许现在我能来了。”

我可以把店关了……”

“不。”他的语气比原本打算的要严厉，从接下来的沉默里，他能够听出父亲觉得受到了伤害。“我现在不能接待你，爸。不过我很快会来看你的。”

“Leroy……”

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 Scott，他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立刻挂了电话。

“我很好，爸。”他唐突地打断他。

“我最担心你说很好。你总是这样。我记得车祸后你在医院里的时候，你还只是个小孩子，痛得那么厉害，而你几个星期不和我讲话。后来，一天早上，我问你感觉怎样，车祸后你第一次回答了我。你说，‘我很好’，而你明显不好。从那以后，你一直这样，Leroy。”

“我不知道你想听我说什么，爸。我很好。过去几个月很艰难，可我还在这里。”

“有人陪你吗？我知道小 Tony 关心你，还有 Mallard 医生，还有那个甜妞，Abby。”

“是的，有人陪我，爸。”

“可你会让他们帮你吗？”

他不要他们帮。他只是想回到过去的生活，往前走，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他最不想做的就是看着 Abby 的眼睛，看到她的同情。他只模糊地记得她在最后一个搏击之夜抱着他，可他不要她永远那样看他。他是一个领导。他必须回去领导那些人，他要他们信任他。他不要他们看着他，看到最后一次在场中搏斗的那个苍白的，被殴打的男人。他必须消除那段记忆，让他们重新看到他的强壮。

“当然，爸。别担心了。我会好的。”他一边说，一边皱着眉，知道父亲对这句话的特别看法，可这次 Jack 放过了他，说了几分钟的废话之后，他结束了通话。

他需要喝酒，但是他已经喝完了那瓶波旁，所以他出去再买一些。在室外，在人群中行走的感觉很陌生。他很紧张，最小的动静也会把他吓到，每当感觉到危险的时候，肾上腺素总是不必要地涌过他的全身。他来到西尔斯，照现在的尺码买了新衣服，抓了一堆牛仔裤，T 恤，翻领 T 恤。接着，离开屋子只不过一个小时，他就不可思议地感觉精疲力竭。他回到了宁静得令人幸福的家中。

他如此疲惫，以至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梦到自己慢慢走过整个房子，静悄悄地，四爪着地。这是他的房子，但看起来安静，孤独。他在找什么东西；他吃不准是什么，只是它就藏在屋子里的什么地方。

他在卧室里嗅了一圈，然后用头推开浴室的门，可什么也没找到，接着他悄悄走下楼梯。

他在楼梯底部停了一下，凝视着走廊那头的门，通向地下室的门。他不想去那里。他掉头朝厨房和客厅走去……可他在那里找不到正在寻找的东西。

最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用鼻子顶开地下室的门。他停在楼梯顶部，朝下看着。下面有个人。Gibbs 走下楼梯，肌肉缩成一团，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他不喜欢下面。那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他能感觉到木屑粘在他的爪子上，它的气味让他恶心。

地下室里的人转了个身，他认出了他。

“嗨，Gibbs！是我，Brian。”他只是一个瘦削的孩子，大约和 Jimmy Palmer 差不多大，跟他一样天真。

地下室突然展开了，变成了一个大拳场，脚下是厚厚的木屑，围着他们的人群喊着、叫着。他的步伐越来越快，奔过了全场，观众的喊声在他脑海中回荡。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Brian 跪了下来，他甚至没有试着搏斗。他只是露出了脖子，Gibbs 跃到空中，伸出了獠牙，咬在了他脖子上柔软的肉里。他用力粗暴地咬着他，知道他不可能还活着。他能够感觉到 Brian 的血从自己的下巴上流下来，滴到了他的皮毛里，把它染红了。

他撤回身，低头看着被粗暴对待的尸体，脖子被撕碎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他发现它不是 Brian。

是 Tony。

敲门声让他醒了过来，一声尖叫哽在喉咙里。天黑了，所以他肯定睡了几个小时。

他爬起来，打开门，发现 Tony 站在那里，一手拿着一盒披萨，另一只手拿着两瓶啤酒。

“意大利辣香肠、火腿、牛肉、猪肉香肠，意大利香肠，还有培根？” Tony 举起盒子。

Gibbs 找不出很好的理由拒绝——反正不是 Tony 会接受的理由——所以他打开门让他进来。Tony 一进来，他就闻到烤起司的香味，突然间他回到了医务室后面的屋子，拿着他交换来的披萨，看着 Tony 吃。

Gibbs 靠到墙上，被强烈的回忆弄蒙了，看着 Tony 在屋子里慢慢走着。他不像平时那么生气勃勃，肩膀耷拉着，看起来很累。Gibbs 想按住 Tony 的肩膀，为他解除肌肉的酸痛，可他发现自己做不到，所以他只是站在那里，手指发痛。

“你今天回去上班了？”他问，判断那是 Tony 看起来如此疲惫的最可能的原因。

“嗯。见了心理部门的那个女人——Bracco 医生。和蔼的眼睛——男人的手。” Tony 带着一丝笑意说。

Gibbs 坐到沙发上，Tony 的身边，拿起一块披萨。他回家以后就没感到饿，所以他只是做个样子。

“你今天吃过了？” Tony 看着他问，绿色的眸子很随意，而 Gibbs 知道这是他最敏锐的时刻。

“你知道我吃了。Ducky 不光做了早饭，还坐下看着我吃。说他必须向你汇报，所以你已经知道我吃过了。别大惊小怪了，Tony。我很好。”

“嗯。”那双绿眸现在显得更懒散、更随意了，彻底泄露了秘密。

Gibbs 瞪着他。“你也跟 Jack 通话了？天，Tony！”

“我说我会让你做一阵子孤狼。我没说你这样的时候我不会照看你。”Tony 耸耸肩。“Jack 给我打了电话，不是我打给他的——他在担心你，想听听我的意见。”

“你怎么跟他说的？”

“说你很好，其实你不好。”

Gibbs 哼了一声，吃完了手里的披萨。他感觉肚子里油腻腻的，暗想着自己会不会吐出来。

“我也不好。”Tony 补充道，Gibbs 立刻抬起头看着他，胃里打了一个小小的不安的结。Tony 的脸有点红，可他坚决地继续说：“我们怎么会好？那会花上一阵子。你花的时间会比我长——你在那里待得比较久，经历的事更多，而且你是一个人经历的。我有你。”

“我会好的。”Gibbs 再次自动地说道，就像念经。

“我知道，可眼下，你不好，你可以承认这点。”

“也许可以，可那有什么用？”Gibbs 耸耸肩。“Bracco 同意你回去上班了？看来你今天干了很久——所以你在痛？”

“我没有……” Tony 像他一样自动拒绝关心。Gibbs 看着他明显地打断自己。“是的，Bracco 同意我回去上班，是的，我的背现在在痛。我问 Fornell 可不可以让我和 Ellis 单独待一会儿，回报他的恩惠——我不完全是开玩笑。”

“你见了 Fornell？” Gibbs 茫然地注视着他。他认识 Fornell 好多年，此人是他的密友之一，也是一个极其彻底的调查者。他也许已经看了他在场中搏斗和操人的录像，这个认知让 Gibbs 浑身发冷。

“嗯。心理评估之后，我去了 FBI。他干得不错——有几个训练营老板被捕了，他在慢

慢审核拳手、观众、守卫的证词——在场的每个人。这会花很长时间来解决，Gibbs，但是他会保证起诉，所有那些坏蛋会被关很长时间。”

“很好。”他看着 Tony 转了转肩膀，努力想舒服一点。

“皮肤感觉太紧，肌肉缩成一团。” Tony 咕哝着。“你的眼睛看起来好了一点。”他若有所思地仔细看着 Gibbs。“除此之外，你看上去还是很糟。”

“跟 Fornell 的会面怎么样？”

“开始几分钟是最糟的，可他没有跟我捣蛋。” Tony 说。“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他努力不让眼睛里露出太多的同情，保持公事公办。甚至叫我‘DiNotzo’，不让情形变得伤感；他知道那会多让我生气。”

“小组怎么样？” Gibbs 轻声问。

“他们也知道，但很仁慈地没提。我演了一场好戏，他们很开心地随我演。他们想要和你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 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让每件事恢复正常，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对我来说，是成为平时那样傻呵呵的聪明人。”他露出一个灿烂阳光的 Tony 式微笑。“对你来说，是走进办公室，说‘准备出发！岩溪公园有死掉的海军军士！’所有的事情跟以前一样。这也是你想要的，对吗，Jethro？继续你的生活，把这件事推开，所有事回到以前的样子？”

Gibbs 喝了一口啤酒，避开 Tony 的目光。“那样比较简单。”

“我觉得艰苦。因为我压根不在乎规则十二，或者上头对我们在一起会怎么说。几个星期前，我对自己发誓我已经躲藏够了，我是认真的。所以，如果回到从前意味着你把我从你的生活中切除出去，那么忘了它吧，因为我不会不战而降，而我打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规矩。”

Gibbs 吃惊地抬起头。似乎不只是他对自己发了不可违背的誓言。

“我会让你考虑考虑。” Tony 看着手表。“因为眼下，我必须去别的地方。”

他凑过来，温柔的吻了一下 Gibbs 的嘴唇，似乎这是他权利，他的确有这个权利，但是感觉还是很奇怪。他们从来没在这个房间里，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过吻。他们的关系都是在 Scott 训练营的金属小牢房里展开的，被强迫进行他们回避了十年的亲密接触。Gibbs 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之外怎样和 Tony 相处。

Tony 的嘴唇温暖温柔，多少缓解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的痛苦。他把 Tony 推回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回吻他，带着激情，用力地亲吻……可突然他的脑海中充满了梦中 Tony 的形象，脖子被撕开，鲜血淋漓，接着他又回到了健身房，看着 Tony 被鞭打，却无力帮助他。紧接

着他又回到了场中，老二在 Tony 身体里抽送着，无法忽视他眼中的痛苦，却不得不继续，因为他俩都别无选择。

所有的形象都在他脑海中混成一团，梦境掺杂着记忆，压倒了他，让他倒吸一口冷气，撤回来，转过了身。

“出去，”他厉声说。

“Jethro……出了什么事？”

“滚出去，Tony。别再派 Ducky 来了。告诉 Abby 别给我发短信。现在我不想看到、听到任何人——明白吗？就让我一个人待着。”

“嗨……”他感觉到 Tony 按住了他的肩膀，他转了下身，生气地甩开他。

“我说了出去。滚！”

Tony 的眼神暗了下来。他草草点了下头。“好的。你能有更多的时间，可要是你需要我——打电话。”Tony 走到门边，回头看着他。“还有别把那些威士忌都喝了，Gibbs。”他朝 Gibbs 之前买的，躺在走廊里的那箱酒摆了下头。“那没用。”

接着他走了。Gibbs 坐到沙发上，浑身颤抖。他不知道自己的感觉。他们被囚禁的时候，关系很简单，可现在他们回到了真实世界，他不能把握它了。更糟的是他无法正确地感觉任何事。他感情起起伏伏，一会儿感到不安，一会儿感到愤怒，一会儿感到悲哀……可接着，它们都消失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这些感觉会比较容易。和 Tony 的小插曲正好证明了这点。

他只是需要一些安静的空间，控制好它们，然后他就能重新相信自己。

~\*~

Tony 穿过城市，开到一个熟悉的星巴克前。他下了车，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走了进去。

她在那里，就像他知道的，坐在他们平时的位子上，在角落里，搅着一杯茶。桌上有一杯咖啡，在空椅子面前，等着他。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她保证会等他回来的地方。

Jan Hurrell 抬起头，黑色的头发梳成了发髻。她看到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站起来，迎住他，双手捧住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

“谢谢你，Tony DiNozzo。”她轻声说，声音里充满真挚。“谢谢你信守诺言，把我丈夫带回了家。谢谢你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他。谢谢你在那里面对那些混蛋忍受的每一件事。谢谢你。”

她亲吻了他的前额，然后放开了他。他发现自己的喉咙痛得说不出话。她握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他们的桌子前。

“我给你买了咖啡。我每次来的时候都买，你失踪的每个星期。”她对他说。

他勉强露出一个微笑。“你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来的。”

“是的。我知道 Gibbs 在医院里的时候你不会来，可我听 Fornell 探员说他现在出院了？”

“是的。”

“所以我想也许是今晚，可我吃不准你的情形如何，有没有心情来。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忘的，我坚持过来直到见到你。”

“Sam 怎么样？” Tony 问。

她点点头，稍微有点过于热切。“他在家，安全了。他……如果现在不太好，总有一天会好的。我会确保他好起来。”她的声音里带着坚定，他相信她。她会确保他好起来。她的决心也给了他力量。如果她能让 Sam 好起来，那么他也能让 Gibbs 好起来。“Sam 今晚想和我一起来，可我说这次只是我和你之间的事。他可以下次来。我想他有点嫉妒。”她笑了起来。

“嗯。我也有这个印象，在……”他停了一下。“在那段时间里。”说完，他耸了耸肩。

“你怎么样？”她问，探寻地注视着他。

“很难。”他老实承认。

“跟我说说！”他摇着头。“尽管我很想 Sam 回来，但是他回到家，知道他的遭遇之后，我没法假装这很容易。不是说不愿听到这些；他切身经历了这些事，我至少能听他说。我听说你做得很棒，Tony。”

他耸了耸肩。“我只是打了个电话。Sam 才是真正的英雄。Gibbs 也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可你是催化剂。他们在那个地方被压得喘不过气，我能理解原因。你走了进去，让他们记起自己是海陆，激励他们反击。”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熬过了那么漫长的几个月，Jan——说老实话。”Tony 坦率地对她说。

“因为他们是坚强勇敢的男人——那是我们爱他们的一部分原因，对吗？”她盖住 Tony 的手。“说到这个……Sam 跟我说了你和 Gibbs。你们现在怎么样？”

“不太好。他糟透了，Jan。不过我想，我等了十年，我很擅长等待。”Tony 耸耸肩。Jan 捏了捏他的手。

“我跟 San 结婚有那么长了，你知道的，可即使对我们也很难。甚至比你们更难，面对在那个地方产生的问题。”她轻轻打了个哆嗦。“药物毁了 Sam，Tony，还有他们逼他做的事情……他感觉那么内疚，比如他觉得背叛了我，而我根本不那么看。”她坚定地说。

“我跟他说过你不会那么认为。我说你会很高兴他找到了挺过去的方法，能够活着回家。”

“你所得对。Sam 对我说了所有的事，我不会为了任何一件事责备他。这不是他的选择，就像你说的，他用任何办法活下来。可他现在很难原谅自己。也许 Gibbs 也是这样。”她犹豫了一下。“也许我多嘴了，不过这段时间别在卧室里指望什么，Tony。”

他哈哈大笑起来。“见鬼，眼下我可没指望那里会发生任何事。”

“很好。”她又捏了捏他的手。

“可他是块硬骨头，不肯谈话，总是把我推开。我想他不要我在他身边。他只想回到老样子，没有男朋友带来的麻烦。”

“别放弃他，Tony。对他们来说很难。”

“放弃那个固执的老混蛋？”Tony 哼了一声。“决不。我坚持了这么久——现在他永远甩不掉我。”

她笑嘻嘻地看着他。“我一直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不只是我们都喜欢的雄赳赳的海陆，发型很糟，穿着可怕。”她凑过来，吻了下他的脸颊。“我得回 Sam 身边去了。坚持住——相信你的直觉。黎明前也许是最黑暗的时刻，Tony，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就在这里。”

~\*~

Gibbs 梦到他们把他绑在一张台子上，Tanner 医生朝他弯下腰。

“我们会在这里切开，”他指着他的胸膛说。

他们没有给打麻药，手术刀划开他的皮肤，深深切进去的时候很疼，在后面留下一道血迹。他看着 Tanner 打开他的胸腔，割下他的心脏。他胜利地把它高高举起，然后放到手术台边一副空的担架床上，心脏还在跳动。

Tanner 把他胸口缝起来的时候不痛了；等他缝完了，连道疤痕也没留下。

Tanner 朝他俯下身。“等在这里，我们把其他人带进来。”他一边说，一边把他解开。

Gibbs 在手术台上，看着他们推进来三副担架床，每副上面都有一个尸体袋，他们把这些担架床停到放着他心脏的担架床旁边。

“现在该离开了，” Tanner 说，Gibbs 下了手术台，走到担架床边。“快点，我们没有很多时间！”Tanner 叫道。

他指着周围，Gibbs 能看到一堵墙围着担架床砌了起来。他看着砖一块块就位，Tanner 说得对；他没有很多时间，很快这些担架床就会被墙全部封起来。

他必须在离开前看看尸体袋里是谁。他拉开第一个的拉链，看到了他母亲的脸色，冰冷苍白，了无生机。他走到下一个前，打开，看见 Shannon 长长的红发，毫无生息地落在她苍白的肩膀上。Kelly 的尸体躺在第三个尸体袋里，深色的头发梳成了羊角辫，身体和其他人一样冰冷苍白。他想也许他应该感觉到什么，可接着他想起 Tanner 切掉了他的心脏，所以现在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你必须跟我走，” Tanner 指示道，离开了房间。Gibbs 跟着他，然后转身看去。现在整个房间完全被墙围住了，所有的砖块都就位了，只剩下一块。他透过最后一块砖留下的缝隙往里看，看见里面有四副担架床，紧挨着排成一排：他的母亲、Shannon、Kelly、他自己仍在跳动的的心脏，就在担架床上，在一屋子的死寂中怪异地跳动着。

“给——这是给你的。” Tanner 把最后一块砖放到他手里。他要做的只是把它插进去，然后它们就会安全地呆着那里，一起封在墙里，没人能够碰到它们。

他又朝房间里看去，跳动的心脏不见了，他看到了一匹狼。

一匹白狼。

它看起来又饿又瘦，从担架上掉了下来，蹒跚着朝他走来，用尖细的声音朝他绝望地嗥叫，乞求他放它出去。

Gibbs 举起砖，对准墙上等待着的缝隙，然后慢慢把它推了进去。

他转过身，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人的形状。他又成了一匹狼，他低下头，看了看四只漆黑的爪子，静悄悄地慢慢走开。

Gibbs 醒了过来，感觉平静、安详。他躺在浴室里的床垫上，身边有半瓶威士忌。

离 Tony 建议他不要喝酒已经几天了，可他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这段时间里 Tony 起码没来烦他，其他人也没有。Tony 每天晚上仍然打电话过来，可除了那些简短明了的谈话，他们就像他要求的那样做，给了他恢复的时间和空间。

而他正在恢复。他按时去医院，休息，他感觉身体好多了，即使他每天喝掉半瓶波旁。

Gibbs 爬起来，看着镜中的自己。现在他控制好了情感，感觉头脑比较清楚了，他不能老是这样生活下去。他必须重新采用过去一直运转得如此完美的应对机制，那就是他的工作和木匠活。是时候重新起码拾起其中的一样了，赶在他发疯之前。问题是，哪一样？

最后，他选择了最容易的一个。

~\*~

他在胡佛大楼的最后那天，Fornell把Tony带进一间会议室，关上了门。他手里拎着一个公文箱，他把它放到桌上。

“你NCIS的同事非常有帮助。”他说，示意Tony坐下。“特别是McGee探员，帮了我很大的忙，搞清楚他们怎样宣传搏击，每周如何散布比赛地点的细节——因为，你知道的，地点经常改变。那差不多都是通过短消息，和一个私人的，仅限会员的网站。所有的观众都由Walid的组织审查过，然后才被允许进入场地。”

Tony笑了笑。“老好McGee。他热爱这种东东。”

“而David探员帮忙审讯了一些观众、拳手和训练营老板。”Fornell继续说：“我们要审问很多人，所以让一些有经验的人分担工作很有帮助。”

“好的。”Tony慢慢说，暗想着Fornell为何把他带到这里，进行这场私人谈话。

“你知道的，我们从观众的手机里提取了一些比赛录像。”Tony猛地抬起头。“我没有允许你的组员看任何录像。”Fornell坚决地说。

听到这里，Tony感到一阵轻松，可他知道这个信息不是针对他的。

“我会确保让他知道。”他轻声说。Ziva和McGee知道搏斗如何进行，但是知道和看到Gibbs在场上的实际录像是两码事。他很高兴Fornell给Gibbs行了这个方便。

“手机里的录像不是全部。”Fornell继续说，Tony感觉自己的心脏快了一拍。“在Scott家里，我们找到了Gibbs所有搏斗的录像。”

“好的。明白。Scott和Frank每次比赛后会仔细分析Gibbs的动作，所以Frank可以针对他的弱点进行训练。”Tony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中立。

“它们都在这些光碟里。每次比赛一张光碟。”Fornell解开公文箱上的锁，把它打开，露出几十张按顺序整齐摆放在里面的碟片。Fornell拿出最上面的一张碟，把它放进DVD，它连着屋子那头的大屏幕。

Tony的胃抽搐起来，清楚地看见自己，图像清晰地在录像里，站在那儿，头上套着那个愚蠢的红色头罩。这显然不是用手机拍的；Scott的一个手下肯定用摄像机把它拍了下来。头罩被去掉了，Gibbs被放进了场子。他绕着场边慢慢走着，每一寸都看起来像Tony记忆中的那样致命。

Tony浑身发冷；记得这场搏斗是一回事，看着它在自己面前播放是另一回事。

Gibbs 朝他大步走来，就在这时，Fornell 按下了暂停键。“我查了我们从手机里收缴的所有录像，还有所有训练营老板的私人录像。这是这场比赛唯一还留存的录像，”他说。“而我是唯一看过的人。”

他按下弹出键，拿出光碟，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逮捕这些家伙。我们不需要这个。”他说，接着他手指用力，把光碟折成两半。他又折了一下，然后把碎片递给 Tony。

“谢谢你这周的帮助，DiNozzo 探员。”他第一次正确地念出 Tony 的名字。

“谢谢你，Fornell 探员。”Tony 轻声回答。

“告诉 Gibbs 等他准备好了，我必须和他谈谈。他是一个重要证人，很可能要出庭作证。”

“他不会喜欢那样的。”

“没错，他不会喜欢。”Fornell 摇摇头。“可他会作证，因为他想要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我了解这个人，DiNozzo。”

“我也是。他会这么做，因为他是 Gibbs，而这是他的责任，他从来不会逃避责任。可你也许得给他一些时间，Fornell。我想他还没准备好面对你。”

“明白。我知道考虑到我们的历史，这会是痛苦的。”Fornell 轻声说。“然而这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它可能发生到我身上。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理解这点。他是我朋友这个事实也许会让感到困难；可我是他朋友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不会辜负他。这是件大案子，也许会花上一段时间，可我会让那些混蛋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我向他保证。”

~\*~

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同样的橙色墙壁，同样熟悉的气息，同样走过走廊的面容。他走过去时，那些面孔扭过脸看他，他能听到身后传来的窃窃私语。

他不理睬他们，自信地大步走进办公室。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统治了这个地方好多年，没人能把它从他手里偷走。他是 Leroy Jethro Gibbs，他属于这里。

他走到桌边，看见 McGee 抬起头瞅了瞅，接着低下头，立刻重新抬了起来。同时 Ziva 的头转了过来，他俩都是一副吃惊的表情。

“呃……嗯……很高兴见到你，头儿。你是……来见 Vance 主任的？”McGee 结结巴巴地说。

“不。我来工作。”Gibbs 坐到位子上，看着散了一桌子的不属于这里的东​​西皱起了眉。他抓起废纸篓，把 Tony 的大力鼠订书机、一双袜子、一张丑得要命的狗狗的旧照片和其它

乱七八糟的东西撸了进去。接着他站起来，把废纸篓放到 Tony 的桌子上。

他能感觉到整个办公室都看着他。Ziva 的下巴掉了下来，McGee 的眼睛突了出来，好像快掉下来了，周围的人假装在整理文件，同时却偷偷用眼角瞄他。整个办公室死一样的安静。

Gibbs 故意非常慢地走到办公室中间，知道每个人都在看着他。很好——这就是他想要的。

“情况汇报，McGee！你们在做什么？”他质问道。

“呃，几天前我们刚刚结束了给 Fornell 探员的帮忙。Tony 还在那里，可我想他今天就完事了。”

“你想，McGee？”Gibbs 突然发起脾气来。

McGee 的脸红了。“呃……唔……不，我知道……他说他等会儿回来。”

“还有呢？David？”Gibbs 转过来瞪着她。她立刻坐直身子，应着 Gibbs 的语气进行口头报告。

“Vance 主任在等 Tony 回来，然后会派我们出去查案。在此之前，我们在写报告。我们的进度有点拖后，因为事情太多，我们在 FBI 工作的时间太长。”她承认道。

“如果你们的进度已经慢了，那就继续工作。”他命令道：“今天下班前我要那些报告放到我的桌上。”

他不知道这个要求是否公平，是否合理；他只是想施展一些权威。这就是他，恢复了正常，正如他们想要的那样。他不是场子里那个挨了太多拳头的伤员，而是 Leroy Jethro Gibbs，回来工作了，一如既往，公事公办。

他横扫办公室，像在场中一样隐藏起瘸腿。像当时一样，他不能再在这里露出弱点。这两个地方都是他的竞技场，他会用纯粹的意志力统治这两个地方；他精于此道。

他买了一杯 Caf-Pow，带到 Abby 的实验室。她站在工作台前，随着刺耳的音乐节拍把重心从这个脚移到另一个脚，这个场景如此熟悉，让他停住了脚步。

“我在找什么？我在找什么？”Abby 咕哝着，专注到盯着电脑屏幕，用光速移动着鼠标。

“也许是这个？”Gibbs 悄悄走进房间，把 Caf-Pow 举到她面前。她把它推到一边，飞扑过来抱住他。

“Gibbs！没人告诉我你今天回来！你好吗？过得怎样？你太淘气了！我真气你不让我来看你！Tony 说随你去，说你像一头老狼，躲着直到好起来。可我不喜欢这样，先生，让

我告诉你，还有……”

“Abby……我很好。”他从骨头都要被挤碎的拥抱中挣脱开来，让她退回一步，站在那里审视自己。

“这个，你看起来不错。可你有点像……肌肉男。”她用一根手指戳了戳他的上臂。“而且我不喜欢你的头发。”她加了一句。

“头发在变长。”他用手摸了下头上的短发。

“那样比较好！我喜欢我的银狐原来的样子，肚子比较软，头发比较长！”她噘了一下嘴。

“慢慢来。”

她再次抱住他，用力搂着。“我太想你了。”她语气激烈地对他说：“我是说，Tony 很好，可他不是你，我喜欢我的小组都在一起。我一直非常担心……”

“Abby。”他紧紧握住她，把她推开。“现在我回来了，所有事情都会和以前一样。”

“保证？”她的绿眼睛里带着不安。

他微笑着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保证。”他轻声说。

冰被彻底打碎了，离开 Abby 实验室的时候，他能够感觉正常的生活像斗篷一样裹住了他，让他精神愉快。这证明比他料想的容易。

Ducky 更加令人畏惧。Gibbs 走进解剖室时，他抬起头，越过眼镜的上缘严厉地瞪着他。

“我在想你什么时候会下来看我，Jethro。你瞧，你回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真是浪子回头啊。”他啧啧作声。

“你不赞成？”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如果你的医生认为你的身体能胜任工作，那么我想你是的。”他停下来，探究地看着 Gibbs。“是这样吗，Jethro？你真好了？”

“是的，Ducky。我好了。”Gibbs 坚决地说。

“那么好吧，我期待你让某人确信这点。”

Gibbs 短短地笑了一声。“Vance 吓不倒我。”

Ducky 讽刺地看了他一眼。“哦，我没在说我们尊敬的主任，Jethro。我说的是 Anthony。”

“我能对付 Tony。”

“是吗？”Ducky 镜片后面的眼睛像平时一样敏锐。“因为过去几周里，我看到了 Anthony 新的一面，Jethro，如果你不小心，那么可能变成他对付你。”

~\*~

就在午饭前，Tony 完成了在胡佛大楼里的工作。出来的时候，他和一个高个的英俊男子擦肩而过。那人穿着一件粉红的条纹衬衫，藏青色的卡其裤。Tony 走到走廊中间的时候，想起了那是谁。他转身，发现那人也转过了身，脸上带着惊喜的表情。

“Tony……是你吗？”

“Greg？” Tony 沿着走廊朝他跑回去，Greg 迎了上来。“Greg！”

Tony 抓住他，给了他一个拥抱，Greg 也抱住了他，拍着他的背，两人都为见到对方感到真正的高兴。

Tony 撤回身，看着他。“别误会，Greg，可你穿着衣服，我几乎认不出你了。”

Greg 笑了起来。“我也想这么说！你看起来很好，Tony。”

“你也是。我不知道你穿衣服这么时髦！喜欢这件杰尼亚衬衫。”

“喜欢这双贝路帝鞋子。” Greg 看着 Tony 的脚。“伙计，重新穿上衣服是不是很棒？”

“这还用说！呃，那么……” Tony 尴尬地比划了一下。“你是……？”

“哦，是——我刚刚对 Fornell 探员的小组做完证词。我已经来过几次了，所以他们相信我能自己找到餐厅吃午饭。一起来吗？”

“当然，我不用马上回 NCIS。”

他们在餐厅的角落里找到一张僻静的桌子，坐下来吃饭。

“那么，你过得怎么样，Greg？” Tony 吃了一口意面后问。

“还不坏，考虑到各种情况。我下周回去上班。”

“你是私人教练，对吧？” Tony 记起了以前在 Scott 训练营的一场谈话。

“没错！我在健身房工作，最早就是这样被他们盯上的。一天夜里他们把我抓走了——那天晚上我加班，轮到我锁门。”

“多久之前？” Tony 好奇地问。

“一年半。”

Tony 震惊地抬起头。“那么久？你熬过了两个赛季的搏斗？”

“差不多。有时候我感觉根本没熬过来，好像还在那里，每个星期为我的生命而战。” Greg 露出一丝浅笑。

“嗯，我知道那种感觉。嗨，Matt 怎么样了？他好吗？”

Greg 低下头，然后又抬了起来，嘴唇苦涩地扭曲了一下。“瞧，Tony，我是同性恋。我大到能理解这个词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了，十六岁那年就自豪地出柜了。我工作的健身房是一家同性恋健身房。我能够这么快回去上班是因为我的前男友是那儿的经理，我们是好朋友。”

“呃，好的。” Tony 暗想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而 Matt 不是同性恋。” Greg 耸耸肩。“他是直人。他不想在生活中有我这样的麻烦。我们一得救，他就说清楚了。”

“你爱过他。” Tony 轻声说。

“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你紧紧抓住某个人……” Greg 又耸了耸肩。“说实话，我不知道，Tony。那时候感觉像是爱，可也许那只是孤独。”

Tony 暗想对 Gibbs 而言是不是也是这样？只是孤独？想在夜里抱着某个人？这个，加上药物让他发情，他不在乎操的是谁。也许，自己一直在犯傻，现在 Gibbs 跟他保持距离就是因为他在努力从不想要的‘麻烦’中脱身，像 Matt 一样。

“你怎么样？” Greg 问。“老狼好吗？他还朝每个人吼叫吗？”他笑嘻嘻地问。

“最后那个晚上他伤得很重，努力拖延时间，等待救援。” Tony 轻声说。“他身体在恢复，可心理上和感情上……我不知道。”

Greg 看起来很吃惊。“可你俩那么亲近。”

“这个，现在我们感觉根本不亲近。他难得和我说话。就像你和 Matt。也许当时只是因为药物和孤独。”

Greg 大声笑了起来，Tony 没有响应，于是他慢慢收了声。“你开玩笑吧？”

“不，Greg。我没有。我是双性恋；我爱上 Gibbs 好多年了，可他从来没有暗示过他不是直人，所以，我只是，你知道，在远处静静地崇拜他。” Tony 露出一丝浅笑。“是的，我

想我们在 Scott 训练营里的时候拥有一些东西，可也许我在糊弄自己。”

Greg 不可思议地看了他一眼。“Tony——你疯了？我只是跟你说说话，Gibbs 就差点把我的老二揪下来。”

“就像我说的，药物……”

“不，” Greg 有力地说。“听我说，Tony——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鞭打你时，他脸上的表情。他都发疯了，谁都看得出来。他和你一起感受了每一鞭，看着你受那种苦，却无法阻止，快把他压垮了。”

“他痛恨我受伤；并不意味着他想和我共度余生。”

“那么，还有他看着你的样子，当他知道你看不到他的时候，” Greg 说，身体探过桌子，用叉子坚持地比划着。“可我看到了。他脸上带着最强烈的爱，自豪和担心，都混在一起。我曾经对你既羡慕又担心，让狼人如此专注在你身上。我一生都在想有人这样看我。Tony，那个男人爱你，充满激情，而且我认为你是唯一能够对付他的人。他是个感情激烈的混蛋。”

“哦，是啊。” Tony 笑嘻嘻地说。“他绝对是。”

“有些人是天生一对。就是能成，我看你俩就是。” Greg 坚定地对他说。“你们相互平衡；你让他轻松，他让你踏实。你们属于对方。相信我——我看到过很多恋爱中的家伙，可从来没人像 Gibbs 爱你那样爱对方。”

听到这话真好。他从 Gibbs 那里得到的那么少，他开始琢磨他们在牢房里分享的是否仅出于他的想象。他记得几天前的接吻，感觉就像唤醒了一头沉睡的狼。Gibbs 像以前在 Scott 训练营里一样充满激情，接着什么东西吓到了他，使他脱身离开。

他和 Greg 交换了手机号码，然后回到 NCIS，感觉比几天来好多了。

“嗨——McGee！我回来了。”他一走进办公室就大声宣布。“FBI 的活都干完了，天，我真高兴摆脱那个地方。尽管我讨厌橙色……”他看着 NCIS 熟悉的墙壁，“比起 FBI 里面奇怪的深紫色，我更喜欢橙色。那么，这里有什么事吗？向我汇报情况，菜鸟！”

“呃……” McGee 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我刚刚汇报过，Tony。”

“你回报过了？向谁？”

“向我，DiNozzo，”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说。

~\*~

Tony 猛地转过身，一脸震惊。

“你回来了？头儿，”他补充道，眯起眼睛，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 Gibbs。Gibbs 低头看着自己熟悉的上班装束，从西尔斯新买的，然后目光回到 Tony 身上。

“是的，我回来了，所以把你其它的垃圾从我桌上清干净。我得去和主任谈谈。”他抬头看着站在上面的 Vance。他正阴沉地俯视着办公室。

“可……” Tony 张嘴抗议，但 Gibbs 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现在，DiNozzo。”他怒吼道。

他一步两格奔上楼梯，几个星期来第一次感觉又强壮了。他的身体痊愈了，而他的脑子会照他说的做。事情就这么简单。

他自信地昂首走进 Vance 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Gibbs 探员，我不知道你打算今天回来工作，” Vance 说。

“我的身体胜任工作了，所以我来了。” Gibbs 耸耸肩。“有很多事情要赶上，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主任……”

“我介意。” Vance 严厉地说。“瞧，Gibbs，你经历了很多磨难。在你能够回来工作之前，我需要你去见心理部门的 Bracco 医生，只是确保你适合工作。”

“我？看神经病医生？” Gibbs 对着他大笑起来。“得了，Leon！咱们都知道这事没可能。”

“Gibbs，这是处里的制度，每个像你这样经历创痛的探员回来工作前必须取得心理部门的同意。”

Gibbs 摇摇头，轻声窃笑了几下。“处里的制度还包括把一个探员单独留在外面？”

Vance 叹了口气。“Gibbs，如果你对和我一起工作有意见，那么你更加要去见 Bracco 医生了。”

“我和你一起工作的唯一意见是你逼我去看某个心理部门的傻瓜。” Gibbs 甜甜地微笑着：“我不是那种对神经病医生倾诉肺腑的人。我会对她说她想听的，如果这会让你感觉好一点的话，但这是浪费时间。”

Vance 靠到椅背上。“如果我放弃这个要求……”

“那么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对于你让我烂在外面，我没有不满。”他冲着 Vance 微微龇了龇牙，他不安地挪了挪身体。

“好吧，回去干活吧。可要是你不适合工作，那我会停你的职，明白吗？”

“明白。” Gibbs 大步走出办公室，冲自己咧嘴笑了。需要的时候，狼能够变狡猾。

到目前为止，工作很顺利，可他需要咖啡，所以他朝电梯走去。他走到那里时，有人跟了上来，一眨眼的功夫，他发现自己被推进了电梯，他转过身，发现自己正和 Tony 面对面，电梯门正在合拢，把他们一起关进了狭小的空间——而这正是他在竭力避免的。

Tony 立刻按下了紧急钮，电梯跳了一下，停住了。“你以为你在干吗？”他质问道。

“回来工作。” Gibbs 耸耸肩。“你以为是什么？”

Tony 眯起眼睛。“你见过 Bracco 医生了？”

“没有，不需要。” Gibbs 摇摇头。

Tony 把身体重心落到脚后跟上，眼中露出领悟的神情。“你跟 Vance 耍花腔，逃过去了，是吗？”

Gibbs 耸耸肩。“我很好，就像你能看到的。我好得不能再好，Tony。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痊愈。不需要去看该死的神经病医生。”

Tony 的眼神严肃起来。“如果任何人需要看神经病医生，那就是你。”

“为啥？所以我能谈谈我的感觉？” Gibbs 冷笑道：“那有什么用？”

Tony 凑了过来，“眼下，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感觉，Gibbs。我觉得你在医院里醒来之后就感觉不到什么了，你能感觉到的东西把你吓坏了，所以你把它们埋了起来，假装没有这些东西。”

“你在说废话，Tony。我执行过特别任务，我上过战场。我不是某个小……”他挥了下手，寻找着合适的说法。

“娘炮？” Tony 给他提了个词儿，危险地挑起一道眉毛，看他敢不敢吞下诱饵。

Gibbs 瞪着他。“我不是一个小孩儿，Tony。我现在好了。比起 Walid 不称职的小队伍让我经历的，我以前碰到的糟糕得多。”

“真的？比每个星期被逼着为生命而战还糟糕？比关在一个小笼子里六个月还糟？比不断被毒打、被虐待还遭？比为了救三个人被迫打死另一个无辜的人还糟？比反复被强奸还糟？”他停了一下。“比被迫吃那些健康的绿色垃圾、不能喝咖啡还遭？”他开玩笑地补充道。

Gibbs 茫然地瞪着他。“我没有被强奸。”他一开始就对自己发过誓。没人能插他的屁股，他用赢下每场搏斗来确保这点。他的双手在身侧攥成了拳头。

“你查过字典吗？” Tony 问。“因为我相当确信你会发现强奸的定义是任何形式受到强迫的性交。还是你想要在场子里和那些家伙发生性关系？”

在场子操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形象涌入他的脑海，Gibbs 的心跳加快了。那只是不经过大脑，由药物引起的交媾，蜂拥而至的回忆让他感到一阵愤怒和无助。他知道他做了那些事，可眼下，他不能穷究细想。

Tony 专注地凝视着他。“你太执著于谁对谁做了什么。我以前跟你说过；被操的感觉不错。你看到过我多喜欢那样。你也许也会喜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不是穿透这个动作形成了强奸，Gibbs。是不情愿。” Tony 靠近了一点，近到 Gibbs 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量。“你不是强奸犯，Jethro。你是那样想的吗？因为你操了他们，所以你成了强奸犯？”

Gibbs 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他站在那里，好像生了根，记忆在脑海里回放……然后卡在了一段特别的地方。他低头看着 Tony，他也仰视着他，脸上血淋淋的，带着淤青，额头上沁着汗珠，眼中闪着痛苦，而 Gibbs 在木屑中操他。

“别。” Tony 坚定地说，看书一样看透了他的心思，“那时候我就跟你说过——那不是强奸。我们不会给它贴上那样的标签。那晚在场子里你操我，是救了你我的命。你敢称它是强奸？如果那算强奸的话，那是他们强奸了我们，不是你强奸我。明白吗？”

Gibbs 闭上眼睛，试图赶走老是在他脑海中回放的那段记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Tony 说，他的声音那么近，他人肯定就贴着他。“我想我犯了个错，让你一个人待了那么长时间。我想那给了你封闭起来的机会。我想你不要我在身边只是因为我想你想起你要忘掉的东西。”

Gibbs 睁开眼睛，气冲冲的张嘴回答，可他什么还没来得及说，Tony 就把他推到电梯墙壁上，用力亲吻他的嘴唇。他僵了一下，接着，他的身体回应了，老二几个星期来第一次硬了。

他双手捧住 Tony 的脸，夺回亲吻的控制权，充满激情地回吻他。Tony 的气息，他的味道，手指下皮肤的感觉让 Gibbs 活了过来，随着快乐同时而来的，还有他压在心底的所有痛苦。

他挫败地怒吼着，从亲吻中挣开。他似乎无法得到一个，丢弃另一个。如果他想要 Tony，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所有不好的记忆，而他不想那样。可他那么想要 Tony，妈的。

Tony 站在他面前，胸膛起伏着。“那么他在那里，你的白狼。”他柔声说。“我知道他在。他只是需要吃东西。让我喂他，Jethro。”他伸出手，抚摸着 Gibbs 的短发。“他饿了……让我……让我……”他凑过来，再次亲吻着 Gibbs，这次是温柔地搂着他。

Gibbs 感到自己好像饥饿了几个星期。他太渴望 Tony 了，不愿把他推开，所以他和她紧紧相拥，感觉自己的某些部分随着亲吻变强壮了。

终于，他们因为缺氧而分开，他瞪着 Tony，思忖着这该如何纳入他的旧日生活。

“似乎唯一让你想通的办法是把你关在一个小铁盒子里，让你无处可逃。” Tony 邪笑着说。

Gibbs 叹了口气。“你小题大做了，Tony。我跟你说过，我以前经历过糟糕的情况，我应付下来。这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真的？你真的在问这个问题？” Tony 双手捧住他的脸，专注地凝视着他。“因为你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他们逼你杀人。因为你是一个讲究隐私的人，而他们强迫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操人。因为你是一个好人，而他们试图把你变成坏人——这就是你现在的感觉。坏人坏事。所以你才这么努力地要把一切都忘掉，这样你就不会有那种感觉。”

Gibbs 推开他的手。“所以你现在是我该死的神经病医生了？”

“瞧，我明白你的虚张声势。我自己也这么做过——尽管我得承认你的面具比我的要更粗暴，更男子汉。我打赌你刚才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就像你拥有这个地方，让每个人眼花缭乱，用你的……你的……”他挥了挥手。“你那 Gibbs 套路。”

Gibbs 翻了个白眼。“你在说废话，Tony。跟平时一样。”

Tony 挺直腰杆，若有所思地看着 Gibbs。“瞧，人们认为你是一个没有感觉的混蛋，你就喜欢他们这样，对吧？你是大坏狼——没什么能伤害你，对不？可我觉得正好相反。我想你感觉到的东西太多，你不得不控制住那些感觉，不让它们把你生吞活剥了。”

“我操死你，” Gibbs 咆哮道，在再次亲吻 Tony 和揍他一顿之间左右为难。

Tony 耸耸肩。“你操过了，好多次。我真的希望你再做这件事，可你必须敞开心扉，让我知道你的厚脑壳里在想什么。”

“为啥？你似乎觉得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明白了。” Gibbs 讽刺他。

“只是跟着我的内心，就像某人曾经教过我的。” Tony 反击道。“瞧，我刚刚和 Greg 吃过午饭，他提醒我……”

Gibbs 感到一阵熟悉的充满占有欲的嫉妒涌上心头。“你见了 Greg？”

“嗯——他今天去了胡佛大楼，给 Fornell 作证。怎么？那让你不舒服？” Tony 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好笑。

“没。” Gibbs 撒了个谎。“我们说完了，DiNozzo。”他生气地拍了下电梯按钮，它重新开始运行。

“哦，我们远没有说完，Gibbs。” Tony 气冲冲地对他说，又拍了一下电梯按钮。电梯跳

了一下，又停住了。

Gibbs 叹了口气，转过脸对着他。“你想要我怎样，Tony？”

“我要你说实话。”

“我在说实话。”

“那么你没吃 Greg 的醋？”

“没。” Gibbs 耸耸肩。“你能和任何你喜欢的人一起吃午饭，Tony。”

“你完全胜任回来工作了？”

“嗯哼。”

“你对六个月里，在 Scott 的豪华旅馆里遭遇的事情应对起来没有问题？”

“没有。”

“那么明天你会去胡佛大楼对 Fornell 陈述证词？”

Gibbs 畏缩了。臭 Tony，打了他一记冷拳，把他打倒了。他甚至都没料到这一下。

Tony 又露出了一个那种邪笑，凑了过来。“我跟你说过，我打起来也能很阴险，Gibbs。”

Gibbs 想到 Ellis 折断的下巴和鼻梁，和 Mac 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 Walid。他非常清楚 Tony 打起来能多阴险；他犯傻了才会忘记这点。

“特别是有真正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时，” Tony 补了一句，他越过 Gibbs，按了一下紧急按钮。“现在我们说完了。”他说。

~\*~

结果后面几个星期没人去任何地方，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案子。

Tony 无法否认看到 Gibbs 大步走进办公室，对他们说“准备出发”的感觉的确很好。

“岩溪公园有死掉的海军军士，头儿？”他问，暗想这些日子里怎样才能让 Gibbs 拍他的头。

“不是。乔治城的一条巷子里有死掉的中尉。” Gibbs 回了他一句，有那么一瞬间，一切就像回到了从前。

当他们来到犯罪现场,发现中尉的后脑勺上有一处枪伤的时候,更加感觉像回到了从前,然而却是用更加阴暗的方式。Tony 看着 Gibbs,发现他也在看他。他是不是想起来了 Steve? Tony 暗自思忖着。还是 Brian、Ben、Rajul 和其他被这样杀害的人?

如果 Gibbs 在受罪,那么起码是身体上, Tony 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这个男人看起来就像是铁打的,他走来走去,领导调查,就像过去几个月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似乎没有丢掉任何侦探技巧和对正义的追求,他严厉地督促他们解决案子, Tony 看得出 McGee 和 Ziva 对他回来感到多么欣慰。

Abby 是另一回事。几天后,他把一些证据拿去实验室的时候,她抓住了他的胳膊。

“Gibbs 怎么了?”她质问道,回头看着门,急促地说着。

“什么意思?”他谨慎地问。

“我是说,他在搞什么鬼?他看起来像 Gibbs,走路的样子像 Gibbs,他朝你们吼叫的样子绝对像 Gibbs。”她微微一笑。“可他不是 Gibbs。”

“你是说他的外表,说话方式和声音都完全是 Gibbs,可其实他是 Gibbs 的某种复制品?” Tony 沉思着。“你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伙计,那部电影真不错。《天外魔花》。一部真正的经典电影。”

“Tony!”她捶了一下他的胳膊。“专心点。我在谈 Gibbs 呢!你肯定注意到了。我知道其他人没有,因为,这个,他们不是我们,可你和我,我们更了解他。”

“嗯,我们更了解。”Tony 轻声说。

“好像他是某个比 Gibbs 更加 Gibbs 的人……”

“你是说就像披着狼皮的狼?”Tony 露出一丝浅笑。

“没错!就是这样!”她又捶了一下他的胳膊。“而这样是不对的!我要真的 Gibbs,不是假装的 Gibbs。做点什么, Tony!”

“我在想办法, Abby,相信我,”他严肃地对她说。

“那么更用力地想!我恐怕我们在失去他!”

“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Tony 摇摇头。“我快有主意了, Abby。这很难,因为,这个,他是 Gibbs,而且他是个固执的混蛋。不过我有一个计划。”

“你有吗?”她的眼睛亮了。“跟我说说!”

“不能说, Abs。这件事上,你只能相信我。让我们这么说吧,眼下有一头白狼在挨饿,

我要确保它有东西吃。”他转了一下肩膀，肌肉的抗议让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几天的东奔西跑、缺乏睡眠，让他的背在痛，而他对 Gibbs 的担心让情况更糟。

“那你怎么样，先生？” Abby 戳着他的胸膛问。

“我？” Tony 退后一步，避开她尖尖的手指。“我不是 Tony 的复制品，Abs。我是真的 Tony，我保证。”

“我想你是超一流 Tony，”她说。

“那是什么意思？是好事吗？”

“是的！就像你是 Tony 最大化，或者是 Tony-Pow！”她举起 Caf-Pow，大大地啜了一口，“也许我喝太多这玩意儿了。”她含着吸管说。

“你以为？”

“这个星期真长，我全靠喝这个提神。可你，Tony，你身上有种新的坚硬的，发亮的东西，我说不好，可好像你在恋爱，诸如此类的。你在恋爱吗，Tony？”她怀疑地凝视着他。

“是的，Abby，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嗯……我想是的！不是云中漫步的那种恋爱，而是更像‘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一定要得到它’这种爱。”

“随你怎么说，Abs。”他凑过去，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呸，这个！这绝对不是复制的吻！”她悲伤地盯着他，然后把他推向门口。“去救他，欧比旺 DiNozzo！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

回来工作是理想的分心方式。它占用了他醒着的每一分钟，所以他没有多少思考的时间，这正是 Gibbs 想要的。他的身体因为连续工作的压力而疼痛，可他习惯于忽视自己身体的需求，所以这没让他烦恼。

他们太忙了，他每晚只回家几个小时，喝掉半瓶威士忌，躺到浴室里的垫子上睡觉。他需要威士忌，因为它能够防止他做到最糟糕的噩梦。它们仍然会出现，也许每晚一到两次，可要是临睡前不喝酒，他就根本没法休息。波旁让他沉下心，什么也不想，而他太想睡觉了，不愿去问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他试着吃东西，可他总是感到恶心，所以他吃不下多少。这没什么，因为他不饿，而他真吃饭的时候，每样东西尝起来都像油脂和硬纸板的混合物。

这是个困难的案子，需要他们全部的技能 and 投入才能解决，所以他严厉地督促他的小组。他们似乎不介意。事实上，他觉得他们这么开心他的回归，他可以把他们推到体力的极限，他们也不会抗议。

第一周结束的时候，Gibbs 到 Abby 的实验室听取她最新的报告。她一直在用奇怪的眼神看他，当他凑过去亲吻他脸颊的时候，她躲开了。他皱起了眉。

“有问题，Abs？”

“不！只是……”她打了个哆嗦，揉着胳膊，上面全是鸡皮疙瘩。“我感觉不安全，Gibbs。”

“我知道，有个杀人犯没抓到，可我不会让他伤害你，Abby。你知道的。”

“不是因为杀人犯。我知道你会抓到他的。”她轻蔑地挥了下手。“是这个地方。”她环顾着实验室。“这里感觉不安全。就好像有一头可怕的野狼在打转，随时会悄悄扑到我身上。”

“那头狼不会伤害你。”他轻声说。

她转向他，咬着嘴唇。“也许。我不知道。我只是不喜欢它。感觉不对。你亲我的时候，感觉不是你了，Gibbs。就好像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你会做，而不是你想做。”

他翻了个白眼。“我没空说这些，Abby；有一个凶手等着我去抓。”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回到我们中间来，Gibbs。”她在他身后叫：“我想你！”

他转身面对她，张嘴准备咆哮，然而他震惊地看到她明显地畏缩了，似乎他真的是那头她刚刚提到的野狼，她说她怕它。

他走进电梯，门正要关上的时候，Tony 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闪身进了电梯。门关上了，Gibbs 握紧了拳头。几天来他设法相当成功地避开了 Tony，方法很简单：冲他吼出命令，用工作把他累趴下。他不想重复他们上次的电梯谈话。

Tony 转身面对他，Gibbs 举起一只手。

“忘了它，DiNozzo。我现在没时间谈这个。”

“连这个也不行？”Tony 凑过来，轻轻吻了下他的嘴唇。这让他大吃一惊，以至于没来得及在 Tony 撤开前反应过来。接着，一眨眼，电梯门打开了，Tony 出了电梯，走进办公室，就好像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过。Gibbs 眨着眼睛，盯着他的背影。

几分钟之后，Tony 站在他的桌前，和平时一样，向他作口头汇报，眼神里什么都没有。

两个小时之后，Gibbs 洗完手，正准备离开，Tony 从一个隔间里冒了出来，把他拉了进去，又亲吻了他。这次他一只手放到 Tony 胸前，打算把他推开，可 Tony 的嘴唇印在他的

嘴上，感觉这么温暖，这么美好，他发现自己反而把他拉近，回吻着他。

Tony 撤回身，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拍了拍 Gibbs 的脸颊。

“我爱你，”他轻声说，然后他走了，留下了 Gibbs，他再一次站在那里，想着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天晚些时候，Gibbs 坐在位子上的时候，Tony 很快捏了下他的肩膀，然后在 Gibbs 能甩开他的手之前拿开了。

接下来那天，他们走去解剖室的时候，他只是站得近了一点，路上他的胳膊擦到了 Gibbs。

他们带了一个可能的嫌犯来问询，Tony 主持审讯，Gibbs 和 Ziva 透过观察室的玻璃看着。Tony 审问之后，转过身，冲着镜子流利地打着手语，“我想你”，然后转过身，毫不停顿地送嫌疑人出去。

“那是什么？”Ziva 皱着眉问。

“就是 DiNozzo 那套，像平时那样捣蛋。”Gibbs 气冲冲地说。Abby 显然在给他上手语课。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Gibbs 在车库里正准备上车，Tony 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给了他一个拥抱，亲了亲他的嘴。这个吻温暖、轻柔，充满爱意，没有索取，只是给予。然后，正当 Gibbs 开始想要更多时，Tony 撤回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接下来那天，Tony 递一份文件给 Gibbs 的时候，他的手指多流连了几秒钟，轻轻拂过 Gibbs 的手，然后就在 Gibbs 意识到他的举动，开始摔开他的手之前移开了。

后面几个星期里，Tony 不停地给 Gibbs 设伏。他在电梯里、会议室里、楼梯间里、车库里吻他。这些亲吻并不长——经常只是嘴唇对嘴唇的甜蜜碰触——接着他就像突然出现一样突然消失。每次离开前，他总是在 Gibbs 耳边低声说些什么：“我爱你”，“我要你”，“我想你”——每次 Gibbs 都想跟他说离他远点，可 Tony 总是在他这句话出口之前就走了。

慢慢地，渐渐地，Gibbs 感觉内心深处有种温暖开始涌动。它并不强烈，可他几周来一直不予理会的纠结在他心中的不安慢慢消失了。他发现自己能多吃下一点食物了，也许晚上他可以少喝一点催眠的威士忌。

他开始期待 Tony 的突袭，因为永远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降临而高兴。Tony 没有逼他。他没有开始新的争论，没有要求 Gibbs 付出他没有准备好给予的东西。他只是，一天十几次，用短暂的瞬间提醒他，他爱他。

Gibbs 发现自己越过办公室注视着 Tony，而不是回避他的目光，他开始看到 Tony 眼睛周围疲倦的细纹，他的肩膀因为案子的付出而越来越佝偻。他发现自己的手指盼望着按进 Tony 酸痛的背部，消除那里的僵硬。

他们的凶手是个叫作 Lance Briggs 的坏种，几天后他们追踪他来到了码头边的一间仓库。他有枪，很危险，身后留下了一串牺牲品。Gibbs 打手势示意组员们就位，把他激出仓库，一秒钟之后，Briggs 从离开 Tony 蹲守的位置最近的出口冲了出来，向外疾跑，胡乱开着枪，Tony 紧追他后面。

Gibbs 感觉到心底涌起一股古老的，熟悉的保护本能。他追在 Tony 和 Briggs 后面，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力量让他忽略了膝盖的伤痛，跑得和他们一样快。他跑过一个拐角，看见 Tony 扑倒了 Briggs，正在和他搏斗。

时间似乎慢了下来，在那个时刻，看到 Tony 倒在地上，Gibbs 的心脏突然活了过来。它在他的胸膛里痛苦地撞击着，充满恐惧、不安和愤怒。Gibbs 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他爆发了，几步冲到他们正在搏斗的地方，把 Briggs 从 Tony 身上拽下来，不停地用拳头砸向那人的脸孔。

他回到了赛场上，为了生存而搏斗，用他积聚的所有愤怒和仇恨，赢得他不能失败的搏斗。他的衣服妨碍了他，增加了他的负担，他只想保护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阻止任何伤害降临到他身上。他没能保护他的妈妈、没能保护他的妻子、没能保护他的女儿，可他肯定能够保护 Tony。

突然有人把他从 Briggs 身边拽开，Briggs 的脸上血肉模糊，Tony 拉开他，急切地低声对他说着话。

“我们抓到他了，Gibbs。没事了——我们抓到他了……”

Gibbs 镇静下来，看到 Ziva 和 McGee 一边铐起 Briggs，一边担心地朝他看过来。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Tony 把拉到仓库的一侧，避开他们吃惊的目光。

“嗨……没事了。我没事。” Tony 对他说，安慰地揉着他的肩膀。

Gibbs 低头看看自己血淋淋的指关节，接着抬头看着 Tony 裂开的嘴唇和下巴上的红印。他抓住 Tony 的脸，不让他动。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他不停地问，检查 Tony 身上有没有更多的损伤。

“我很好。Ziva 和 McGee 把 Briggs 带上了车。我想我应该先让你安顿下来，再回 NCIS。你刚才失控了。”

Gibbs 无助地注视着 Tony。“以为他在伤害你……因为我要失去你了。”他用额头抵住 Tony 的前额，重重地喘在气。

“我很好。我能照顾好自己。” Tony 的手抚摸着他的肩膀，温暖，带着爱意。“嘘……没事了。我和你在一起。”他一边说，一边把他搂到怀里，紧紧抱住他。

“你为什么让我醒过来？”Gibbs 在他肩上嘶声说。“都是那些该死的亲吻！那些触摸……”

我本来很好，可你非得过来把我弄醒。妈的。这样很痛，Tony。”

“我知道……我知道，” Tony 轻声说。“可你不能永远那样把自己锁起来，Jethro。”

Gibbs 撤回身。“到底为啥不行？”

“这个，首先，Abby 被吓坏了。” Tony 笑嘻嘻地说：“还有我，”他补充道，笑容消失了。“你值得更好的，Jethro。经历这些磨难之后，你不该一个人，无法感觉到任何事，不得不摆样子，假装自己，因为你忘了成为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感觉。你应该得到的远比这好得多。”

他靠在仓库的墙壁上，挣扎着呼吸，感觉到 Tony 的手按着他的肩膀，用力捏着，给予他几周来一直在给他的无形的支持。现在他意识到正是这些支持让他完成了这个案子。他也许以为他一直很好，可他几乎没有正常运转。他就像一个机器人，走过场，摆样子，假装是自己。难怪 Abby 那么怕他。

“我在这儿，” Tony 轻声说。“我没在逼你。没有压力。你准备好了就来找我。这儿。”他捧住 Gibbs 的脸，把他拉近。“让我们再喂白狼吃点东西。”他轻轻吻了吻 Gibbs，甜蜜的吻，仅此一次，然后撤回身。

没有时间谈心；他们有工作要做。Gibbs 勉强强迫自己回到车上，Tony 在他身边，行走时他们的胳膊不时碰在一起。他仍旧在给他支持。

审讯结束，所有书面文件完成，已经快凌晨两点了。Gibbs 累得没力气回想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他只是回家，喝了半瓶威士忌，重重地倒在浴室的床垫上睡着了。

几个小时之后，他听到有东西在顶浴室的门。他翻了个身，不想理睬它，可它变成了抓挠的噪音。他用毯子蒙住头，可抓挠的噪音变成了呜咽，最后，变成了嚎叫。他再也不能忽略它了。他爬起来，走到门边，拉开门。

一匹瘦骨嶙峋的白狼蹲坐在那里，悲哀地凝视着他。

“你想进来，是吗？”他瞪着它。狼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四肢打颤。Gibbs 看得见它的肋骨，意识到这个家伙正处于半饥饿状态。

狼用鼻子顶着 Gibbs 的手，他叹了口气，走到一边，让狼悄悄走进浴室。那狼躺到床垫上，希望地仰视着他。

“那是我的床，” Gibbs 生气地说。那狼轻声哀鸣了一下，把头伏在它雪白的爪子上，看他敢不敢把它踢下床垫。Gibbs 累得没力气吵架。他躺到垫子上，狼的身边，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那狼朝他身边凑过来，头放到了 Gibbs 的肩上。Gibbs 伸出手，紧紧搂住它。

他吃不准是为什么，可不知怎么，搂着那狼让他感到非常悲伤。他把脸埋进狼的皮毛里，哭了起来，大声地，挖心挖肺地抽泣着。他的泪水掉进狼的皮毛里不见了，它贴地更近了，抬起头，舔去 Gibbs 脸上的泪水。

他的哭泣一发不可收；他紧紧搂着白狼，在它的皮毛间抽泣，身体一阵阵地痉挛。

他醒来时发现枕头湿了，人被绞干了。他心里在痛，可起码这个世界不再是压抑麻木的了。

他知道必须做什么。他洗了个澡，穿上衣服，然后疲惫地出门走向汽车。他朝 Tony 家开去，不确定该做什么，说什么。他不习惯这么软弱，这么不设防。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他在 Tony 的公寓外停车，正准备下车时，看见 Tony 出来了；他穿着上班的行头，尽管案子解决后他们有四天的假期，而且他还捧着一束鲜花。

Gibbs 感到胃抽紧了。Tony 到底要去哪里？他记得最近 Tony 和 Greg 吃过午饭，感觉到一阵嫉妒涌上心头。他痛恨被感情所支配，遭遇一个又一个打击。他感觉就像挂在风中，如果再挨一拳，他就会倒下，一劳永逸。

Tony 上了车，开走了。Gibbs 的内心不舒服地怦怦作响。他已经好几周没有感觉到他的内心了，他本能地感觉到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顺应这个本能，他发动汽车，跟上了 Tony。

开了半个小时之后，Tony 在一幢小房子外面停车。他下了车，Gibbs 看到他明显地强打起精神。他看起来像眼下的 Gibbs 一样害怕、脆弱，Gibbs 的心飞到了他身边。看来他的直觉是对的。现在 Tony 又要把自己卷进什么情形中去？

Tony 的肩膀耷拉着，它们这样已经好几天了。可 Gibbs 看到他非常努力地挺起肩膀，抬头挺胸地站着。他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到房子前敲门。

一个小个子的印度女人开了门。她穿着金紫色的纱丽，看到 Tony 时，眼里含着泪。他把花递到她手中。

“Patel 太太？我是 Tony DiNozzo——我们之前通过电话？你的儿子 Rajul 去世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他让我给你捎个话儿。”

“请……进来……”她站到一边，让他进去，Gibbs 看到 Tony 又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走进房子不见了。

Gibbs 把头伏在方向盘上。Rajul、Steve、Brian、Ben……他那么努力地想忘记他们，而 Ton 却在尽力让他们的灵魂安息。他为 Tony 感到一阵自豪，为他做的所有事情——拯救他们；没有遗忘那些未能逃脱那场噩梦的人；过去几周里，当他把他推开时，站在他的身边。

Gibbs 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靠到椅背上，等待着。

~\*~

Patel 太太待人亲切，很欢迎他的到来。她给他泡了一杯茶。他坐在沙发上，看她拿出

来的 Rajul 的照片，从小毛头的他一直到高中毕业。

Tony 希望她知道了 Rajul 爱她，临死前在想他之后，能够对她有所帮助。他没把握这能不能给她带来安慰，可他想要她知道她儿子生命中最后几分钟里有善心的人陪伴着他。他不想对她说她儿子去世的细节；没有哪个父母需要知道那么丑恶的事情。Tony 看过 FBI 的报告，知道 Fornell 的小组是怎么对她说的。今后她会在法庭上了解到知道更多，他希望那时她会做好准备。他温柔的告诫她可能的后果，她点着头，眼里闪动着泪花。

最后，他说了再见，出门来到阳光下。这是晚秋一个美丽的日子，照理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应该这么暖和。

Tony 一直等到 Patel 关上门，才慢慢朝自己的汽车走去。只有这时，他才让自己的肩膀耷拉下来。他在车旁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他不想重历那个可怕的日子，但是他跟 Rajul 保证过会这么做，他很高兴自己做到了。

然而，这仍然让他痛苦。他双臂撑在车身上，感觉到肩膀的酸痛，就像有人掀起他的皮肤拧着，把他往下拉。做了几下深呼吸，稳住心神……当他感觉一双手落到他的肩上，安抚着酸痛的肌肤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嘘，我和你在一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说，他放松下来，对着自己微笑着，想到自己昨晚说的话今天也在耳边轻轻响起。

Gibbs 的手按进他疼痛的肩膀，感觉真好，Tony 在按摩中沉溺了几分钟，接着转过身。Gibbs 看起来……又像 Gibbs 了。Tony 吃不准哪里不同，只是白狼回来了，和黑狼形成了平衡。他想他要感谢这匹白狼，让 Gibbs 来到这里，关心他。

有趣的是昨天他受到威胁的时候白狼突然活了过来，今天也是这样，他拜访了 Patel 太太，情绪低落。不过他一直知道 Gibbs 的白狼有着极强的保护欲。这一直是 Gibbs 示爱的主要方法之一。他不是那种用花传情的家伙；他的白狼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

“你跟踪我？”Tony 问。

“嗯。”Gibbs 耸耸肩。“我开车去你那儿，看到你捧着花出来……琢磨着你要去哪儿。我的内心说不是好事，所以……”

“你跟踪我。你有这个习惯。”Tony 轻轻笑了笑，想起了他们那么多的共同经历，一直追溯到他还在巴尔的摩当警察的时候。

“这个，现在你可以跟踪我。”Gibbs 朝他的车子摆了一下头，Tony 没来得及问他们要去哪儿，因为 Gibbs 已经大步走开了。

Tony 跟着 Gibbs 来到几英里外的一个游艇码头，下了车。

Gibbs 走进码头办公室，很快拿着一个篮子走了出来，又冲 Tony 摆了头。“这边。”

Tony 跟着 Gibbs 来到岸边，看着他跳上一艘白色的大游艇。Gibbs 转过身，伸手帮 Tony 上了船。

“不错。” Tony 站在甲板上，四下打量着。

“是一个老朋友的。他说我可以借用一个下午。” Gibbs 放下篮子。“吃的。”他咕哝道。

Tony 坐下来，看着 Gibbs 把船开到开阔的水面上。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很好，他感到自己放松了下来，几个月来第一次真正的放松。

最后他们来到一片寂寥的水域，周围只有蓝色的大海，看不到其它船只，太阳在头顶上照耀着。Gibbs 停下船，走到他身边。

“把衣服脱了。”他命令道。

Tony 吃惊地抬头看着他。“什么？”

“衣服。” Gibbs 不耐烦地摆了一下头，举起手里的东西。Tony 在阳光下眯起眼，看见一瓶按摩油。“一件我想做了几个星期的事。” Gibbs 喃喃地说：“看着你忍着肩膀的疼痛走来走去。”

Tony 咧着嘴脱下衣服，然后躺到 Gibbs 铺在甲板上的毛巾上。

他不怎么清楚自己在期待什么，可他没想到 Gibbs 按摩的本事那么奇妙。Gibbs 的手指坚定有力地抚过他的肩膀和脖子，力道拿捏得正好，既舒缓了肌肉，又不会带来痛楚。Tony 叹了口气，舒展四肢，让 Gibbs 控制他的身体。在阳光下，有这么强壮专业的双手给他按摩肩膀，这个感觉真他妈的太好了。

他感到 Gibbs 的嘴唇吻上了他的一道伤疤，接着感觉到他沿着伤疤从肩头一直移向大腿，一路上印下几十个细吻。Tony 突然鲜明地回想起几周前自己对 Gibbs 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在每个亲吻里，在手指每下深抚中注入心头所有的爱。

现在 Gibbs 回报了他。Gibbs 不是那种能够轻易谈论心头至爱的人，但他能够用实际行动显示他的爱；此时此刻，在几个星期的封闭之后，Tony 知道 Gibbs 正在对他诉说他对他的意义。

想到这里，Tony 的喉咙哽咽了，他用力咽了下唾沫，在毛巾上蹭了蹭脸。

“你没事吧？太重了？” Gibbs 问。

“没……刚刚好。” Tony 柔声回答。

他让自己在 Gibbs 倾注于这些灵巧的手指与温柔爱抚的嘴唇之间的爱意中渐渐睡去，过

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已经毫不怀疑这爱有多深了。

终于，Gibbs 撤开了，Tony 转过身，看见他带着满意的微笑俯视着自己。

“还有一件事。”Gibbs 拿起 Tony 的手，温柔地按摩着他曾经折断过的手指，一根接一根，抚去僵硬。他按摩时，Tony 仰视着他；Gibbs 脸上那专注的神情和他在地下室造东西时一模一样。

Tony 回想起 Gibbs 是怎样压着他，折断那些手指的，一根接一根，自始至终要他 Tony 信任他，即使当时 Tony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Tony 的确信任他。他对他的信任矢志不移，而且永恒不变。

“过来，”Tony 抓住 Gibbs 的手，拉着他躺到他身边的毛巾上。接着他伸手解开 Gibbs 衬衣上的一个扣子。

Gibbs 没有阻止他，所以 Tony 又去解下一个，再下一个。

“你同意？”Tony 轻声问，拉开 Gibbs 裤子上的拉链。“我是说……没有药物，没有危险，没有‘我们明天也许会死’的氛围？你准备好了？”

Gibbs 微笑着把 Tony 的手按到自己的老二上，那里已经硬得像石头了。“感觉怎样？”

“准备得差不多了。”Tony 回给他一个微笑，脱下 Gibbs 身上的衣物。

接着他捧住 Gibbs 的脸，深深地吻着他。太阳温柔地照射着他们，他们赤身躺在温暖的阳光里，慢慢地爱抚着对方。重获自由已经几个星期了，可 Tony 想细细品味他们作为自由人的第一次做爱。他不想行动太快；他要好好享受。

第一次，他在日光下探索 Gibbs 的身体。他用无数的吻覆盖他的皮肤，享受 Gibbs 的味道，还有他的身体在自己手指下、唇舌间的感觉。

Gibbs 翻到他身上，用手指温柔地扩展他，始终低头对着 Tony 微笑。Tony 如此放松，当 Gibbs 的硬挺进入他身体的时候，他立刻感到了欢愉。

Gibbs 慢慢地和他做爱，不慌不忙地在他身体里律动，不停地亲吻着他。Gibbs 的身后，天空一片蔚蓝，衬托着他的蓝眼睛更加湛蓝。他们几乎同时达到了高潮，这不是在持续噩梦中的一晌贪欢，现在的感觉轻松宁静。

之后，Gibbs 把头埋在 Tony 的肩膀上，Tony 搂着 Gibbs 的身体，他们在午后的温暖阳光里，在轻轻摇晃的船上躺了很久。

终于他们动了动，肌肉抗议着要求活动。Gibbs 从他身体里退了出来，他们盖上毯子，从野餐篮里拿出吃的东西狼吞虎咽。

然后他们躺在甲板上，相互搂抱着，温柔地接吻，直到太阳西下。

Tony 感觉到 Gibbs 的手指温柔的抚摸着他背上的上臂，他记起被鞭打的那天夜里，躺在牢房里，身上的鲜血慢慢凝固，而 Gibbs 是怎样爬过地板，尽力来到他身边，整夜握着他的手。

那一夜，Gibbs 向他保证了一件事情，现在，在这艘船的甲板上，躺在 Gibbs 的怀抱里，Tony 知道 Gibbs 也想起了那个保证。

~\*~

他们回到游艇码头时，夜色已深。他们停在 Tony 的车旁，Gibbs 踌躇了。接着他靠过来，在 Tony 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吻，然后撤回身。

“晚安，Tony。”

他转身离去，却感到 Tony 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回去。

“等等，就这样？很晚了，我开车回去要一个小时，可去你家只要二十分钟。为啥今晚我不住你那儿？”

Gibbs 想到客厅里吃了一半的外卖，浴室里的床垫，四散的好多空酒瓶，于是摇了摇头。“还不行。”

“为啥不行？我们刚刚一起过了一个下午。”

“那很好。我们见好就收吧。” Gibbs 转身走向汽车，一边走，一边感觉到 Tony 目光要在他的背上烧出一个洞来。

Gibbs 回到家，四下寻找帮他入眠的威士忌，却发现一瓶也没有了。他想了一会儿，但是这些梦太鲜明了，他无法整夜对付它们。一个两个还行，可要是他上床前不喝半瓶丹尼杰克，一个晚上都会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这些梦。他不打算这样。

他重新穿上外套，抓起钥匙，打开门……却发现 Tony 站在门外，正要举手敲门。

“要出去？” Tony 扬起一道眉毛问。

“走走。新鲜空气。”他耸耸肩。“你跟踪我，Tony？”

“你跟踪了我。公平交易。” Tony 甜甜地一笑。

Gibbs 瞪着他。“你说过你不会逼。”

“我说了我不会逼，因为我在等你找我。你找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处境变了。”

“回家，DiNozzo。” Gibbs 生气地说。

“不。瞧，你上班时可以对我发号施令——这很好。我不介意，还有点喜欢这样。” Tony 笑嘻嘻地说：“我肯定已经习惯这样了。可下班后，我们是平等的，你不能跟我说我该做什么。你还没搞明白么？”

“这是我的家，你不能进来。” Gibbs 坚决地说，直奔主题。

“很好。我会坐在台阶上，直到你请我进去。” Tony 耸耸肩。“瞧，我搞明白今晚是怎么回事了。你照顾我是可以的，可你不会让我来照顾你。你必须一直做大坏狼，对吧？你永远不能露出恐惧、脆弱、也不能让别人帮助你。只要你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平等的关系。”

上帝，他现在就要喝酒！马上。Gibbs 把 Tony 推到一边，走出了屋子，关上了门，还上了锁。他一般不这样，可他不想让 Tony 趁他不在的时候四下窥探。

“我曾经想过为啥 Shannon 之后，你的婚姻都失败了。” Tony 幽幽地说。

Gibbs 的身体一僵。“你说得太多了，DiNozzo。”

“不，我说得还不够。她们爱上你，因为她们以为你关心她们，而我觉得你的确关心。我觉得你认为关心别人不难，Jethro。可你不会让她们来关心你。所有的前 Gibbs 太太都碰到了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她们走了。”

Gibbs 气愤地握紧拳头。“你知道个屁，Tony。”

“我观察了你十年，Gibbs。我比你想的更了解你。你还在为 Shannon 和 Kelly 感到痛苦，可你从来不让你的哪个前妻分担这些痛苦。你拒绝她们的帮助，就像你妈妈被害后，你拒绝你爸爸的帮助一样。你就是这样孤狼，我明白的。” Tony 耸耸肩。接着他凑过来。“可我拒绝成为前 Gibbs 太太，Jethro。我要留下来，所以你最好搞清楚怎样在你的狼穴里给我腾个地方。”他朝屋子那边摆了摆手。

Gibbs 把钥匙塞进口袋。他不开车了。他要一醉方休。走到最近的酒吧就行了。

“你要留下来，那好啊，”他冲着 Tony 咆哮。“可我要出去。”他慢慢走过车道，接着回过头。“别他妈的跟着我，DiNozzo。”

“才不。” Tony 坐到台阶上，把头靠在门上。“不过我会在这儿等着你回来。总有一天你的厚脑壳里会明白我哪儿都不会去。”

走到酒吧只要几分钟。他需要出门静静地一个人喝一杯的时候，常去那儿。他坐到吧台前，准备度过一个漫漫长夜。如果他回去的时候 Tony 还在那儿，那么起码他会醉得没法谈话。

“嗨，Gibbs，”酒保说，在他面前放下一杯波旁。

“嗨，Bill。”Gibbs 一口喝干了酒。

“好久不见；出门了？”

“嗯。”Gibbs 把杯子推回给 Bill，点头以示他再倒一杯。

“你又结婚了？”Bill 问。“你的表情跟上次离婚时一样。”

Gibbs 哼了一声，记起和 Stephanie 闹分手闹得不可开交时，自己经常来这里。

“女人，吭？”Bill 笑嘻嘻地又在他面前放下一杯威士忌。

Gibbs 又哼了一声。女人，男人——没啥区别。处不好关系的共同原因不是性别——是他。

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坐到吧台前，他的身边，他已经吃不准自己喝了多少威士忌。夜很深了，酒吧差不多都空了，所以他生气有人放着那么多空位子不坐，非要坐到他身边。

他扭脸看向不受欢迎的同伴，胃抽搐了一下，隐隐作呕。

“嗨，Gibbs，”Sam Hurrell 说：“很高兴又看到你。”

Gibbs 瞪着他。“Tony 给你打电话了？”

“是的。他猜你会在这儿——说这是走过来最近的酒吧。”

“你变胖了，Sam。”Gibbs 说，又灌下一杯威士忌。

Hurrell 笑了。“是啊——我知道。Jan 老是喂我吃东西，在 Scott 的地方嚼了他们喂我们的狗屎几个月之后，这些吃的真是太好了，我停不下来。”他批评地瞪了 Gibbs 一眼。“你倒是瘦了。”他说：“你现在比我上次看到你时瘦了好多。Frank 永远不会让你变得这么瘦——他必须让你的肌肉鼓起来，好在场子里打赢。”

Gibbs 绷紧下巴，朝 Bill 摆了头，又要了一杯酒。

“我吃，你喝……有各种各样应对的方式。”Hurrell 靠到椅子上说。

Gibbs 吞了一口 Bill 放到他面前的酒。

“自从最后一个搏击之夜以后，这几个月来我经常想起你。”Hurrell 轻声对他说：“想着你在干什么。我和 Jan 跟 Tony 见过几次面，他说——”

“你和 Tony 见面？” Gibbs 瞟了一眼 Hurrell。Tony 见了 Greg，Hurrell 和 Rajul 的妈妈，而他谁也没见。他只是试图忘记它，假装这没有发生过。

“嗯。你我不在的时候，Tony 和 Jan 混熟了。”

Gibbs 在椅子中转过身，好好看了一眼 Hurrell。他胖了，不过他个子高，胖了并不难看。事实上，现在的样子适合他，似乎他就该这样。他的头发变成了浅浅的淡棕色，外表和在 Scott 训练营里时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肩膀松弛了下来，脸上不安的神情不见了，也许他还没有完全达到平和，但看起来快了。

“我想你过得不太好，老朋友。” Hurrell 轻声说。

“你过得好？” Gibbs 瞪着他。

“我有好日子，也有坏日子。没人说过这很容易。” Hurrell 耸耸肩。接着他的脸便亮了。“不过，这个——瞧——它也带了好事。”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皮夹，打开，拿出一张照片，放到 Gibbs 面前。照片里 Jan 抱着一个小女孩儿。“她叫 Melissa，” Hurrell 对他说，嘴角挂着一个真正开心的微笑。“她是 Steve 的女儿。”他加了一句。

Gibbs 盯着照片里的小女孩。她长着金色的卷发，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他能够在她身上看到 Steve 的影子，这让他的内心翻腾起来。他真的不想记起那个晚上。

“我和 Jan 去见了 Steve 的女朋友 Tanya，还有 Melissa。她们过得还行，可经济上很困难，所以我们帮了她们一点忙。我们变熟了。”他拿起照片，放回皮夹。“我欠 Steve 的，要确定他的小女儿没事。”他轻声说。

Gibbs 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酒。“我从没说过……”他停了一下，然后强迫自己说下去。“关于最后一晚……我从来没有说过，因为之后我没有看到过你，可你干得棒极了，Sam。”

“你给了我自信，Gibbs。只有一个守卫，跟你说的一样，我制服了他，释放了所有拳手——事情的发展跟你计划的一模一样。”

“一直知道你能行。你应该更相信自己。”

Hurrell 愉快地微笑着。“我想见你有一阵子了。我想说谢谢——为了你给我的自信和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你承担了所有的正面压力，你制定了营救我们的计划，你把我们都组织了起来。因为你，我们才能活着回来。”

Gibbs 盯着自己的酒。

“我们得救后，我和几个拳手谈过，对他们来说，你是一个传奇，Gibbs。他们知道因为你我们才得到自由，他们知道那个晚上你在那里捱了一场恶战，因为你在为我们争取时间。所以，谢谢你。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最后一个搏击之夜的嘈杂声突然在他脑海中回响起来。一切都处于险境：他的性命，Tony 的，Sam 的，Scott 训练营里的所有拳手，还有所有其他训练营的拳手。那天晚上他在场子里以命相搏，他仍然能够听到观众狂吠着要他死。他鼓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有记忆重现吗——在场子里的？”他问。

Hurrell 点点头。“总是有。还有噩梦——生动得让人无法相信的噩梦，让我尖叫着醒过来。”

“嗯，我也是。”Gibbs 的大拇指摩挲着玻璃杯，然后扭脸看着他。“你怎么熬过来的，Sam？”他嗓音嘶哑地问。

“靠 Jan 的帮助。”Hurrell 前倾起身体回答。“她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跟她说了一切——所有的事，甚至……”他的脸红了。“甚至我最感到羞愧的事情。她没有责备我。我自责得很厉害。”

Gibbs 注视着他，突然心中充满了重新看到他真好的感觉。“你不该自责，”他喃喃地说：“你是个好人的，Sam。我看到过的最好的人之一。”

“谢谢你。”Hurrell 轻声说。他的眼睛自豪地闪着光，Gibbs 意识到这些话对他有多大的意义。Hurrell 把手放到 Gibbs 的手腕上，急切地轻声说道：“听着，Gibbs，我知道一件事，比其它事都重要，就是我一个人不可能熬过来——你也不能。”

“我不习惯他妈的这么软弱。我做不来这样，Sam。”Gibbs 绝望地说。

“你肯定做得来。你是个海陆。”Hurrell 冲他微笑着。“另外，你忘了一件事，Gibbs。一件重要的事。”Gibbs 询问地扬起一道眉毛。“狼的力量来自狼群。”Hurrell 轻声提醒他。他站起来，按住 Gibbs 的肩膀，坚决地捏了一下。“而 Tony 是你的狼群，Gibbs。让他成为你的力量。”

他又用力捏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走了之后，Gibbs 久久地盯着杯子，只是注视着琥珀色的液体。他以为搏斗结束了，他赢了，可他还在打，而他已经如此厌倦。他以为自己打败了 Walid，可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是个囚犯，只是现在这个囚笼是他自己做的；只要他还封闭着自己，Walid 就是胜利者。

他挨了太多的拳头，脚步踉跄，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直。他想躺下了，想投降，不想打了。

他喝干最后一口酒，Bill 走了过来。“还要吗？”他问。

Gibbs 摇摇头，感觉心中有什么东西松开了。“不了。我要回家。”他说，“有人在等我。”

这是一次漫长的等待，终于，Tony 看到 Gibbs 脚步不稳地从车道上走来。Tony 站起来，可 Gibbs 什么也没对他说，甚至看都没看他。他只是掏出钥匙，醉眼朦胧地在锁孔边摸索。门开了，Tony 等待着，暗想着他是不是会在前廊上待上一宿。

Gibbs 走进房子，然后停了一下。“你进不进来？”他拉着门，喃喃地说。

Tony 满意地微微一笑，跟着他走进屋子。Gibbs 打开灯，Tony 眨眨眼睛，看到了乱七八糟四散在客厅里的外卖盒，其中大多数只吃了一半，有的已经发臭了。他向前迈了一步，几乎被什么东西绊倒，那玩意儿骨碌碌的滚开，丁零当啷撞到别的什么东西上。低下头，他看到五六个空的威士忌酒瓶。

他抬头看向 Gibbs，发现他正看着他，眼中带着目中无人的挑衅，显然等着吵架。Tony 不跟他吵。

“快点……我累死了，你喝高了。咱上床吧。”Tony 说。

Gibbs 点点头，醉醺醺地踉跄着径直朝茶几走去。Tony 抓住他，一条胳膊搂住他的肩膀，领着他上楼走向卧室。

Tony 踢开卧室门的时候，Gibbs 咕哝道：“走错了。”Tony 朝里面张望了一下，发现床上缺了床垫。“这边。”Gibbs 说，拉着他走向浴室。

Tony 打开浴室门，看到塞进狭小空间的大床垫，上面有两个枕头，一条毯子。四周散满了杰克丹尼的空酒瓶。

Gibbs 倚在浴室门上，眼中带着倔强。Tony 太清楚他有多痛恨显露出任何脆弱了。

“有什么要说的吗，Tony？”Gibbs 好斗地质问。

“有；咱们睡觉吧。”Tony 脱下衣服，让它们乱糟糟地堆在浴缸里，然后躺到床垫上。

Gibbs 低头看了他好久，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窃笑。

“什么事这么好笑？”Tony 问。

“我刚刚终于搞明白了。”Gibbs 一边回答，一边扶着浴室的墙壁脱衣服。他把衣服扔进浴缸，堆在 Tony 的衣服上面，然后钻到毯子里他的身边。

Tony 搂住他，紧紧抱着他，努力不去理会他细得让人心疼的腰身，手指摸得到的肋骨。不知怎么的，这里，在浴室中，躺在被空威士忌酒瓶围绕的床垫上，这些肋骨比几个小时前在船上感觉糟糕得多。环境改变了一起。

“你终于明白了什么？”Tony 对着 Gibbs 的头发呢喃。谢天谢地这些银发已经和以前一

样柔软了。

“我的厚脑壳终于搞明白你哪儿也不会去了。”

Gibbs 露出一个疲惫的，被打败的笑容，然后一条胳膊甩过来搂住了他，把脸埋进 Tony 的颈间，很快睡熟了。

~\*~

Gibbs 梦到直升机和卡车没有来。他梦到自己被打败了，躺在木屑里，Walid 居高临下地站在他身边，这次 FBI 和 NCIS 没有出现。Walid 在地上打下木桩，把他四肢绑在木桩上，让他躺在木屑里。

他们让他看着他们把 Sam、Tony、Greg、Matt 和其他所有拳手赶进场中，强迫他们跪下，手背在身后，头抵在地上。

“你输了，狼人。”Walid 对他说。他戴在手套的手里拿着一支枪。他用枪顶住 Sam 的头，扣动了扳机。Sam 的头爆开了，他摔倒在地，鲜血染红了木屑。

“不！”Gibbs 长嗥着，可这毫无意义。他输了，Walid 赢了。

一群人聚了过来，围着他越走越近。他能看到 Scott、Ellis、Tanner、Mac、Frank、McGuire、Pete……他们都越围越近，高高地站在他身边，俯视着他。

Walid 把枪交给 Scott，他上前一步，用枪抵住 Tony 的头。Gibbs 在束缚着他的绳子里挣扎着，绝望地想挣脱出来。“别杀他！千万别杀他！别杀 Tony！不！”

Tony 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他。“别担心我，头儿，”他说，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我哪儿也不去。”Scott 瞄准，扣动扳机，然后……

“嗨……没事了。”一个声音说。Gibbs 醒了过来，大口喘着气，一声尖叫哽在喉咙里。Tony 俯在他身上，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这个梦真厉害。你哼哼了好久。我吃不准该不该叫醒你。”

“不是梦。”Gibbs 生硬地说，爬起来走到水槽边，在里面放满水，往脸上泼了些，赶走噩梦。他仍旧能闻到木屑，感觉到自己在绳索中挣扎时手碰到了木屑。

他重新爬上床垫，抓住 Tony，把他搂到怀里，闻着他头发的味道。Gibbs 紧紧抱着他，直到颤抖慢慢平息。这不是真的。Tony 还活着，现在在他的怀抱中平安无事。

“你经常做梦？”Tony 问。“噩梦——所以你睡在这儿？”

“每天夜里。”他回答。“威士忌有用，一点点。不过这不是我睡在这里的理由。”

“那是为什么？”

Gibbs 闷声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为啥不让我进来。” Tony 一只手顺着他的头发。这感觉真好，让 Gibbs 想起了妈妈。“噩梦、酗酒、不好好吃饭、睡在这儿……我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

“嗯。我不能去地下室。” Gibbs 诚实地回答，在狭小、黑暗的屋子里看着 Tony。这么狭小空间让他想起他们在牢房时的亲密，在这里比较容易敞开心扉谈心，就像在牢房里一样。Tony 继续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受不了木屑的味道。” Gibbs 打了冷战。“第一天回家的时候在那里吐了。”

“难怪你那么早回来上班。地下室是你的避难所，你的洞穴；你窝在那里舔伤口，让自己痊愈。我们会找到办法让你重新得到它。”

“是吗？” Gibbs 充满希望地说。他自己做不到，因为下去让他受不了，可也许 Tony 能找到办法。

“是的。” Tony 坚定地吻着他的嘴。“我保证。”

~\*~

第二天他们起的很晚，从容地做爱之后，他们终于从床垫上爬了下来，一起冲了澡，然后穿上衣服。Tony 不想再穿西装，所以 Gibbs 扔给他自己的一条运动裤和 T 恤，让他穿。

Tony 扫荡了 Gibbs 的冰箱和橱柜，勉强找出足够的材料做了一顿丰盛的早中饭，一心要让 Gibbs 重新长些肉出来。他看着 Gibbs 吃，注意到他勉强吃了一些，但没有 Tony 希望的那么多。

“不好吃？”他用叉子指了指 Gibbs 面前的那盘培根香肠炒蛋。

“尝起来像……”Gibbs 犹豫了一下。“木屑。”他扮了个鬼脸。“你准备为了这个责怪我？”他露出一个询问的微笑，Tony 第一次感觉到 Gibbs 终于认为他俩是平等的了。他如此习惯成为掌控者，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可他在慢慢转变。

“不会。” Tony 摇摇头。“你慢慢会恢复味觉的，可我猜那得花时间。我能等。我是个很耐心的人，Jethro。”

“是吗？何以见得？” Gibbs 不相信地问。

“我耐心地等了你十年，” Tony 指出，从 Gibbs 的盘子里偷了一块香肠。这点 Gibbs 不得不承认。

吃过早中饭，他们清理了房子，扔掉了外卖盒，把酒瓶放在一个盒子里准备回收。

“我要回家，拿些衣服。”干完后，Tony 对 Gibbs 说。

“你要搬进来，DiNozzo？”Gibbs 扬起一道眉毛。

“合情合理呀，直到我们琢磨明白一些事情。”Tony 耸耸肩回答。“行吗？”

Gibbs 报之以一个微笑，说明这样很行。Tony 回到家，装了两箱子的衣服。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抓起他的 iPod，决定在回 Gibbs 家的路上顺道去一下购物中心。

他打完包，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公寓。他只带了几天要用的东西，可不知怎么的，他知道自己不会再住回来了。最后，他会把剩下的东西都搬过去。他爱了这个男人十年，他说的话是认真的。他哪儿也不去；他要永远留在 Gibbs 身边。

两个小时后，他回到 Gibbs 家，带着他的电视机和 DVD 播放机，还有箱子和买来的东西。Gibbs 出门去交回收的酒瓶了，所以 Tony 叫了晚上吃的外卖：中式、印式、墨西哥式，还有披萨，一个都没落下。

然后他下到地下室，布置自己计划好的东西。

半个小时后 Gibbs 回来了，差点给厅里的衣服箱子绊个跟头。“我以为你说的是一点衣服？”他说，看起来被搞糊涂了。

“哦，这些只够几天穿的。我家里还有满满两大衣柜的呢！”Tony 欢快地告诉他。

他们差点把卧室里的衣柜塞爆时，Gibbs 质问：“一个人干吗要这么多衣服？”

“因为我们中真的有人想穿得好看点。”Tony 一边对他说，一边意有所指地看着他身上松松垮垮的旧 NIS 汗衫。他记起 Jan 跟他说过她是怎样改造 Sam 的衣柜的，一次一样，于是决定对 Gibbs 做同样的事情。这个男人太好看了，不该藏这些没有骨子的廉价衣服里面。

食物送来了，Gibbs 不相信地瞪着一大堆外卖。“有客人要来？”

Tony 笑了。“没有……我只是想要是我给你足够多的选择，里面总归有什么东西是你想吃的。”

“你现在成我妈了？”Gibbs 翻了个白眼。

“妈、爸、帅的要命的男朋友……只要你吃东西，我才不在乎是什么呢。”

“帅得要命？”Gibbs 好笑地扬起一道眉毛，Tony 笑了起来。

他们坐到沙发上，面前摆满了外卖盒子，Tony 注意到他的策略起效了，Gibbs 每样东西都尝了一点，Tony 怀疑他比一个星期里吃的都多。

他们看了一部电影，接着 Tony 站起来，到地下室待了几分钟，做好准备，然后回到了客厅。“来吧，该上床了。”他伸出手。

Gibbs 叹了口气。“我认识上楼的路，Tony。”

“是啊，可我们不上楼。”Tony 轻声说，“来吧，Jethro。相信我。”

~\*~

Gibbs 让 Tony 把自己拉起来，被他领着走过通向地下室的走廊。他已经猜出他们要去哪儿，可他不知道 Tony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走到门口时，他僵了一下。他正在习惯被 Tony 看到自己如此脆弱，可他真的不喜欢在他面前呕吐。

“没事。”Tony 说，推开地下室的门。“相信我就行。”

他领着 Gibbs 走进去，Gibbs 在楼梯口停了下来，惊呆了。整个地下室点缀着燃烧的蜡烛，在黑暗中美丽地闪烁着。底下，原来放船的地方，是一堆松软的木屑，上面放着一张床垫，还有新的枕头和毯子。

“我想我们可以试试在下面做爱；也许是种不错的分心，”Tony 说，领着他走下楼梯。“床垫是客房里的，所以要是这样没用，或者你不想待在这儿，那我们还是可以回楼上的浴室睡。没压力。慢慢来。”

Gibbs 在最下面的台阶下站住，犹豫着。“感觉像个大傻瓜，”他嘟哝着：“因为木屑的味道想吐可真傻。”

“事实上，气味是最强烈的记忆提示，”Tony 说。“以前在一本色情杂志上读到过。瞧——我们中的确有人为了有趣的文章看色情杂志。”他眨眨眼睛，伸出手。Gibbs 握住他的手，让 Tony 把他拉到屋子中央。“还有一件事，”Tony 从口袋里拿出 iPod，把它插到 Gibbs 工作台上的一对音箱上。他按了一个钮，一首熟悉的曲子在烛火照耀的房间里轻轻回响起来。

Tony 伸出手。“想跳舞吗？”他微笑着问。“它们在播我们的歌，Jethro。”

Gibbs 轻声笑了一下，挖苦地摇摇头；只有 Tony 能想出这种主意。

“不知道多少历史，不知道多少生物，不知道多少科学书，不知道多少我学的法文。可我的确知道我爱你，我还知道要是你也爱我，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Sam Cooke 在 iPod 里浅吟低唱。

“你觉得我把这事弄拧了？”Gibbs 接过 Tony 的手问。

“事实上，没有。”Tony 把他拉近，两人开始跟着音乐在屋子里慢慢摇摆。“我觉得你开始正确对待它了，Jethro。”

他温柔地吻着 Gibbs 的唇，拱进他怀里，Gibbs 的手托着 Tony 的屁股，努力放松，忘记木屑的味道。不知怎么的，现在这味道闻起来不太糟了，他发现 Tony 搂着他的时候，他能够忽略这个味道。

他们跳完了这支曲子，烛光在他们身边摇曳，把他们沐浴在柔和的光辉里。Tony 时而吻着他，时而跟着音乐哼唱，他的呼吸拂过 Gibbs 的脖子。

等到一曲终了，Tony 开始解开他衬衫的扣子，给他脱衣服的时候 Tony 不停地吻着他。Gibbs 回报着他的热情，依次脱掉 Tony 身上的衣服。

等他们裸裎相对时，Tony 用头指了指下床垫。“想试试吗？”

“目前为止还不错。” Gibbs 点点，准备起码试一下。

Tony 握着他的手，两人一起躺到床垫上。木屑的气息立刻淹没了他，因为他的身边全是这东西，可这次 Gibbs 发现自己没有立刻回到拳击场。

Tony 的吻让他留在这里，留在当下，让他踏实，要求他的注意。他用嘴和手探索着 Tony 的身体，全神贯注在这上面，就像他们做爱时一贯的那样。他热爱 Tony 的敏感，爱他在他身下弓起，爱他快乐地呻吟呜咽，从来没有保留，让 Gibbs 清楚地知道他喜欢什么。

烛光在 Tony 的皮肤留下斑驳的柔和光晕，Gibbs 的手指掠过 Tony 金色的皮肤，描摹着 Tony 的身体，在这上面宣告自己的主权，让它成为他的，Gibbs 热爱这光滑的触感。

“给。” Tony 从枕头下面摸出一管润滑剂，交给 Gibbs。他接过来，俯下身……然后停下了。“有问题？” Tony 问。“想上楼吗？”

“不。” Gibbs 拉着 Tony 翻了个身，让他翻到上面，然后把润滑剂交给他。“这个，你说那是不错的。”他喃喃地说着，期待地仰视着他。

Tony 微笑着接过润滑剂。“哦。很棒，可你确定？”

Gibbs 无言地点点头。不愿想得太多；他只想放开手顺其自然。Tony 俯身过来看着他时，他张开了双腿。烛光在 Tony 的头上形成一圈光环，他看起来……帅得要命。这个想法让 Gibbs 咧嘴笑了，他在床垫上放松下来。

Tony 把涂了润滑剂的指尖伸进他的身体，Gibbs 强迫自己不要紧张。这个真的不错，他更加打开了一点。Tony 俯下身，亲吻着他，手指在他身体里进进出出，形成了一种节奏。

Gibbs 的老二硬了，开始渗水；感觉是欢愉得惊人，他发现自己想要更多。Tony 又塞进一根手指，继续用手指操他，同时不停地吻他。这感觉真是太好了，他更加地打开自己。Tony 在他身体里加进第三根手指，Gibbs 发现自己变得不耐烦。

“把你的硬老二插进来，DiNozzo。”最后他低吼着，要是 Tony 不快点进来，他不确定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Tony 笑了。“妈的，你真爱发号施令。”

“这永远没法改变。平等——行啊——可我还是我。” Gibbs 朝他笑着。

Tony 给他的老二涂上润滑剂，Gibbs 看着他，Tony 的手握着老二，它的顶端在指尖出没的画面让他着迷。接着 Tony 在 Gibbs 的双腿之间摆好了姿势。

“要是想让我停下就跟我说。” Tony 说，然后慢慢推了进去。

有点痛，却也让他感到欢愉。Gibbs 躺好身体，放松下来，让 Tony 推得跟深，让他进入。有点不舒服，他轻哼了一声，感觉满胀，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种感觉。Tony 停了下来，低头看着他，接着握住他的手，捏了一下，然后把剩下的部分推进去，直到完全进入他的身体。Gibbs 喘着气，强迫身体适应这种侵入。

Tony 又捏了下他的手。“还行？”

“嗯。做就是了，Tony。” Gibbs 咬着牙说。

Tony 向后撤了撤腰，然后又向前一顶，Gibbs 感到快感像火箭一样在他的神经末梢腾空而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悄声说，吃惊地仰视着 Tony。

“前列腺。” Tony 笑嘻嘻地说。

“妈的……这跟体检时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

Tony 笑得更灿烂了。“跟你说了这很棒的！”

Gibbs 颤抖着长吁一口气。“棒？这……”他没说完这句话，因为 Tony 又顶了一下，他的感官像焰火一样炸了开来。

Tony 洋洋自得地在他体内抽送，低头凝视着他，嘴角带着知情的微笑。Gibbs 深深地陷入床垫中，抬头回望着他，享受着 Tony 不时印到他唇间的亲吻。

已经不再不舒服了，现在每次送入只会让他的身体产生火花，让他的老二因为快感而坚硬。他握住它，随着 Tony 的律动而套弄着，让自己陷入感觉之中。

他躺在那里，仰视着 Tony，木屑的气息围绕着他，Gibbs 觉得这有点讽刺，以前在拳场里，他曾经如此努力不让自己在木屑里被操，结果却在这里躺在木屑中，还是被操了。

可这跟在场子里完全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亲密，只和他爱的同时也爱着他的人分享。这里没有呆看的观众，没有死亡的威胁；只有他和 Tony，分享着一种极其私密又极其快乐的行为。

Tony 的速度加快了，Gibbs 几乎分不清快乐从何而来，因为他老二和屁股的神经末梢联手制造出一种巨大的，超负荷的感觉，一切都同时引爆了，他射到了手上，肚子上。

等他清醒过来，Tony 正精疲力竭地趴在他身上，头歪在 Gibbs 的肩膀上，闪亮的绿眸凝视着他。

“那么，我说对了啊，还是我说对了？”他问，看起来正像某个 Tony DiNozzo 被证明正确时那样讨人厌。

“自以为是。”Gibbs 宠溺地拍了下他的屁股。

Tony 开心地咯咯笑了起来，慢慢从他身体里退出来。他爬起来，在屋子里兜了一圈，吹熄所有的蜡烛，然后回过来，躺到床垫上 Gibbs 的身边。Gibbs 拉过毯子给他俩盖上，然后两人又分享了一个长长的深吻。

“那么，我在想，我可以给你做个衣柜。”Gibbs 睡意朦胧地嘟哝着。“装你所有那些该死的衣服。”

Tony 微笑着，依偎到他胸前，Gibbs 紧紧搂住他，两人都坠入了酣眠。

~\*~

没有烛光的地下室黑漆漆的，两个小时 Tony 醒来时，先想了想自己在哪里。接着他想起来了；他躺在 Gibbs 的怀里，他属于这里。哪里无所谓，只要他和 Gibbs 在一起。

他舒展开身体，沉溺在 Gibbs 坚实的身躯紧贴着他自己的感觉里。他走过了漫长艰难的道路，然而现在他终于让这匹灰狼安静地躺在他身边，足够驯服。Tony 没骗自己 Gibbs 会改变；他会一直是顽固、暴躁、坏脾气的，同时也是忠诚、勇敢、充满保护欲的，Tony 不想他变成别的样子。Gibbs 是他各方面的总和，好的、坏的。Tony 知道他不能只要白狼，不要黑狼。反正他也不想那样。

他抬起头，看见 Gibbs 的蓝眼睛在黑暗的房间中闪烁。

“你醒了？”Tony 悄声说。

“嗯。你把我弄醒了。你想得太大声。”Gibbs 轻拍了下他的后脑勺，假装是拍头。“里面在想什么？”Gibbs 问，抚摸着刚刚拍过地方的头发。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狼。”Tony 说，下巴抵在 Gibbs 的胸膛上。“你呢？”

“我在想搏斗。” Gibbs 回答。

Tony 坐起来了一点，感觉不安。

Gibbs 把他拉下来。“妈的，DiNozzo——你让冷气进来了。”

“搏斗？” Tony 侧过身，面对着 Gibbs，期待地注视着他。

“嗯。搏斗了很长时间，Tony，和我爸搏斗，和我前妻搏斗，和 Walid 搏斗。我是个固执的混蛋，从来没有屈服过——直到和你搏斗。”

Tony 微微一笑：“这个，就像我说过的，我打起来不讲规则。”

“我也是。” Gibbs 哼了一声。

“这个，也许这次搏斗你不想打赢。”

“嗯——面对一个不肯放弃的对手。”

“不能放弃。会失去太多。” Tony 柔声说，手指划过 Gibbs 的肚子，他很享受，因为地球上没有其他人能让这头特别的狼翻身露出腹部。这匹老狼是他的，而 Walid 为了搞清楚恋爱中的 Tony DiNozzo 有多么危险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对手。” Gibbs 又抚摸着他的头发。

“胜利者得到一切，吭？” Tony 笑嘻嘻地说，手放在 Gibbs 的胸口，心脏的位置。

Gibbs 把他拉过来，亲吻着他。“还有失败者。”

~\*~

他梦到自己在森林里小跑，月亮在他灰色的皮毛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感觉强壮，脚步稳健地穿过草地。他膘肥体壮、精干结实，身边有个配偶。

Tony 和他一起奔跑着，赤着脚，和他一样强壮精干。他们跑过沼泽，越过小溪，笑着让水花溅起在 Tony 赤裸的脚下，Gibbs 的爪间。

他们来到林地的边缘，停了下来，那边，在平坦开阔的草地上，潜伏着黑暗和危险，然而 Gibbs 知道这是他必须面对的黑暗。他慢慢从安全的树林里走出去，朝黑暗走去。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陷下去的浅坑里，脚下踩着木屑。围绕着前坑的是看台；空旷、静谧、怪异。

他站在那里，在浅坑的中央，仰起头，对着月亮长嚎。

Gibbs 惊醒了。离开他们上次谈话肯定过了两三个小时，Tony 在他身边熟睡。Gibbs 从床垫上下来，上楼去浴室。回来的时候，他看了看窗外，只见一轮满月正在天空照耀。

他知道必须做什么。他回到地下室，悄悄穿上衣服，然后蹲到 Tony 身边，把他推醒。

“我得去个地方。”他说。

Tony 坐了起来，头发同时朝着十几个不同的方向支愣着。“你要我一起去？”

“是的。”Gibbs 没有犹疑。他不会再推开 Tony 了。他需要他陪他做这件事，尽管承认这点并不让他自豪。

Tony 穿上衣服，然后他们一起出门上车。

“你认得路？”Tony 问。Gibbs 点点头，甚至用不着问 Tony 怎么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嗯。有一天，McGee 吃午饭的时候我看了他的案卷。”

他们开了两三个小时，接着他们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夜晚。最后一个搏击之夜曾经在这里举行，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开阔的草地。不过还有淡淡的木屑的痕迹，说明那里曾经是拳场。

Gibbs 在场边停下车，出了车门。Tony 没有跟上去；他明白一部分的 Gibbs 终究会是一头孤狼，有些事他必须一个人做。

Gibbs 走到昔日的拳场旁，绕着它走着，鞋子划开了木屑。现在这里看起来不一样了。没有拳台，没有等候栏；没有卡车，没有卖热狗的摊子。没有裁判，没有解说员，没有 Walid 坐在他的宝座上，扮演皇帝。没有 Scott 俯视着他，没有 Frank 给他鼓劲。没有训练营老板紧张地咬着指甲，观看他们拳手的表现。没有狂吠的暴民，叫着他在这里得到的花名。

“狼-人！狼-人！狼-人 ”

Gibbs 慢慢绕着场子潜行，想起了站在这里的感觉，就在比赛之前，肾上腺素让他的心脏快速跳动。他想起了走进场子里，人群吼叫着。

“狼-人！狼-人！狼-人 ”

他想起了一部分的他有多享受这些，即使另一部分的他痛恨这些。他想起来给享受这些的那部分喂食，为了能活下来。

他既是黑狼，也是白狼，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它们都在他的体内，他需要它们俩。他围着场子走的时候，紧紧拥抱它们两个。它们让他在这个地方活下来。黑狼帮他找到搏斗的愤怒，给了他帮助他胜利的杀手本能，而白狼让他记住什么是爱，给了他为之战斗的东西，

而不是与之战斗。

他走到场子的中央，想起了最后一个搏斗之夜，大雨倾盆而下，直升飞机破空而来。

他也想起了其它的搏击之夜；他的第一次搏斗，当时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他们把 Tony 扔进场子和他搏斗的那个搏击之夜

他想起了 Steve 被杀的那个夜晚，他低下头，怀念所有倒下的人：Ben、Brian、Rajul，还有其他很多他不知道名字的人。那么多生命被如此无意义地牺牲了。他们为所有人哀悼。

接着他想起了为了活下去，为了让其他人活下去，他无法选择而做的事情。他让自己去感受内心那巨大的负疚和羞愧。闸门被打开了，其它感情一拥而入，要求他的感知：痛苦、悲伤、哀痛、恐惧、震惊、困惑、愤怒、仇恨，都涌了进来。

他跪倒在地，扬起头，对着月亮长嚎，喊出所有的痛苦。他遇到了一桩恐怖的事件，这里是他必须面对它的地方。他们抓住了他，毒打他，虐待他，强迫他实施违背他天性的行为。他们偷走了他一部分的灵魂，监禁它直到 Tony 到来，释放了它。

他的嚎叫变成了挖心挖肺的抽泣，他哭了很久，身体不住地颤抖。

最后一切结束了。他哭完了，筋疲力尽。他在这个场子里进行了最后一场搏斗。

他听到身后传来动静，Tony 出现了。他坐到 Gibbs 身边的木屑里，一条胳膊挽住他的肩膀。天很冷，可 Tony 温暖着他，他们在那里静静地坐了好久。

“我是个失去妈妈的愤怒小孩，” Gibbs 终于说，直视着前方。“我变成了失去妻女的愤怒男人。我愤怒了太久。它不让我好好生活，推开了我爱的人。我爸爸、我的前妻……你。”

拳场是他的精神发泄。他在那里发泄愤怒，打倒没有面目的陌生人，用他们代替旧敌，一次次打倒。

“我不想再愤怒了。”他看着 Tony，他正静静地注视在他。Tony 点点头，理解他，正如他一贯的那样。

这里发生的事改变了他。他试图假装没有改变，像平时一样行事，因为他不知道这么对付这种改变，可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你得领导小组一阵子。” Gibbs 继续说。“下周我会去见 Fornell。有好多事要更他说，也许会花一些时间。”

“没事，” Tony 轻声说：“要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

“另外我还有其他人要见。Brian 说起过他的父亲，Ben 有妻子和两个孩子。”

“我会和你一起去，要是你想的话？” Tony 提议。Gibbs 点点头，暗想着为啥以前他为啥总是怎么难以接受帮助。现在似乎这么容易。

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看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在天边抹上一道玫瑰粉，Gibbs 想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他转向 Tony。“咱们回家。”他说。